

第十四章 成者为王

现在，在六盏大红灯笼下，潘一志他们来近了。

天山派的八代高手们马上围了上来，低促而急切地向潘一志询问着什么，由他们那种凄惶、不甘、与愤怒的形象上，可以断出他们定是在询问着突然停手求和的理由。当然这停手求和的意义乃是象征着失败、屈辱、及无颜啊……

潘一志在低沉而徐缓地回答着，软兜上的孟渔也间或插上几句帮着解释。但是，显然天山的弟子们仍有着不服；一张张的面孔上全浮现了无可言喻的哀伤以及沉痛，每一双眼睛里，都有强烈的火焰闪射，那是一种仇恨与悲愤揉合起来的火焰……

良久。

于德寿有些不耐地低声道：“秋兄，天山派的混帐们还在打什么商量？妈的，不服气就再干，看看是谁吃不住劲……”忽然，他眼珠子一转，又悄声道：“对了，秋兄，那孟渔，是否就是半躺在软兜上的老小子！”微微颌首，秋离道：“不错。”露齿一笑，秋离又道：“怎么？你对他好象特别关心似的？”

莫非早年你们两位还有过一段交情？”“嗤”了一声，于德寿低声道：“有个卵的交情，不瞒你说，秋兄，这老小子……呢，名气的确是太大了，当年是他们‘天下三雄’三个老匹夫，就把整个武林摆得四平八稳，纹丝不动，谁也不敢多吭一声；老实说，提起他们三个人来，也确是叫人心发毛，若非亲眼看见，呢，我还真不敢相信你能打胜了他，乖乖，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冷冷一笑，秋离傲然道：“我想，瓢把子，你大约忘记站在你身边的人是谁了吧？”赶忙一笑，于德寿带着三分阿谀地道：“别在意，别在意，鬼手秋离嘛，除了你老兄，又有谁具有这份道行？这份功夫？”秋离一挺胸，道：“正是！”咽了一口唾沫，于德寿有着吞了颗枣核般硬塞的感觉，相当不舒服，但是，他除了继续陷笑，却不敢有别的表示了。

他这种不好服的感觉没有延续了多久，那边，天山派的掌门人潘一志已发了话：“于德寿。”于德寿一听那连名带姓的称呼法，满族火便已提了起来，他重重一哼，怒道：“说吧，姓潘的。”天山派的所有弟子个个目光冷凛凛的，象无数道箭矢般投注往这边，空气闷沉沉而生涩，异常不调和，于是，潘一志缓缓地道：“今夕之战，本掌门不欲继续下去的理由想你明白。”顿了顿，他又道：“本掌门为了减少流血，痛惜生者，自愿冒同门上下之责难，蒙屈辱之垢以吞声求全，本掌门不妄谈仁义，唯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竭力促使息鼓偃兵，本掌门不奢望同门及天下武林道所谅有，唯求心安理得，一片祥和，则于方寸之间，自可告慰……”

于德寿舔了舔嘴唇，重重地道：“你说完了？”肃穆地，潘一志道：“如今，于德寿，你我恩怨已了，你可以带领你的属下，在检点伤亡之后自行离去……”猛然怪笑一声，于德寿狼啤般叫道：“离去？潘一志，你说得倒是怪中‘听，怪悦耳的，我倒要问问你，是怎么个离去法？我黄衫会万里迢迢来到天山，豁了命，流了血，挤了一整夜，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拍拍屁股便打发走了？姓潘的，你也未免说得太容易、太轻巧了些，江湖传统，只怕没有这桩子事吧？”潘一志尚未回答，肩上带了伤的：白鹰”左陵已火辣

地道：“姓于的，照你说，你这桩事还麻烦得多？”嘿嘿冷笑，于德寿道：“当然。”就这两个字，天山派那边又已群情愤激，一片哗然。潘一志那双狼光闪闪的怪眼棱棱有威地朝四周环扫，严厉地道：

“静下来！”他在周遭又归于沉寂之后，才再注目于德寿，徐缓地道：

“于德寿，你果然还有条件？”于德寿一挺胸，道：“正是！”他将方才秋离与他讲话时的动作与口吻照学了一遍，恩，却正把潘一志也气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同样有硬吞下一颗枣核的感觉，硬生生，涨闷闷的……

憋住了一口气，潘一志重重地道：“好，你说！”于德寿目光冷厉，先朝四周扫视了一遍，才镇定地道：

“很简单，我们要那尊‘玉麒麟’。”一言出口，潘一志以下所有天山弟子全在霎时变了脸色，潘一志气得连四肢都在轻微颤抖了，他长长吸了口气，竭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好半晌，才艰涩而缓重地道：“于德寿，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沉着脸，于德寿冷峻地道：“一点也不。”旁边，“远天孤鹤”马照堂阴沉地道：“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费了这么多的手脚，姓于的，大约你们原本便是冲着这件宝物而来的吧？”于德寿毫不畏惧地道：“正是！”蓦然暴喝一声，“云里独鹫”班上品大吼道：“于德寿，你这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亏你还有脸提出这等要求来，‘玉麒麟’乃天下至宝，岂是似你这样的绿林盗贼能觊觎得的？”

哼！”在于德寿身后，“落星一剑”韩子明尖刻地接嘴道：“姓班的，你们也算不上什么高雅人物，全是一群抗着侠义大旗尽做些狗屁倒灶丑事的窝囊废，你说说，你们凭哪一点便可独占此宝？”班上品怒叫道：“你想寻死了？”韩子明硬生生地道：“只怕你摆布不了我韩大爷！”“白鹰”左陵跟着厉色道：“朋友，不要光说不练，有兴趣，我左陵现在就可以奉陪！”狂笑一声，韩子明道：“可以，韩大爷也想早惦惦你这狗才的分量！”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眼看着又是一场混战将要展开，沉默了许久的秋离淡淡一笑，有气无力地道：“干什么？”

还想再拼一场不成？潘老大，你也不劝阻一下你那边的几个丧门星？”潘一志一挥手，目光盯住秋离，恨声道：“秋离，你不要出言太狂……”耸耸肩，秋离道：“我不过只是息事宁人，充个和事佬罢了，大掌门，犯不着生这么大的火气。”于是，在场的天山弟子们在这一霎间全都明白了秋离的身份，一片低促惶惑的私语声嗡嗡响起，无数道目光全聚集向了秋离的身上……”微微躬身，秋离一指于德寿道：“大家久仰了，且请先莫看我，正主儿在这里。”于德寿不耐烦地道：“潘一志，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显然，这位天山派的首要人物已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里，他明白，若是不允，则一场血战必将更加惨烈地爆发，那结果，毋庸置疑是可悲与残忍的，但是，若是答允，这座煞费苦心维护多年的至宝眼看着便要拱手让人，非但分不到一半，甚至连边都沾不上了，且不说这“玉麒麟”珍贵无价，旷世难求，便是那一口冤气，却又怎生咽得？左思右想，俱不妥帖，潘一志的面容阴沉得象是阴霾密布的天空……

疲弱地，软兜上的孟渔启了口：“于德寿，你可知道这尊‘玉麒麟’的来历？红口白牙就这般狠心地想独吞？不觉得太贪婪了些？”到底天卞三雄昔日的余威犹存，孟渔如今虽然受伤在身，活动不便，但他的名望与声势却不容忽视，便算他是一头病虎，情急之下却仍然噬人！于德寿一见他开了腔，不由自主地就挫了三分气焰，陪着笑，他语气立即缓和了不少：“呢，孟前

辈，并非是由于某人想独占，只是天下珍宝，唯有德者居之，于某人虽说无德，但却为了这件东西流了血汗，一干弟兄们多少总得分点代价；起初我们好言好语，以江湖规矩求见，不想却横道天山派凌辱冷落，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如今既已动过了手，分明了胜负，自然……呢，行情便另须谈过了，于某人不贪图他天山派的金银财宝，只要潘一志他拿出‘玉麒麟’，我黄衫会的人立即转身上路……”

冷凄凄地，孟渔道：“便算你以礼拜山求见，也不过是为了那‘玉麒麟’而来吧？”犹豫了、一下，于德寿硬着头皮道：“不错……”生硬地，孟渔又道：“于德寿，你凭藉了什么道理来求取这‘玉麒麟’？只是暴力么？”一下子怔窒住了，于德寿讷讷地道：“当然……呢……有理由……”神色严峻而森酷，孟渔道：“什么道理？”侧旁，秋离一笑道：“我便插上一嘴吧，孟老先生，这理由很简单，在当年，找到这座‘玉麒麟’的主人共有两人，一位是天山派的第二代祖师爷一觉子，另一位，则是武林南北大盟主‘金戈银驹’席百忍，对不对？”孟渔颌首道：“不错。”眉梢子一扬，秋离又道：“当初因为这座‘玉麒麟’腹中有一株‘丹参’正待成形，为了这株‘丹参’的长成，便将‘玉麒麟’埋入土内，相约在这株‘丹参’长好之后，由天山派一觉子的晚辈及席百忍的后人共同前来掘起，是么？”缓缓地，孟渔道：“正是。”笑了笑，秋离道：“天山派人丁茂盛，繁衍吕大，一觉子的晚辈门人可谓多而又多，有如过江之鲫，他当然有人来继承这件宝物，但是，江湖上的帮会组织却没有这么严密而持久的传统了。世事多变，沧海桑田，一百七十年以前的南北武林盟会早已冰消瓦解，荡然无存，如今，天山派固然有传人来承受此宝，只是当年的席百忍却没有后代来分享了。”孟渔静静地道：“说下去。”秋离一笑之后道：“既然席百忍无后人来继承此宝，而这件宝物让天山派独吞又说不过去，因此，便需要找出一个可以比拟席百忍当年在武林中身份地位的帮会来接替这桩差事与利益，而现在，黄衫会乃北六省的绿林第一帮，于德寿当家又为黄衫会之魁首，所以，他便奋起承担，冒险而来，换句话说，‘玉麒麟’的主儿他自然也就要算上一份啦！”一挫手，潘一志叫道：“于德寿只不过是黑道上的一个草莽，便算他有点势力，又怎能比拟当年的席大盟主？”傲笑一笑，秋离道：“或者他比不上，但是，有我姓秋的在，这说法就要大大的不同了，潘老大，你认为如何？”潘一志痛恨地道：“秋离，你是助封为虐！”一撇唇角，秋离淡淡地道：“随你说吧，黄衫会固然是黑道上的草莽，但你们天山派，却也算不得什么高人雅士！”蓦然，“驭风一鹏”尚克农叫道：“当年师祖一觉子与席百忍约定取这‘玉麒麟’之时，曾有一件折断的‘玉凤凰’作为信物，两半‘玉凤凰’并为一，才能取宝分享，如今黄衫会可有那另一半‘玉凤凰’么？”此言一出，于德寿不禁面上变色，他侧首望着秋离，自光中在征询着秋离的意见，这意思很简单，只是在问要不要翻脸动手罢了。秋离一摇头，慢条斯理地道：“尚克农，冤枉你活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尚克农怒道：“秋离，你这是何意？”

哧哧一笑，秋离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搞不清楚么？”

你天山派求黄衫会还是他黄衫会求你天山派？你们乃败军之将，辱国之臣，尚奢谈什么道理条件！老实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黄衫会不能代表席百忍，黄衫会更没有取宝的信物，但他们战胜了天山派，流了血，流了汗，就凭了这点，他们就可得到‘玉麒麟’，不但得到，而且是全部，没有你们的份！”“驭风一鹏”尚克农禁不住气得强身乱抖，钢牙紧锉，在天山派的上

下诸人面色齐变中，秋离又冷冷地加上一句：“你们记住了，成败，才论英雄！”暴凌地，天山掌门潘一志吼道：“秋离，你也太欺人了！”秋离安详地道：“这总比你们尸集如山，血流成河来得轻便，是么？”沉默良久的孟渔轻轻用手揉着额头，半晌，他低哑地道：

“秋离，设若这条件办不到呢？”笑了笑，秋离道：“那就得看于大当家的准备怎么办了……”潇潇洒洒，责任已推到了于德寿的头上。于德寿来不及多思，一仰头，缓缓地道：“于某人苦衷，尚请孟老前辈谅解……”姆指与食指一弹，发出“啪”的一声轻响，秋离，含着他那一抹独特味道的笑声又道：“说真的，宝物虽是宝物，却乃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他的价值也是由人们自行去衡量斟酌而拟定的，天下之大，没有比活着享受生命更为珍贵，只有感觉到的七情六欲才是真正的喜悦，否则，世上的一切也就全失去其意义了！人是所有事物的主宰，而并非由事物主宰着人，恩？”低沉地，孟渔深刻地道：“既是明白这道理，秋离，你们更不该如此贪婪……”唇角一撇，秋离道：“当然，生命是宝贵的，在生命有了保障以后才可以去求取可使生命更为美化的东西，如今，我们生命俱获保障，下一步，自可去求取美化生命之物，譬如说，这‘玉麒麟’；天山派方面无法可使生命获得保障，他们只好放弃了身外之物，首先要求得本身的安全了。”潘一志重重一哼，道：“好一条如剑之舌！”哧哧一笑，秋离道：“锋利无匹，是么？”潘一志愤怒地道：“秋离，你就可以看准再打下去一定会是我天山派失败么？”用力点头，秋离道：“正是，我可以保证！而且，还势必败得异常凄惨。”悠悠地，微微地，孟渔在潘一志耳边道：“潘兄，他说的是真话……这是一个恶魔的化身……”忍不住机灵地一颤，潘一志觉得浑身冰冷，空有满腔恨，无尽仇，却不能发泄，不敢发泄。秋离说得对，生命是可贵的；假如天山派瓦解了，门人死绝了，便是得到那尊“玉麒麟”又有什么用处呢？伦哑地，孟渔又道：“为了这件东西，已经损伤许多人命了，潘兄，世间珍物，大多带有凶杀之气，能得之未免有幸，失之亦无须烦恼；给了他们吧，想想你们的门人，想想夜来流溅的鲜血，够了，让他们拿去那件东西，日后的凶吉也由他们自己去承担……”

猛一咬牙，潘一志的语声自齿缝中进出：“好，你们可以拿去——”于是，黄衫会的群霸们个个喜形于色，他们想掩饰自己心中的得意，但却掩饰不住，就差一点便欲雀跃起来了。

于德寿哈哈一笑，双手抱拳道：“多谢潘掌门人厚赐，于某立即传谕所属退出天山！”黯然而愧疚地，潘一志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天山门人那铁青而木讷的面孔，良久，他长叹一声，伤感地道：“二师弟……”冯锸唏嘘着答应：“在。”潘一志沉重地道：“去将那‘玉麒麟’取来……”呆呆地站着，冯锸嗓子暗哑地道：“大师兄，这……”潘一志神色冷漠，厉声道：“你听见了？”冯锸偌大一把年纪，这时竟连眼圈都发了红，他垂下头，拉着那两条宛似重逾千斤的老腿，一步一顿，缓慢朗彤云山庄后面行去。

双方全沉默着，但是，沉默中的韵味却全然迥异了，一边是欢欣的、满足的，得意而又振奋的；另一边，便只有懊丧、羞辱与痛恨了……

忽然，潘一志开口道：“秋离！”秋离正半闭着眼在养神，闻声之下睁开双眼，一笑道：

“有何指教？”潘一志慢慢地道：“老夫那师侄女艾小攻，你，秋离，你真的已将她杀了？”“心中冷笑着，秋离淡淡地道：“记得我已告诉过你。”

红润的脸庞泛着一抹白灰，潘一志失神地道：“但，尸体呢？”秋离一仰头，道：“我已说过，喂狗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铁拂尘”陆小樵再也忍不住，朝前踏进两步，望着秋离，他愤恨地道：“秋离，你用不着使这种手段来欺骗我们，艾小玫一定被你囚禁起来，或者带到哪一个地方去了，秋离，你可知道你这样做完全是悖违武林正义与江湖传统么？在你们黑道上只怕也没有这种强劫人妻的方式吧？”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秋离颌首道：“没有，但是，却有一种惩奸除恶的方式，那方式，我已用过，而且成功，各位亦已看到了！”双目骤睁，秋离尖锐地道：“强劫人妻？那艾小玫本来该是谁的老婆？为什么周云与艾小玫两情相悦却未能结成夫妇？”

这全是因为你天山派上一代的掌权人物横加阻挡，硬逗软迫；

全是丁骥勾结外贼陷害周云，损他容貌而造成的后果，你们自己说看看，到底是谁抢了谁的老婆？哼！”旁边，于德寿有些迷惘地道：“怎么回事？秋兄。”秋离没有理他，续道：“潘一志，你身为天山派的大掌门，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宗主，但你喜欢的是不是人才，而是奴才；女人的烟花媚行与男人的阿谀奉承是一样的卑鄙，一样的下三滥，你懂么？丁骥正是这种男人。”陆小樵深沉地道：“但你为了什么肯如此卖力地协助周云？甚至替黄衫会做帮凶？”黄衫会方面的人马一听之下不禁哗然，秋离迅速挥手阻止，冷冷地道：“我助周云，因为没有人能象我一样来助他，我帮黄衫会，更简单，乃有利可图！”秋离言谈之中，非但尖利锋凌，更隐含讽刺，陆小樵何尝不明白他所指何事，所讥何人，他面色不禁飞热，赧然无话，沉重地退了回去。黄衫会的头儿于德寿也觉得有些不是味道，干打了几声哈哈。

潘一志寒着脸；严峻地道：“秋离，老夫不妨告诉你，天山派与你之间的仇怨不共戴天，悠长如水，我们将会与你逐步结算。”毫不在乎地一笑，秋离道：“我等着！”潘一志又跟着道：“还有无边湖……他们也不会和你善罢甘休……”冷冷一哼，秋离轻蔑地道：“那还得看他们有这个胆量没有。潘一志，这用不着你担忧，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奉陪任何想找我算帐的人！”于是，空气又静默了卜来，在静默中，时间一点点过去，每一张面孔都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更形冷漠、更形紧张，终于，在天山派那边响起的一片低沉唏嘘里，“金拐罗汉”冯锔蹒跚地出现。

冯锔手上捧着一具两尺多的紫檀木榴金方盒，他小心翼翼，沉沉重重地用双手捧着，那形状，有如捧着千百斤重物一般地艰辛而吃力，当然，大家明白，真正沉重的不是那具木盒，而是冯锔的心。

沉重地，冯锔将紫檀木盒交到潘一志手上，潘一志木然接过，眼睛直愣愣地投注盒子上，看得出他有多少不甘、多少难舍、又多少悲哀，好半晌，他才强行压住心头的激动，微颤着地道：“交给谁？你们？”秋离向于德寿一咧嘴，笑笑道：“大当家，你还在等什么？”于德寿急得早就想一个箭步冲上去抢了，但他却仍得顾着他瓢把子的身分，不能显得太过贪婪，犹假惶惶地客气道：

“我看，呃，还是秋兄你过去接吧？”哧哧一笑，秋离道：“不敢。于当家，你请。”于德寿眉开眼笑地道：“如此，于某人就冒失了。”说着，他大步过去自潘一志手中接过紫檀木盆，走回来后又将木盒轻启一缝，仔细检视，好一阵子，他才满意地吁了口气，朝秋离点了点头，连眼睛都宛如笑了起来。

低沉地，秋离道：“不错么？”于德寿道：“不错，于某鉴定珍奇之物家有经验，而且这玩意的形状早经丹青好手画了下来，丝毫不差！”淡淡地，

秋离道：“总算趁了你们的心愿，大当家。”得意地一笑，于德寿欢悦地道：“彼此彼此。”向天山诸人一抱拳，秋离干脆地道：“自此告辞，山高水长，我们后会有期了！”他目注着潘一志那张叫仇恨掩遮的脸孔，又道：“潘掌门，不管你有多恨我，但我仍然奉劝你一句忠言：无边湖的蠹贼蛇鼠，切切不可交往信任，以免引狼入室，惹火烧身。”天山派的人没有一个人吭气，潘一志也霍然转身而去，但是，半坐在软兜上的孟渔却胡着秋离微笑着连连点头。

眨眨眼，秋离躬了躬身。那边，于德寿的黄衫会所属们早已迅速牵过坐骑，默然将死伤的同伴抬扶上马，在公孙劲竹的低沉号令下，全都翻身登上鞍背，于是，于德寿向秋离道：“我们走吧，秋兄。”

秋离点点头，左手一带身旁“黄骠子”马的缓绳，人已稳坐鞍上，他一挥手，道：“走。”数十乘铁骑，在一片突起的闷雷也似的蹄声中纷纷离开了彤云山庄的大门，有如一阵狂风般向山下卷去，刹那间已消失无踪。

远处，有隐约的奔腾声传来，渐去渐远而空山寂寂，寒风萧萧，彤云山庄之内；无数的天山门人垂首哽咽，嘘唏不语，那些蹄声，带走的不仅是天山珍宝“玉麒麟”，还有天山的尊严，以及数百年流传下来的光辉统.....

此刻，东方天际，已开始有一抹曙光隐现，但是，那抹鱼肚白色却是灰蒙蒙的，悲沉沉的，天亮了，却似乎也感染、了夜来的凌厉与沉痛。

秋离和黄衫会的铁骑们急忙奔行在“雪池道”上，而天山脚下的大牌坊亦已隐隐在望了。

飞驰中，于德寿靠近了秋离，迎着扑面的冷风，大声道：

“秋兄，干得好，若非有你，只怕这玩意就别想到手，行，我服你！”于德寿志得意满地拍了拍他藏在长衫内的紫檀木盒，显得高兴极了，这一路下来，他的一张嘴就没有合过。

微微一笑，秋离的目光正仔细搜寻入出口处的牌坊四周，他在找周云的踪迹，边懒懒地答应着道：“彼此彼此.....”随着口里的回答，秋离已放缓了胯下坐骑的奔速。他这一慢下来，于德寿以下的黄衫群霸们也跟着煞住了急奔之势，有些奇怪地看着秋离，于德寿谨慎地问道：“秋兄，还有事情？”点点头，秋离道：“我在找我的朋友周云。”连忙回头一瞧，于德寿惊道：“不好，那位周兄没有跟着出来——”秋离冷然道：“他比我们早走了一步，照时间上算，如今他已该到达这里了.....”吁了口气，于德寿却仍带着三分怔忡：“他还比我们早走？”

怎么我却没有察觉？”露齿一笑，秋离淡淡地道：“事不关己，你如何去注意？”

再说，瓢把子的心思已经完全放到这尊‘玉麒麟’上面去了急忙咳了几声，于德寿尴尬地道：“说笑了，呢，秋兄说笑了.....”忽然，秋离目光一亮，大喝道：“周兄！”可不是，在大牌坊右边十多丈远的一片长满枯草的斜坡下，一条黑影冲破晨雾电掠而来，这人，正是周云！“唏聿聿”一声马嘶，秋离勒住了“黄骠子”，他注视着喘吁吁地奔到面前的周云，笑眯眯地道：“一切无恙？”

大大喘了几声，周云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又是感怀地微微颤抖着道：“好，好得很.....可是秋兄你却叫我担足了心，我怕你万一有所失闪，怕你万；吃了亏，万一担了险，我急坏了.....”懒散地一笑，秋离侵吞吞地道：“你是庸人自扰了，老友，成天打雁，还能叫雁啄了眼睛？”面罩之后，周云的眸子里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而这光彩，是友爱的，关注的，感激而又欣

慰的，他吞了口唾液，低声道：“天山派的好手太多，秋兄，我知道你功夫硬，但是，猛虎也架不住一群狼，何况，他们还有那位瘦老头在撑腰，虽然我不知道。那老头的来历，却也看得出他决非泛泛之辈呢！”

揉揉脸，秋离淡淡地道：“不错，那老头子是昔年‘天下三雄’之一，‘万屠啸天’孟渔！”有如一串旱天突起的金雷响在周云头顶，震得他身子大大地摇晃了几下，看不见他的面容，而他的面容一定也在骤然间全变了，因为；他那一双眸子正惊恐又寒栗地大睁着，好一阵，他才讷讷地道：“什么？孟渔？秋兄……你可是在说‘万屠啸天’孟渔？当年‘天下三雄’之一的那一个孟渔？”将手握的皮缓在指头上绕了几绕，秋离轻轻地道：“就是他！”几乎有些不相信地瞪着秋离，周云的语声显得异常干涩地道：“那么……你们交手了？”微微颌首，秋离道：“交了。”喉咙里咕噜了几声，周云惊骇得直楞楞看着秋离，那模样，活似在看一头怪物，他有些口吃地道：“如此……说来，呢，秋，秋兄，你还……赢了？”“哧哧一笑，秋离转动了一下脖子，疲惫地道：“假如我输了，现在，我还能坐在马上和你谈话？后面黄衫会的各位老爹们还能在脸上带着笑容？只怕他们连哭也哭不出声了……”又拍拍周云肩臂，秋离俏声道：“在以后的长久岁月中，你得记住一件事，老友，这件事便是：永远不要低估了鬼手秋离！”蓦地激灵一颤，周云做梦方醒般打了个寒噤，他惊栗地道：“好险，者天，太险了……”舌头伸出来在燥烈的嘴唇上舔了一圈，秋离做凌凌地道：

“看来，我就有一个‘屈险如夷’的特长……”这时，在后面，于镕寿轻咳两声，陪着笑脸策马靠近了几步，他小心地道：“秋兄，呃，我看，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先歇着比较好？这一夜的折腾，你也够累了，找个避风的所在大家住下来，一则养养精神，二则么，谈话也舒服得多……”眉梢子一扬，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当然，呢，遵命。”打着哈哈，于镕寿干笑道：“言重言重，于某人天服也承当不起哪……”秋离低下身，向周云道：“者友，你的那一口子呢？”眼睛里不期然地透着窘迫，透着惴惴，但是，却更有包含不住的喜悦，周云压着嗓子道：“她在……那边草坡下……”“啧”了一声，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尚未解开穴道吧？”摇摇头，周云低促地道：“还没有……”右手食指与姆指；弹；“啪”地一声脆响，秋离回头道：

“瓢把子，匀出一匹马来给我的朋友，成不？”哈哈一笑，于德寿道：“这有何难？”于是在于德寿招呼调拨坐骑的空隙里，秋离已迅速地转过来对周云道：“快去把你那口子不管背也好抱也好的给弄过来！”羞得周云一低头急匆匆地弃了出去，就在他抱着艾小改回来的时候，一名黄衫会“三十卫”中的大汉已恭谨地牵过一匹马给周云。

很快地，一行骑队又立刻启程驰去。鞍上秋离看着周云珍若拱玉般抱着用他长衫掩盖着的艾小玫，不由有趣地笑了，男女之间的爱，唔，可真是这么神妙么？于德寿赶了一鞭，奔上来与秋离并肩而行，他鹰似的目光也不停地投注向周云那边，面孔上的表情十分纳罕……

用手指拭着衣上的雪亮铜扣，秋离道：“丈二和尚，是么？”惊然一凛，于德寿急忙收回视线，窘生生地笑着道：“呃，秋兄，什么？”秋离谈然道：“我是说瓢把子你是否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你的尊后脑勺？”已经习惯了秋离的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了，于德寿耸耸肩，一本正经地道：“老实说，秋兄，是的；不过我晓得我不该问，你若不说，我也绝不会有丝毫猜疑或是不快……”心里暗骂；声，秋离似笑非笑地道，“用不着激我，瓢把子，我

可以告诉你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这只是男女间谈情说爱的古老故事中的一个小故事……”眨眨眼，他又道：“第二句，这个故事，眼前看来象是已由喜剧收场了，仅是如此简单而已。”连连点头，于德寿干笑道：“是的，是的，十分简单，十分简单……”骑队以惊人的速度急奔着，瞬息里；大段一大段的路途便被抛离在后了，秋旆的风可是够冷的了，象是分成了一根根冰针，那么狠萧萧地直往人们肌肤里扎，骨缝子里钻……

半晌。

秋离开口道：“要多久以后才歇着？”朗前面张望了一下，于德寿低声道：“秋兄，你的意思是？”秋离毫不考虑地道：“用不着离天山太远，他们无力，也不敢再追上来了；换句话说，‘玉麒麟’如今已稳当地成为囊‘中之物，你的囊中之物’，以及我的。”咽了口唾液，于德寿呵呵笑道：“自然，这个自然……至于歇足之处，我看，是不是最少也要离开我们来时打尖的‘天荡村’近，一点比较妥善？”吁口气，秋离道：“好吧。”无数只铁蹄扬起的砂尘漫空飞舞，而蹄声便如骤雷，狂猛又急烈地敲打着，一阵快，一阵紧，一阵远，一阵远一连串而逝，紧得缀成一条传扩在寒冷空气中的线，远得倏而近，于是，又近得迅速消失了……

此时，一轮金灿灿的太阳，已自东方升起，阳光并不炙热，这温和的，安煦的，晒映在人们身上十分舒适、就象是一只柔嫩的小手在轻轻抚摸着，惬意到心底，混身三万六千个毛孔也熨贴贴的，假如不是骑在马上仍顶着风，那滋味，只怕更会来得好受……

是的，看样子，今天会是个大晴天，连太阳老公公都喜开了它那红扑扑的火脸啦……

舔舔嘴唇，于德寿半抚着嘴道：“十五里远有座小村，只有几十户人家，秋兄，就在那里打尖歇腿如何？”

秋离点点头道：“行，最好仍能找到户农家借宿一下，我那朋友可能还有点事情需要解决，但借住农家我们得要他主人甘愿，要英雄，不要无赖！”怔了怔，于德寿会意地连声道：“一定，一定。对！要英雄不要无赖……”于是，十五里的路程几乎在不觉中便过去了，前面，已可看到掩映在一片疏林中的屋角瓦檐，这座村子果然很小，没有任何特异之处，就和寻常的北方僻野地区的农村一样，显得纯朴而又安宁。

数十乘铁骑带起的沙尘有如一阵烟雾般随着震耳的蹄声卷进这片小村落，在那些正在庄稼地做事的农人们还惊异地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前，于德寿一马当先，已在村头最大的一家屋舍之前翻身下马。

这座所谓全村最大的屋舍，说起来也够可怜的，前后只有两排，中间一个小天井，风火砖砌造成的房子，外围再加上一圈竹篱而已。

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正在竹篱旁自个儿戏耍，他大约从生下来也没看见过这么多的骑队，以及这么多横眉竖眼的凶神，以致于德寿他们刚刚在一片马嘶人叱声中落了地，这半大孩子已惊得愣住了。

落星一剑韩子明大拉拉踏步而进，他尽量装得和颜悦色地道：“小哥，烦你进去告诉你家大人一声，就说外面有远客来了！”那孩子傻了好半天才转过弯子来，他的惊疑消除了，变得十分好奇地道：“这位大叔，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啊？可认识我爹爹？”韩子明笑了笑，却有些不耐烦地道：“决进去讲一声，你爹爹一出来，不就认识了么？”孩子愣呵呵地点头，刚才回身往屋内跑，黑漆门扉中，一个四十多岁，容貌老成忠厚的庄稼人已启门而

出，他一眼看见院子外簇拥着的人群马匹，再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和自己儿子谈话，亦不由怔了一怔，有些提心吊胆地走了过来，一手揽过儿子满面堆笑地道：“这位大爷，可是要找小的我么？”韩子明打量他一眼，道：“你是这屋子的主人？”庄稼汉忙道：“屋子是小的祖产，小的一家世代住在这里一百多年了……”微微一笑，韩子明道：“你全家有几个人？”不觉带上主分猜疑，五分畏惧，庄稼汉心里七上八下地忐忑着道：“共有五口，小的与小的家里，两个儿子，以及，呃，一个老爹……”韩子明正要开口，竹篱外，于德寿已皱着眉道：“子明，哪来这么多罗嗦？快点把事办好，成不成一句话，别耽搁了我们的时间！”赶忙答应，韩子明道：“朋友，你全家五个人马上另找个地方凑合一下，我们要暂时借住你的尊宅，少则一天多则二日，借住的代价是纹银五十两，愿不愿意？”庄稼汉子睁大了眼，还没有全会意过来，韩子明又踏上了一步，低促地道：“五十两白花花的纹银，最好你是愿意！”现在，庄稼汉子已经算出一两纹银可以买上几担谷子了，而他也马上明白那五十两银子的代价，只怕他全家挣上一年也挣不出这么个数目来，而这些陌生客却只要以这么多银于借住他的房宅一两天，哈，这生意划得来啦，以致他连韩子明后一句带有威胁意味的话都没听到了，已一个劲地点头道：

“行，行，小的马上就搬，马上就搬——”说着，他回身就往屋里跑，但是刚到门边，却又迟疑地停了下来，转过头，这庄稼汉子搓着手，显得有些结巴地道：

“不过，呃，大爷……”韩子明跟了上去，五锭十两重的银元宝早就塞到那人手里，白花花的银子映着朝阳的光芒闪耀着刺目的灿亮，庄稼汉子忙不迭地拿在嘴里用力咬了咬，呢，真的，真的银子。

冷冷一笑，韩子明道：“快点，东西用不着多带，我们不会随便乱动！”庄稼汉子连连答应道：“好，好，好……”于是，他进去不到盏茶时光后，这汉子已背着包，提着笼，牵着他的老婆孩子加上身后跟着一位满脸皱纹，耄耋掉牙的长翁，打躬作揖，欢天喜地地走了。

竹篱外黄衫会的人马立即开始了忙碌，或者驼着死者前往觅地掩埋，或是抬着负伤的同伴进屋上药包扎，在混乱中，秋离偕于德寿，“幻魔双心”杨咎、杨申两兄弟，“慈面辣心”公孙劲竹以及抱着艾小玫的周云等人鱼贯来到后面的一间房屋里。

秋离向周云眨眨眼，推开了一间单房的门，让周云抱着艾小玫进去了，然后，他自己与于德寿等人来到了旁边，一间较大的看上去象是卧室的房子里，几个人随便找着地方坐下。于德寿一直怀藏着那只盛有“玉麒麟”的紫檀木盒，就活脱捧着他自己的心肝那般小心翼翼，兢兢业业。现在，他坐在屋角边宽大却粗糙的土炕上，持紫檀木盒拿了出来，轻轻置于身边。

仰身坐在一张大木椅上，秋离翘起了二郎腿，连看也不看炕头的檀木盒一眼，合上眼皮，接着便优哉悠哉地养起神来。

干咳一声，于德寿笑嘻嘻地道：“秋兄，如今是不是可以，扼，可以平分我们的战利品了？”半张着眼，秋离笑笑，道：“当然，悉随尊意。”于德寿微侧过身，谨慎地用手指甲剔揭起檀木盒的盒盖，然后，自盒中的厚软白缎垫上拿起了那尊价值连城的宝物“玉麒麟”！

房中原是略嫌阴暗的，那尊“玉麒麟”甫始出盒，便使房里的光线突然明亮了不少，除了秋离以外，每一个人的目光全是那么急切而贪婪地盯视在于德寿的手上。他手上小心拿着的那尊“玉麒麟”。不错，长约二尺，高

有尺半，颜色是淡灰的，但却灰得晶莹，灰得洁致，灰得透明光润，比玉更细，比翠更滑，在那一片眩目白灰莹里，更时有星形的光点隐隐流灿闪眨，而那雕工之精巧细腻，更是鬼斧神工，栩栩如生，连那尊麒麟的鬃角纹理神态情韵也全清晰仔细地雕着刻画了出来，麒麟的一双角却是纯白色的，白得透剔发亮，毫无理疵，而那双麒麟的眼睛竟是一对多角晶体状的火钻，略一移动间，所有的颜色全揉合了进去，然后，又在那对火钻里分析美化之后再闪烁出来一样，晶莹滚动着，美极了，奇极了……

不由自主地，公孙劲竹与杨氏兄弟全象被慑去了魂似地直勾勾地死盯着“玉麒麟”，他们那种瞪着眼，张着嘴，不停地大口大口吞咽唾液的形状，看上去实在可笑，宛如这一刹那，连他们的心神也全钻进“玉麒麟”肚皮中了……

拿着“玉麒麟”的于德寿，那模样也不比他的手下们高明多少，一双眼球几乎差点突了出来，脸上的肌肉在微微跳动着，因为跳动，而组成了一些贪婪的皱纹，他露着一口牙齿，用舌尖抵住门齿，眼里象有一团火，呼吸也粗浊得带点“呼呼”之声，假如能吃，只怕他老人家早已在“玉麒麟”身上咬了一口！

好一阵子……

秋离淡淡地笑了笑，道：“怎么样？够了吧？”几个人惊然一凛之下跟着齐齐面上发热，他们连忙收回视线，又立即闭上嘴巴，互窥一眼之后全尴尬地呵呵干笑起来。

于德寿将“玉麒麟”放在炕上，搓着手，满怀兴奋地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宝物，是宝物，为了它，就是再多费些劲，再多搭上几条人命也值得！”秋离摇摇腿，一笑道：“只要不搭上你自己的命，瓢把子。”急忙打了个哈哈，于德寿笑道：“哪里话，哪里话……”

‘那边，公孙竹劲抚掌道：“这‘玉麒麟’乃为‘星泽玉’所雕就，老夫虽久闻那‘星泽玉’之名，却素来未曾亲见，今天可真算开了眼界，太好了，此等‘星泽玉’玉质之佳，不要说是这么大一块，又精工雕成了物形，便是指头大小的一丁点伯也所值惊人，珍罕无比呢……”杨氏兄弟中的老大杨咎也羡慕地道：“天下之大，却也真有些匪夷所思的名珍奇宝，这尊‘玉麒麟’落在我们黄衫会手中，不客气地说，只怕要妒羨一些江湖蛇鼠了……”

他弟弟杨申也呵呵笑道：“所谓天下至宝，唯有德者居之，我们虽然不算有德，当家的却可承之无愧，不客气的说，这玩意也就笑纳不敏了……”于德寿异常受用地道：“也是各位弟兄同心合力的结果，这‘玉麒麟’今后足可为本会镇门之宝，更是我‘承舵黄衫’的威信表征！”杨氏兄弟齐齐拍手道好，杨咎又道：“当家的，那两枚麒眼，不客气的说，可就是世上所传的‘焰钻’所镶嵌？”点点头，于德寿道：“不错，是两粒‘焰钻’！”哧哧一笑，秋窝道：“‘星泽玉’灵润之气，可以孕殖养育天下奇丹异草，而‘焰钻’之功有如古传‘夜明珠’，置暗室中晖晖生光，宛似百盏银灯齐燃，明亮光灿，景象万千，更能避邪除秽，洁气澄尘，好处可多着呢！”怔了怔，于德寿陪笑道：“秋兄所知渊博，可是全都晓得……”秋离微唏道：“马马虎虎，反正想骗我也不太容易就是了！”搓搓手，于德寿又道：“那么，秋兄，那株‘丹参’，可是现在就取？”点点头，秋窝道：“也好，我自己来。”说着，他立身而起，大步走到炕前，略一审视炕上摆着的‘玉麒麟’，已伸手到麟角之上，他两指捏着角端，轻轻一摇，呢，那两只两寸多高的白色麟角

已经拔了下来。

沾着麟角，秋离古怪地笑着道：“这玩意是如假包换的‘白犀角’，原装货。你们大概知道，拿着这‘白犀角’沾水，在碗里轻轻一磨，水就变成了碧绿之色，冲上半碗之后服下，不仅可治任何内伤沉症；疑难杂疾，就连刀剑掌创，也一样能以药到春回，凡可生死人而肉白骨了。在苗疆一带，当地的土人们对这玩意珍惜若命，得到一截就视若拱壁，历代相传许为家宝，因为他对腐气沼潭蛊毒亦有奇效；换句话说，各位有了这么一整只‘白犀角’，非但可以挂起招牌来改行行医，更能藉此财源滚滚，或兴隆通四海，或茂盛达三江了……”室中的四位黄衫霸才全跟着笑了起来，但是，精灵者辣的秋离却听得出他们隐在笑声后的紧张，看得出他们每一张友善面孔背后的猜疑与不安。呢，虽然大家早就谈定了，可是，这些人仍在担心着秋离会突然改诺翻脸，来个黑吃黑，独吞大吉呢……

唇角露着一丝讽嘲的笑意，秋离自麟角拔起后显露出来的圆洞里伸进两指，他稍一拨弄，已缓缓捏着一株上有小波菜般形状大小的朱红物体来！当这株生有六张光闪闪的晶红叶片，梗干也殷赤如珊瑚奇异的“丹参”甫出“玉麒麟”角洞时，一股无可言喻的清香已顿时弥溢了全室。这股清香，象兰花，又似桂花，如紫檀，又如角麝，芬芳极了，美雅极了，是那么浓而不烈，淳而不腻，雅而不涩，缓幽幽的，虚迷迷的，闻在鼻子里，渗入脑中，是那么令人神清气爽，心境舒畅，好象就可以随着这缕缕的芳香飘向那无忧之境去了，好奇妙，好神秘……

“丹参”的根尾部分，尚裹着一小团谈金色的粘土，这一小团粘土，放置在“玉麒麟”腹中也有一百多年了，但是非但毫无干裂之状，更显得湿润润的，软团团的，令人好不纳罕。

自怀中摸着一只小巧的瓶子，秋离拨开瓶盖，轻悄悄地将这株“丹参”放了进去，他微微一拍，又将瓶盖塞好，稳稳当当地放入怀内，然后，他把“白犀角”重新插回“玉麒麟”的头上，拍拍手，一笑道：“大功告成，分赃完毕。”

第十五章 郎情妄心

于镨寿老奸巨猾地笑着道：“秋兄好熟练的手法，我还在一直担心你别把这株‘丹参’折伤了，呵呵，真是杞人忧天……”转身回到大木椅上坐下，秋离道：“当家的大约不是怕我弄伤了那株‘丹参’，而是耽心姓秋的损了‘玉麒麟’独吃吧？”于德寿笑呵呵地道：“秋兄说笑了，呃，说笑了……”一侧，杨咎也敲着边鼓道：“鬼手秋离的本事，提起来可说是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他又怎会对……呢，对自己人起歪心呢？哪个有这种想法，不客气地说，就是混球，是的，就是混球！”秋离暗笑一声，心中付道：“妈的，骂得好，你们就正是一批混蛋，不折不扣的混蛋……”肚里笑骂，他口中却道：“其实，各位也全明白，我秋离若存歪心，还等到如今干啥？动点子的机会多得很，犯不着到了这里再费力气……”于德寿用力点头道：“自然，这个自然……”他正说到这里，门外，已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于德寿侧脸道：“谁？”外面，一个粗厉的嗓子应道：“是我，瓢把子，崔广。”吁了口气，

于德寿道：“进来吧！”于是，在天山、彤云山庄一直混打游戏的“斑豹”崔广推门而进，他几乎方才一脚踏入，所有的神智已全被土炕上那尊光华闪耀的“玉麒麟”所慑住了，楞呵呵地盯住在那里重重一哼，于德寿道：“崔广！”“哦”了二声，这位“斑豹”如梦觉般红了红那张丑脸，他赶忙掩上门，窘迫地道：“瓢把子。”于德寿把“玉麒麟”收进盒中，不耐烦地道：“讲话。”咳了两声，崔广这才似想起了进来的目的，赶忙道：“我来禀报瓢把子‘三十卫’的伤亡情形……”“如何？”于德寿不关痛痒地问。

润润唇，崔广道：“‘三十卫’死了七个，伤了十一个，连‘三十卫’的蓝领头也带重彩，伤得不轻……”点点头，于德寿老生常谈地道：“好生养歇，勤上药，回去我重重有赏就是了！”犹豫了一下，崔广道：“那么，我出去了。”于德寿道：“崔广，你也多歇会。”咧嘴一笑，崔广大步过去启门而出；秋离双手托着下颌，望着重新闭上的门，忽道：“离此之后，瓢把子意欲何往？”于德寿小心地道：“自是返回老窑。”笑了笑，秋离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想，午时左右我便与我那老友先行告辞上路了。”于德寿假惺惺地道：“怎生这般快法？”眨眨眼，秋离道：“莫不成当家的你还有些依依不舍于我这个恶客么？”哈哈一笑，于德寿道：“能与秋兄论交，更蒙垂注关爱，允与合作，这正是寻常江湖同道们求也求不到之事；攀上这层渊源，我黄衫会上下巴结还恐不及，又哪里会有丝毫嫌弃之心呢？”有趣地笑了起来，秋离道：“你可别言不由衷啊！当家的！”于德寿装出一副恳切的模样道：“于某人岂会如此，又岂敢如此？实在说，黄衫会上下甚盼秋兄与贵友皆能莅临敝会老窑一游，盘旋些日，一来多作亲善，二来么，也得以在日夕相处中更领教益……”秋离豁然笑道：“行，有你的，瓢把子，我记住体这番话了，异日有暇，不管千山万水，我秋离必往贵会专程拜谒！”于德寿一迭声道：“不敢当，不敢当，欢迎之至，欢迎之”氏兄弟中的杨申也笑着道：“非仅如此，今后敝会若有什么急难之处，也还烦请秋兄多赐助力，哈哈，不客气地说，黄衫会也就越发如虎添翼，如龙行空，令人不敢正眼相视了！”一拍手，秋离站起来道：“放心，我能效力的地方包不推辞！”他舔了舔嘴唇，又道：“各位先坐坐，隔壁，我老友还有点事，如今不如到他处理得怎样了……”走到门口，秋离又回头做了个鬼脸道：“或许，他有需要我帮忙之处也未可定……”说着，不待室中各人回答他已启门而出，三步两步，已经来到了周云的那间小房外面。

在那扇显然刚漆过不久的油亮黑色门扉外，秋离驻下脚步，侧耳聆听了一阵，昭，象是有隐隐约约的哭泣之声，以及低促而焦惶的劝慰语声，他们都象是怕人听到一般尽量压制着……于是，秋离笑了，女人还不就是这么回事，你软她硬，你硬她软。一边进，另一边就退，一边退，另一边就进。不管他怎么个儿大呼小叫，哀怨悲切法，哄上一阵也就罢了。

稍稍犹豫了一下，秋离终于在门上轻叩了几声，他那叩门的笃笃声方才传入房里，哈，就马上静将了下来！

于是——

周云的声音在问：

“哪一位？”秋离笑应道：“老友，是我！”门立即开了，出现的周云，呢，竟是满眼的凄哀与惶怅……”秋离侧身而入，边笑问：“如何？”没说话先叹了口气，周云摇头道：“她一心要寻死……”一撇嘴，秋离有些火了：“妈的，竟还有这等场面！”周云回身将门关好，秋离早已到了那张小木床

边，蓬头散发，面容憔悴的艾小玫红肿着双眼，悲切切地在那里抽噎着，身上仍是那身皱乱破碎、血迹斑斑的白绸长袍，模样儿透着三分凄楚，七分的纤弱！

看着她，秋离道：“艾小玫，你有什么可哭？”猛然抬头盯着秋离，艾小玫盈盈的双目里就象孕育着两道火焰，她痛恨地道：“秋离，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你拆散了我们夫妻，杀伤了我的师叔，如今，你竟还狠毒得要毁坏我的名节，糟蹋我的清白？”眉毛一挑，秋离顺手拉了一张椅子侧着坐下，他看看艾小玫，沉默了片刻，才道“艾小玫，你原本和谁要好？”怔了怔，艾小玫垂下头去不吭声。秋离低沉地道：“说呀，你原来和谁要好？”一咬牙，艾小玫冷冷地道：“你明明知道，又何必来问我？”点点头，秋离又道：“那么，当时你与周云一定有过山盟海誓及以身相许的诺言了？”艾小玫眼圈一红，泫然欲涕，她哽咽着没有说话，秋离平静地道：“这里没有外人，艾小玫，你用不着怕羞害臊，而且；现在我不是以敌人对待囚俘的地位来审问你，求你，我只是以朋友的身分来与你及周云共同探求一条真理，共同去追索那久已淹没的善良而美好的过去；或者，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什么，指明你应该怎么去做，甚至澄清你的思想，平静你的混淆和迷乱。”顿了顿，他又道：“所以，让我们开诚布公，坦坦荡荡地来解决眼前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强迫，不用横蛮，不用哀求，更不用哭泣，我们只是用理智……假如乐意，也不妨多少加点感情进去……假如你对，艾小玫，我们悉随尊意，如果你错了，便请你听听我们对的拙见。”沉默良久，艾小玫突然一扬头，把波浪似的秀发朝背后一甩，她抹去泪水，低低地道：“好，你说！”微微一笑，秋离安详地道：“现在，我们接上方才打断了的话尾，当你与周云两情相悦之时，有没有过山盟海誓及以身相许的诺言呢？”艾小玫的目光掠过僵立在一侧的周云，她有些凄迷地道：“有……”搓搓手，秋离道：“那时，你一定已全心全意，准备做周云的老婆，哦，妻子了吧？”艾小玫坦然道：“是的。”秋离又道：“你与周云两人换句话说，虽无夫妻之名，但你们却早就两心相许，暗订终身，彼此都已认为属于对方了，是吗？”苦涩地，艾小玫道：“是的。”尔雅地一笑，秋离道：“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不能结为夫妇，且更闹得劳燕分飞，又弄出今天这等恩怨来？”挥手阻止了艾小玫欲启之言，秋离低沉却有力地道：“很简单，因为丁骥对你生出邪念，在他单恋于你之时，他同时也知这个周云与你之间的情感。艾小玫，假若是一个光明正大之人，在你知道你心已有属的时候，便会采取上中下三焉的做法；上焉者，他会帮助你，成全你，推己所爱予人爱，会想到至高的情感是奉献而非占有；中焉者，他应该明白事实之不可为而自认相逢恨晚打消此念；下焉者，也需要以坦荡磊落之行为循正途追求于你。但是，丁骥却全不这么做，他在探悉你与周云的交往情形之后，一边加紧了对你的纠缠，一面蛊惑你的师伯，更甚者，他竟约齐了他无边湖的九名爪牙在一处荒舍中暗算周云！”艾小玫惊悸又迷茫地注视了一侧的周云片刻，喃喃地道：“他会吗？”冷冷地，秋离再道：“那是个夜晚，周云已被驱出天山门墙，他正在前往天山与你暗中相会，很不幸，竟被一直守株待兔的丁骥察觉了，他们九人一齐下手，将周云捉到。然后，他老人家便在周云脸上留下了一些什么？艾小玫，你是女人，应该更明白一个人的面容上除了五官七窍之外是不该再加添上别的东西的；丁骥却为周云加上了，换句话说，他等于彻底破坏了周云的容貌。一个人的面孔是何等重要？姓丁的这么做，可以说比杀了周云更来得阴狠！”说到这里，秋离沉

沉地道：“老友，请你包涵一次，脱下面罩！”周云全身蓦地哆嗦了一下，他后退两步，悲怆地道：“不，秋兄，不！”摇摇头，秋离耐着性子道：“我怕非得如此不可，老友，这是为了你好！”面罩后的双眸浮现着莹莹波光，周云激动地低叫：“秋兄……你放过我吧，为什么你又要我在自己的心上用刀挖？为什么你非逼我撕揪那血淋淋的创痕？秋兄，不要再使小玫难过，不要再令我更生卑贱不安；秋兄，求求你，我宁愿永远得不到小玫，我也不能再一次藉着这残酷事实来索求什么……”秋离双目冒火狠狠地道：“把面罩拿下来，老友，不要逼得我来动手！”深深地注视着周云，艾小玫低柔地道：“师兄，你拿下来……”“不，不……小玫……不要看了，你就当那是假的吧……”秋离‘虎’地站了起来，咬牙切齿地道：“妈的，周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就象你这样畏畏缩缩扭扭捏捏？为了这份情感，你受尽了苦，尝够了难，多少悲楚加上多少辛酸？临到这等关头你却敲起退堂鼓来了？你脱是不脱？周云，你休要惹翻了我，我交朋友交龙交虎，可不交你这样的绵羊！”猛然一哆嗦，周云悲痛地哀叫：“秋兄……”一跺脚，秋离咆哮道：“你的面罩是脱不脱？”艾小玫也站了起来，她深深注视着周云，痛楚地道：“我要看……师哥，我也要证明……求你，师哥……”一锉牙，周云窒着气道：“好……吧！”于是，他猛然将头上的面罩再一次撕落下来，他那张恐仿的、丑恶的、青黑条纹与怪异图案相交的吓人面孔已宛似魔鬼的脸容般那么令人惊绝地出现在艾小玫眼前！

艾小玫的双眼蓦地瞪得老大，然后，她象见了鬼一样尖声哀叫起来，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如纸，全身猛地抽搐一次之后仰身晕倒在床上！

在室中藏了几步，秋离沉缓地道：“老友，我为方才的那些话道歉。”拐摇头，周云道：“不，秋兄，我一点也没有怪你，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吁了口气，秋离平静地道：“你能想得开，我也就放心了。”现在，正晕倒床上的艾小玫已忽然发出了微弱的呻吟，眼皮也在轻轻闪动，秋离轻轻地道：“她要醒了……”说话间。艾小玫已缓缓地睁开眼睛，她好象不认识周云一样征征而迷惘地注视着他，一动也不动，好象连瞳仁的光芒都凝结在一条笔直的线上了，那么悠远，那么深邃……周云有些自卑与畏缩地缩回了手，他讷讷地道：“都是我不好……小玫。”突然，那么突然——

艾小玫“哇”地一声痛哭失声，她猛地用力扑到周云怀中，伸开两臂紧紧抱着周云，泪如泉涌，声如杜鹃啼血：“云哥……云哥……碍……都是我害了你……都是我害了你碍……”周云有些手足失措，但是，却更有着无比的兴奋激动，他的身体竟不可抑止地哆嗦着，哽声道：“小玫……小玫……小玫……”侧过身，秋离长长吐口气，心里象顿时放下一块千斤巨石：“我的妈，可成了……”于是——在抽噎、缀泣与呼哈声里，过了很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这一对苦难中的恋人总算分开了，周云正轻柔而怜爱地在为艾小玫试抹面颊上的泪水，他自己蒙面的布罩也早就湿透了一大块了。

哽咽着，艾小玫幽幽地道：“苦了你了，云哥……”摇摇头，周云道：“没什么……小玫……我杀了丁骥，实在对不起你……”

低下头、周云惨然道：“我自己……也太疏忽……大意……”这时，秋离走到一边，笑吟吟地道：“二位，本来，在刚才那种情形之下，我本应该立即拿码子走路才叫识相，不大适合留在这里，但是，我心中还有个疑团需要澄清一下，这个疑团是；艾小玫，你怎么才一看见周云的面容，就这么肯

定地相信了我们的话？”抽噎一声，艾小玫又泪水如珠，她哀切地道：“我先问你，他伤在刺云哥脸上的花纹，可是用一种三寸多长，灰黄颜色的骨针所为？”秋离点点头：“是一种骨针刺的，周云，式样颜色你应该十分清楚，那玩意在你脸上花的工夫时间都很长……”微微颌首，周云道：“是的……”艾小玫悲愤地道：“在他们无边湖的每个人胸口及背部都有花纹刺着，纹身的图案随着他们身分地位而不同，丁骥的胸上就刺着一双虎头，颜色正和云哥脸上的一样，青黑交问着……有一次，我曾在一个偶然的会里看见了丁骥亲为一个新加入无边湖的人在林中纹身，刺一只狼头……丁骥是无边湖‘红线’中的头儿，无边湖共分‘金’‘红’‘黄’‘蓝’‘白’五线，也就是依着颜色的不同代表地位的高低；凡是新加入无边湖的人，分到哪一线就由哪一线的头儿亲自替他纹身加记……那一次，我看到了丁骥用的刺身工具是一支灰黄色的三寸长骨针，当时，他运针的手法非常熟练而快速，刺出的图形又十分逼真，他能刺狼刺虎……我想……他也必会刺出云哥脸上的这些东西……”猛一拍手，秋离喝彩道：“好，好证据，艾小玫，这一下子你相信了吧？”幽幽地，艾小玫点点头道：“我早就相信了……我了解云哥……他不是那种狠毒狭窄的人……除非有了不共戴天的他怨，他也决不会恨一个人恨得如此之深……昨晚……简直把我吓坏了……”苦涩地，周云低缓地道：“对不起……小玫……我是太恨了……”爱怜地伸手抚着周云的面罩，艾小玫俏柔地道：“我没有怪你……云哥，换了任何一人都会比你更来得激烈……云哥，都是我对不起你……”周云用自己的手握住了艾小玫的手，两人四目相投，无限真情柔意如丝如缕，全那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象是再也分不开，解不完了，无尽无绝地，源源涌涌地……良久……艾小玫温柔地道：“云哥……为什么……你一直没有早到山上来揭发这件事呢？”叹了口气，周云道：“派里的尊长以及同门的师兄弟会相信我么？而且，丁骥又有无边湖的魑魅帮凶……我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如果贸然前来，恐怕非但报不了仇，还正好如了丁骥斩草徐根的心愿……。”

点点头，艾小玫伤感地道：“也对……那么，是秋……秋大哥帮你了？”周云转头找秋离，恩，秋离正在桌边喝茶颌首微笑；周云感激地望着秋离，道：“是的，全靠了秋兄，否则，只怕我仍一辈子也不可能在一起，我的冤，也永世不能伸了……”艾小玫怔仲了一会，哀怨地道：“一定是在丁骥暗算了你之后，有好长好长一段日子没有再看到你……那段时光，真苦极了……我几乎急得要发疯……丁骥一天到晚缠在我身边，加上掌门师伯又一再软逼硬迫……后来，我实在没有法子，只有偷偷下山去找你……”周云惊道：“你下山来了？”摇摇头，艾小玫悲怆地道：“没有，我还没有到达雪池道，刚进了‘鹰嘴岩’就被师父带着人截了回去。从此，我就被看管了起来，师父天天来驾，丁骥日日来缠……后来，掌门师伯竟召了我去，正式以天山掌门的渝令将我许给了丁骥……云哥……我的心早给了你，我们早已相互许诺……但我没有法子，我不敢、也不能违抗大师伯的渝令……我几次寻了死，也都被他们及早发觉了过来……几乎每天都有人监视着我……那种死活不能的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你知道那种情形，我受不了……”捂住了周云的嘴，艾小玫续道：“因此……我便嫁给了丁骥……云哥……我不求你原谅，不求你再爱我……我只要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一直没有……”轻轻地，那边，秋离插口道：“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守信承诺，艾小玫，你既已答应过周云要嫁他为妻，你就仍该嫁他为妻，现在正是时候，

虽然晚了一点，但却仍不太迟；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永远都没有来不及的时候。”抖了抖，艾小玫含着满眼泪水道：“真的？云哥……仍不太迟？……你会爱我这残花败柳的身子？”双手握着艾小玫的一双柔荑，周云注视着她，深深地注视她，深沉而有力地道：“真的！小玫，不论你多老、多丑，不论你遭遇什么，我爱你的心永不会变，我永远在任何时地都准备娶你……”忽然哽塞了一声，周云又伤感地道：“只要你……不嫌我如今这副……丑怪模样……”泪水夺眶而出，艾小玫扑入周云怀中。她激动地咽泣着低叫：“不……云哥，我一点也不会嫌你……云哥，看见你的脸，就更会使我想起你对我的爱，对我的好……这全都是为了我才会这样的……云哥……哦……云哥……”颤栗加上期盼，有火热的情含蕴在周云猛然跳跃的心房中，他哆哆嗦嗦地道：“小玫……你愿意……嫁我？”艾小玫泪如泉涌，她用力点着头，吸泣中露着喜悦！

“愿意……愿意……我愿意……”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仿佛已经忘记了房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仿佛已忘了除开他们两人之外还有广大的天地存在，一切全沉寂了，全停顿了，归向永恒，归向两颗并成一颗的心……举起手中的粗茶杯，秋离朝那双似乎永久也分不开的情侣敬了敬，然后；仰脖子饮于，放下茶杯，他轻悄悄地移步往外走去，现在，他知道真到了应该“回避”的时候了。

于是——

他手指刚刚触上门沿，周云的话声已沙哑又兴奋地自后面传来：“秋兄……”秋离哈哈一笑，转过身，这一转身，却将他惊得一楞，老天爷，怎么这小两口子全朝着他跪倒了。

艾小玫苍白的面容上浮着一抹羞涩与激奋相柔的红军，而这抹红晕染在她泪痕未干的脸庞上，也就显得越加妖艳抚媚了。周云与她紧紧靠跪在一起，在秋离微楞之间，他们已恭恭敬敬，诚心诚意地朝秋离磕下了头！一闪一旋之下，秋离已急忙将他两人扶起，边埋怨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我的天，你们两位不等于在折我的寿么？”轻揽着艾小玫，周云深沉而感激地道：“秋兄，谢谢你，我们将来的岁月，全是你赐与……我不知该怎么说好……但你要我的心，我也会立即挖给你……”豁然大笑，秋离将周云的手交给艾小玫手里，他高兴地道：“算了，你的心早给了艾小玫啦，还到哪里找一颗交给我？到时候我痛饮你们两杯喜酒捞捞本倒是真的……”于是，艾小玫含着泪笑了，周云也笑了，虽然他戴着面罩，但一定也在笑的，笑在眼中，笑在心里，一定的……过午了，阳光温暖地洒向大地，金晃晃的，衬着碧空万里，白云数朵，昭，确是好生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秋离与周云，艾小玫三个人，现在正辞别了黄衫群霸门，纷纷骑上他们的马匹。

黄衫会自于德寿以下，全站在这户农家的竹篱外盛大相送，每张面孔上都浮现着依依之色，而不管他们的内心是否如此，这些横惯了的草莽果雄们总也极难得地表视了一次少见的情感。

骑在黄骠背上，秋离笑吟吟地道：“套句俗话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也有期！”于德寿双手抱拳，宏声道：“秋兄鼎助之赐，永生不忘，何时暇，黄衫会上下一体恭候你的光临。”抿抿唇，秋离笑道：“总有那么一天就是了，各位，再会！”于是，黄衫群霸们齐齐施礼，秋离转身相答，侧首道：“走吧！”他的“黄骠子”一马当先，领头冲出，周云与艾小玫紧紧

相随，瞬息问蹄音去远，只留下漫漫的尘土飞扬，还有，于镕寿等人如释重负的叹息。

三匹马在经过一阵发力的狂奔后，逐渐将速度稻缓了下来，鞍上秋离笑对周云道：“今天的天气和你的心境一样吧？爽朗而明亮。”面罩里的双眸浮漾着喜悦与微微的羞容，周云低笑道：“老实说，正是……”哈哈笑了起来，秋离道：“妈的，爱的力量可真是伟大碍……”靠在周云一边并辔相奔的艾小玫，一手拉着马缰，另一只手却不停地抚整她身上那袭男用的黄衫——从黄衫会的人那里借来的，她那张甜腻端秀的脸庞，有着苹果似的红晕，小巧的鼻尖上微微泌着细碎的汗珠，方才那一阵子狂奔，可使她受了不少累……看着秋离，她忽道：“秋大哥，在天山……你好象也受了伤，怎么……我看你宛似一点事也没有一样，照常谈谈笑笑精力无穷？”身子在马背上有节律地轻轻起伏着，秋离平和地道：“可札钦汉给我挂的彩我已经自己包扎过了，无甚大碍，孟渔老儿赏了我那几掌实是不轻，但一则未曾击中要害，二则么，我的‘弥陀真力’也帮不少忙，抵消了他大部分的力道，是以现在尚能谈笑如常，没有躺倒床上……当然，影响还是有影响的，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了……”停了一下，他又笑道：“象我这样成天靠在刃口上舔血的雄汉，先天就生就一副能挨揍的身子，再加上后天的磨励锻炼，天长日久了，自然比一般人的挨刀也就强上一点，挨起打来也比较能挺得住，否则，早就完蛋了！”爱怜地瞧着艾小玫。周云在一旁解释道：“小玫，那‘弥陀真力’又叫‘弥陀气’是一种至强至韧、明阳并济的内家功夫之一，这种内家功夫极为难练，除了时间恒心及毅力外，尚须具有灵慧的夙根与适当的体质，其学成的经过是艰辛而又痛苦的，可是，一旦成功则威力无匹，摧坚如粉，使此技的人受惠无穷……这种功夫是无形的，看不出任何征兆及异处，它与人的呼吸一样使气劲分布于全身的四肢百骸，平时一点也瞧不透，一旦有意，则进可随意念间攻敌，退可自然抵御突至而来加于身体上的伤害，非常的奇异与巧妙；所以，孟渔在秋兄身上的掌击，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重伤倒地，但秋兄却可抵挡不惧，其妙用便在于他怀有的绝技了……”点着头，艾小玫好奇地道：“这种内家功力，我虽然没有练过，但也很清楚它的一般特性，为什么以前就几乎没有听说过呢？”笑了一声，周云道：“你只是个女孩子，练的全是寻常的外门武功。离这种高深的内家修为还差得太远，当然一般师叔伯们就没有必要在你面前提起了……”艾小玫天真地道：“那秋大哥的‘弥陀真力’比诸三师叔的‘白蟒气’如何？”沉吟了片刻，周云道：“‘弥陀真力’在内家功夫里来说，是几种最为高深的修为之一，但是，功夫的本身厉害与否犹在其次，重要的是看练这功夫的人所下的苦功深浅，至于秋兄的‘弥陀真力’与三师叔的‘白蟒气’孰弱，我想不用我再赘述，那结果你也看到了……”微蹙着眉儿，艾小玫轻轻地道：“是的……我也看到了……秋大哥的武功实在高强得吓人……就和他的名声一样，听到和见着都会令人兴起一种全身发冷的感觉……”眸子里的目光闪亮而柔和，隔着两马之间狭小的空间，周云伸过手来握住了艾小玫，他低沉地道：“这是外传失实，在我初次见他的时候，心里的想法也和你一样。但是，小玫，我错了，在我遭遇过的那么多人里，我是首次发现象秋兄这么重仁重义豪迈磊落的奇士。小玫，秋兄是一个最重感情，最崇礼教的人，他表面放浪形骸，不拘小节，可是，骨子里他却比什么人都来得尊重，比什么人都来得坦诚……”衷心地点着头，艾小玫悄细地道：“我知道，我也相信，我们认识的时间虽短，可是，多少

我也看出一点来了……”领前的秋离回过头来笑道：“你们一对宝贝当着我的面前捧我，可算怎么回子事？你们就吃定了姓秋的好戴高帽子么？”周云与艾小玫策骑奔近了一点，艾小玫放大了声音道：“秋大哥，我和云哥正在赞扬你的本事好呢？……你不知道，在天山我与你对敌的时候，我猛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好象面对着的不是一个人的身体，而是一座雄伟的高山，一片浩荡的海洋，那么浑厚壮美，那么深不可测，以至，我使出的招式也全象朝着高山大海击去了；你想想，以一个人的力量去撼动山去攻击海，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渺小结果呢？”豁然大笑着，秋离道：“好家伙，艾小玫，你几句话捧得我象在腾云驾雾了，哈哈……”在蹄声的奔扬里，周云又启口道：“秋兄，我们到哪里去？”秋离道：“先说你们二位吧；你们的婚事将去请谁主持？”

略一沉吟，周云道：“我想，自然是请我二位恩师了……”侧过脸，秋离道：“中原双绝剑？”周云低沉地道：“是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然后呢？”秋离又道：“婚后住在‘黑豪山’吧？”点点头，周云道：“我想如此……那里我自己有房子，有庄院，还有些下人，而且黑豪山名字虽不好听，地方却甚佳，风光也相当不错……”哧哧一笑，秋离道：“很好，以后也用不着老在晚上蒙着脸出来了，你这‘夜泉’的称号应该改一改，如今已不太适宜啦……”尴尬地笑了一声，周云又道：“我们到达恩师住处之后，便马上进行婚事的筹措，还要去请何大器何老前辈到来摇摇头，秋离道：“不是我们，是你们。”“什么？”周云惊叫道：“你不去？秋兄？”笑了笑，秋离道：“出了这边疆地界，老友，很抱歉就要分道扬镳了，你知道的，我一直有些鸡毛蒜皮的事……”周云着急地道：“但……但我与小玫婚礼的那一天你不在怎么成？这，这不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么？”咬咬下唇，秋离道：“这样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婚？”想了一阵，周云道：“实在的日子我也不能决定，所以，你得一起去呀！”耸耸肩，秋离道：“我有些事一定要先去办，我们约定一个日期好了，假如届时我万一不及时赶到，你们也不用等了……”斩钉截铁，周云摇头道：“不行，你不来我们就不成亲，我们一直等着，非等你来不可！”艾小玫也帮着道：“是的，秋大哥，你一定得来……”伸出舌尖润了润嘴，秋离无奈地道：“好吧，一月之内，如何？”周云毫不考虑地道：“一言为定？”叹了口气，秋离颌首道：“也只是一言为定了，我根本没有转圈的余地，假如为了我你们光瞪着眼过干瘾结不成亲，我这罪过不就大了？”轻啐一声，艾小玫粉脸羞红地低下头去，周云也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地连连摇着头顶撞不得……马儿奔着，驰着，在徐缓有致的蹄声里，周云又低咳一声，谨慎地问道：“秋兄，我……我可不可以知道你要去办的是什么事？”他又连忙补充道，“当然，如果你不愿告诉我也就罢了……”秋离静默了片刻，低声道：“在‘金化县城’有些人等着我去接洽一笔生意……”

周云轻轻地问：“黑道上的生意？”笑了笑，秋离道：“不错，离那城约有十几里路，有一座看上去十分不起眼的秃山，那座秃山本来谁也没有在意。但是，直到有一天在那里发现了翠苗，情形就在一夜之间陡然变了，大家都想要，而且还不准人家要，于是纷争便开始了。

金化县里有两帮极有势力的武林人物，在他们一一设法消除了其他阻碍之后，便发现只剩下他们两边，而这两边是谁也不含糊的，同时。他们也晓得一闹起来就非弄个两败俱伤不，无奈之下只有四出求请能人前来助威，其中有一帮便在半年前找到了我；那来请我的仁兄确是好口才，又善表情，

求得双膝跪地双泪俱下，我心肠软，便点头答应下来，不过说明也要在我切身之事处理完竣之后才能帮忙；那小子只要我应允便行了，哪还敢缠求限定时日？如今大半年都过去了，我也该顺道去看看，帮不帮得上忙是另一回事，信诺要守！”手指缠弄着皮缰，周云小声道：“有代价吧？”秋离笑道：“要不，我白忙活？”顿了顿，秋离又道：“他们答应我事成之后敬奉黄金七千两，不过，我得先看看行情，若是那座矿出真值钱，当然水涨船也就高了。”沉吟了一会，周云忧戚地道：“这种黑道上的生活，秋兄你过得惯么？”耸耸肩，秋离懒散地道：“老友，你错了。所谓黑白两道，只是那些楞头青自己没事找事去划分出来的，什么叫黑道？什么叫白道？只是因为他们的表面行为与生存方式而做厘定的准绳么？不，这要从他们内心的白黑去判别的，绿林中人，多的是赤胆忠肝、重仁尚义的汉子，而侠义圈里，也照样有些狗屁倒灶满肚子坏水虚伪狡诈之徒，譬如说，我及天山派。”怔仲了良久，周云缓缓地道：“或者，秋兄，你是对的……”笑笑，秋离道：“我极少错。”似是又在想一件什么事，周云轻轻地问：“除了金化县城的那件事；秋兄，你是否还有自己的……以前的；些恩怨要去处理？”毫不犹豫地地点头，秋离道：“也想顺便办一办。”周云低声道：“秋兄……你有太多的恨在心里……”面孔上浮着一层淡淡的怅惘，秋离缓缓地道：“我忘不了在那些各门大派手中所受的羞耻及凌辱……虽然那时我仅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每一次想起这些往事，就好象尖针刺心，痛楚不已……这是难以消除的怨，不可抹煞的恨……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必将洗雪，或者索取当年相同的代价，或许，要连本带利一道算算了……”不自觉地心底冒起一股寒气，周云在这一段相处的日子里，已多少了解了一些秋离的个性脾气，他明白，他言出必行，他知道他铁胆骸骨，而尤其是秋离的恩怨分明，妒恶如他；是非分明得可怕，报复得狠毒，没有容情，没有环回，只要他做了，则必定是惊天动地，鬼哭狼嚎……讷讷地，周云问道：“分手之后，秋兄，你要到哪里去？”缓缓地，秋离道：“先到金化县城，顺路东去两百里至襄阳，那里有一家镖局和我有点过不大去……当然，也是在很久以前了……”周云思索了一下，道：“记得何老前辈何大器曾经给我讲过，说襄阳那家镖局的总镖头是‘和字门’出身的。秋兄幼时曾在那里呆过……吃了很多苦头，有一晚，你到院中散步，无意间撞破了一名镖师之妻和那总镖头的奸情，事后，除了被他毒打一顿之后又险些吃那总镖头暗置入饮食中的毒药害死，你跑了，在冰天雪地中，便冻晕在何老前辈的门前……”眉梢子一扬，秋离自嘲地笑道：“我们的何老前辈可真述说得清楚，不错，情形就是这样……那一次不是我跑得快。早就寿终正寝了……”低低地，周云道：“你打算怎么对付那总镖头呢？”左手抚着跨下“黄骠子”的鬃毛，秋离的目光投注在身边往后倒退着的景物上半晌，他沉声道：“到了那里再说，当然想到那位总镖头一定不会觉得舒服……”三匹马顺着大道奔驰，而蹄声得得，就宛似一下一下全敲在周云的心上，他目光望着远处出现的一片隐隐屋舍城廓，沙哑地道：“秋兄……”一摆手，秋离道：“不要又婆婆妈妈地劝我，我知道怎么做才算适当；老友，体放心，我会有分寸的……”顿了顿，他一指前面的那片城镇道：“广若一镇就在前面，我们在那里打尖过夜，明晨启程，再行百里，我就要和你们分手了，一月之后，老友，我们在你们两位师父那里见面，他们是住在‘小青山’下吧？”周云颌首道：“是的。”这时，一直沉默了许久的艾小玫也开了口，她柔和地道：“秋大哥，到时你可一定要来，别失信啊，你在

天山曾打了我几下，我还没有向你要赔偿呢……”豁然大笑起来，秋离连声道：“行，行，我一定重重赔偿，而且在这里先对你正式抱歉，以后，永远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一伸舌头，艾小玫做出一副惊惧的表情道：“还能再有呀？”

就那一次已经够受了……”于是在他们欣悦的笑声里，三骑很快驰向了远处的“广若镇”，有微风吹拂着，虽是深秋了，今天，却是多么温暖，多么和熙碍……这是一幢看上去十分朴实但却异常坚固的房舍，用火火砖墙围绕着，墙高有两丈还多，黑漆的大门，大麻石的阶堤，还有那生长在檐边的疏落瓦松，一切的外貌都显得那么淳厚，又那么宁静，这幢房舍，便坐落在“金化”县城的城东“老大街”上……假如，以这幢房子的外形来预测住在房子里的人的身分，那可就要错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这幢房宇的主人，决非象。他的宅居一样这般忠厚而老成，他不是营商，更非务农，又不是做官，若说是个儒士那就更谈不到了，这幢房了的主人乃是江湖黑道上极负盛名的一位枭雄，名震四海的“铁臂”方元。方元虽然名头混得大，但却晓得“急流勇退”、“韬光养晦”的道理。因此，就在他于道上闯得最红的时候便收了山，半隐居似的住到“金化”这个小地方来，自他住在这里之后，武林中的纷争他就不愿再多插手了，日常的大小事情，也多半由他的徒弟徒孙们去办理，他亦极少过问，除非，除非碰上了比较麻烦，而利润也相当高的事儿，他才亲自出马，现在，他算是碰上了。

在这幢房宇的后面一间类似密室的小厅里，秋离正大拉拉地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铺着锦垫的太师椅上，他微眯着眼，吊儿郎当地聆听着面前那个秃顶、大鼻、厚唇、下巴刮得虚青的魁梧老人谈话，这位容貌奇特令人一见便难以忘怀的老人，昭！正是不惜奴颜卑膝，遣人以厚礼恭聘秋离来此的主儿——“铁臂”方元！

“……秋离兄，如今兄弟我虽则派了不少门下好手把持在那座宝山的翠苗发现之处，但焦老儿也早遣了他的一些虾兵蟹将照样驻守在那里，现下等于是大家僵在一道，谁也不能先动，谁也不敢先动，’因为只要有一边下手枪宝，场面就马上要乱起来，势必流血不可，固然兄弟我自付吃不住焦老儿，但焦老儿却也压不住兄弟我，大家都有顾忌，深怕翻下脸来弄个两败俱伤，但双方却谁也不甘就此罢休，将这座山拱手让出，因而兄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到了秋少兄，焦老儿那边，风闻也正派人四出邀约高手，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与焦老儿那边，有一边认为力量已足，可以吃定对方，那么，一场火并就即将爆发了……”侧旁另一个面目清癯，神态精悍沉稳的中年人也接着道：“幸亏秋兄慨允赐助，否则，干将起来只怕我们这边有些吃不住劲呢，姓焦的那边已准备破釜沉舟，硬拼到底了……”似笑非笑地撇了撇唇角，秋离道：“除了我，你们还请了些什么人？”方元忙陪笑道：“本来还另外请了五六位道上颇有名气的朋友，但兄弟我一得到少兄答允相助的消息后，那几位朋友也就没有再继续接头了。这真的，只要少兄肯来，光是伸伸指头，也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的威势，少兄一己之力，又何啻武林中百名高手联袂的霸悍？所以说，如今兄弟我及门下一干孩子们的强弱存没，能不能再混口饭吃，也全赖在少兄的援手上啦……”哈哈一笑，秋离道：“用不着太客气，方老哥，如此一来，你也可节省不少花费哪，请一个到底比请六七个人的代价来得便宜……”搓搓手，方元有些尴尬地笑道：“呢，少兄，兄弟我倒不是全把算盘敲在花费上面，主要的，也得看我们请的人够不够分量……”秋

离淡淡地道：“那么，我够不够得上分量？”方元咧着大嘴，一个劲地笑道：“够，够，太够了，秋离兄，你这一来，就象来了我们的救命活菩萨，呵呵，喜得兄弟我就差跪迎十里了……”放下翘起的二郎腿，秋离又道：“好，我们先小人，后君子，方老哥，那座发现翠苗的秃山，蕴藏量是不是极其丰富？”怔了怔，方元谨慎地道：“当然，要不兄弟我又何若费这大的功夫来争取？”秋离平静地道：“若是折算黄金，以你得来的消息，可以折算多少？”咽了口唾沫，方元小心翼翼地道：“大约，呢，这个……大约有十五万两之谱，不过这只是初步估计，将来掘出来的翠块是不是值这么多，实在还不敢预料……”一扬眉，秋离笑道：“也就是说；将来掘出来的翠块超过十五万两黄金的价值亦未可定，是么？”方元十分明白他现在对谁说话，因而他一丁点滑头也不敢耍，干笑两声，他低促地道：“少兄，你是晓得的，我们搞这玩意多少也得担点风险，说不准大大地捞他一两下，但不一定，得不偿失就砸了锅！”点点头，秋离道：“我明白，我这个人喜欢干脆，这一点小小的毛病方老哥你是知道的，而且也能以谅解的！”方元忙道：“这个自然，呢，这个自然。”秋离冷冷地道：“这一次，承方老哥看得起我，托人千山万水把我找了来，目的是对付那个和你分庭抗礼却怀着同一企图的‘黄虎’焦坚，姑不论姓焦的那边是如何硬朗，如何强横，我也得接下来了，酬劳是黄金七千两，是么？”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般七上八下，表面上却又不得不堆满笑容，方元忐忑地道：“不错，少兄，正是这样……”摸着下颌，秋离道：“但是，这只算我对付姓焦的一伙人的代价。那座宝山，方老哥你难道就不想分点油水肥一肥我么？”干笑道，方元低声下气地道：“应该的，应该的……”秋离安详地道：“这才象话，老哥体吃面，汤我总得沾一口呀，假如说值十五万两黄金的买卖我姓秋的只能分得七千两，分得太薄且不去说，叫外人论起来，呢！我姓秋的不和跑龙套的小角色一样了么？”抹了把冷汗，方元嗓子似带着疙瘩，他讷讷地道：“不知……呢……不知少兄想分多少？还请，呢，示下一个数目……”脸一沉，秋离道：“那座宝山之内所含蕴的翠苗，的确值得十五万两么？”点点头，方元道：“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兄弟我在少兄面前岂敢有所虚言？”一拍手，秋离道：“好，我要分三万两黄金，将来挖出来的翠宝多卖少卖全算你的，我决不沾边！”咬着牙，方元肉痛地道：“成，就此一言为定，秋兄，三万两黄金！”秋离改正道：“三万七千两，方老哥，不可忘记先前你允诺的还有七千两！”苦着面孔，方元沙着嗓子道：“是的，三万七千两……”秋离斩钉截铁地道：“今晚先付七千两，事成之后再付三万两，这是指事情我替你完全办妥来说，如果办不成，我一分一毫也不要！”诚惶诚恐地拱着手，方元急切地道：“少兄言重了，言重了，凭着‘鬼手’秋离还有办不成的事？设若少兄你都弄不妥，换别人就更连毛也摸不上一根啦，你放心，少兄，咱们包管指日可饮庆功酒，而少兄你的三万七千两黄金也可稳稳当地进入口袋……”哧哧一笑，秋离道：“希望是如此了……”说着，他一斜眼，目注那形容清癯精悍的中年人道：“朱兄，现在请告诉我焦坚那边有些什么好手？他们请到了些什么样的牛鬼蛇神？”这位看上去十分老练世故的朋友先干咳一声，然后低沉地道：“老焦那边，除了他本身的功夫智谋俱属超绝之外，他手下最厉害的角色是‘一龙双鹭’及‘断尾佛’、‘三眼凤凰’等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相当难惹难缠的冤神，此外听说这一次，他更请到了‘赤骑八龙’中的两个辣手人物及名扬黑水白山的‘金胡子’古丹，以‘耍斧头积威大江南北的‘霸斧’常庵，‘还有天下武林闻

名头痛的‘生死一笑’章琛父女……这些人物，再加上老焦原有的班底；力量之大，就相当令人含糊了……”秋离笑笑道：“看样子，古人说‘冤家路窄’的那句话可还真叫灵验。”“冤家路窄？”方元反应极快地道：“莫不成焦坚所请的那些高手中有与少兄你结过梁子的？”秋离道：“不错，方老哥你好聪明。”方元忙道：“不敢，只不知是谁？”一撇嘴，秋离道：“赤骑八龙！”有些吃惊，方元道：“是他们？”微微颌首，秋离道：“所以说，这一次替你办事只伯是非要流血不可了！”方元略一犹豫道：“少兄；呢，赤骑八龙可是凶横阴险啊，少兄与他们结下梁子之际不晓得吃了亏没有？”豁然大笑，秋离道：“你这算是掂我的分量么？便告诉你吧，方老哥，你看我秋离象是个愤于吃亏之人么？”老脸一红，方元窘迫地道：“不，不，少兄过疑了，兄弟我对少兄你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以复加，对少兄你的、本事岂会有忧虑之理？哈哈，过疑了，少兄过疑了……”挥挥手，秋离道：“我们不谈些事，老焦那边可知道你请了我来？”方元摇头道：“不可能知道，请少兄来此，我们一直保持着最高秘密，守口如瓶，绝未泄出一点消息。”秋离满意地道：“很好，这样才可以攻其不备，教他们高深莫测。对了，朱兄，老焦所请的帮手可已到齐了？”那中年人道：“一部分已经来了，‘赤骑八龙’中的两个和‘生死一笑’章琛父女听说要在明日午间始能赶到，设若他们一到，老焦那边就会马上开始占宝山，现在他们所以还按兵不动，一则人手尚未齐集，再则也想利用这火并前的间隙探清对方虚实，老焦精明得很，他也知道我们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拱手退让的。”点点头；秋离道：“但愿他们还没有探明什么。”方元道：“他们一定得不到什么秘密，托请少兄来此相助，只有兄弟我及朱贤知道，另外，就算那个派去请少兄的桑毅晓得了，桑毅是兄弟我的义子，绝对是可靠的，共总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此事，姓焦的那边一定还为我方这般镇静而纳罕呢，殊不知我们早给他们请来了阎王爷啦，呵呵……”懒洋洋地，秋离道：“先不要这么兴奋，鹿死谁手如今当不敢逆料，我们固然不是省油之灯，人家那边却也俱非泛泛，干将起来大伙儿全是把老命摆上去玩，谁玩得过谁，还真要费点斟酌呢。”一边，那叫朱贤的清癯中年人低声道：“不过，秋兄在此，不能说吃稳了他们，至少也没有便宜给他们占……”哧哧一笑，秋离道：“老兄，你大概看准了我姓秋的好戴高帽子吧，硬生生地就取他一顶朝我头上盖？”朱贤陪笑道：“岂敢岂敢，我全说的真心话。”右手拇指与中指一弹，发出“拍”的一声脆响来，秋离舒服地朝太师椅背上一靠，慢条斯理地道：“不用紧张，如今江湖上人心日险，诡谋百出，路子是越来越窄了，事情也逐渐难办，而三万七千两黄金不是小数目，你们付了出来，我收进了荷包，休说对得起各位，便是看在这三万两黄澄澄的玩意儿上，我也多少要略尽绵力，至少不愧于这一批黄金才行。俗语道：呢，不看人面看金面，二位，是也不是？”方元与朱贤俱不由感到啼笑皆非，但两位仁兄哪敢丝毫表露于面上？他们齐齐点头一迭声地道：“对，对，完全对。”伸出舌头来润了润唇，秋离道：“好吧，告诉我，方老哥；你手下象样子的角色有几个？记着，那些鸡零狗碎的小子不要算进来。”方元略一沉思道：“兄弟我有三位把弟，五个弟子，另加我那干儿子，功夫都过得去，遇上事也还可以撑上一撑！”秋离道：“比诸老焦手下的什么龙什么没有翅膀的者雕们如何？”朱贤插嘴道：“不敢说包准赢他们，至少也不会差到哪里，大家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要想骑到谁的头上！”笑了笑，秋离道：“很好，难怪你们双方谁也不敢先动手，这确真是有点两败俱伤的架势，我生平

就最讨厌这种场面，要死不活的。这一次，昭，此等秋色平分的局面就要改观了，或方老哥你这边完全垮台；或是，老焦那一面整个溃散，结果绝不会出此二者！”方元沙着嗓子道：“秋兄在此，看情形老焦完蛋的机会比大。”似笑非笑地，秋离道：“难说，难说呢。”凑近了一点，朱贤道：“不知秋兄将如何对付老焦那边，可有了腹案？”秋离道：“有了。”方元显得有点紧张地道：“尚请少兄赐告。”一耸肩，秋离道：“很简单，明天凌晨开始行动，由方老哥你带领手下的人马强占矿穴，假如老焦那边有人出来拦阻，我就下去斩杀！”朱贤低沉地道：“秋兄，他们是一定会出来阻止的。”“嗤”了一声，秋离道：“所以，我也就一定会上去斩杀，如若毫无事端发生，你们也不会耗此重礼前来聘我，是么？”方元忙道：“是的，少兄说得是。”想了想，秋离又道：“告诉你的手下准备好，明天一早就开始行动，特别交代他们，这不是去逛庙会，大伙儿都拿点精神上去。”方元顿首道：“放心，兄弟我会告诉他们。”说到这里，事情总算有了决定，告了段落，方元长长吁了口气，笑吟吟地道：“秋少兄，明早大战即临，你有没有点紧张？”“啧”了一声，秋离道：“方老哥你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有没有点紧张？”呵呵一笑，方元道：“没有，当然没有，吃饭怎么会紧张？”点点头，秋离笑道：“这就是了，我在黑道上奔闯了这许多年，办这些狗屁倒灶的邪事就好象你们吃大米干饭一样，早就随便得不带一丁点儿感触了；又何来紧张之有？老实说，简直烦透了。”“烦透了？”方元讷讷地道。

秋离一笑道：“不错，但看在金银财宝的份上，就是烦，又有什么法子呢？”方元苦笑一声道：“少兄的心情，兄弟我多少也可以揣摩一二，一这种日子确实叫人腻味，所以兄弟我早就金盆洗手，退隐于此。但，但生来就是这种命，若大批弟兄仍然需要生活，碰上了好财路，又不能眼巴巴地放过，不得已之下却还非亲自出马不可，这种滋味，唉，就是莫奈何埃”又摸摸下颌，秋离道：“不过，只要这一票你能够得手，以后的日子，就不须要喊莫奈何了，方老哥，是么？”大嘴一咧，方元打着哈哈道：“是的，呢，当然是的。”伸了个懒腰，秋离道：“谁去拿金子？七千两，我全要扁形的金叶子，给我装在一条可以围在腰上的皮鞘内。”方元立即挥手叫朱贤到前面去取黄金，他一边关切地道：“这么重的黄金，少兄，你用自己的力量去承受不嫌太累赘么？”哈哈一笑，秋离道：“这是我的事了，咽？”尴尬地直搓手，方元又一迭声地道：“是的，呢，当然。”翌日，拂晓，一座看上去呈现着灰褐色的秃山。

大地仍是一片迷蒙，沉沉的薄雾飘浮在四周，飘浮在天地间，飘浮在极目所至的混浊里，当然，也飘浮在这座完全是灰、褐两种枯涩色彩的山石所组成的溜溜秃山上……晨间的空气是清新的，也是冷凛的，偶而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吱喳着，而这清脆的鸟鸣声却也隐没于周道纱幔似的氤氲中，听起来，也宛如隔得十分遥远而虚渺了……这座秃山，方圆不大，也不算高，曾经有个名字，叫“和尚山”顾名思义，是取它寸草不生的外貌来命名的。本来，它是如此默默无闻，如此令人们不屑一顾，但是，如今却不同了，自从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惊人地发现了山上某一处所蕴藏的翠宝之后，它的身价立即提高了千百倍。如今，在人们的眼中，它决不再似它外表那样不受人欢迎，更不似它组成的山石本质一般卑贱，陡然间它成了宝，成了一座人们心目中的金山，于是，它竟显得那样珍罕，那样奇妙了，又那样神秘及煞气腾空了。

现在—

于迷蒙的雾氲之中，有幢幢人影往山前移近，他们没有骑马，全是步行，但却个个脚步轻快，身影矫健，咽，大约有百人之众，逐渐地，他们走近了，可以看出俱是一些穿着青色劲装的魁梧大汉，除了其中一个，他单独罩着黑衣，扎着黑布——秋离！

和秋离走在一起的，便是“铁臂”方元，方元之后，紧跟着朱贤，在朱贤身边，则是另一个面如紫血，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他们两人身后，随着三个相貌英挺，气宇轩昂的年轻人，那面如紫血的中年大汉，乃是方元的三位把弟之‘的“赤面金刚”严伟，三个年轻人，全是方元的得意门徒。

第十六章 鬼泣神惊

中间一个特别俊美的人称“玉狼”单耀宗，右边那个双眼炯亮，唇角下弯的是“袖中绝”金榆，左边这位个子较矮的是“迫云驶风”田冲，三个人都生得仪表堂堂，有如玉树临风，走在一起，相当地衬得巧妙，能予入一种和谐的感觉。

—于是，他们来在山脚下了。

秋离仰首朝着这座早先的秃山如今的宝山细细打量了一番，方元在旁边又为他确实指点了好半晌，秋离完全将地形地貌记住了，他朝着四周再看了看，神采奕奕地道：“我们就开始行动吧。方者哥，你说在山上守住翠宝，正与对方互持着的人马有五十余众，由你另一位把弟“指日戟”徐恩率着你门下另两个弟子及你的义子共同守着？”点点头，方元道：“不错。”秋离又道：“老焦那边也有入守在左近？”压着嗓门，方元低促地道：“是的。”秋离平静地道：“守在那里的人是老焦属下的‘双鹫’及‘断尾佛’？没有错吧？”方元笑道：“少兄好记性。”摆摆手，秋离道：“现在不是你给我戴高帽子的时候了，我们马上就开始行动，由朱兄与老哥你门下这三位十分英伟的弟子合同强占矿苗，假如对方阻拦，便与他们硬于，我想老焦那边只有三名好手在此，你们这一面总计有五名能手，大约不会收拾不下来吧？”方元道：“没有问题！”秋离又道：“设若万一还成不了事，山上你的那位把弟徐思也可领着他的人立即援助，如此一来对方再怎么硬也只有被赶将下去了。”搓搓手，方元担心地道：“但是……赶他们下山容易，他们会马上到城里把所有他们那边的硬把子请来对付我们，那时……”哧哧一笑，秋离道：“那时，方老哥，你以三万七千两黄金重聘而来的人就要发生作用了，他就要向这些可爱的黄金付出代价了。”干笑二声，方元道：“少兄之意，就在山上干？”秋离道：“莫不成还要挑个好风水的地方？”打了个哈哈，方元忙道：“当然不用，呵！”

当然不用。”忽然，方元又似是想起了什么，他道：“少兄，兄弟我的把弟朱贤，甚至徐恩，如同我的五名门徒，一名义子合力对付老焦驻守在山上的人马，但严伟呢？他留着作什么？”秋离一笑道：“问得好，严兄率着这百余名哥们，便隐藏在半山为奇兵，以备随时策动应变，胜可拦截于敌，一网打尽；败么，也能以忽然杀出，扰敌阵脚，予我等反扑之机。方老哥，

记着用兵要活，不可拘泥于一点，否则，就成了自规方圆之内的呆鸟了！”大嘴一咧，方元颌首道：“便是如此。朱老二——”后面的朱贤立即上来，低声道：“大哥，开始么？”方元简洁迅速地把先前秋离所定的计划进述了一遍，然后，催促着朱贤带领他的三个弟子如飞去了，方元又交待了严伟一阵，严伟也匆匆率着后面的近百名手下急忙攀向半山隐蔽。

很快地，这里，只剩下了秋离与方元两个人了。

揉揉脸，秋离道：“咱们也上去吧，方老哥。”方元忐忑地道：“少兄，我们要不要赶到一旁掠阵？”秋离毫不客气地道：“我想不一定有这个必要，方老哥，设若你的这批把弟与门徒连这点小事都承担不下来，未免也就太窝囊了。”老脸微热，方元窘迫地道：“兄弟只是不放心罢了，这点小事，他们是定准可以办得妥当的，朱贤与兄弟的三名嫡传“锭弟，再加上山上的徐恩与两名徒儿及兄弟我那义子，共计有八人之多，又全是兄弟我这边的硬把子，设若再对付不了他们那边带头的三个角色，那……那也就真个不象话了……”抿抿唇，秋离道：“说的是，方老哥，现在，让我们抱着悠闲的心情逛上山去，放轻松点，只当是散散步，练练筋骨罢了……”哈哈笑着，方元果真携手与秋离向山上闲闲行去。但是，他表面上装成悠哉悠哉的模样，骨子里却蛮不是这么回子事，心头就象燃着一把熊熊火，连一双眼也几乎被焦急灼红了。

大摇大摆地踱着方步，秋离边道：“现在，他们该已到达山头了。”方元苦笑道：“马上就会冲进那矿穴之内了，老焦的手下便驻守在距离矿穴不足百步之处，他们必定会立即上前相阻。”点点头，秋离飞起一脚踢抛了一块石头，淡淡地道：“当然如今可能已干将起来了。”喃喃地，方元道：“八对三……我们八个人，他们三个人……另外，我们尚有五十名小角色，他们也有五十名左右的小角色……”秋离安详地道：“我们这边稳占优势了，那什么‘双鹫’什么‘断尾佛’不会应战的，他们一看场面不对，就将马上奔回城去报警。”顿了顿，他又道：“于是，老焦就会急毛窜火地领着他的徒子徒孙加上他邀请来的一千能人异士们匆匆赶来。”方元咽了口唾沫道：“那时，乐子就大了。”秋离颌首道：“场面也就更热闹了。”吁了口气，方元正待说什么，目光微抬之下却不由一怔，他用手朝右侧方的远处一指，急促地道：“少兄，快看！”秋离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一看，恩，一抹古怪而奇妙的笑意却不禁浮上了唇角，可不是么，薄雾正在散向远处的半山间，果有点点人影亡命般往山下飞奔，于这点点人影之后，山岩层石之中，右有一拨拨的青色身影在起落如风似地追赶着，一眼即可以看出，前面的是在逃，后面的是在撵。

哧哧一笑，他道：“果不出山人预料，老焦的那些人一看场面不对就会马上回去讨救兵了，他们不会呆在那里恋战的。”紧张地注视着那边的情景，方元急迫地道，“少兄，我们可要上去截杀？”摇摇头，秋离道：“截杀这些二三流货色？不，他们无足轻重，便是杀光了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大益处，反招来他们以众凌寡，以强欺弱的口实。我们等着，等他们的首脑人物到齐了才一次解决，这样，事情会简单得多，明快得多！”有些不由自主地担心，方元道：“少兄，你，呢，有把握吧？”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如果没有把握，我独自逃命总还不成问题。”晓得触怒了这位名震天下的“鬼手”了，方元尴尬不安地懦弱着道：“对不住，少兄，兄弟我一时说溜了嘴，你大人大量，千祈恕过，便当兄弟我是在放屁，放狗臭屁。”微微一笑，秋离道：“俗语说

得好，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方老哥，如若我只是空顶着一张嘴，任什么本事全没有，我也敢跑到这里丢人现眼么？当场出了彩是小事，把自己一条老命摆在刀尖上耍才真叫不上算。

方老哥，或许你年纪大了，活得已有些不耐烦，但我不同，我还想多享受几年哩。”涨红着老脸，方老油构地道：“呢，秋少兄，说得有理……

有理。”没有再答话，秋离大笑一声，迈开步于，往山顶行去，方元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掘蹶着屁股闷着声紧取在后面，汗水已自他的脑门上渗将出来了。

片刻之后，他们已来到山顶，这个“和尚山”真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山”，山顶光秃秃的，连株杂树也难得寻到，假如定要找些什么来点缀，就只有生长在石空里的几丛野草了，整个山顶，全是嶙峋突凹的灰、褐两色的山石布满，看上去是那般单调，那般枯涩，又那般不顺人眼，就宛似在人心心里打了几个结一样，有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

就在山顶靠左边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显然是用人工挖掘成的洞穴，这洞穴方圆约有寻丈，倾斜着向地底延伸。穴口，有一圈就着山上石块堆砌起来的不规则石墙，这圈石墙当然是临时围起来的，以至特别地杂乱不雅，留着一个两尺宽窄的进出口。由进出口，直望进去，可以看到伸向地下的黝黑穴洞，当时挖出的泥沙石块都堆集在洞口两侧，高度几乎和穴口外面草草砌成的石墙连平了，现在，穴口处满地弃置着铁铲、锹、镐等挖掘工具，围墙外则到处散抛着筐、磨砂轮子等运输及鉴起翠块的用器，……隔着矿穴左右各百步，皆搭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帐篷十多座；令人一眼望去，就可以体会出都想截夺这座矿穴的两边人马当时是如何壁垒分明，虎视眈眈，又是如何地对峙着互不相让了。现在，左边的帐篷内外早已空无一人，除了有几柄遗弃在地下的兵刃还在闪闪泛着寒光，就只剩几摊尚未干涸的殷红血迹了。帐篷旁边，有三处用石块堆成的火灶，灶上还摆着锅盆，底下，昭，仍有青烟煤……。由这些情形看来，便能想见方才朱贤与徐恩等人突然发动攻势皮下焦坚那边的朋友是如何惊慌狼狈，措手不及了，他们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认为吃定了的敌人竟会蓦地抢先发难。而且，一上来就是这般凶猛暴烈……

此刻，整个山顶上除了矿穴前面还有十来个青衣大汉之外，焦坚那边的人马是连鬼影也看不到一个了，这些青衣汉子们一见方元与秋离走了上来，立即个个喜形于色奔到这边，为首一个面容冷沉，神色精练的年轻人一面匆忙行礼一边道：

“义父，我们已把老焦那边的喽罗们赶下山去了。”这个年轻人，秋离也认得，他就是前些日子专程来求自己，能说善道、表情丰富的桑毅，号称“青鸿剑”，是方元义子。

桑毅又转朝秋离，形态更为恭谨地道：“有劳秋大侠了。”露齿一笑，秋离道，“桑毅，没想到你手上功夫，也不差于嘴皮子上的造诣。咽，不错，有两把刷子。”面孔微热，桑毅道：“鲁班门前弄大斧，倒教秋大侠见笑了！”摇摇头，秋离道：“岂敢，我对你是真的有点欣赏！”这时，方元插上话来道：“毅儿，方才你两位师叔带着八人强占矿穴与追杀老焦的人马时，可有什么失闯没有？”桑毅有些兴奋地道，“没有，朱师叔带着三位师兄上来便直朝老焦那边的人冲杀过去，我们发觉之下连问也来不及多问亦跟着扑上，朱师叔一面与老焦手下的“断尾佛”拼斗，一边吆喝我们占领矿穴，徐师叔当即

便谕令孩儿率领十名弟兄把住矿穴入口，孩儿以为这一下有得热闹了，非要干个天翻地覆不可，哪里知道老焦那边的一些狗熊汉子竟连几个回合也没缠上就在一声咆哮声中全部落荒逃遁。义父，他们跑得可真叫快，象一群丧家之犬，简直连追都追不上。

你老看看，他们连正在灶上煮的稀饭也顾不得要了。”’ 哧哧一笑，秋离道：“保命要紧，到了这等节骨眼上，哪还顾得吃稀饭？老弟，他们十分明白稀饭顿顿可吃，日日可吃，老命，却只有一条，今天舍了，明朝可就别想再弄一条回来啦！”自内心笑了出来，桑毅道：“秋大侠说得真风趣。”耸耸肩，秋离道：“实话罢了。”左右张望了一阵，方元急切地道：“秋少兄，只怕不用多久老焦的人马就要倾巢而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得预做准备？”淡淡地，秋离道：“准备什么？”方元愕然道：“准备对付他们啊……”豁然大笑，秋离拣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了下来，他慢条斯理地道。“等一下姓焦的带着人来，至多也不过就是展开一场搏杀而已，我们老命活着放在这里等他们来也就是了，还有什么好准备的？方老哥，你不要太过紧张，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一条，看淡一点，也就是这么回子事。”强颜一笑，方元嗓子发沙：“那么，我们就干坐在这里等他们来？”一仰头，秋离半闭着眼道：“随便，你要站着等也没有人干涉。”从头到现在，秋离一直都是这种吊儿郎当蛮不在乎的模样，丝毫也不着急，紧张就更谈不上了；一言一行不是谈谐戏谑就是冷嘲暗讽，好象根本就不把这件事作一件什么大不了的麻烦一样，神态之中是如此松散，外表是这么悠闲。他宛如不是在面对一场杀戮，而是，呢，而象是在等候着多年未曾晤面的老友们似的，恬谈极了，轻快极了！

方元心中的感受和秋离却是大大的不同，眼前即将到来的纷争，不但关系一笔偌大财宝的得失，不但影响自己等人今昔的名声，更等于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赢了，固然自此一帆风顺，万事亨通，若是输了，失财丢人事小，只怕连性命也拣不回去呢……但是，他心里任是焦灼如煎，却再也不敢催促秋离。关于这位煞星的种种传闻，他是听得太多太多了，他不愿，也不敢惹起秋离的不快，甬说惹不起，就是惹得起，在此时此景，他也找不得这等麻烦啊……

苦着脸，皱着眉，方元把手背在背后，不安而烦躁地一个劲来回踱走着，更不时转头伸头往山下张望，形态之中，显露出过度的焦惶与忧急，好似整个魂儿全飞上半天去了。

桑毅也开始有些忐忑不宁起来，他怔怔地站在一边，目光瞧瞧他的义父，又看看山下；再望望秋离，老天……

秋离早就以手臂为枕，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他闭着眼睛，竟开始了假寐，看他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乖乖，这象是准备迎接一场血战么？这简直似枕在情人的柔嫩大腿上寻梦了……

十余名青衣大汉也全屏息如寂地默立于侧，他们当然没有说话的身分，可是从他们的眉宇之间，亦可看出对秋离如此详的形状感到惊异与钦服，因为在这等风暴欲来之前的紧张关头，还有人这般无动于衷，这种人只有两类，其一，是白痴，其二，则是勇士了；他们相信他们当家的必不会请个白痴来此助拳，那么，就定是位勇士无疑，而勇士，往往又都是受人敬佩的哪……

闭着眼，秋离微笑了，他道：“方老哥，别再走来走去了，你这一急，

害得我也有些瞎紧张起来，急什么呢？要来的总归要来，还不如在来之前好好养养精神。”用衣袖拭了拭额头上的汗渍，方元涩涩地道：“少兄，你请自便，不用理会兄弟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兄弟我者觉得惶惶不宁，心乱如麻……”半睁开眼，秋离道：“这样吧，我们聊聊！”苦笑一声，方元皱着眉道：“聊聊？在如今？”点点头，秋离道：“当然，也好叫你把心胸放宽一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方元道：“聊什么呢？”慢吞吞地，秋离道：“譬如说弃置在矿穴内外的那些挖掘工具都是谁的？看情形象是才一动工就被阻止了一样……”

方元回头看了一眼，道：“那些工具有我们的，也有老焦他们的，当时我们双方全派了人来挖，大家一窝蜂，又抢又争，乱子马上就闹起来，接着就是谁也不让谁挖，准备在力量足可压倒对方的时候来个硬吃……”

秋离点点头，道：“当初一阵乱挖，可挖出了多少宝贝？”吞了口唾液，方元低低地道：“只得了十斤翠块，再经过一番琢磨，卖不上千两银子……”

“啧”了一声，秋离道：“真可惜，当然，你做得对，这种横财就得狂吃，谁压得住谁就该谁占有，我也——一向是这个主意——”他的话刚讲到这里，旁边的桑毅忽然振奋地大叫：

“师叔他们回来了！”方元立即转头望去，恩，可不是，山下，正有幢幢人影往上面奔来，全是穿着青色劲装的汉子们！顿时乐开了嘴，方元叫道：“是他们！”秋离又闭上眼，懒洋洋地道：“本来就应该是他们，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方元窒了一窒，没有答上话来，秋离说得对，原本就应该是他们方才追敌的人马返回来嘛，这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秋离躺在石上又开了口：

“方老哥，你似乎有一种孤寂感与依恃心，是么？其实根本用不着担心，为了那笔巨金，我是一定会和你同在的。”期期艾艾地，方元道：“兄弟我，呃，只是，只是记挂着门下的人安危罢了……”人数上占了这么大优势，假如吃了亏的话，那他们根本也用不着回来了，干脆全一头撞死去球！”又是一窒，方元脸红脖子粗地道：“这……这……这个，秋少兄。……”挥挥手，秋离目光注视来人之意，道：“不要这个那个了，你四人俱皆面带欢笑，显然并没有吃亏。”就在他们说话间，一群人已气呼呼地奔了近来。

为首的朱贤，朱贤旁边是一个身材瘦长，面色黝黑而五官端正的中年人物，他们两个身后，紧随着方元的三个嫡传弟子“玉狼”单耀宗，“袖中绝”金榆，“追云驶风”田冲，三个人右侧，还并行着另两个气度轩昂，举止沉稳的青年，一看即知也是方元的亲授徒弟，他们后面，便是那四十多名属下了。

方元急急迎了上去，大喊道：“朱二弟情形如何……”大大喘了口气，朱贤喜形于色地道：“将他们一个不留地逐出此山三里之外，一路上并斩杀了对方七人，我们这边丝毫无损！”拍拍朱贤肩头，方元赞道：“好，干得好！”那面色黝黑的中年人却低沉地道：“大哥，这其中恐怕另有文章，从我们突然发难开始，一直到赶他们逃窜回去为止，对方可以说根本没有正面抵抗，他们只在枪刃之下便立时退却，毫不恋战，据弟推断，他们恐怕是回去搬救兵前来与我们决一胜负了！”方元顿首道：“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来，以逸待劳，迎头痛击！”略一犹豫，这中年人道：“但是，以我们目前的力量，大哥，这未免有点太过冒险了……”凑前两步，方元压着嗓门，

充满信心地道：“不用急，我们已请到了能人相助，这位朋友，说起来可是大大的有名，可以抵过千军万马——”神色中仍然隐含忧戚，面色黝黑的朋友道：“我晓得，朱二哥已告诉过我，鬼手来了……但是，大哥，你可曾想到姓焦的那边也请到不少高明人物？如此一来，消长互抵，只怕……我们还是没有多大便宜占？”摇摇头，方元不以为然地道：“你不要相人忧天，老三，鬼手秋离岂能等闲论之？他已拍过胸脯承担下去，老焦就是再请到多少能人异士，也不会压得下秋离去，放心，姓秋的道行之高，已经超凡入圣了……”这位身形瘦长，面孔黝黑的人物，正是方元的把弟之一“指日戟”徐恩。徐恩这个人素来老成持重，做事小心，因此在方元的这一批人里算是智囊首脑、也就因为他任什么事全谨慎得过了分，这一次重金聘请秋离之事方元才瞒着他，生怕他知道了又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来；而方元明白，情势之险恶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了，他如再广征意见，反复斟酌，只怕事情就来不及了，是而他才在极度机密的情形下派出自己义子前往求助秋离，虽然秋离隔了许久才来，总也算及时赶上，在这段日子里，焦坚那边也同样费尽了功夫找齐了帮手，秋离来得正对关口，天幸尚为时未晚，如果他再延迟两三天，则局面之恶劣就要不堪设想了，望穿了眼才盼到秋离来，又耗了如许的财力精神，他当然不允许自己的人对秋离的能耐存有怀疑，更不允许他们对秋离没有信心，因为这无论是在实际的问题上来说，抑或待人的礼貌上来说，都是相当不合适的……

徐恩虽然也久仰秋离盛名，但对方的声势实在太过浩大，尤其请来的帮手又个个了得，因而他的拜兄便是一再打气，他也有些担忧挂怀，生怕秋离应付木下来，徐恩知道，照眼前的情态来说，秋离等于是他们唯一的指望，如若秋离一个失算，则整出戏也就不要唱了，大家完蛋……敌人实在非是易与，便算秋离有着三头六臂，在接刃之前来说也无法令他产生必胜信心……

叹了口气，徐恩道：“大哥，但愿如此了……”方元不悦地道：“你放心，老三，我什么时候走过眼？”苦笑一声，徐恩道：“这不是走不走眼的问题，而是实际的硬碰硬问题；大哥，不管你对秋离有多依恃，也要到了时候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本事。”方元双眼一瞪，正要说话，秋离已笑吟吟地道：“虽然二位把声音压低，又隔着我好几步远，但可恨我这耳朵却非要听到不可，尽管我实在不喜欢听。”估不到秋离距着十几步远竟连他们这近似耳语般细微的谈话声也能听到，方元与徐恩俱不由大惊失色，而不待他们有所表示，秋离已闲闲散散地道：“甭急，方老哥，徐三爷说得对，这的确是个实际问题，不是光靠嘴皮子糊的；有句买卖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今我自个在你们面前吹得震天价响也没有个鸟用，大家都别争，到了时候再论斤两，现在穷担心也是白饶，二位认为可对？”

惊得满头大汗，方元快步奔了过去，打躬作揖地道：“秋少兄，你可千万不要生气，我们这位三爷就有这么思得失顾前后的老毛病，少兄，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徐恩也十分窘迫地道：“秋兄，我只是忧虑对方力量太大而已，绝对没有对秋兄你一点蔑视之处，尚请秋兄谅解……”哧哧一笑，秋离道：“好说好说，我这半辈子还少碰到有人胆敢蔑视于我，不过，我说的也是真话，我并不怪你，你们也有权明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要看看我秋离值不值三万七千两黄金的代价，当然，我会叫你们看到，就快了，在焦坚的人马到来之时。”两张脸孔同样涨得又红又粗，方元讷讷地道：“秋少兄……你万万不可将老三的话放在心里，他是胡说八道……”一挥手，秋离道：“不用客

气，我岂是度量如此狭窄之人？”怒瞪了徐思一眼，方元摆出大阿哥的威风。

“你给我滚到一边去，不要在这里惹得秋少兄生气！”徐思低下了头，唯唯喏喏地退下，秋离不觉耸了耸肩，懒洋洋地道：“算了，小事一件，方老哥这样一来，到反使我汗颜了呢。”重重抱拳，方元低声下气地道：“这混帐口没遮拦，顶撞了少兄，少兄大人大量，就当他是放屁……”露齿一笑，秋离木然道：“原本，我也没放在心上。”说着，秋离又躺了下去，再度把眼睛闭上，他的黑色头巾半垂在脸颊的一边，刚好遮住了他的嘴唇和下颌，但是，却衬得他的鼻梁更为峻峭，而他的眼睛虽是闭着的，斜挑的眼角却隐隐透泛着寒森的酷厉气息，甚至他面容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每一条细褶，每一根血脉，也全都在趋向僵凛，一种带着无比血腥味的僵凛！

空气的实质虽是清新，但在此刻却宛似蒙上一层无可言喻的沉闷与翳重，没有人吭声，没有人移动，寂静得连那参差的心跳声也变得如此清晰了。

时间就是这么迅速又缓慢地流淌过去，而日头老早就升了起来，没有人注意它是什么时候爬得这般快，似乎当大伙儿发觉这秋天的阳光仍旧带着火毒毒的炙人威力之时，它便已经升得老高了。

于是，就在这种沉闷的情景里，默立一侧的桑毅又突然紧张地低呼：“来了！”

闻声之下，方元、朱贤、徐恩以及他们的弟子们人全部转身往山下望去，在这瞬息之间，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掩隐不住的震动与忐忑之色。现在，他们已看到山脚下边不远处正有一片密密麻麻的骑影如飞奔近，人数之多，就仿佛一道海浪席卷而来！

于是，此刻，已经可以听到阴阴地，闷雷似的撼地蹄声！

吞了口唾沫，方元紧张得双手握拳，嘴角抽搐，他焦切而期待地抢到秋离身边，惶惶地道：“秋少兄，他们来了，有四五百人之众！”闭着眼，秋离侵吞吞地道：“不慌，等他们再近了一点。”搓着手，方元又转过头去注视山下的骑队；于是，他发觉就这几句话的工夫，人家又接近了一大段路，如今甚至已连那些人穿着的衣衫颜色也可以辨出来了；他们穿的大多数是黑色的紧衣裤，少数是别种色彩，他们的坐骑奔速异常快捷，看得出马上的敌人们心里怀有的愤怒及仇恨，而这些愤怒与仇恨可以从他们策马鞭骑的狂奔来势上体察尽致；方元明白，对方一定早就在咬牙切齿了，早就渴望一拼了，他们人人心中都象燃着一把熊熊火，而这火，却需要以自己这边的儿郎们以鲜血去浇熄；他们就象一批饥饿了多日的猛兽，只要一冲上来，就必定是既风狂又残酷的噬肉吸血的……

方元的手下们个个木然默立，每一双眼睛俱皆毫不稍瞬地凝注着已逐渐朝山顶接近的敌方骑队，这些魁梧的汉子们面无表情，嘴已紧闭，但是，由他们额上的筋脉暴突中，由他们唇角不可抑止的跳动中，由他们胸口急剧的起伏里，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江湖朋友们隐藏在内心的不安与焦惶，他们全明白生与死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们更知道立即就要在那个字上做挣扎及搏斗了！

于是，敌人的骑队奔行更近，已快到达山头，现在，连他们马匹的铁蹄翻飞下所扬起的尘沙也能清楚瞧见！

再也沉不住气了，方元回过来，哑着嗓子低叫：“他们已经来了，秋少兄……”半撑开眼皮，秋离淡淡地道：“是么？”，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自脑门淌下，方元惶恐地道：“是的，我们应该先冲杀上去么？”秋离斜着眼朝

敌人奔来的狭窄山道上一瞄，不慌不忙地道：“叫你的人散开成半圆！”如奉圣旨般方元马上大叫：“孩儿们听着，赶快布成半圆之阵！”

随着他的叱喝，五六十名青衣汉子立即朝两边奔去，中间的人又徐徐追下，眨眼间，一个半圆之阵已然布成。朱贤、徐思及方元的五名弟子、桑毅算为首者便在这半圆之前。

慢条斯理地笑了起来，秋离一腿乎伸，一腿半盘，望了望已在他身后的半圆阵势，点点头道：“恩，不错，动作还算快。”用手背拭了把汗，方元低促地道：“下一步，秋少兄又该如何？”笑了笑，秋离道：“下一步就轮到我来上场了，从现在起，你们就跑个龙套，或是替我小掠一阵。”方元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在一片如雷似的嘈杂蹄声中，数百乘铁骑已排山倒海般冲了上来，由于山顶上全布满了嶙峋石岩，并不适于马匹的冲刺，而这些骑士们立即圈住了坐骑，被刺刺地分向四周散开，又都在马匹未停步的瞬息间纷纷抛镫落地！

没有下马的，只有八个人，秋离淡淡地打量过去，昭用不着指明，他一眼之下即能看出那八个人的身分。最前面那一位瘦小干枯，面色苍黄，以一双眼睛阴沉而冷厉地瞧向这边的仁兄一定就是正主儿“黄虎”焦坚，焦坚旁边那脸如古月，又白又雅的儒生打扮人物必为“十龙”无疑；“一龙”左侧，并排儿的两个大汉，全是相同的深眼勾鼻薄唇，浓眉，其貌如鹫，不错，定是“双鹫”了，这两位老哥儿之旁，是一位又黑又胖的怪人，他不但秃顶麻面，塌鼻翻唇，其丑无比，在身上穿着的黑衣臂部更缀连着一块圆鼓鼓的坐地补钉，这位形相外表俱极惊人的朋友，不用说，除了那“断层佛”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如此荣幸了；在他旁边，哈，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年约二十七八岁的花容少妇，这位美娘子可真是又娇又媚，唯一美中不足的只是太冷了点儿，尤其是他那一双勾魂夺魄的眼睛，射出的光芒简直寒列得不带丝毫趣味，就象是两股冰流，能冻僵人们的心；而她的面庞肌肉又是这般沉板木讷，没有一丁点表情，再加上她额心那一块淡红色的菱形痣印——这益发增加了缺陷美的菱形痣印，不必介绍，也会知道她就是那“三眼凤凰”了。

隔着这八位有两三步的距离，昭，马上坐着另一位奇特人物，他生着一张国字脸孔，浓眉大眼，高鼻海口，短发又粗又乱，刺猬似地蓬立着，而下颌却是一大把令人不可异议的金色虬髯，真是金色的，映着日光，灿亮绚丽，就有如是用一大把金丝栽押上去一样，这个人的形容威猛之极，他的身材又魁梧修伟，坐在马上，便宛似半截小山，予人一种深沉犷悍，不可动摇的稳固感觉！当然，秋离知道，此人定是那位关外大豪“金胡子”古丹了！

古丹后面一点，是另外一个矮小、壮实异常的朋友，他脸色泛着古铜般的强健色，眉细目长，却配着一只刀削斧斩般的尖挺鼻子，唇如刃似的薄而平，一柄垂银色钢炼的锋利短斧便斜斜挂在他肌肉突虬的胸前；这等于是块招牌，告诉人象说他就是“霸斧”常庵！

现在，秋离终于为自己将对方全都引见完了，他这才伸了个懒腰站将起来，脸上，堆着一片和熙又善意的微笑。

方元凑前一步，低沉而紧张地道：“少兄，最前面的那个就是焦坚老鬼，他旁边的是——”挥挥手，秋离道：“我认得了，这些狗熊们全象在脑瓜子上刻着字——告诉别人他们是谁，认出他们并不困难。”于是，在这极端僵窒而充满血腥气息的对峙中，“黄虎”

焦坚首先打破了沉寂：“很好，方元，你终于先行动手了！”看了秋离

一眼，方元不甘示弱地道：“姓焦的，莫不成什么事都要让你占前？”阴恻恻地一笑，焦坚道：“好贪心、好狠毒的东西，你竟用这等卑鄙无耻的方法来遂你心中的贪念，来残害老夫和手下的儿郎！方元，你也太可恶了！”重重一哼，方元变色道：“你少来这一套假仁假义，焦坚，你骨子里也不是什么清高水，我不动手，你照样会来这一套，你当你的一肚皮阴谋诡计奸谋我看不出？哼哼，你想差了！”两只小眼一瞪，焦坚煞气毕露地叱道：“方元，你即将用你的愚蠢、贪婪、不自量力来得到报应，老夫以鲜血来洗净你的妄想，以宰割来索取你双手所为的罪孽！”暴吼一声，方元怪叫道：“别看你请到了帮手，老子不含糊，看看这座山将属于何人！”嘿嘿冷笑，焦坚道：“不错，姓方的，你马上就会看到这座山将属于谁，老小子，你等着下辈子再来做梦吧！”怒叱一声，侧旁的金胡子古丹大吼道：“妈的巴子，老焦你还和这王八蛋罗嗦什么？干脆一刀砍了拉倒！”焦坚阴沉地道：“马上，古兄，马上”暴吼如雷，方元立还颜色：“姓古的，你也不是他娘的什么三头六臂人物，犯不着在这里称能道狠，老子不吃你这一套！”“金胡子”古丹蓦然翻身下马，他手指方元，形状凶恶之极地厉吼：“方元，你是吃了熊心豹胆了，对着你家古大爷鸡毛喊叫？你当古大爷还把你放在眼里么？妈的巴子，古大爷捣你这老王八还不比捣头猪顺手得多，看古大爷生生活剥了你！”狂笑一声，方元“刷”地脱去青色长衫，露出里面穿着的同色紧身衣来，在他那两条粗壮的手臂上，嘿，竟然齐肘肩分成两截四段各嵌连着一块蓝汪汪的，窄窄的钢骨，这正是他成名的武器，也是他扬万的根由：“铁臂！”长衫一脱，方元即迈前三步，怒吼道：“来，古丹，老子掂掂你是否真有分量！”一拂金黄，古丹又狂又傲地大步迎上，边不屑地道：“老小子，你还差得远！”几句狠话加上每人的一股怨气，场面立即就急转直下，变为紧张无比，好似绷得过分的紧张，只要再用一点劲，马上就得折断了，当然，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的，只是这等关头真个到来，却又令人突然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尖锐不安感觉于是——

伸了个懒腰，秋离要死不活地站了起来，他先用头巾的下截拭了拭唇上的汗渍，懒散地道：“大家先歇口气不成么？”

怎么一上来就吹胡子瞪眼吓煞人？方老哥你且退下舒散舒散，容我来向我们古大爷求个情！”秋离直楞楞地冒了出来，而且一出来就先摆上这段令人惊讶而又哭笑不得的开场白，方元这边固是心里有数，焦坚那一面可就有些纳闷了。但是，纳闷尽管纳闷，他们却顿时更加提高了戒心。老实说，焦坚与他这批人也全是水里去，火里出的老江湖了，看人识人自然有他们的一套，况且，在这‘等剑拔弩张的要命关头下，竟然会有人插上来说俏皮话；如若这个人没有两下子，成么？有道是“英雄自有英雄胆”，秋离一挺出了身，他表面上虽是这种嬉笑怒骂、吊儿郎当的神态，但焦坚和他的人马们却全未小看了秋离，不说别的，先看秋离此等蛮不在乎，旁若无人的德性，便是再马虎的人，也会体验得出他隐藏在骨子里的倨傲与狂烈！

冷冷地打量着秋离，古丹暴辣地道：“你是谁？”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秋离道：“古大爷，你可是真有兴趣知道？”双目怒瞪，古丹吼道：“小辈，你道你生了张油嘴滑舌就能唬住大爷我么？妈的巴子，你是瞎了眼了！”口里“啧”了两声，秋离“暖”了一声道：“俗话说得好，古大爷，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我在此时此景地相见，固然不能算要交朋友，但是，便为仇人也不妨大家客气三分哪，彼此留个好印象，说不准到了时候谁还能饶谁老命

也未可定，你这么脸红脖子粗地满口放屁，岂不太也透着混帐下流，并且，没有教养了？”轻描淡写之中，却是又损又讽，又辱又骂，秋离表面上毫无火气，讲起话来却句句有如毒箭，一支一支全射进了对方的心坎，叫听着的人连肺都气炸了！满口钢牙紧锉，古丹怨毒地道：“小辈，看样子你也是方元老鬼请来的帮手了？很好，大爷我就称称你的骨头是不是如你的狂言一样硬朗！”秋离淡淡一笑，毫不气怒地道：“你真想和我试？”厉吼半声，古丹的一把金髯几乎根根倒竖，他的形状象煞一头发怒的雄狮，有一股令人颤栗的威凛之气，仿佛能将他的对头连骨头也吃了，一步步沉重地逼向秋离，他生硬地道：“小辈，可怜你爹娘白养你这么大了！”故意退后两步，秋离双手乱摇，急切地道：“慢着慢着……”粗犷的面容上浮现着狞恶的笑意，古丹残酷地笑道：“你哀求吧，小子，你哭叫吧，看看有谁能来救你，真要有种，把你刚才的刁钻泼辣拿出来啊，哈哈……”秋离站住了，他目光含着一抹古怪的悲悯注视正向自己逼近的古丹，轻淡而低徐地，他道：“古丹，你就这么傻？”狂笑一声，古丹吼道：“不用再充能了，小子，你只是外强中于！”

但是，在这时焦坚却已惊惊地发觉了秋离目瞳深处的意韵，那意韵是如此冷酷，如此狠毒，又如此嘲弄，就宛似一头虎享用一只羔羊之前的神色，就好象一个刽子手在瞧着刃下的待刑囚犯，竟是那般地强霸，那般地不屑，于是刹那间，焦坚急忙大叫：“古兄请住手。”迷惑加上不悦，古丹转首瞧向焦坚，他冷硬地道：“老焦，你还对这小子有什么留恋？”焦坚抛镫下马，一个箭步抢到古丹身侧，他先不回答古丹的话，目光定定地注视对面卓立的秋离沉缓地道：“朋友，高姓大名？”哧哧一笑，秋离道：“姓焦的，还是你眼皮子较宽！”寒着脸，焦坚又耐着性子道：“高姓大名？”重重一哼，古丹愤然道：“老焦，非得有这个必要么？和此等下三流的鸡鸣狗盗之徒哪能讲求这些规矩？”眼角斜了古丹一下，秋离慢条斯理地道：“古丹，不用多久，你就会为你方才所说的话后悔了。”突然——

又是一阵暮起的高亢长笑传来，一直坐在马上不言不动的“霸斧”常庵竟也下了地，他笔直走向这边，凌厉地道：

“朋友，你跪下领死吧，看你从头到尾都在卖弄嘴皮子也委实令人憎厌了，老子没有废话和你说，只知道先摘你的狗头！”秋离哈哈大笑起来，他安详地道：“是这样么？”常庵突地斜出半步，双臂半张，冷酷地道：“你先动手，朋友！”脸上表情的转变竟是如此快法，秋离原先的笑容猛一下子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之而起的是一片冷凛得不带一点点人味的铁青，他两手一负，面孔微扬，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自唇缝：“好了，戏也不必再继续唱下去，从现在开始，半炷香时之内你们通通给我滚下山去，永远放弃对这里矿苗的觊觎，永远不得再和方元与他的手下们作对，如此，你们个个至少还能保命！”顿了顿，他双目中杀气如刃，接着道：“否则，你们将无一幸存！”一片愤怒与激动的骚动哗叫声出自焦坚那边每个人的口中，古丹也狂吼如雷。而常庵，他却斜着眼睨视秋离，轻蔑而不屑地道：“你是吃错了药还是在白日大梦？小子，我看你疯了，下辈子，等你下辈子，再发此狂言吧，现在我要先零碎刮了你！”根本没有理会常庵的讽言，秋离目注神色惊疑不定的焦坚，紧迫地道：“姓焦的，你愿意么？”缓缓地，艰辛地，也是忧虑地，焦坚道：“你——是——谁？”伸出舌尖在嘴唇上润了一圈，秋离漠漠地道：“鬼手秋离！”四个出自秋离口中的字音虽然是轻冷的、平静的、淡柔的，可是，听在焦坚等人的耳朵里却仿佛暮而震击的四个旱天惊雷，在这一

刹那间，他们几乎觉得天在变，地在动，连：

眼睛看出去的色彩也陡然幻为猩红的了；鬼手秋离，这四个字，何啻阎王爷的追魂令，城隍大帝的生死牌？它象飘着黑纱厉魅冤鬼，象恶魔的无情诅咒，是如此冷怖阴酷，又如此难以抵御，老天啊，竟会是这个武林中的杀手到了？每个人的心腔都在不可抑止地狂跳着，每张面孔也在无法压制地连连秃曲。冷汗，出自他们的毛孔中，连四肢百骸也是一下子变得软弱无力了……焦坚近乎绝望地侧身看了看身边的古丹，而古丹方才的气焰不晓得一下于全飞到哪里去了，这时竟象傻子一样痴痴地楞在那里不动；常庵也是猛地被人敲了一棒般地定在当地，古铜色的面孔却泛出灰白，紧闭着的唇角也在急剧地抽搐；这瞬息里，他们都宛如突然看到真正的死亡象是已经逐渐罩将过来，秋离啊，那是秋离？，山顶上，是一片沉寂，一片令人自心底冒着寒气的沉寂，但是，山顶上人们的感受却是迥异的，在相同的沉寂里，方元及他的属下们有一种共同的欢欣及安慰，而焦坚那边的人们，除了惊悸，余下的就只是惶恐了……

好阵子……

焦坚艰涩地咽了口唾液，沉重地道：“秋离，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又何苦锱这混水断人财路？请你高抬贵手，放过这一马去，隆情盛意，我焦坚必有补报……”秋离冷冷地道：“没有商量余地！”喘了口气，焦坚又低声道：“秋离，大家都是道上闯的，你也得多少为我们留条退路，事情不能做得太绝，只要你开个价，我们总有个斟酌……”寒着脸，秋离寡绝的道：“不！”一侧“霸斧”常用再也忍不住了，他咬着牙道：“姓秋的，便算你名满天下威展四海，也不能这般横不讲理，你吃面，汤总得留一点给人喝，休要将人全看扁了。”看看常庵，秋离暴厉地道，“常庵，你以为你在我眼中是个角色？你以为你长得真象个人？呸，你识相点夹着尾巴赶快逃命，等到我火气上来的时候，只怕你要跪着领死也没有那等的好死法了！”在武林中讲究的便是一个“气节，通俗一点说，是“硬骨头”，是“面子问题”，宁可舍命也不能折名；常庵在江湖道上亦是提起来顶呱呱的厉害人物，固然他震慑于秋离的名望与声威不愿和秋离结仇，但是这也需要在能给他下台的情形之下，如今秋离当着众友人面前就给了他这一顿羞辱，便是泥人只怕忍受不了，何况是平素亦自视颇高的常庵？假如他咽下这口气，休说会贻笑天下，自己将来根本就不用混下去了，这种耻辱，简直比杀了他还更要来得难忍啊！

额上的青筋暴起，双目赤红如血，常庵因过分的激怒以至连嗓音都变得沙哑了，他狂厉地大叫：“秋离，你以为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以为凭你这种跋扈就可以独霸武林了么？告诉你，你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我常庵第一个就要拈拈你的分量！”

有一抹残忍的微笑浮在秋离盾角，他冷漠地道：“很好，我会成全你的；现在，还有哪一位有此雅兴？有此豪气？我秋离一概奉陪！”焦坚的鼻孔翕合着，他侧首看了看古丹，呻吟地道：“秋离，你实在欺人大甚了！”唇角一撇，秋离凛烈地道：“我是一个好朋友，但却也是一个最坏的敌人，而朋友与敌人之间，我已任由你们选择过’了，可惜的是，你们抛舍了和我做朋友的机会，如今我们是、‘敌人了，而既成敌人，我便要你试试我这个敌人的滋味！”一拧头，古丹憋着气，咬牙切齿地道：“秋离，你不要自视过高，犯了众怒！”狂笑着，秋离道：“多少年来，我姓秋的一向是惯犯众怒的，但也没有人能啃了我一根汗毛，我依然好生生地活过来，而且，活得极其愉快！”

说到这里，他微微侧身，暴厉地道：“不要多说了，你们哪一个先上？或者一齐来？”“霸斧”常庵那张古铜色的面孔不可察觉地痉挛了一下，他们的脚步也稍稍移向左边——正可以够上出击有利的角度！

几乎没有一丁点征兆，秋离淬然闪动，他的右掌候翻，虚空劈向半空，左掌却鹰爪般猛烈折向眼前的焦坚，左右同时出手，同时攻击，势子快狠无匹，有如自虚无中扑来的魔豹！

惊吼半声，焦坚拼命跃退，而秋离劈向空中的掌力，竟蓦然自叩一个方向折返过来，不可思议地从两个根本毫无可能的位置撞向常庵与古丹，这两股劲力来得是如此狠辣悍厉，尖锐凶猛，又来得如此神鬼难觉，以至常庵与古丹两人虽然倾力躲闪了，却仍旧被力道的边缘扫带了一下，各自踉跄出好几步去！

是的，这是秋离“苦空八掌”中的第五招“鬼指东”！

一眯眼，秋离道：“恩，你们还真是‘不行’！”“行”字在他舌尖上打转，“霍”的寒光暴闪，一柄短斧直飞他的脑门，而不分先后。另一溜金灿灿的刀芒也怪蛇似的聚掠脚下！瘦削的身形象；支怒矢激飘半空，快得就宛如秋离原本就在半空中一样，于是常庵的短斧与古丹的“金龙刀”便突然斩了个空！

斜刺里，焦坚飞冲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手中已握着一条“蛇尾鞭”在连串的急促的“啪啪”震响中，千流万道地缠卷起来，势子之快之急，简直就象千百个使鞭高手同时展开了攻势一样！

于是——

就在不及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在那阵密集的鞭影中，秋离身躯倏闪碎横，就象滚桶般凌空翻出，焦坚的“蛇尾鞭”竟连个毛也没有沾上！

厉叱一声，“霸斧”常庵和“金胡子”古丹又分左右闪电般挟击上来，两件兵刃的光芒灿亮眩目，带着刺耳的破空锐风猛攻秋离！

站在这边的“铁臂”方元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叫道：

“好一群以众凌寡的下三滥，儿郎们，我们上……”

惊鸿般又自斧刃刀棱间穿出，一个空心筋斗稳立于地，秋离表情闲散地冷冷叱道：“用不着，看我一个人摆平他们！”短斧有如瀑布散射进溅，幻成流光银电伸缩飞舞，那么悍厉地再次罩到，常庵还激昂地叫道：“无耻的狂妄！”秋离蓦然全身扑向地面，贴着时面上有寸许的高度猝而掠进，锋利的斧刃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十次擦过了他的背脊，那几十次飞斧的时间只是瞬息，而秋离扑掠的时间也只是瞬息，他是来得那么快，那么奇，那么出人意料，以至当常寇发觉自己再次落空之时，秋离已差不多到了他前面三尺之处！

金髯飞扬，古丹沉重而巨大的“金龙刀”兜空暴斩出手，便是一十七刀，刀身上精工雕镂的龙形图案映着日光反射出一片抖动炫灿的光芒，以至那条雕刻的龙图越发栩栩若生，须爪如真了——

秋离的身子是贴着地面的，而古丹的刀势又在此刻由上面斜着砍到，在任何人的意念中，他必然会拔高或者横窜，当然，古丹与常庵也有着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却想错了，每个人全想错了——

一声尖厉的啸声宛如鬼泣般出自秋离口中，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危殆的情势里，他的双臂竟环身挥闪抖振，动作之快，简直已看不清他每一个挥展的过程了，只一眨眼，一阵狂猛而盘旋的劲风淬然绕着他的身躯卷起，如同一片突起的蜃卷风，这般呼啸的劲气来得是如此急速，如此奇异，又如此刚

烈，以至古丹砍来的十七刀全在一下子里被反震到了一旁，常庵正骇然跃避，一溜溜，一朵朵，一波波的掌影已有如恶魔嘲笑般蓦地进飞四散，方才，秋离以连续“鬼溅血”、“鬼合十”和“鬼出棺”的招术造成了他护体的无形是气，现在，他这三式已并成一招，向时推出了！

“吭”的一声惨嚎，常庵结实的身子连翻带滚地摔了出去，手上套着的短斧也滴溜溜地抛飞山下，一溜划过天际的寒光讨映着他一口接着一口的鲜血，那情景好凄厉！

厮斗的来临是快捷而突兀的，而厮斗的结果亦然，这结果是如此令人感到不及承受，以致当奔救不及的“黄虎”

竖正惊得一窒之际，秋离已猛地大翻身扑向了古丹！

这时分，古丹的手膀还仍在发麻，他脑袋里的念头尚未及转过弯子来，秋离已带着一片雄浑暴烈的掌山压到头顶了！

怪叫一声，古丹斜窜三尺，“金龙刀”反手倒旋，秋离却一下子占到他的刀身上，身形随着他的刀脊起浮摆动，仿佛秋离已陡然失去了重量，失去了形质，完全和空气融为一体了！心胆俱裂的焦坚拼命冲了上来，一边狂叫：“抛刀，古兄，抛刀！”古丹的脸孔全扭曲了，他那一把金闪闪的怪髯根根倒竖，双目中光辉带赤厉吼着，他的左掌血刃似地淬而劈去，右手的“金龙刀”也立即转翻刀面，倾力向上倒划！

“呼”的一声，秋离身躯上起一尺，他闪电般略一斜旋，右手已立拍前面的空间，但是，就在他的掌势拍向虚无的空气时，一股强如铁锤般的沉重的劲力已即时猛撞过来！

刀掌全然失算，古丹正待滚地抽身，一片窒人的劲风却宛似一面黑网骤然阵下，“通”的闷响传出，古丹好象被人在身后猛捶了一捶似地扑跌向前，他扑跌的势子十分强烈，刚好又把冲上来的焦坚逼得狼狈闪开，而古丹的下半身还没有完全贴实的时候，秋离已飞起一脚又将他似个大绣球般踢得在空中连连滚动，红滴滴的热血狂喷自这位关外大豪的口中，秋离在他第十一次往下坠落的当儿，猝然地伸手扯住了他的金髯，奋力倏抖，于是，“嗤”的一下刺耳裂肤之声响起，古丹偌大的身躯被重重模摔出三丈之外，秋离的手中，有一把连着皮肉，血糊糊的金胡子，正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绚丽而又令人作呕的光彩来，那光彩是金灿而赤红的，沾着肉，沾着血，似乎还在秋离的手上颤抖！

现在，山顶上每一个人全傻了，全傻了，全楞了！他们惊恐地看着秋离血淋淋的右手，震惊地注视着秋离脸孔上那一抹平淡的微笑，而秋离慢慢松开手指，任他手上的那把金胡子随风飘起，又一根一根地落向四周！

目光似利刃一样，望着因过度的恐怖而愣在前面的焦坚，秋离侵吞吞地道：“方才，宰掉古大胡子的那一招，叫“鬼指东”，老焦，你该知道，鬼，从来是不愿说真话的，一当它说指东，不一定就会指西或指北了，恩？”

焦坚的面容越发黄得象块老姜了，他的心中似燃着一团火，嘴里又干又涩又苦，喉结在不停地上下颤动着，混身里外宛如才从水里捞出来，湿得透透的，连手上握着的那条软钢“蛇尾鞭”，也真和条死蛇般瘫痪在地下了……

冷冷地环扫了焦坚身后的那批手下一温，秋离又吁了口气道：“我早说过，我是个最坏的敌人，你们似是不大相信，或者你们现在信了，可是，我又要很抱歉地说，迟了，太迟了……”猛一哆嗦，焦坚“蹬蹬蹬”退后几步，他惊惧地道：“你……秋离，你还想如何？”脸上如罩青霜，秋离狠毒地道：

“如果你的一双耳朵没有聋，焦坚，你也该听过凡是与我秋离动上手的人那下场如何！”焦坚颤栗地看了看早已僵卧在地下不动的两具尸体常庵及古丹，他明白这两个一霎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人物在武林中的身分地位如何，他们至少不比自己来得卑微，而他们却全在这难以置信的短时间里变成了两团死肉，换句话说，如若再拼斗下去，焦坚自己，与他的一干手下们也必不会幸运到哪里去，必不会的！”

搓搓手，秋离冷冷地道：“接下来，我已厌烦用空手宰杀你们，我将使用我的银牛角，这玩意儿办起事来更加干脆利落，你们一定想见识见识？好的，我马上就会如你们的愿，你们将能看到，那是一件精致而巧雅的美丽物体，若非要说它有什么缺点，或者只是多少带了些煞气罢了！”在这种时刻，这种情景之下，秋离犹似乎很清闲地以说家常的口吻来讲述他杀人的方式与解释他那利器的形态，此等离奇而又怪异的作风，只怕普天之下除了这位“鬼手”也再找不出第二个人了。越是如此，却越令焦坚那边的人们心惊胆战，魂飞魄散，不但焦坚那边，甚至连方元这一面的哥们也骇疯了心了……

缓缓地，秋离伸手入长衫之内，他低沉地道：“你们的眼睛要快，要尖，我的家伙，一出来，唔，就要见血，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一睹这催命符的荣幸；假如你们其中一个慢了一点，我就要很遗憾地说，可能你这一生也无法再看清楚了！”秋离的语声是冰冷而寒凛的，听在人们耳中就象大雪天里将一把一把冻透了的冰碴子往心里掖，直凉到人的骨缝中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声音俱是低沉的，并不尖利，可是，对他的敌人们来说，却觉得怨般阴森，怨般幽邃，又怨般残酷？宛如，他们已经看见了死亡的黑纱自空中飘落，看见了索魂使者的枢车自冥渺中无声驰来，看见黝暗的墓穴在自动地缓缓开启……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抓在他们的心中，捏着他们咽喉，于静寂里，焦坚与他的手下们几乎已感到快要窒息，快要瘫痪了……

这里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它的效果往往是出奇的可怕与严重，当然，秋离懂得这些，他太懂得了！不由自主地痉挛着，焦坚苍哑而惊悸地叫：“且慢……秋离，且慢……”抿抿唇，笑了，秋离道：“不要没种，焦坚，须要记住你们方才的跋扈，你们先前施之于我的暴力——以众凌寡的暴力，还有，更不能忘你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既然你是了，就不可太窝……”

这时，十分突然的——

淡紫色的裙带飘拂，一条婀娜窈窕的身影已掠至焦坚右侧，于是，一股幽雅如萼的芳香漾起。恩，竟是那位“三眼凤凰”来了。

不顾头上的冷汗滴滴流淌，焦坚骇然道：“梅影，你你你过来作甚？”这位焦坚门下唯一的女弟子，也是他最为疼爱的徒儿“三眼凤凰”舒梅影，校美的面庞紧绷着，眉儿斜竖，额心的淡红色痣印更显出了一片可爱的英红，她睁着那双美得吓人的眸子死死盯着对面的秋离，生冷地道：“得放手时且放手，该留情处便留情！秋离，你只持着一个‘狠’字便如此赶尽杀绝，也不怕天打雷劈吗？”

竟不回避地环视着这位美丽女郎，秋离淡淡地道：“妮子，不要来向我说教，我这么做，也有很多个年头了，老天爷从来没有拔掉我一根头发，显然，他老人家一定认为我斩除似你们这些奸匪恶徒等人的做法是对的，是代他行道的，而且……”神色一寒，他接着道：“你是吃了狼心豹胆了？跑到这里来卖弄招摇？你以为我对女人就下不了手么？”三眼凤凰舒梅影的形态丝毫不变，她漠然道：“秋离，你是一肚子污秽！”耸耸肩，秋离吊儿郎当地

道：“随你骂吧，再不骂两句，就没机会了！”面如霜布，舒梅影转过身来，向她师父道：“师父，自小你老人家就教徒儿一个‘节’字，女人固须谨守节操；而男人，也同样应该维护‘气节’；师父，不论今天我们将会落得什么下场，我们仍不能为了苟生而忍辱，师父！即使我们全死绝了，我们能保持住我们的自尊与威严也是值得的！”舒梅影的神态凛烈而沉痛，她的话，每一个音，每一个字，都好象有着万钧之力，一下一下重重地打在焦坚心坎上。

焦坚震撼了，激昂了，悲愤了！他颤巍巍地，注视着立在旁边的这位美丽女徒，就好象在看着一尊倨傲崇伟的石像，就好象在读着“不屈”与“壮烈”四个字……

猛一跺脚，焦坚狂吼道：“你说得对，梅影，我们宁可死绝了，也不能失掉骨气！”

清澈的大眼睛里浮起一层晶莹的泪波，舒梅影凄怆地微笑道：“我知道你老人家是条好汉，师父我知道的！”这边——

秋离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轻轻松松地道：“你们诀别完了？好，很好，我不得不表示对这位美娇娘的敬佩与崇仰，难得她在这种生死关头还能以‘节操’两字和各位相共勉，替各位打足了气；提高了胆，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双目中有一股异样的仇恨光芒，舒梅影凝视着秋离，她冰冷地道：“秋离，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用什么手段来荼毒别人，将来，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收拾你，不管今天我们的结果如何，不论在幽冥两界的哪一方，我们要与冤死在你血腥双手下的鬼魂齐声哭号，令天地变色，雷电齐鸣，在你清醒中或睡梦里来找你讨命！”叹了口气，秋离道：“假如你们真到了那里，别忘记向那些先你们而去的朋友问好，然后，我会欢迎你们来找我索命，无论在我清醒或入梦时。”一甩头，舒梅影斜开两步，她凄清地问焦坚：“师父，我们还等什么？”全身一震，焦坚的大臂缓缓举起，重逾千斤地举起。

于是，神态儒雅的“一龙”急飞秋离背后，“双鹫”也同时抢到敌人的右侧，而“断尾佛”则迅速腾掠向左边。

点点头，秋离道：“你们架势摆好了？”吸了口气，焦坚沙着嗓子道：“你出手吧，秋离！”回过头，秋离对着后面急得直搓手的方元一笑，方元抓着这个机会，迫切地叫：“秋兄，我们一齐上！”摇摇头，秋离道：“一个也不准上来，否则老子火气发了六亲不认，敌友俱戮！”方元听得一哆嗦，他讷讷地道：“但……但是姓焦的他们冷冷一笑，秋离轻蔑地道：“放心，他们只是一群饭桶！”倏然地一仰，老天，一把“铁佛爪”已掠着他的下颔擦过！

这偷袭者，呢，是那位“断尾佛”仁兄！

看了他一眼，秋离道：“老友记着，你是第一个中彩！”“断尾佛”榻齿怒掀，锉着牙道：“我冒飞就等着！”秋离哧哧笑了，说不出他这笑声里含有多少酷厉，多少狠毒，多少绝情，在这阵古怪的笑声里，他的双眉突然竖起，眼睛暴瞪如刃，在那：一片似已成形的杀气中，一阵尖锐亢得几乎能撕裂人们耳膜的啸叫声已那么入云穿石地响“银牛角——”，半弯月形的莹灿光芒粹然暴扬，焦坚的蛇尾鞭与舒梅影尽快出手的“双心剑”全只提到了一半，他好截击不及之下只好拚命分开奔闪，而半弯月形的银芒在一翻倏扬中又“叮当”磕开了后面“一龙”的“骷髅棒”，在“骷髅棒”的震仰里，紧跟着已逼退了正待冲上来的“双鹫”！

“断尾佛”冒飞狂吼着挥舞他的“铁佛爪”扑来，振臂间便是风急雨暴的十九爪，而秋离长笑着，银牛角跳闪截打快如鸿射，眨眼里，又准又狠地全把冒飞的攻击在一刹那间，连串挥出，“断尾佛”冒飞左掌翻劈，双腿齐扬，抖腕之下又是十二爪猛罩而去！

秋离身形晃掠如电，银牛角就象一只魔鬼的眸子在闪眨，如此地先可摸捉，无可猜。

冒飞的攻势竟似全攻向了一缕烟雾，非但次次落空，又象老是慢了一步！

“一龙”、“双鹫”、“三眼凤凰”、焦坚等人在此刻都已经缓过气来，他们又自由面急速合拢！

这时，“断尾佛”冒飞的打击势子刚刚用完，他奋力抽身，准备换一口气再继续攻扑但是，就在他兵刃与拳腿落空之后，身形往侧旋出的一刹那！

没有任何一个人看清银牛角是如何掠过冒飞胸膛的，快得就仿佛事实本来就是如此——在银光淬闪翻扬中，冒飞刚刚转出一半的身子猛然横着弹出，“嗤”的一声，血箭溅起了三尺高！

秋离格杀“断尾佛”冒飞的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一个“快”字，譬如说冒飞只能在同一时间里做三次攻击，秋离却可做十次，这样一来，胜负强弱自然分见，方才，就在冒飞攻扑的势子甫歇之际，秋离却仍有能力再做反搏，于是，冒飞的老命当然就不属于他的了……

悲厉地，“一龙”惨呼：“冒飞啊……”秋离绝不稍迟，“呼呼呼”在空中连连做着旋风似的快速筋斗，而在这连串的筋斗中，焦坚的“蛇尾鞭”，“双鹫”的一对“尖棱棍”，“三眼凤凰”的两把“双心剑”便都落了空！

突然，秋离淬而直射悲愤莫名的“一龙”，“一龙”的“骷髅棒”抖起猛用，秋离在银牛角的凌厉反挡里骤然沉下，“一龙”狂吼着出掌劈来，几乎不分先后，秋离的“鬼在哭”

已一场暮闪！

于是，两人的兵刃相格于外，两人的掌势同出，但是“一龙”却和冒飞是一个毛病，慢了……

令人毛发悚然的一声尖噪，“一龙”丢掉手中的“骷髅棒”，抚着咽喉倒在地下狂翻乱滚，他的面容扭曲得很难认出原样，鲜血，骨突突地从他抚着喉咙的指缝中流出来，显然，秋离的一掌已斩裂了他的颈项了！焦坚等几个人却待救援已是不及，他们在一片呼号厉吼声中仓皇冲来。而秋离，他却双脚猛撑地面，闪电一样倒仰回去。“双鹫”两位仁兄急疯了心，正待扑袭敌人，却不料敌人自己送上门来，只是来得太快，太出他们意料了，似一团旋风！

“双鹫”齐齐惊叫一声，“刷”地分向左右散开，二人手中的“尖棱棍”划起大圈子往下猛挥，可是，就在他们的武器尚未击下之前，秋离的银牛角已有足够的时间插进他们两人的小腹三次再拔出来了！

“啊……睛！”“双鹫”的惨号声令人毛发悚然地传出，他们在踉跄倒退中又同时摔坐于地，两个人的小腹上，各有三个儿拳大的窟窿，在急涌的鲜血里，粘粘蠕蠕的肠脏也一起往外淌，两人一边痛苦地嚎叫着，一面疯狂又笨拙地抚挡小腹上的伤口，但是，他们只有两只手，伤洞却有三个，抚了这个洞口那个照流；抚了那个洞口这个直淌！秋离连看也没有多看一眼，当然，他根本就用不着看。每在他出手之下，伤人的部位，程度，甚至伤口的大小，

他都早有预料，永不失误，现在，他已象极细的一抹电闪掠向了焦坚！

“劈啪”的“蛇尾鞭”尖锐地连串抽卷着，而秋离的银牛角翻飞更快，几乎已快得无法用人们瞳仁去追蹑了！“三眼凤凰”的“双心剑”也一次又一次地在他身边穿舞劈刺，闪闪发光，瞬息间，五个回合忽过去，秋离的银牛角连续挥弹七十九次狂攻焦坚，在焦坚的骇然退避里，当前七十九次挥击的光影尚未消逝，后七十九次攻击，在同一时间一口气中分成七十九个迥异的角度反攻“三眼凤凰”！

于是，在风啸光闪里，在气流旋荡下，满天的角影飞掠交织尖呼，横射，“当！咔嚓！当！咔嚓！”的金铁折断声与利器入肉的“噗嗤”声便混成一片，难分难解了……

象长虹射日，秋离的身躯腾空标起，在空中一个盘旋，又冉冉飘落！他飘落在块突起的小石上，黑色的头巾飞扬着，衬得他平静冷漠的神态更加森严残酷，他没有一丁点喘息或疲累的模样，没有一丁点侥幸及惶疚的神色，他是那样深沉，就宛如古井幽潭，那样木然，就仿佛石墨铁铸。现在，他正用左手衣袖缓缓地拭去溅在颊上的一滴血迹，他的动作十分：

轻徐，就好象，他只是在擦拭一点无意间沾在脸上孔上的露水一般……

而在另一边——

焦坚全身成大字形横摆在前面，五官挤成了一团，小小的眼睛又不甘、又恐惧、又骇怖地大张着，眼珠子突出了眼眶，似一对毫无生气的死鱼眸子，那么茫然迷惘地默默瞪视着天空，天空上有些什么呢？不过是虚渺罢了，凄凉罢了……

隔着焦坚的尸体五步远近，“三眼凤凰”舒梅影半跪在地下。她的一对“双心剑”全断成一寸一寸的皮铁散落于四周，折断的剑片在向着她混身斑斑滴滴的殷红鲜血直眨冷眼！这位美丽的女郎秀发披散，而发上也沾着血迹，她身上有七处伤痕，从侧面看过去，可以清楚的见到那些创伤的皮肉翻卷，血浆淋淋，但是，她却并没有死去，她仍在喘息，仍在颤抖，仍在哭泣！

“和尚山”山顶的空气全凝冻了，全僵窒了。象落在冰窟中，深埋入地底，每个人，不论是那一边的，都自内心开始哆嗦，开始悚栗……

蓦然旱雷般大吼一声，秋离用染满浓稠血迹的银牛角遥指焦坚手下那些发楞的角色们：“当我‘杀’字出口。你们仍未逃走，你们就一辈子也不用逃了！现在，我开始喊！”“轰”的一声哗乱，焦坚手下那四五百人马立即似遭雷打般蜂拥奔逃，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敢稍作停留，没有一个人敢略微观望，他们有的骑马，有的脚奔，喊叫着，惊呼着，悲号着，纷纷夺路溃退，兵败如山倒啊，那情景，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了。

冷冷地看着方才还敌骑满布，如今却空荡无人的乱石秃岩，良久，秋离才霍然转过身子面对着呆若木鸡般的方元：

“方者哥，值不值得三万七千两黄金？”猛一哆嗦，方元歪歪斜斜地抢前几步，双手抱拳一拱再拱，诚惶诚恐地道：“值，值，太值了……多亏少兄，全是多亏少兄！”一仰头，秋离目光凛烈地转到颤栗不安的徐恩脸上，他寒森地问：“徐恩。你认为呢？”整个心腔子往下一沉，徐恩慌忙肃手躬身：“秋兄神威盖世，天下无双，方才我们已是亲眼目睹……先前兄弟所言，实是枢人忧天，愚蠢之极；秋兄大人有大量，万乞海涵，万乞海涵！”徐徐地，秋离笑了，他道：“至少，徐兄，你能得到一个教训，不明就里的事，永远不要妄加预测，喂？”冷汗瑟瑟，徐恩面青唇白，讷讷地道：“当然，秋兄，

当然！”拍拍手，秋离将他的银牛角藏入怀中，大步走下山岩，方元赶忙迎了上来，馅笑着道：“呃，少兄，辛苦了，可要歇会？”摇摇头，秋离道：“事情并未全了，方老哥，你忘记对方的帮手还有几个没有到齐？他们原定是午时赶到的！”望了望天色，秋离又接着道：“而现在，是午时了！”

怔了怔，方元忙道：“是的，‘赤骑八龙’中的两人以及‘生死一笑’章琛父女……但……但少兄也太辛苦了，这几个人，就交由兄弟我率领儿郎们来对付吧！”冷冷一哼，秋离道：“你自认对付得了么？”一室之下，方元汕汕地道：“呢，呢，兄弟我……也只有尽力而为了……”微拂头巾，秋离道：“废话！”正在方元窘迫无已之时，半山腰那边，一个满头大汗的青衣角色已拼命跑了上去，隔着尚有老远，他便上气不接下气地放开喉咙嚷嚷：“当家的……啊……姓焦的那边人马……”

忽然……然……往山下乱逃一通……严师叔问……可要追杀？”憋了一肚子鸟气正没处发泄，方元双眼一瞪，冲着那近来的手下破口大骂：“我操你老娘，等你来问，人家早已跑光了，还追杀个鸟！这等事你们尚不能自行斟酌？还非要老子一丁一点地夹磨你们这批愣头青！滚回去，叫严老四好好地待在那里，用不着再费心了！”那名大汉没头没脑地挨了一顿臭骂，又不敢多问，脚步未停，又大口喘着气朝来的方向奔了回去。

秋离哧哧笑了，他道：“你这名手下叫你骂得摸不着头脑了呢！”陪着笑，方元道：“他们就是一群酒囊饭袋，一天不挨骂就全糊涂了！”有趣地搓搓手，秋离又在他原先那块石头上舒适地坐了下来，他抬头看了方元一眼，道：“第一，收尸，第二把那女的给我拖过来！”方元一个劲地点头，立即大喝：“快把那些尸骸收了，一净摆着好看么？毅儿，你去把那贱人拉过来，秋大侠要拷审！”于是，方元的人马迅速开始了行动，桑毅带了两个人过去，连拖带拉的把负伤甚重的舒梅影给带了过来。

厉叱一声，方元吼道：“给秋大侠跪下！”

“三眼凤凰”舒梅影如今是半躺半跪在地下，她混身上下血迹斑斑，皮开肉绽休说跪不下，就连动也难动一下了。当然，就算她能动，她也是必不肯向秋离下跪的。这时，她只管半躺半坐在那里，任血流，泪淌，却两眼怒睁，纹丝不移，一副欲待从容就义的神态！

厚唇一掀，方元暴喝道：“好贱人，死到临头，还敢他妈装好汉？来人哪，先给我打！”桑毅一步冲上，抖手就待往舒梅影血泪满布的粉颊上猛搁，秋离撇撇唇角，淡然道：“罢了！”桑毅那敢违抗，他急忙收手，躬身退下。方元又大吼道：

“便宜你这浪货，给秋大侠跪好！”摆摆手，秋离古怪地笑道：“算了，女人就是躺着的时候最好看，方老哥，你认为对不？”呆了一呆，方元啼笑皆非地附和着道：“正是……当然……正是……”秋离用手擦着他襟上的黄铜扣子，瞄着脚下的舒梅影，半晌，他才慢条斯理地道：“转眼之间，生死界上去了又回，大姑娘，味道如何？”狠狠地瞪着秋离，舒梅影咬牙切齿，一个字一个字进自唇缝：“好——毒——的——心——啊……”秋离不愠不怒地点点头和颜悦色地道：“不错，否则怎称‘鬼手’？”顿了顿，他又道：“可能你知道，或许你不晓得——我非常不愿和女人动手，更不愿杀害女人，因此，他们全死了，就只留下你！这并不表示你有什么特殊之处，也不是说你的命比别人大，当然，在我眼中，你亦不会受到另眼相待，仅是如此而已！我十分明白留着你是个祸害，但我只不愿打破我的惯例与习惯……不过，

你须记得一点，你如来寻我报仇，切记功夫要练好，应一击而中，不然，你就没有今天的运气了，大姑娘，我饶人只饶一次，不会有第二次的。”双目中闪烁着百步蛇般怨毒的光芒，这光芒却又含蕴着如许深沉的悲痛。舒梅影坚决地道：“我会回来找你的……秋离，那时谁是座上客，谁是阶下囚，就可一见分晓，你，等着吧！”

“很好，我会期待重逢的！大姑娘，你是如此美丽，风姿又是这般绰约，不管你怀着何种企图而来，与你这么娇俏的娘子相晤，总也是一件愉快的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呢？”秋离道。

牙齿深深陷入下唇，在鲜血横溢中又拔出，舒梅影充满仇恨地道：“秋离！我要刻你的影子在心田，于脑海！我会日日祈祷报仇的日子来临……你要遭到巨大而痛苦的报复……”

我会来的，一定会的……”笑了笑，秋离道：“当然，我已说过，我等着了。”

一侧，方元急切地道：“少兄，这贱婢放她不得，她是焦老鬼手下最狡猾刁钻的角色，一放了她的，可就麻烦了！”很久未曾开口的朱贤也踏进一步，低沉地道：“秋兄，纵虎易，伏虎难，这是一头利牙利爪的雄虎……”有些倦乏地挥挥手，秋离道：“没有关系，我就喜欢伏虎，尤其是，象她这样利牙利爪的美丽雌虎，这才够劲！”为难地搓着手，方元讷讷地道：“但是少兄……”冷冷地，秋离道：“找一匹马，放她去！”不敢再多说什么，方元匆匆吩咐了一边的桑毅几句，桑毅又着人牵过一匹马儿来，粗手粗脚地将舒梅影几近瘫痪的身于扶上马背，然后，秋离望着她苦涩凄怆的面庞一笑：“山高水长，后会有期了！”一巴掌拍在马背上，马儿长嘶一声，驮着舒梅影泼刺刺地奔向山下，一直到跑没影了，秋离才拭了拭方才拍过马背的右手，懒洋洋地道：“女人，是最难对付的东西，但是，世上却少不了她们，否则就会枯燥无味了，各位，对是不对！”又哪能说不对？方元与他周围的手下们只剩一个劲点头的份，而就在他们鸡啄米似的点头里，半山那边，又有一条青色人影急毛窜火地如飞奔来，这人奔得又快又慌，好象，昭，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火吵吵地瞪着那奔来的汉子，方元又毛了：“妈的，看着他们这种沉不住气的样子我就烦了，好象天就要塌下来一样，气急败坏……”抿唇微晒，秋离没有作声，心中却在暗笑：“别说人家，你老兄的毛病也差不多远……”这时，那名亦自半山腰奔来的汉子已然到了面前。他慌忙垂手躬身，喘咻咻地道：“当家的……方才……方才只有两个骑着红马的人朝下奔了过来……马上人的面貌因为隔得太远，是以没看得真切……”心头一跳，方元急吼道：“如今那两人已到何处？”抹了把汗，这位仁兄怔呵呵地道：“又折回去了……”

“折回去了！”方元也跟着一愣，他又迷惘而疑惑地道：

“你没有看错吧？”一个劲地摇头，这汉子道：“没有，那两个骑着红马的人物看上去十分威武，他们急切地往这边赶，却刚好碰上了自山下溃逃下去的焦老鬼那般手下，这两人在老远停下了马，似是在询问那些逃命的哥仍什么话，问完了，我们远远看见他两个又凑在一起好象商量了一阵，然后就掉转马头朝路跑了……”喘了口气，他又接着道：“看那两人的模样，八成是来帮着焦老鬼和我们作对的，但却搞不清楚他们为何又半途折返，严师叔怀疑是‘赤骑八龙’中的角色，是要弟子先来禀报当家……”有些迷

糊地转望着秋离，方元纳闷地道：“怪了，这是怎么回子事？”，淡淡一笑，秋离道：“我想，一定是‘赤骑八龙’中来做；

焦坚帮手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来晚了一步，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发动得如此之快！”仍是摸不着头脑，方元道：“但是，他们既然来了，为何不冲上山来与我们一见真章，拼个死活？怎的就这么转了回去！”豁然大笑，秋离道：“这道理很简单，因为‘赤骑八龙’吃过我的苦头，知道只凭他们两个人定然对付不了我，他们还不想死，都想多活几年，所以他们一听到老焦那些败兵的陈诉就晓得大势已去，立即拿码子走路了。秋离在此，‘赤骑八龙’任是威名赫赫，哼，只伯也不敢轻试！”

一边，朱贤奉承地道：“这是自然，他‘赤骑八龙’再叫凶横，也照样曾在秋兄手下栽过筋斗，吃过大亏……”悠悠地，闲闲地，秋离傲倔地道：“听过‘一朝遭蛇咬，十载怕井绳’这话么？‘赤骑八龙’只怕忘不了那次蛇咬的回忆……”朱贤笑道：“秋兄定然给他们狠厉地打击过了……”眉梢于一挑，秋离道：“也不算什么！”顿了顿，他目注朱贤，缓缓地道：“只是将‘赤骑八龙’八个灭成了四个而已。”一语出口，方元、朱贤，与周道任何一个听见他这句话人全都惊傻了，他们恐怕而畏怯地看着秋离，在他们的眼秋离竟是如此高大，如此深浩，如此阴森，似一位活生生的魔神，一个索命的鬼使，他站在那里，四周的人们全渺小了，畏缩了，微不足道了……

淡淡地耸耸肩，秋离道：“所以说，你们全要搞清楚，姓秋的收下你们这点金子实在够委曲，普天之下，愿意和我秋离为敌作对的人并不很多，喂？”

一迭声地，方元急巴巴道：“不错，这个兄弟们全知道，！全知道……”

伸了个懒腰，秋离道：“赤骑八龙的那两位仁兄已经走了，现在就只剩下‘生死一笑’章琛父女，我也久闻他们父女的古怪歹毒，世上少见，我们再等一阵。唔，我十分想看看他们父女那种笑法，不知道又是怎么将生死牵连上去了……”谨谨慎慎地，方元道：“兄弟我看，章琛父女虽然也都是有头有脸名声极响的人物，但他们未必真敢和少兄正面一较长短，连‘赤骑八龙’这么厉害的人物都拿码子向后转了，他们也不见得就比人家更有种！”笑了笑，秋离道：“你真的这样以为么？方老哥……”方元陪笑道：“事实上是如此，少兄。”用手搓揉着面颊，秋离低沉地道：“据你探得的消息，他们是午时前后赶到‘金化’老焦这里？”

点点头，方元道，“是的！”秋离想了想道：“方老哥，你看他们父女会不会和赤骑八龙的那两位朋友一道前来？”方元未加思索地道：“不会，章琛父女与赤骑八龙并不相识，而老焦当初邀请他们之时，也是派人分头到两个地方请的。‘赤骑八龙’个个生性怪异，举止骄傲。而章琛父女是出了名的冷僻邪恶，他们必不会相偕前来……”哦了一声，秋离道：“这些消息来源可靠？”方元得意地道：“毫无问题，焦老鬼那边潜伏着兄弟我边的人！”张开眼看了看日头，秋离喃喃地道，“既是如此，这一对宝贝也该来了，正午都稍过啦……”裂嘴笑着，朱贤插口道：“依我看他们不敢前来的成分居多……”斜过头，秋离问：“什么原因？为了他们知道姓秋的在此？”淡淡的眉宇间含着二丝油滑世故的笑意，朱贤缓缓地道：“这是第一原因，还有，请他们父女前来的是焦老头，句句话说，焦老鬼是正主儿，章琛父女久走黑道，靠着这一门发横财，他们自来是一伸手投脚都得要钱的，如今老焦一死——哦，他们必会听到老焦死讯——他们就算来了又去找拿报酬？况且，

这里还摆着你这么一位活阎王早在磨掌恭候了，他们父女一个铜板也拿不到，又叫他们前来拼命，秋兄你想想看，成么？众以说，他们约模是不会来啦……”“嘖”了一声，秋离道：“言之有理，可是，说不定老焦已付了定钱，或者，已经全部预付了呢？”哈哈一笑，朱贤道：“那就更好办了，焦老鬼这一挺尸，琛父女定然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去向他们讨债啦，来与不来，根本就没有干系了……”皱皱眉，秋离道：“那个‘信’字，他们也不守么？”低喟着，朱贤道：“秋兄，‘信’这个字，在今天的江湖上，已经沦没得太久了，有几人肯去坚守不渝？”一拍胸脯，秋离傲然道：“至少我！”者脸一热，朱贤阿谈地道：“秋兄豪气干云，重义承诺，这乃是天下人共知之事，侠士风范，英雄肝胆，哪一个提起来不钦仰敬慕？只要秋兄的名字一抛出去，天不变色，地也摇动，任谁都得伸出大姆指，夸一声‘行’！”哧哧一笑，秋离道：“朱兄，我喜欢这些话，但是，我又不得不给你两句赠铭：巧言令色，老奸巨猾！”朱贤不禁窘迫万分，脸红脖子粗，他直搓着手，讷讷地道：“呃……说笑了，秋兄说笑了……”方元赶忙打着圆场道：“你看你这沉不住气的熊样子，朱老二，秋少兄也不过只是和你玩笑两句，还用得着这样害臊法？”拱拱手，秋离笑道：“得罪了，朱兄！”一肚子恼火，却又哪敢发作，朱贤尴尬异常地道：“哪里话，呃，哪里话……”于是，秋离环视了四周散散落落的一些青衣大汉们半晌，换了个话题道：“我们再等章琛父女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后他们若是尚未到来，便表示不来了；我辛苦了这一趟，责任即此告一段落。”

他凝视着方元，问道：“同意么？方老哥？”

方元连连顿首道：“同意，完全同意！”不再多说，秋离一翻身躺了下去，两条腿互架着，轻松地悠来悠去，同时他闭上眼，安安心心地养起精神来。

旁边，方元与朱贤、徐恩，以及他的弟子们也全各自找着地方坐下歇息。空中的阳光仍然烤得人唇干舌燥，头皮发炸，虽说已到了秋末冬初的天气，但在这光秃秃的石山顶上毫无遮蔽的直楞楞挨晒，也有些吃不住劲哪……”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流过去了，在大家的等待里，焦灼里，期盼里，一点一点地流过去了……

空中的日头，几乎在人们不时的注视下催促得它加快了速度偏斜向西，现在，一个时辰已经过去。

秋离一跃而起，拍拍手道：“方老哥，看这情形章琛父女是不会再来了，我与你之间的交易也到此结束，我很抱歉地说；我就得上路了。”方元似乎有些依依不舍地道：“少兄，交易完了友谊却永远完不了哪，你何必这么急匆匆地赶着离开？至少也在‘金化’城里盘桓两天，痛饮几次，让兄弟我好陪着你舒散舒散。”

如今，呵呵，兄弟我在‘金化’城里算是一块天啦……”摇摇头，秋离道：“盛情心领，我另外还有些琐碎事急着办，实在抽不出空来叨扰，日后有暇定当专程拜谒！”脸上布满了遗憾之色，方元诚挚地道：“但，至少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少兄，日头已朝西偏了，到现在连中饭也未进，茶水还没沾，你就这么一走，叫兄弟我怎么安得下心？”朱贤也笑着道：“秋兄，这等于是庆功宴啊，你是首功，怎能拒而不受呢？这岂非太令大伙失望了？”笑了笑，秋离道：“我真的有事，决非故意推诿，这一点尚请各位明察，并请恕过不识抬举之罪！”方元忙道：“言重了，言重了，少兄，你非要马上离

开？”秋离肯定地道：“不错。”凑近了一点，方元压着嗓门道：“金子全部为你装妥了，却是按照少兄你吩咐办的，四匹健马的大篷车，你的爱骑拴在车后，篷车帘密封，停在离这里三里多的一条隐僻窄道上，而且，兄弟我更加了三十名儿郎埋伏四周保护……”点点头，秋离道：“数目是？”委屈地叹了口气，方元道：“老天爷，对别人兄弟我或者打个折扣，短个斤两什么的，对少兄你；我连一点粉末子也不敢多沾，成色足，数目够，包管分厘不差！”“昭”了一声，秋离道：“好，谢了！”哈哈一笑，方元道：“说谢的应该是兄弟我呢。”秋离双手抱拳，作了个罗圈揖，大声道：“各位兄台，姓秋的就此告辞啦，有句俗词儿，姓秋的在这里再套一套，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徐恩，朱贤及他们的一干弟子们齐齐躬身拱手，纷道珍重，方元回过身来交待道：“我暂送秋少兄一程，这里的事由各位弟台处置了！”朱贤赶忙答应，于是，秋离和方元双双腾身而起，捷如飞鸟般迅速往下急掠而去。

两个人比肩并行，奔势是一样的快慢，当然，秋离犯不着在方元面前卖弄，他尽量抑着速度和方元保持均衡。

在起落腾跃里，方元放开声音道：“秋少兄……”秋离侧首：道“有何见教？”犹豫了一下，方元讷讷地道：“离开此地之后……呢，少兄，假如你碰上了‘赤骑八龙’他们，你，呢，会不会对付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方元的心意，呢，他还担心这些人来寻他晦气，秋离淡淡地一笑，道：“如若我与‘赤骑八龙’他们狭路相逢，我想，便是我不寻他们，他们也会来找我算帐的。”“哦”了一声，方元又小心翼翼地道：“碰上了章琛父女呢？”看了身边的方元一眼，秋离道：“他们不找我，我便不找他们！”顿了顿，秋离又道：“我与章琛父女只在一个地方遇上了才是对头，方老哥，那地方就是和尚山山顶，除开该处，昭，我们即成陌路！”似乎鼓起了勇气，方元提心吊胆地道：“老实说，少兄，兄弟我担忧他们这些人会卷土重来，少兄，兄弟我不敢奢求你再专程去找他们，兄弟我只想……”打断了他的话，秋离奇怪地笑道：“专程去找他们也无所谓，只要你老哥出得起价钱！”窘迫地干笑两声，方元嗫嚅着道：“说真话，少兄，那三万七千两黄金，已是兄弟我目前的全部家当，兄弟我可谓搜罗殆尽，无分巨细，全换成了金子放在里面了，昨天晚上兄弟我连着十几个手下奔波了一夜才好不容易凑齐此数，‘甚至连兄弟我浑家的手镯子；戒指、金管子，兄弟我自己的金镇纸、金烟嘴也全放进去啦……在那山上矿穴里的翠块挖出脱售之前，兄弟我，呢，可说已经家无恒产精光鸟尽……”不置可否地一笑，秋离道：“看情形，在山上的翠块挖出卖售之前的这段日子，你老哥得拮据两天了，是么？”方元心头没来由地一跳，他忙道：“呢，小数目银钱自然还有，自然还有，拮据谈不上，只是用度要削减很多而已……”说到这里，他偷偷窥探了一下秋离脸色，谨慎地道：“少兄，兄弟我想，设若你遇上了他们，是否可以……”秋离静静地道：“斩草除根？”

沉默了一下，秋离摇头道：“不可以！除非他们主动找我！”方元的嘴巴抿了一抿，他低哑地道：“但是，少兄，兄弟我实在担心这些人会再寻到头上来，那时你又不在了，事情可就麻烦了……”冷冷地，秋离放慢了脚步道：“方老哥，我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是一下子，老是这么拉拉扯扯，缠粘不清，我这一辈子光替你卖命跑腿只怕还不够！”方元暗里一机灵，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他们沉默着直往前飞掠着，没有多久，‘已到达了目的——一条荒芜小道旁边的杂树林外。

两人才现出身迹，一声断喝已猛然响起，小道两边的洼地及疏林中霎时涌出来数十名青衣大汉，将他们团团围住！

方元一瞪眼，叱道：“退下去！”这些青衣好汉们看清楚是他们当家的亲至，立即躬身纷纷退下，其中一名眉目清秀的年轻人已快步迎上，恭谨地道：

“当家的来了？”

重重一哼，方元道：“车子没出纰漏吧？”年轻人快道：“没有，纹丝未动！”方元一指秋离，换了副笑脸：“见过秋大侠！”年轻人收回手中兵刃，躬身抱拳，道：“弟子陈进益拜见秋大侠。”一摆手，秋离和善地道：“免了！”方元低声道：“进益，去把篷车驰出来！”陈进益答应一声，匆匆返身奔入林中，片刻后，呢，已亲自驾着一辆四匹健马拉着的大房篷车行了出来，篷车四周，还紧跟着八名青衣大汉刀出鞘，弓上弦，如临大敌般严密戒备着车，后系着秋离爱马黄骠子的缰绳，“黄骠子”一看见主人不由自主地欢声高嘶起来……

先向自己的宝贝坐骑看了一眼，然后，秋离注视着车轮压过地面的辙痕，他仔细地看了一会，满意地点头道：“很好！”篷车停在小道上，他们走到车尾，方元“哗”地一声将后面的黑油布车帘掀开，恩，里面是一箱箱堆得结结实实的红枯木箱子，一直堆到了车篷顶，方元一跃上车，双手连掀，摆在车后的一排木箱箱盖全被打开了，者天，在一片黄灿灿的金光闪泛下，箱子里面全是整齐排列着的金砖，金块，金元宝，金条子，每一箱都装得满满的。方元目注秋离，秋离微微点头，于是，他合拢箱盖，又伸手在每一只箱子外面连连敲击，秋离聆听着方元手指敲在木箱上的回音，等方元全敲完了，他才润润嘴唇道：“不错，方老哥。”

方元跳下车来，又亲手将油布车帘掩扣好，低声道：“少兄放心，包管全足成色。”凝视着方元，秋离道：“我方才说，除非‘赤骑八龙’与：

章琛父女先找到我头上，否则我不去寻他们麻烦，是么？”；方元惊喜地道：“你改变主意了？少兄。”摇摇头，秋离道：“不，原则上我仍是如此，但你准会金子的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我不妨也再修改一下，方才你所说的这些人若来寻仇启衅，找你麻烦，你可以派人通知我，我就免费再为你效劳一次。”方元喜出望外地道：“此言当真？”

“嗤”了一声，秋离道，“我吃多了，耍着你玩么？”连连三拱，方元笑呵呵地道：“谢谢少兄，谢谢少兄！”叹了口气，秋离道：“其实你根本不用紧张，‘赤骑八龙’与章琛父女和你本无宿怨，梁子全由老焦结成，如今老焦完蛋大吉了，他们又怎会多管闲事惹此麻烦上身，再说，‘赤骑八龙’与章琛父女和老焦之间全是利害，毫无情感可言，他们更犯不着替他出这口气……”搓着手，方元道：“兄弟我只是提防这些人会眼红那座翠矿，跑来勒索，黑吃黑敲上一笔……”哧哧一笑，秋离道：“假如有此等事情发生，你就通知我好了，不过，据我看，可能性也并不很大。”方元感慨地道：“但原如此了！”他忽然又道：“如果有这些事情，兄弟我，呢，到哪里去禀告你求助呢？”一挑眉，秋离道：“天下虽大，我秋离之名仍不易隐埋，老哥，你费心一打听就得，总不会叫你失望的！”方元连忙点点头：“兄弟我记下了。”向前走了一步，秋离用力拍了拍乌篷车，笑道：“方老哥，希望你那座秃山里的翠块能卖上好价钱，自今以后财源滚滚，金五满坑，比这一车玩意更多上千百成，用十马大车也能拖上半个月！”

欣喜地笑了，方元道：“便讨少兄这好口彩啦……”秋离又严肃地道：“但是，须防邪门宵小覬觐！”方元忙道：“兄弟我晓得，晓得！”于是，秋离过去轻轻抚摩了一下车杠旁边栓系着的“黄骠子”鬃毛，“黄骠子”却一个劲地将那颗大脑袋往它主人怀里钻揉，边不停地低嘶着，形状亲昵极了，憨娇极了，就宛似一位少女在羞怯地惶惶作态……

方元笑道：“少兄，你这坐骑可十分灵异呢……”怜爱地拍着“黄骠子”脑袋，秋离道：“寂寥长途的伴侣，漫漫山水的代步，血海力枪里的伙计，方老哥，你说我怎能不爱他？”转过身，秋离登上前车座，抽起插在座旁的马鞭，侧首目注下面的方元。

方元抱拳道：“还是兄台那句老话：山高：

水长，后会有期！”豁然大笑，秋离扬鞭驰车，在方元与他的一干手下们恭送下，于尘土飞扬中辘辘奔向前程。

第十七章 略施薄惩

漫天的风沙呼啸着，毫无忌惮地横扫大地，有如天之神在怒吼，在咆哮，而大地是一片阴沉迷晦，不时有尖锐的唿哨盘旋飞舞，枯萎的枝叶也在这暴虐的狂风中飘零浮沉，天黑了，好恶劣的天气！

顶着风，秋离赶着他四轡乌篷车艰辛地往前挺，风刮着车上的油布，发出“哗嗤哗嗤”的声音，震撼着整个车身，连轮轴也象是承担不住这狂大的压力而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呻吟，四匹健马全埋着头，流着汗，喷气如雾，不堪负荷地硬硬将这辆沉重的篷车拉动着，十六只粗壮的马腿一次次地弓曲挺直，挺直再弓曲，车后，连一向沉重的黄骠子也不安池低嘶起来……

黑色的头巾将秋离的一张面孔全蒙住了，只露出他两只眯着的眼睛来，他又把黑色衣衫紧紧掖裹了一翻，双手握着缰绳，低声诅咒道：“妈的，这天色变起来就活象女人的心，说翻脸就翻脸，昨天还是好好的，就只一夜就全他妈不是这回事了，可苦了我……”

嘀咕着，他又大声叫喝着马匹使劲，一边用力抖动缰绳，但迎面招来狂风却似有意和他为难，那么大力气地向后反推着车，两边等于在较劲，因此，拖车的马儿苦了，赶车的秋离也就更不是滋味……

艰辛地，缓慢地，象是一寸寸地磨，一尺尺地熬，直到两个时辰之后，秋离才好不容易将篷车赶进了一座小镇，这座小镇三街六市俱全，茶楼酒肆齐备，在平常的日子一定是相当热闹的，但今天这种鬼天气却全把这些繁嚣一扫而光，几乎家家门窗紧闭，户户声息皆寂，四周黑漆漆的，连街道上也不找不出一两个人影来，好静僻，好冷清，除了呼啸而过的狂风，它宛似十分得意地掠过屋顶瓦面，穿越大街小巷，那么不可一世地暴笑着周而复始，将这座颤栗的小镇玩弄在它强而有力的指尖上……

这座小镇，在秋离来说并不陌生，幼时他曾来过两三次，长久的岁月并未给予它多少改变，它仍是这样朴实中带着浮滑，土气里泛着繁闹，就象一个进城不久的乡下姑娘，正在朝虚华上蜕变，有一些姿态了，却没有全将那扭怩气质褪尽，这小镇，叫“老松集”，隔着襄阳，还有六十余里。

冒着大风刮起的沙土，黝暗中，秋离拍开了一家镇上最好的客栈，在店小二惊奇的迎迓下，他交待了几句话，不待店小二表示什么，便匆匆闯进门里了。

抖去满身的灰土，又用力扑打了衣衫一阵，秋离才长长吁了口气，如释重负地张目四扫。这是间大厅，相当大，而且摆着一张张的方桌圆凳，还用宫灯与小巧的朱栏点缀着，看情形，也还兼做膳堂酒馆哩。

用头巾的下截擦了把脸，这时，秋离才待转过身来与早已哈着腰候在身旁的掌柜说话，眼梢子余光里，却突然发觉坐在大厅另一头的两个陌生人正在向他注视，为了怕引起对方的警觉，秋离也没有再仔细观察，他装着未曾注意地笑对胖敦敦的掌柜道：“老板，方才我已对你那位伙计说过了，一间正对马厩的房子，房子好不好无所谓，主要的是我一推窗就能看到我那辆破车，换句话说，我那辆篷车必得停在我房间的窗前！”

店掌柜是干什么吃的？眼皮子多够宽，他开了这座五方杂处、贵贱一堂的客栈，什么三教九流、稀奇古怪的事儿全见多了，当下根本没有多问，笑吟吟地道：“成，成，小店正有三间房面对马厩，厩里的夫役打扫得勤，包管在房里闻不着臭味，干净得很……”点点头，秋离道：“吩咐他们多加料喂那几匹马，这一路折腾，可也苦了那几头畜生了，天可变得真叫邪哪！”店掌柜搭讪着道：“客官说得是，这天气可邪得紧，幸而一年里也少碰上，要不，我们开店做买卖的可惨啦……”找了个座头坐下，秋离道：“房间给我留着，等下再看，眼前有什么吃的喝的先来一点，可怜我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一迭声地答应着，店掌柜赶忙向一边吩咐，交待完了，他又亲自端了杯热茶凑了上去陪笑道：“客官不先用热水擦把脸？暖和暖和……”啜了口热茶，呵了口气，秋离笑道：“不用了，祭祭五脏庙才是大事。”说着，他有意无意地朝那一边瞥了两眼，这一看，呢，他心头不禁一跳，有了个大发现，坐在厅里角隅那头的两个人，全是书生打扮，一老一少，老的双目如风，鼻挺嘴方，颌下蓄着三绺黑髯，少的那位却美眸横波，唇红齿白，肌肤又细又嫩，宛似冻玉，姑莫论这位年青的容貌美艳有如图画中人，甚至在举手之间，呢，也带着那么三两分脂粉气息，老少两人尽管全部相貌出众，气韵高雅，但是，在眉宇唇角之间，却皆冷漠深沉，有一股子寒酷凛到之意，一看到他们就会令人兴起一种凛气盈心的感觉……

秋离在江湖上混的便是“机智”，比的便是“聪慧”，识人认人的眼光自然更为超拔独特，尖锐隼厉！他在一看之下，即已认出那位少年书生并非真个昂藏须眉，而是女扮男装，纯纯粹粹是个女子改易成的，至于那个老人，昭，却不折不扣是个雄类了，这两位朋友形迹相当可疑，更可疑的，呢，他们两人面容竟然十分相似，就宛如……宛如……

秋离微微一笑，他想着，就宛如一对父女！

这时，食物端来了，一盘白斩鸡，一碗红烧肉，另外，一碟卤花生，大壶酒配着一小锅白米饭，简单丰富，堪称实惠。

在酒杯里斟满了酒，秋离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他满足地嘘了口气，咂咂嘴巴，朝含笑望着自己的店掌柜照了照杯，大声道：“好酒，老板，可是自己酿的？”店掌柜颇感荣幸地道：“正是小店祖传秘法酿制，叫‘小桃酒’，客官尝着还贴味吧？”又是满满一杯仰首而尽，秋离道：“好极了，昭，‘小桃酒’名字还带着点香酥酥软绵绵的味道哩……”店掌柜陪笑道：“客官喜饮此酒，还请放量饱喝，小店存货有大半地窖之多，包管客官喝个够上加够。”

豁然大笑，秋离夹了块白斩鸡放在嘴里咀嚼，边指：“伯只怕我的口袋不争气哪……”拱拱手，店掌柜光棍地道：“客官说笑了，便是真个如此，全算店里做东就是！”一竖大姆指，秋离道：“好，冲着你这句话，我就得喝它个够！”于是，秋离开始放量地吃喝起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直将桌上的酒菜扫了个风卷残叶，他又撑下去半小锅白饭，然后用衣袖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拍拍肚皮粗着嗓门道：“这顿饭吃下去，我可以三天不用再吃了……伙计，给我带路，大爷要进房安歇！”推开椅子，秋离踉跄了一下，而就在他微一踉跄中，目光已不露形迹地扫瞥了那边一眼、昭，那一者一少亦已吃完了，正在低声交谈着什么，都没有向这边看……

一个店小二急忙上来扶住秋离，边低声道：“客官约莫过量了？小店这一锡壶酒足有斤半还多，这酒初入口十分温顺，后劲可是特大哩……”嘿嘿一笑，秋离又打了两个酒嗝，他软搭搭地推了小二一下，卷着舌头道：“胡说……胡说，哪一个敢讲大爷醉了？”

大爷清醒得很……别说这区区一两斤什么……什么桃酒，就是‘烧刀子’……大爷一个人也能……呃……也能独灌它五斤！”店小二扶掖着秋离歪歪斜斜往里走去，奉承着道：“是，是，客官好酒量，确是好酒量，如今天也晚了，客官还是早歇着，明天，再喝它个五斤吧……”眯着两眼，而目光是朦朦胧胧的，秋离脸孔一片红光，他乱挥双臂，粗浊含混地嚷嚷着：“再来两斤……再来两斤……”

什么桃酒……大爷喝给体们看……哼……这一点马尿……也能喝醉大爷？哼哼……笑话，真他妈的笑话……”店掌柜一连向那小二哥使着眼色，店小二也就加了把劲，连扶带拉地将秋离送进了他预定的房里。这是一间干净又简朴的房子，一张床，四把太师椅，一张檀木嵌白云石的方桌，另外，小儿上一盆黄菊，如此而已，秋离进房之后便歪倒床上，衣鞋都没有脱便呼呼大睡起来。

替秋离把棉被盖好，桌面的油灯捻小，店伙计蹑足退出，临走，还把房门掩上了，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秋离的呼吸声也就越发均匀了。

于是，时间慢慢过去，慢慢过去……

夜深沉，更鼓二响，外面，狂刮的风势也逐渐衰微了，气温降了下来，有点初冬的寒意悄然笼罩，昭，冷飏飏的……

一丝极不易察觉的轻响从宙外传了进来，跟着又是一声，秋离缓缓睁开眼睛，却仍然发出沉重的呼吸声。这时，他的目光里哪还有一点朦胧？一点模糊？一点醉意？甚至连面上的红晕也焕然变为苍白了，眸子的神色里是那么澄澈，又那么冷静而森酷，现在的秋离，看上去，就宛如一头隐在黑暗处伺机攫取猎物的黑豹！

又过去片刻。

窗外的声息开始连串地悉嗦起来，不再那么谨慎而戒备地间歇与隐匿了。于是，秋离知道，时机已告成熟！轻悄地不带一丝声息，就象一抹云彩飘浮着，秋离掠向屋梁，他小心地掀开了两扇泥瓦，矫健如狸猫般蹿跃而出，甫一跃出，他立即便伏身在屋顶檐边，炯然凝视下面，下面——

一长列的茅棚马厩之旁，静静地停着他那辆乌篷车，拉车的马匹早已解了辕，而乌篷车停放的位置，果然对着他房间的窗，只要一打开窗便可看见车子，虽然秋离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打开过。

此刻，一条黑影正隐伏在秋离房间的宙口之下，他是那么谨慎而专注

地隐伏着，似是准备随时予窗口出来的人以重击！秋离不禁感谢仍未全然停息的夜风，它仍在呼啦呼啦地吹着，这可将房中的呼吸声掩遮过去，要不，只怕那伏在窗外的人已经发觉了情况有变也未可定……

现在，秋离也看到了那个在篷车车尾浮动的黑影，他正以轻细的手法解开掩扣着的篷布，企图进入车里。

有趣地一笑，秋离并未采取行动，一直等那人将车尾篷布解开，向周围急快探查一遍又窜入车内之后，秋离才翩如飞鸿般在一闪中掠到马厩顶上。

他静静地伏在又臭又脏又扎人的茅草厩顶，带着欣赏意味地注视着继续的演变，这时，车内又有轻细的声音传来。呢，秋离知道，那是有箱子被启开了。

几乎他刚想到这里，车尾已伸出那人的脑袋来，朝着窗口那边发出轻轻的一嘘。嘘声之后，窗口下的黑影已飞快地长掠而到，身手相当利落快捷！

那黑影方才掠到，已“呼”地一转借着车身隐蔽起来，唔，老经验，此刻，只听这掠来的黑影悄声道：“爹，车里面装的什么？”好娇脆如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的！而且，必然年纪很轻哩。车上，一个冷静而沉着的嗓门道：“全是黄金！”低呼一声，那女子惊道：“一车都是？”车上的人点头：“一车都是，满满的，我早就怀疑是这种玩意了，要不，车辆的痕印怎会如此深陷？那架车的浑小子不知是何来历，敏儿，房里可有动静么？”黑暗中少女轻轻地道：“没有动静，爹，他一定醉得晕天黑地了……”车上的人哼了哼道：“还是小心点好……”于是，在此刻，秋离飘然自厩顶飘下，无声无息，他懒。

洋洋地接着道：“二位老爷小姐，这等深夜，你们摸上不才的这辆破车，可有什么心意？莫不成也想捞两文发横财，来个黑吃黑么？”秋离的突然出现，简直完全出了对方两人的意料之外，那少女猝不及防之下，惊得蓦而一震，用手捂住了险些出口的尖叫，几乎有些踉跄地急忙跃出五尺！

“啧”了一声，秋离微笑道：“不要紧张，小娘子，我不会吃你哪。”车内的那人似也神色倏变，但他却立即镇定下来，目光冷厉而阴沉地盯着秋离，缓缓地道：“朋友，你果然有一手！”耸耸肩，秋离道：“有一手那还管用？比不上阁下有三只、手呢！”车上的人枫然飘落地下。昭，不错，正是在客栈大厅里的那位老书生，另一位少女也就是跟着老书生同桌的那位易钗而弃的少儒士了。未出秋离所料，他们果然是一对父女哩。

现在，老人面色铁青，他双目中煞气盈溢地注视着秋离，暴烈地道：“朋友，我不管你是谁，在你明白我是何人之前，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你要清楚，章琛父女不是软心肠的角色！”心里暗笑一声，秋离忖道：“妈的，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我早就怀疑是这对宝货，那知却全猜对了……”心里想着，他表面上却装糊涂，低声地道：“我不管你是姓章姓马，你就算皇帝老子也不能私自摸上人家装着黄金的马车吧？我倒要问问，你们是存的什么歪心？深更半夜，做出这等行径来，脱不了奸盗二字，我不发凶已经是客气到家了，你竟还要刁使赖摆出这等脸色来？你当我是省油的灯么？”脸色越发阴森了，章琛道：“小辈，在我‘生死一笑’面前假痴作呆，你算瞎了狗眼，说，你是谁？车上这么多黄金是从哪里得来的？”“噢”了一声，秋离压着嗓子叫道：“这真他妈成了本末倒置，善恶不分了，你半夜三更偷上我的篷车，打开了我装着金子的箱盖，我还没有拷问你叫你招供，你你，你竟盘问

起我来了？这算成了个什么天下啦？”

踏上一步，他又气吼吼地道：“我的金子是我的，从哪里来你管不着，我也没有这个心思告诉你，怎么着：你看了眼红？”冷冷一哼，章琛凛冽地道：“混帐小子，你是不要命了！”一叉腰，秋离怒道：“干什么！还想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啊？老匹夫，你休要做这春秋大梦，这些金子是我的命根，我挤着一死也不会让你沾上一丁点，连一撮金粉末子你也别想揩油，天下岂有这等便宜好占？哼！”悄悄地，章琛的女儿从后侧掩了上来，她一声不响地静静站在秋离身后，一身纯黑的夜行衣衬着她包扎住满头秀发的黑丝巾，模样儿就更俏更媚了，只是，脸蛋上的神色却是异常冷峻淡漠……

回过头，秋离叫喝道：“小娘子，你不要学你这没有出息的老爹，放着什么事不好做偏偏出来作贱，翻屋瓦钻狗洞的，说多丢人就有多丢人，你看你生得这般标致法，就是嫁个老公也强似如此摸黑偷暗，见不得光……”章琛的女儿——章敏，面罩寒霜，冷冷地道：“小子，你满口污言秽语下流卑鄙，也不瞧瞧你自己象个什么东西？却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一锉牙，秋离佯怒道：“咦，咦？我他妈好心好意劝劝你是劝错了？这才真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也罢，你们父女两个如此强横霸道，混淆是非，我也不愿多费唇舌，大家到衙门去论个分明吧！”严厉地看着秋离，章琛道：“小子，你好一套装疯卖傻的功夫，但是你或者蒙得过别人，却骗不了我章某，今天你若不说出你的姓名渊源，不供出这车黄金来自何处，小子，你就永远也不要想活着见明朝的天光了！退了一步，秋离表现出色厉内荏的样子道：“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双眼倏瞪，章琛道：“小子，不要以为你有点小聪明，不要以为方才你能潜到我们后面察觉了我们而我们就会高估了你，可能你的脑筋转得快，也可能你轻身功夫不弱，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其他方面也很强，也能胜过我们，似你这等自命‘不凡，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我姓章的见多了。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若你仍然支吾胡扯，小子，你就是在拿你自己的脑袋玩了！”沉默了一下，秋离故意哑着嗓子道：“如果我说了出来，你们保险不对我的金子安生染指之心？”“呸”了一声，章琛道：“可恶东西，你说了再论其他！”秋离连忙摆出一副戒备姿态，装成十分勉强的神态道：

“我，我叫‘夏聚’，我爹叫‘夏百万’上个月，我爹撒手归了，留下了我们兄弟两个，我大兄叫‘夏车’，早娶了老婆，那老婆却又凶又恶，顶着张孝子脸，一天到晚吵着分家，我大兄怕老婆，没有法子只有与我商量着把家分了，我分得的田产买卖宅屋全抛手出售，换得黄金两三万两，头五天我便把这些金子装一满车，独自奔北方的一位远房姨父去，我不愿在家里看到大兄那狗熊老婆的长脸，更怕她谋财害命，夺去我的金子……哪里晓得躲过了狼遇上了虎，今晚上却碰着你这位人王……”冷凄凄地一哼，章琛道：“你说的可是真话？”秋离道：“句句属实！”厉叱一声，章琛变色道：“小子，你既是富豪子弟，却为何识得武功？而且应对之间油滑刁狡，充满了江湖习气？”叹了口气，秋离道：“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外面和些江人物打交道，我那大兄的老婆才容不得我，她成天喃喃大兄：夏车呀，你这糊涂虫，死鬼哪，你也不想想，你那混球弟弟成天净和些横眉竖眼不三不四的痞子无赖厮缠在一起还学得了好哪？他除了会喝酒赌钱扣着鸟笼子泡茶馆就只晓得嫖姑娘听书，这样的不学无术好吃懒做，将来这份家产不被他败光了才怪，就是金山银矿我们也养不起他啊，死鬼，你和不和他分家？你再磨蹭下去，

老娘就一根绳子吊死给你看……我那大兄一听慌了，心疼老婆上吊就顾不得我这做弟弟的啦，三言两语，家全分了，你想想，我和那些道上朋友混了七八年，又怎么会不学上三招两式？又怎能不带点江湖习气呢？其实，我压根还没在江湖上闻过……”章琛听道，半信半疑地道：“小子，你不要想骗我……”这时，他犹豫着，固然秋离信口胡诌编造出来的这一番话也算得上入情入理，不露破绽，但是，秋离那股子带点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吊儿郎当样子，却总使者奸巨猾的章琛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他又说不出这不大对劲的话来，一时之下，却真有些为难了。

秋离吞了口唾沫，讷讷地道：“现在你叫我说的我全说了，二位可以放心走了吧？我可不敢再离开车子，我要睡在车上守着，明天一太早就往前赶……”沉吟着，章琛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老实说，我有一个在朝为官的好友，前天在这条路上被一帮劫匪抢去了他的全部家当，唔，也是好几万两金子，因此他托我来查一查，小子，你这形迹可透着不安，所以么……我要押着你这辆车到他那里认一认，看看是不是他被劫的东西肚中暗自好笑，秋离在心里骂着：“扯你妈的卵蛋，明明见钱眼红，还编出这番冠冕堂皇的谎话来唬人，这到好，大家全胡扯在一起了……”秋离扮成一副熊样子道：“你又怎知我不是真话？”章琛怒道：“住口，重要的不在你说真话说假话，在于我好友的财宝找不找得到，我必须押着这辆车前去叫他辨认搓着手，秋离道：“如果他认出不是他的失物呢？”浓眉一竖，章琛道：“那自然原物归还，叫你走路。但是，若为他的失物，哼哼，只怕就有你小子好受的了！”一拍胸脯，秋离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金子是我的，我怕什么？好，我就跟你们去！”双目中极快地掠过一丝喜色，章琛却仍然阴沉地道：“但愿你是如此了！”搓搓手，秋离道：“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启程？要多久才能到达你那位朋友的地方？这件窝囊事是越快解决越好！”冷冷地，章琛道：“马上就走！”秋离道：“现在？”章琛毫不考虑地道：“不错，现在。”想了想，秋离点头道：“好吧，我这就去套马。”说着话，他刚刚移动脚步，章敏已往侧一拦，冷森地道：

“且慢。”停了下来，秋离脸上涌起一股迷惘的神色，怔怔地道：

“小娘子，你把我这么一拦，算是什么意思？”章琛也有些意外地道：“敏儿，你干什么？让他去套马！”转望着父亲，章敏的一双俏眼里闪耀着颖悟而机智的光芒，她极快地道：“爹，不要相信这个人，他没有一句真话，你别被他蒙住了，他一定有诡谋……”不悦地哼了哼，章琛道：“为父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刁钻古怪，花样百出的事情没有见过？凭这浑小子就能蒙住我？笑话！”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章敏道：“爹，你想想这人原先现身出来的时候举止是如何老练沉稳？神色又是如何镇定自然？他忽而在半途上变得这般含糊畏缩，其中定然有着文章，爹，他不是善类！”一扬眉，章琛道：“你也太多疑了，敏儿，不错，方才他是有股子蛮不在乎的味道，这只是由于他的愚昧及无知，他自以为可以吃住我们，及至明白我们不是善辈后，他除了俯首听命外还有第二条路走么？”焦灼地，章敏又着急道：“但是，他又为什么故意装醉？”

而我们明明看见他进入房中安歇了，却又在我们前来查探的时候神鬼不觉地摸到了我们身边？爹，你再仔细斟酌斟酌，一个象他所说的那种只在江湖上瞎混的富家子弟会有这种应变的头脑与身手？如果他真的学得了几下子皮毛功夫，何以摸到我们近前竟却不被我们发觉？他一定早就看出我们的

身分与意图来了，因此才故作痴呆，准备设下圈套要我们父女往里钻，爹，不管怎么说，设若他真象他自己所讲的那种身分；

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先前那样机警而洗练的举止的……”一番话，说得章琛马上又生狐疑，他方待启口，秋离已连连“唉”了两声，苦着脸道：“这算怎么回子事嘛？你们父女两个自己都弄不到一条路去，反而各有各的一套见解，喂，小娘子，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啦？江洋大盗或是剪径毛贼？老天爷，照你的说法，可真是越来越玄啦……”断喝一声，章琛怒道：“小子住口！”秋离叹了口气，道：“说吧，你老兄到底有什么打算……”这时，章琛不由沉吟起来，在沉吟中，他把女儿的话透过大脑仔细分析，又逐步剖解，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之后，他也觉得情形不对，也觉得秋离的所述靠不大住了！

冷酷地，章琛道：“小子，你好刁狡！”连连呼冤，秋离道：“怎么一下子我又变成‘好刁狡’了？”

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句句实在，字字不假，你还要我怎么办？

莫不成还得把一颗心剜出来给你看？”一咬牙，章琛狠狠地道：“说，你是谁？”秋离忙道：“我不是讲了，我叫‘夏聚’……”蓦然——

象有一道电光闪过章敏的脑际，她如遭重击般退了一步，一张俏脸儿也霎时变得惨白，微微抖动着，她颤着声道：“你……你叫什么？再说一遍……”摊摊手，秋离道：“我叫‘夏聚’……”章琛看见平素一向镇静不素的女儿忽然变得如此慌乱失常，不禁大大地吃惊道：“敏儿，你怎么了？有什么不对？”一下子冲到父亲身边，章敏恐惧地瞪视着秋离，艰涩地道：“爹，夏聚……夏聚的反义字是什么？”

、猛然间没有会过意来，章琛迷惑地道：“夏聚的反义字？”

夏聚这小子的名姓，怎么又牵扯到反义字上面去了？夏聚就是夏聚嘛……”面色青白，章敏打了个寒栗，讷讷地道：“爹……夏聚的反义字是不是秋离？”“什么？”章琛就象被毒蛇咬了一口似地骤然跳了起来，他宛如喝醉了酒一样歪歪斜斜挪出三步，张口结舌地道：“秋……秋离？”口中惋惜地：“啧”了一声，秋离慢条斯理地道：“好一个聪慧绝伦的小娘子，不错，我不叫‘夏聚’，我叫秋离，我那大兄也不叫‘夏车’，只是‘瞎扯’罢了，真遗憾，这场好戏演不下去了，本来我想看看，你们爷俩到底还有什么花巧？还有什么阴谋意图？趁便也好在荒野摆平你们，如此一来把戏拆穿，昭，只有在这里松散松散啦……”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迷乱惶惧中，章琛用力摇了摇头，又长长地吸了口气，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他强自镇定地道：“你说，朋友，你是秋离？‘鬼手’秋离？”微微一笑，秋离道：“天下是很大的，但你找得出人来冒充秋离么？”咽了口唾液，章琛震惊地道：“那么……秋离，你早已知道我父女的身分了？”点点头，秋离道：“当然；还知道你们没敢上和尚山帮助焦坚，拿码子向后转溜之乎也。”

不过，你们这种作法——”顿了顿，他又露齿一笑道：“虽则在江湖道义上来说于心有亏，但在实际的情况上却是相当明智之举，你们父女二位一定明白，只要登临和尚山，这一辈子只怕就再也下不来了”章琛的面孔倏红倏白，虽在黑暗之中，他仍然掩饰不住那窘迫之态，有些勉强地哼了哼，他道：“秋离，你不要太小看了人，我‘生死一笑’章琛就不算什么人物，亦不致于胆小畏缩到这等地步！”

笑吟吟地，秋离道：“那么，你们父女当天又为何不在正午之时依约赶

到和尚山顶去呢？这种海约失信之事岂是儿戏得的？你要知道，你和‘黄虎’焦坚相约，约的是生死大举，并非约了去游山玩水，况且，你又收了人家好处，俗语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章朋友，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额上青筋暴突，冷汗瑟瑟，章琛咬着牙道：“我并不是畏惧于你才延误了与焦坚之约，只是我道路不熟，一时摸错了地方、待我赶到，一切已经太晚……”轻轻松松的，秋离道：“你是什么时候赶到的？距离午时有多久？”犹豫了片刻，章琛讷讷地道：“我，我是黄昏时分才到达和尚山……”哧哧一笑，秋离道：“假如你明年再去，就会更觉得一片祥和，风平浪静了，你大概不知道我恭候你老人家大驾很久吧？”秋离的讽辱，直如一根烧红的尖针刺戳着章琛的心腑他脸上的肌肉跳动着，身上的每一条筋脉也象在扩张，秋离象在撕裂着他的自尊，唾骂着他的威严，刹那间，他再也忍不住了，大吼一声，暴烈地叫：“怎么样？秋离，你以为你凭‘鬼手’两个字就可以唬住我么？你以为依恃你往昔的虚名就能骑到我头上来撒野么？你当我怕你？呸！在我眼中，你根本算不上个玩意，杀了你都嫌染脏了我的手！”一边，章敏惊骇地叫：“爹，你……你怎么了？”点点头，秋离平静地道：“很好，很好，由这一骂，可见你多少还有几分骨气，呢，我就喜欢有骨气的人，真后悔未能在和尚山上一瞻你这浩浩威仪，那里人多，原可以更显出阁下这等豪烈之概的……”说着，秋离神色倏寒，面孔铁青，绷得连一丝纹路也看不见了，他缓缓地道：“不过，在这里仍是一样，你仍可以抖抖你的威风，或者染脏你那双尊手来摆平的！”章琛面容扭曲着，他呼吸立即沉重了，双眼也突瞪如铃，但是，他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狂笑一声，秋离道：“朋友，我们就开始耍一耍吧，看看我姓秋的唬不唬得住你，能不能骑到你头上撒野？”更看谁算不上玩意！”一横身跳到中间，章敏急切又焦惶地道：“秋离，你不要欺人太甚！”冷冷一笑，秋离生硬地道：“丫头，你给我滚到一边，鬼手索命，岂有你插腿之处？”哆嗦了一下，章敏羞怒而畏缩地道：“你……你这狂夫！”踏上一步，秋离阴沉沉地道：“你让不让开？”一仰头，章敏倔强地道：“不！”缓缓提掌至腰，秋离毒辣地道：“丫头，你以为我就宰不了你么？”双手插腰，章敏豁出去了，她蛮横地道：“随你的便！”唇角上隐含一抹嘲笑，秋离冷冷地道：“你笑笑吧，丫头，你们父女不都是一笑之下便要分生死么？来，现在你可以笑一笑了，或者，你那盛名不虚的老爹也可以笑一笑，我倒要看看你们在那奇妙的微笑中，这生与死是怎么个分法？”一个箭步冲上前来，章琛粗音地推开了女儿，他突目切齿地咆哮：“姓秋的，你用不着朝一个女娃儿发威，好，我便与你一决胜负分个生死！”被推开的章敏又立即转回，她焦灼地叫：“不，爹，让女儿和他先拚！”章琛大怒，他叱道：“没有你的事，给我站到一边去！”一甩头，章敏赖着不走，她凄惶地道：“我不！爹，要死要活，我们父女全在一块，我绝不让你单独一个人和这魔鬼周旋……”

于是，笑嘻嘻地，秋离象在拉一宗买卖：“这样吧，反正你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狼狈为奸，两个人是一样的满肚子坏水，也就用不着分彼此了，来，你们二位不必再客气，干脆点二位就一起上吧，姓秋的同时侍候！”杏眼倏睁，秀眉倒竖，章敏气急骂道：“你……你这混帐！”耸耸肩，秋离道：“总比你父女想偷人家的金子强！”愤恨已至沸腾，章琛道：“秋离，不必再逞口舌之利，你划下道来，我姓章的豁上这条老命也和你争一口气！”用右手姆指抹擦着襟上铜扣，秋离沉沉地道：“还有什么道划？我们只要各出手段

夺取对方一命也就是了，姓章的，随你用任何方法，秋某人包管奉陪！”怒吼一声，章琛再也无法忍耐，他方待扑上，却又突然在一震之下“呼”地旋回，在转折的瞬息，双目中闪出一抹隔在愤恨中的诡异光彩，这抹光彩有如天空中冷凛凛的异芒，只是微微一眨眼便已消失！

狡猾阴诈地笑出声来，章琛道：“好，我有一个十分独特的方法来决定生死胜负，而这个方法，又是最为公平与合理的。”深沉地，秋离道：“是么？你不妨说出来听听！”一拂青须，章琛道：“很简单，我们背着身用石块击熄后面五十步外的五只香头火，谁能一次完全击灭，谁便有权先向对方身体上任何部位砍劈三掌，砍劈完了，若是对方未死仍有还击三掌的权利！”冷冷地凝视着章琛那张带着邪恶笑容的面孔，半晌，秋离淡淡地点了点头，异常平静地道：“可以！”章琛紧跟着道：“到时任何一方均不得翻诺！”笑了笑，秋离道：“放心。”于是，章琛迅速地道：“敏儿回房去取十支线香来，在五十步外点燃插好，为父要与姓秋的一决生死！”章敏犹豫了一下，终于走回房去，片刻之后，她果然手中拿着十根细细的线香返了回来，自秋离与章琛身旁，她量着脚步走出五十步远，抖亮火招子点燃五根线香，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并排插入土中。

缓缓地，章琛道：“此议乃我先提，秋离你先请！”秋离露齿一笑，望着那五十步外那若隐若现的五只小小香火头，侧过脸来低沉地道：“章琛，你不是傻子，换句话说，你之所以忽提此议，一定有你的阴谋存在，因此这其中必文章，但我仍愿上这个当，我之所以仍愿上这个当，只是你死得甘心瞑目而已！”双眼微眨，章琛道：“随你说吧，你原有言在先！”点点头，秋离道：“当然啦！”于是，他背过身来在地下摸起了一粒指头大的小石块，仅一粒石块而已，然后，他叫道：“姓章的，要你那宝贝女儿走开——”章琛冷然道：“不用操心，她已经走开了。”捏着那粒小小石块，连掂也不掂。

更连估量也未估量，秋离方欲反手抖射——章琛忽然呼道：“且慢！”淬然收劲，秋离阴森地道：“又有什么花巧？”章琛看着他，徐徐地道：“姓秋的，若你输了，可真的不使赖？”嗤了一声，秋离道：“你看我象个使赖之人么？”搓搓手，章琛险恶地道：“这很难说，没有人愿意让一仇家任意向自己身上砍劈三掌的，这是要命的事……”浓眉倏竖，秋离怒道：“妈的，你是有完没完？如若你不相信，我们可以免了这些麻烦，面对面地硬干！”重重摇头，章琛道：“你想失言？”哼了哼，秋离道：“不想我失言，你就少放屁！”一摊手，章琛狡诈地道：“那么，请！”没有回头，秋离右臂飞快地抡起一圈半弧，而刚刚看到他手臂抡起的劈影，一声尖锐的“丝的——”破空之声已那么急促地响起，甫始响起，一股寒风已淬然回旋着掠过那五线香头，但是，却连一根香头也没有击灭，全是稍隔一之差讽而擦过——

耳听风声突起又寂，秋离又霍然转过身来，他冷静地凝视着五十步外那五根仍然闪烁着有如鬼眼般的香头，好一阵，他才哧哧笑了起来，揉揉脸道：“不行了，不行了，连这点小技巧也失了准，将来还能搞个什么名堂出来？唉，真不如就死在你那三掌之下去球，免得日后自己见了自己亦觉窝囊加上呕心！”得意洋洋地一笑。章琛怀着鬼胎道：“人算不如天算，嘿。”

嘿，秋离，这真可惜，是么？”叹了口气，秋离道：“是的，真可惜。”章琛眯了眯眼，嘲弄地道：“老实说，威震天下四海的‘鬼手’秋离，竟连这点小小玩意也应付不来，却真个令人吃惊、古人有句话，现在我想想可叫说得对，‘闻名不如一见，一见竟是有限’，秋离。我可的确想不到你竟这般

有限……”摸摸下颌，秋离笑道：“我自己也相当替自己难过，十拿九稳的把戏竟一下子全得不灵光了，这怎不叫我汗颜？”润润嘴唇，他又道：“但是，你老先生也且莫得意过早，你也需要试试背身打灭那五根香头才行，说不定你的运气也并不比我好呢。”章琛冷笑道：“莫费唇舌，我们用事实来证明！”秋离道：“叫你那宝贝女儿再站远点！”章琛正俯腰拾了块也是指头大小的石粒起来，闻言之下，他神色一沉，肃穆地道：“有一点我要特别指明，秋离，假你以为是我的女儿在暗地里做了手脚，你就大错了！”摇摇头，秋离道：“我并未怀疑你女儿在暗地里做了手脚，方才在我出手掷石之际，她正站在墙边，隔着插置香头之处至少有两丈之遥，她不可能奔到香头那里做了手脚而又在我察觉之前回到原地，我知道，她没有这等本事！”愤怒地，章琛道：“既是如此，你为何又叫她站远一点？”伸出舌头一笑，秋离淡淡地道：“我是担心你万一失手歪了准头，没有击灭香头反而把你宝贝女儿的脑袋瓜子砸破了！”火得几乎一口气喘不上来，章琛怒道：“你胡说！”哈哈一笑，秋离道：“何苦生这么大的气？不要一下子气疯了心就更拿不准了，现在，老章，你老人家请！”猛一锉牙，章琛背过身去，略一估量，右手微沉倏翻，那粒石子已“讽”然侧飞而去，只听得一阵又急又快的“噗嗤”

轻响，五十步外的五根线香香头已完全应声而熄，无一余漏！
呢，这一手，可还真叫不赖！

一抱拳，秋离笑吟吟地道：“好，好，行，老章，你那两下子委实够瞧，行，不愧为‘生死一笑’，如今，你似乎更应该开怀一笑了！”虽然竭力想装出一股淡然的模样，但却依旧掩隐不住眉宇唇角之间的那股子得意与欣喜，章琛徐缓地道：“我想，我只是运气比你来得好些罢了。”秋离懒洋洋地道：“不，你是客气了。”吸了口气，章琛忍不住道：“秋离，你还不履行方才我们所作的约定么？”抬头看了看天气，秋离文不对题地道：“风已停了，看样子，明天的天气一定相当好，呀，这天，怎的老是阴阳怪气，捉摸不定呢？”踏前一步，章琛一下子翻下脸来，他寒森森地道：“不要支吾推搪拖延时间，秋离，你是不是又想耍赖使刁，推翻前约？你说！”毫不温怒，秋离平和地道：“当然不是！”章琛厉声道：“那么你还在等候什么？”用右手食指点了点章琛的鼻尖，秋离笑嘻嘻地道：“朋友，不要对我大声叱喝，更不要摆出一副债主脸色来，你要记住，有的时候我会突然翻脸不认人的，我的火气一上来，只怕你两条老命也不够顶，现在你暂且给我放老实点！”楞了楞，章琛愤怒地道：“你待如何？”秋离没有理他，只管朝前面插着那五根线香的地方走去，章琛瞪着双眼目送他的背影，而章敏也有些发怔的看着秋离，于是，很快的，他已来到那线香的十步之前——

突然象想起了什么，章敏全身一震，她飞快地扑向那五根半残的线香那边，抬起脚来就待扫踏下去——

但是，比她更快，狂风卷处，一条黑影倏闪又出，简直就象电光的流灿一样，那五根烧去半截的线香已到了秋离手中，他稳稳当当地握着，甚至连香头上的灰烬都没有抖掉下来！

章敏一惊之下羞恼地叫：“你，秋离，你想做什么？”朝着他咧嘴一笑，秋离也道：“你，小娘子，你想做什么？”嚶哼一声，章敏回头叫道：“爹……”缓缓地，章琛走了过来，他冷沉地道：“没有关系，敏儿，让他去，看他尚有什么藉口来反诺败约，哼哼，大名鼎鼎的鬼手秋离也不过只是个失言小人而已！”眨眨眼，秋离道：“不要以为你激我几句我就不拆穿你的花样了，姓

章的，你自己说过，我们之间的游戏绝对公平，绝对光明，但我却感到并不如此，这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原来胜不了我，如今你却胜了，这不是表示其中另有文章么？喏喏喏，不要狡辩，你想说这是天助，这是奇迹是么？当然，我也相信天助奇迹这一类事，不过么，我却不相信老天会帮助你这等恶人，更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你这种角色身上，老天帮的是善良好人，奇迹也留着等那些忠义之士有了危难时才给予他们的，譬如我，这些好处永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面色铁青，章琛道：“秋离，你不要红口白牙，指东话西，自己输了却乱找理由来推矮。你说，我为什么才赢了你？”现在，秋离开始仔细审视他手中握着的五根半残线香，他看看，捻着。更不时拿到鼻端闻嗅、于是，片刻之后。他哧哧地笑了起来。

心神开始有些不定了，章琛却仍硬口道：“这种嘲笑只是证明你的黔驴技穷了，秋离，你当可以唬得住我章某人么？笑话！”愉快地伸了个懒腰，秋离的两瞳中闪耀着一片怪异而椰榆的光芒，他轻轻松松地道：“老章，我真不禁为自己的博学多才，见闻丰富而陶醉了，而自得了，哈哈，所以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又说无志空长百岁，有志不在年高，如今，我秋离正是这样！”双眼一翻，章琛恶狠狠地道：“有什么邪门歪道不妨抖露出来，姓秋的，休要以为你这等装模作样就能敷衍过去！”举起手中的五截线香，秋离半眯着眼道：“老朋友，你告诉我，这几根香，叫什么名字？”章琛目光极快地扫视了那五根线香一眼，强硬地道：“这只不过是寻常的线香而已，街头巷尾到处有卖，哪来什么特殊的名字？你活见鬼……”秋离笑吟吟地道：“真的这线香没有名字么？”旁边，章敏急急插口道：“大家都用这种香来敬神祭祖，可能叫做‘圣香’吧？”哈哈一笑，秋离道：“我可爱的小娘子，美丽的大姑奶奶，你不要胡扯八道，想引开原题，如若你们不肯说，让我自己来说吧？”顿了顿，他缓缓地道：“这种香，有个名字，叫‘玉骨香’，是西睡老民们习惯用来驱蚊熏虫的一种香类，它有一个与寻常线香不同之处，除了它的香味较为辛辣刺鼻之外。就是燃烧时的势子比平常的香类要快很多，约莫快了二四成左右，换句话说，普通的一根线香与这种香同时燃起，普通的线香尚留着一小截，这种‘玉骨香’却早就烧完，它烧得较决。”

伸出舌尖来舔舔上唇，秋离又慢吞吞地道：“关键就在这快与慢上面了，老章方才在我背身出手抛石的一刹前，那时，呢，线香已经燃起，你却故意没事找事没话找话，拉着我扯了好几句废话，在你和我讲话的当儿，那‘玉骨香’的燃烧劳子就极快延展下去，因此，当你话讲完了，香已烧掉了一大截，这一大截的香杆子是平常的线香在相同时间下所烧不了那么多的，但我不但不知情，更一直背着身子没有回望，是以我仍然依照普通线香的燃烧势子去估量部位判断着出手，当然，我没有击中，因为这‘玉骨香’燃得快，早已烧过了寻常线香在那种时间下所应烧过的距离——老章，’而这些内容，你却全都知道的，是么？”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章琛申辩着道：“没有的话，这香没有毛病……”点点头，秋离平静地道：“当然，香是好好的‘玉骨香’，自是没有毛病，有毛病的是你，老章，你隐瞒实情，暗施手脚，这场赌约，你说说看，算不算呢？”

猛一锉牙，章琛叫道：“你怎么证明这香是‘玉骨香’？”秋离啐了一声，淡淡地道：“老章，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才掉泪？你要我点燃这手中香给你闻闻么？闻闻那股子带有胡子末子般的呛鼻气味么？”

呆了片刻，‘章琛一跺脚道：“我不管这些，秋离，当时我们并未言明用何种线香，更没有说明不许用‘玉骨香’！””咻咻一笑，秋离道：“对，完全对，这也告诉你一点，老章，刚才你击灭了那五根香火，只是你知道这‘玉骨香’的性质而已，所以未曾失手，我呢？因为事先不知道你用的‘玉骨香’，推断自然就不合位置了，故而才会没有击中，总括一句话说，你胜得丢人，不光彩，我输得并不怪我，且颇为冤枉！”

重重一哼，章琛立道：“你承认我赢了？”秋离慢条斯理地道：“不错，虽然你赢得窝囊。”紧接着，章琛道：“那么，我要贯彻前约，在你身体上任何部位劈砍三掌！”闲闲一笑，秋离道：“可以，但是——”他拉长了尾音，没有再说下去，章琛急迫地道：“但是什么？”秋离挤挤眼，道：“但是，你虽则可以在我身体上任意砍劈三掌，却并没有规定我不能还手，更没有限制我不能进让，是么？”象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章琛顿时全身都凉透了，他张口结舌了好一阵，才气急败坏地狂吼：“你……你卑鄙，你失信……你无耻……下流！”蛮不在乎地，秋离道：“我们是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老兄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成的坏种一个！”说到这里，他面色一寒，双目中杀气如火，一双浓眉高高竖起，狠毒寡情地道：“章琛，本来我就有了打算，如果我们万一碰上了面，你不犯我，我也决不惹你，但是，如今你非但侵犯了我，更想用宵小伎俩谋夺我的财宝，以阴诡手段陷害我的生命，章琛，你错了，大错特错了，你以为我姓秋的是个雏儿么？就这般好骗好欺好吃么？你全是在做梦，在妄想，你太幼稚了，太天真了，也太贪婪、太卑下了，朋友，我今番只怕饶不得你，下辈子，你得好好记得，心不要太黑，而且，切莫低估了你的敌人！”畏缩又恐惧地退了一步，章琛色厉内荏地吼：“你……你待如何？”“啧啧”了一声，秋离冷冷地道：“取你狗命而已！”定定地看着秋离，章琛的神态中透露着惊惶、犹豫、忐忑，但是，却也透露着愤怒、不甘与狞恶，他粗浊地喘息着，右手却慢慢地慢慢地缩进了袍袖，笑嘻嘻地仰起头来，却如闪电那般，秋离的左掌一平倏斜，血刃一样淬然飞劈章琛天灵！这一手，是秋离的招牌：“鬼在哭”！大叫一声，章琛骇然惊退，一片棱锋般的掌沿“刷”地擦着他的头巾刮过，章琛一退之下，手中一柄光闪闪的九折钢骨扇已快不可言地直戳敌人咽喉！

一偏头，秋离暴旋而退，斜刺里寒芒懊映，一把小巧又快又利的鱼肠短剑猛向左肋插来，他大笑着，身形一滑挺，短剑已稍差一线地自身旁掠过！不错，高手相搏，讲究的也就是这一线之差！

眼皮子也不撩一下，秋离的三十四掌一口气抖手反劈，同一时间，他飞扑章琛兜头盖顶就又是五十余掌十九腿！

在章琛父女的仓皇躲避中，秋离左右闪掠，在这令人目眩神速的闪掠里，他又是掌腿齐出，分攻两敌！

秋离的掌势是凌猛的，隼利的，进退之间更是有如巨浪怒涛，非但雷霆万钧，另加雄浑浩荡，只这几个照面下来，平素亦是睨视一方的章琛父女已然感到左支右细，捉襟见肘，大大的吃不住劲了！

在漫天的掌影飞腿飞舞交织中，秋离毫不稍迟，翻闪如电，连连快砍猛杀，霎时又把这一对父女逼出十步之外！

咬着牙，切着齿，章琛的九折钢骨扇挥展点拂，时张时合，一会指，一会敲，一会砸，一会刺，而章敏的锋利短剑也拚命招架飞舞，寻隙劈扎，他们倾全力，抵挡着这当今天下有数的杀手绝才的攻击，在一片气喘中，一

片汗水下，恩，十七招也过去了。

逐渐地，又是十招，十招，章琛父女咬着牙挺了下来——

尖啸如泣，秋离“呼呼呼”凌空急旋起来，他的掌势有如排山倒海，又似瑞雪缤纷般自空中往下流泻，带着无匹的力道，至极的狂猛，自四面八方往章琛父女身上聚合，而当这些血刃似的影子罩落，秋离又已扑纵于地，同样的，从下面，强劲坚实的九十一掌又涌兜上去！

他的出手快得几乎已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可以做到的地步，而快还不说，他更能将每十次的快速连接在一起，而这些快速组合成一片血漓漓的残酷，一片暴辣辣的狠毒，象征着匪夷所思，代表着无可比拟！章琛父女的瞳仁中，全被穿掠交织的掌影所眩迷，全被棍棒一样飞闪的腿势所充斥，耳边的风声有如涛涌鬼啸，而四周的劲力如刃，如锤，如杵，如天崩地裂——狂吼着，章琛认定秋离晃掠中的淡淡身影猛扑过去，他用力抖腕，手中的九折钢骨扇蓦然四射，一蓬精芒灿亮的尖锐扇骨已立即飞罩而去，同时，他左手连连飞劈，双腿绞扫，边又大叫道：“快逃，敏儿，快逃啊……”在他攻扑的瞬息里，凄厉的呼号似拨了一个尖音又骤而中断，连串的“噼啦”声，“嗤嗤”声，“砰砰”声混成一片！

恐惧中夹杂着无比悲愤，章敏处在形同疯虎般冲扑的掌影寒光融成一团的中间，她的短剑方才奋力刺出，但手腕已被突然猛砍，一阵痛彻心里的感觉令她一下子丢掉了兵刃，慌乱的视觉尚未看出一丁点明晰的迹象，脸上已连遭重掴，她甚至进闪招架都来不及已经双目一黑，满口鲜血地倒翻出去！十分突兀的，这时，一切归向静止，没有丝毫声音发出，瞬息前的一切杂杂叫嚣，仿佛，早就过去了……

好一阵子——

一声悠长的，低徐的，又颤抖的呻吟出自地下的章敏口中，她蠕动着，挣扎着，竭力将沉重的眼皮撑开，知觉才一恢复，全身的疼痛已猛然涌集，她忍不住又呻吟了一声，在这一霎，她似乎感到肌肉俱遭撕裂，骨骼也皆被拆散了，尤其是脸上，更麻木肿胀得不象是自己的脸了……

闭上眼，吃力地喘息了一阵，章敏才再度缓缓睁开，眼前的景物最初是一片模糊，终于慢慢地缓缓地？宛似一层薄“雾”逐渐消失，她可以透过稍稍的朦胧看清一切了——

秋离老人家就那么悠悠闲闲地负手站在三步之外，更显着一抹若无其事的微笑朝着章敏点头，他是那般轻松自然，那么恬淡平静，就宛如眼前的事情和他毫无干连，就宛如他本是处身于一个自己一手造成的血腥场合里，而是在饭后散步中正与一个老朋友含笑打招呼问着“你好呀”一样……

猛然咬牙，章敏身上又是一阵剧痛，喂，方才那一下子可是摔得不轻，含着满口的血腥味，她哭叫着：“秋离……你好狠……你把我爹怎样了？”秋离用右手指朝后一指，笑眯眯地道：“他就躺在那里。”悲号一声，章敏用力爬起身来，但刚站起一半又突然倒下，她痛楚地抽搐着，哀切地啜泣！

“秋离……你这魔鬼，刽子手，凶徒……天下的狠毒都叫你一个人占全了……你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啊……”“啧”了两声，秋离温柔地道：“不要难过，当心哭坏了身子……”“霍”地仰起头来，章敏泪痕斑斑的俏丽面容上是一片红肿紫淤，她滇目切齿地瞪着秋离，仇恨之极地地道：“住口！我不要你安慰，不要你同情，不要你虚情假意，你完全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枉你生得一张人脸，披了一张人皮，却是狼心狗肺啊……”

静静地看着她，秋离仍现平和地道：“丫头，你和你那老爹打败了仗就只会使出这样破口大骂、泼辣刁钻的伎俩么？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们父女为什么会落得此等下场的远因近果呢？假如我今天栽在你父女手上，只怕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去哭了！”沾着泪痕的脸孔涌起一片迷迷与羞惭之色，但是，这种神色却只有一霎，一霎之后。又全被愤恨侮辱所代替，章敏悲伤着叫：“我们有什么好反省的？都是你这魔鬼的毒手所造成……”点点头，秋离道：“我并不否认是我一手造成现在的血腥场面，但是，天下之大，到处住满了人，为什么我不去对付别人而偏偏来照顾你们呢？我和你们父女与天下很多人一样，都是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带着悲悯意味地注视着卷卧在地下的章敏，秋离又朝前接近了一点，低徐地道：“现在，你一定明白你们父女的错处了……”咬着牙，章敏恨声道：“错什么？”意味深长地一笑，秋离道：“那就是‘贪婪’与‘狡诈’！”

小娘子，黄澄澄的金子天下都有，你们固然喜爱，但又有谁不喜爱呢？有句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钱，我不反对，更甚者，我比谁都要得凶，但是，我却要拿得光明，拿得磊落，拿得不伤天理，不损信义，而我固然声名狼藉，但我与你们父女不同之处也就在这里了，我不是好人，不想你们二位却比我更来得差劲！”哽咽着，章敏悲痛地道：“我不要听你这些自我标榜，我夸誉……我只知道你杀害了我爹爹，侮辱了我……”淡淡地，秋离道：“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有很多人都尝试过，而并非每个人都象你们父女这般幸运，有些人，是永远也尝试不到第二次了……”全身猛一哆嗦，章敏悲喊：“幸运？你要了我爹爹的命，打伤了我，这还叫幸运？凶徒，你那不幸运三个字又是何等说法？”冷冷地，秋离道：“在我的解释，不幸运三个字就是凌迟碎剐，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秋离说话时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这般冷酷，这般寒凛又这般绝情，再加上他漠然的表情，无动于衷的神态，老天，那样子简直和一尊活生生出现眼前的魔神毫无二致！

一股凉气自心底直透骨髓，章敏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她一面抖，一面恨，又惊又恐又不甘地道：“我……我要杀了你！”

秋离，我一定要杀了你！”摇摇头，秋离道：“你还是少说大话为妙，我并不是一个涵养十分到家的人。方才，我向你讲了那么多，已是大大逾出了我的习惯；你知道你不够看，而这不够看三个字我赠付你一辈子，丫头，你永远无法报还今宵之仇，永远！”唇角溢流着鲜血，章敏悲愤地道：“狂夫，你……你记着你所说的话！我要你记着，看看我能不能亲手收拾掉你！”冷冷地，秋离道：“亲手收拾我？在哪一天？”章敏呆滞而伤痛地道：“不论一年十年二十年，秋离，你等着，总有那么一天……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笑嘻嘻地，秋离道：“那么，谁给你如许长久的时光叫你准备好来对付我呢？老天爷么？小娘子，你自以为你还能活过今夜甚至转眼之后？你难道不晓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要你的性命？”猛一下呆住了，是的，章敏知道，她的生死如今全操在秋离手中，只要他一翻脸，别说是以后要报仇雪恨，就是眼前这一道“活命关”也闯不过去啊，他的确随时随地都可以要自己的命……”搓搓手，秋离又道：“所以说。你不要说大话，免得我一个火气上来先宰了你，你知道，我宰你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泪水突地夺眶而出，章敏咽泣，却倔强地道：“我不怕……”

你来杀好了……反正从今以后我已是一个举目无亲，父母双亡的孤儿

了……反正我遭此侮辱也不愿再偷生下去……你杀吧……我绝不再贪恋人世，而你……你也更不会在乎手上多染一层血腥！”豁然大笑，秋离道：“乖乖，怎么一下子又变得视死如归，从容就义起来了？啧啧。好一个贞烈的小娘子！”哆嗦着，章敏又抽噎着道：“要动手就快，不要再侮辱我……秋离，你快一点，或许，我可以赶上在黄泉路的爹爹。”摇摇头，秋离道：“假如你坚持要到阴曹地府去，姓秋的自当成全于你，不过，怕你去了找不着你爹又哭啼啼起来了机灵灵地一哆嗦，章敏睁大了眼，紧张，惊震，又急促地道：“什么？你……你你……说什么？秋离……你是说……”

你是说？”微微一笑，秋离道：“我是说，你到黄泉路上，只怕找不着你爹爹！”突来的惊喜一下子把章敏震撼得瘫痪了，她喘息着，痉挛着，又哭又笑着，好一阵子，她才用力撑起上半身，目注秋离：“我爹爹……他在哪里？”秋离手指篷车下，道：“在我那破车的两个后轮中间，是他老人家自己躺下去的，呢，选的地方可真不错！”忐忑又仔细地往车底下凝视着，果然，章敏看到了一团黑影卷曲在篷车的两个后轮之间，只是，却寂然不动，没有丝毫声息！

懊然打了个寒栗，章敏骇然叫道：“不，你骗我，你已害死了我爹，他为什么不动弹？为什么没有声音？你骗我，你这个骗子！”叹了口气，秋离道：“妈的，你这小娘们今夜可触够了老子霉头，一下子骂我凶徒；一下骂我刽子手，现在又成了他妈的骗子了，你的花样还真不少，如今好象我反胜为败，倒过来伺候你一样……”

顿了顿，他又道：“告诉你没有杀他就是没有杀他，只是他受了部分创伤罢了，而且，我还破了他的体内真气，等他养好伤后，除了和寻常一般无二之外，就只差不能再展武功了，这样，在我来说手下留情，一劳永逸，在你爹爹来说，他将来再对着人笑，则不是分‘生死’，而是‘生财’了，哈哈……”心中虽是百感交集、百般伤痛，但章敏却已满足了，至少，她爹爹没有死，仍然活着，纵使只剩一口气，也总比死了强啊……况且，眼前也不容她再挑剔，再怨恨了，秋离的确已是手下留情，否则，以他的个性与作风来说，他原大可不必如此麻烦伪，如若互换立场，胜负倒置，自己父女也会待他如此客气么？章敏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嘎嚅地，更带着微妙的感恩意味，章敏泪痕未干地道：

“真的？你不骗我？”哼了哼，秋离道：“骗你？我吃多了？等会我背你爹爹进去，为他敷药治伤之时你就会明白我所言不虚。现在，我想先扶你进房，老实说，有的时候，我的心肠比天下任何人都来得慈悲呢……”说着，秋离走过来半扶半抱地搀起了地下的章敏，而章敏也毫无反抗地任由他搀起，更那么软绵绵地全依到秋离怀中。现在，呢，她非但不再怨恨对方，不再憎恶对方，而在秋离扶抱她时身体相触的一刻，竟然还感到一般特异的激动与温馨滋味，那滋味……晤，人的七情六欲，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哪……”

第十八章 有眼无珠

沿着这条起伏不平的，高地上开出来的山道往前赶，乌篷车的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拉车的四匹健马也相当吃力，车轴有些吃不消地吱呀呻吟着，

轮子辘辘辘地直跳，坐在车座上的秋离专心神地驾驭着车子，搞得满头大汗，他一面口中大声叫喝着马儿，一面眯起眼来往前看，呢，前面约莫五六里远，好宽好大好繁华的一座城镇，一条大河绕过那城墙蜿蜒而下，波闪闪的河面上系满了船舶艇，光景好不热闹……秋离抿唇笑了，不错，前边的城镇即是襄阳，那条河是汉水，而中隆山与小洪山便挟持在襄阳两侧，称得物丰地沃，人杰地灵了。这地方，秋离十分熟捻，他在城里一家非常不出名的漂局里呆过一阵时期，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一个可怜的小孤儿，小流浪者，那出身“和”字门的总镖头在他苦苦哀求下收留了他，让他充任一名童工，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秋离无意中在后园里撞见了这位总镖头和他手下二名镖师妻子的奸情，于是，恶运就立即临头，事后，这位恶毒的总镖头和他手下一人要以毒药置他于死地以图灭口，当然，秋离逃走了，逃得辛酸而悲愤，现在、事隔十多年，秋离又回来了，他要湔雪那些个日子所受的折磨与羞辱，要叫他们知道十多年前的一个孤儿不是永远长不大的；不是永远都那般瘦伶伶，畏瑟瑟的，更不是可以任意拳打脚踢，任意杀刚由便的，孤儿仍能成材，成器，甚至——成霸！

那家镖局子，叫“雄泰”，那位总镖头，呢，人称“九翼手”邵斌。邵斌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气派的人物，体魄修伟，面容威武，尤其一双眼睛锋芒隐射，沉凜镇定，说起来声如洪钟大吕，锵铿有金铁之韵，他在镖局护院的这一行业中盛名赫赫，襄阳城里也是极有地位的高尚人物，江湖道上，凡是与漂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朋友也没有不知道他的。’说起来，这也算是个相当硬扎的角色了……

秋离可不管邵斌如今和以前是什么样子，他只要找到他，只要做完他自己想做的事，他一向都是如此的，决定了，便绝对做到，而不理在进行他的计划时遭到任何的阻挠危难

唇角含着一抹奇特的笑意，秋离凝注着襄阳城的高耸城楼子，他自己向自己说着话：“姓秋的，就要到了，你马上即将与那位偷人老婆的大镖头见面了，他不但偷人老婆，还想要你的命哩。你说说看，见了面之后，你要怎么摘掉他那副道貌岸然、宛若不可侵犯的假面具呢？你先想好，记着一定要弄得大大方方的，热热闹闹的啊！”

终于，顾跟着，震晃着，秋离驾驭这辆装载了价值巨万的宝贝篷车进入襄阳城门之内了。

现在，正是下午，大城大府的风光果然不同凡响，看那一条条纵横交织的麻石板街道，栉比相连金字楼阁，街上车轮行人摩肩擦踵熙来攘往，商家店面是一家连着一家，各自争奇斗妍，陈列着八方杂货，四处珍品，花花绿绿的绸缎布匹，绒茸茸的黄褐毛皮，花粉铺靠着核糊店，而大银楼中金饰银器又在买卖双方的手上闪光，山药铺里的伙计正在秤称包扎药料，押当店中人出人进，净愁眉苦脸，茶楼洒肆却相对地闹翻了天……嘿，可还真正繁嚣得紧！

秋离挥着长鞭子叫喝着开道，鞭梢子在空中一连串地“噼啪”作响，而马儿嘶叫着，轮轴辘辘，他就这么旁若无人般大拉拉地穿过了三条最热闹的大街，适宜转到右手边较僻静的一条横路上来，这横路尽头，有一座高大坚固的楼房，十分气派，门口悬挂着一面金字招牌，“鸿兴钱庄”！

抹去了额头与鼻尖上的汗珠子，秋离吁了口气跳下车来，他朝着那“鸿兴钱庄”的金字招牌吐了口唾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撬门，在一片“咚

咚”的震响声中，过了片刻，那两扇紧闭的黑漆接木大门并未启开，门板上端的一小方暗窗却“啪”地掀起，刚好露出一个人眼来，那双眼睛疑惑地打量着秋离，好象并未有开门的意思呢。

秋离没有说话，也冷冷地回视着他，过了一阵，门后的、那位仁兄才带着五分不耐烦，五分轻蔑的语气道：“喂！你是干什么的？刚才一个劲地敲门做什么？有事就快点讲，我们：这地方岂是你这等闲人可以随意逗留得的？”

露出洁白牙齿一笑；秋离靠近了一点，压着声音道：“对不住，请问老哥你们这是什么所在？”

对方不屑地冷哼一下，愠道：“你没长眼睛吗？不识字吗？门头边挂着偌大的招牌，四个金晃晃的字都看不出来？”

侧脸瞄了一阵，秋离讷讷地念：“鸿——兴——钱——庄——恩，对不对？”

那人火了，怒道：“少罗嗦，既然知道这是何处，你还故意装什么糊涂？有什么事快讲，大爷没有这么多闲工夫陪你废话！”

淡淡一笑，秋离道：“原来你这里只是家钱庄，并非万岁爷金銮殿！”

说到这里他神色倏沉，暴烈地道：“我把你这生了对狗眼的奴才活剥了，你以为老子是谁？混你妈的球，还不把门打开按你家财神爷进去供着？”

门后的那位仁兄估不到外面这位衣着简单——甚至有些寒伦——的年轻人竟然一下子翻了脸，而且来势又这等汹汹，他一怔之下慌忙退闪，边叫道：“喂，你你你，你想造反哪？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怎样？这里可是有王法的地方！”

大吼一声，秋离双掌猛沉仰劈，在一片“哗啦啦”的颓倒声里，整整两扇坚实宽厚的桧木大门顿时四分五裂块块飞散，那往门后的朋友也被这股子无形劲道一下震出了五六步远，跌了个大马爬！

豁然笑着，秋离大步走进，老鹰捉小鸡般将地下那位摔得七荤八素眼冒金星的瘦削中年汉子提了起来，三不管就是四个大嘴巴子，直打得这人杀猪般尖嚎起来他才反手将他又摔回地下！

这时——

屋里头一阵混乱，五六个老少不等的人物急匆匆奔到外面，为首一位胖敦敦脸圆圆的老人慌忙来到秋离身边，打躬作揖地道：“壮士住手，壮士住手……老朽这厢给你陪罪，如若李七这厮有什么放肆失礼之处，尚请壮士看在老朽薄面万予恕过……”

话呢，是说得又谦又软，神态亦是这般温文有礼，再加上老人又是一大把年纪了，秋离虽则有满肚子火气也不好意思再发出来，他冷伶一笑，指着地下那位犹是面红颊肿，抱着脑袋直哆嗦的李七道：“老先生，这小子是你什么人？”

老者赶忙堆着满脸笑容道：“呢，壮士，这厮乃老朽小店里的伙计，承负点称银两之责，他自来便是有口无心，说话随便，如若这厮有什么顶撞壮士之处，万祈莫与计较，放他过去……”

点点头，秋离道：“这小子也太狗眼看人了，碰着我算他运气，仅只受点小教训，假如换了个性子暴躁点的朋友，说不准就要将他满口狗牙给砸下来！”

连连哈腰，老人陪笑道：“壮士教训得好，教训得好，也给这小子一点见识，叫他知道不要只重衣冠不重人的道理……”

气消了，秋离安详地道：“老先生，这钱庄谁是老板！”

老人忙道：“不敢当，老朽便是……”

鼻子里闻着秋离身上的汗酸气，眼睛里看着秋离那揉乱绉起，又泥沙沾布的衣衫，再衬着秋离未曾修饰过的粗犷面容，老人却不敢稍有轻视心，经验与世故告诉他，这可真叫来了“布衣财神”啦，所谓是“真人不露相”，看样子，这位年轻怪人可确有点“真人”的味道了……

谨慎温雅地；老人道：“未知壮士来此，可有何吩咐？”

一挥手，秋离道：“别客气，我有一点金子要存在老先生这里！”

老人连连点头道：“欢迎欢迎，小店利润最高，而且牢靠守信，老朽经营本行已有四十余年了，壮士只要在本行中随便打听一下，便能知道小店信誉如何、只不晓得——。”

目注秋离，老人低声道，“只不晓得壮士要存的黄金数目为若干？”

秋离朝门口停着的篷车一指，道：“都在上面了。”

侧脸望了外头的乌篷车一眼，老人道：“请壮士示下在车中哪里？用何物秘藏着？老朽这就派人上去搬下来收库……”

懒洋洋地，秋离道：“一车子都是。”

老人猛然一震，目瞪口呆，好半晌，他才紧张得有些颤嗦嗦地道：“呃……壮士，你，你是说，你是说整辆篷车里都装满了黄金？整辆车里？”

点点头，秋离道：“不错，整辆车里，大约有几十只木箱子吧，总数目是三万七千两，成色包足！”

老人象看一个怪物；样看着秋离，傻呵呵的，愣呆呆的，嘴巴也在不由自主地微微翕合着……

有些奇怪，秋离道：“老先生，怎么了？有什么不对么？”

骤然打了个寒栗，老人如梦初觉，他十分尴尬地急道：“啊，没有什么，呃，没有什么！”

说着，他立即朝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吩咐了几句，两个年轻人点着头，又招呼地下爬起来的李七一道快步出门，两个年轻人坐上篷车前座，李七攀进了篷车里头，于是乌篷车便被驰向这座楼房的后门，车尾边跟拴着的黄镖子还有些依依不舍地向秋离低嘶着呢……

此刻——

老人一伸手，哈着腰道：“者朽姓陈，草字良和，壮士，请大厅里落坐。”

秋离颌首道：“我是秋离。”

两人自行引见过后，秋离便在陈良和的前导下进入前面这间布置得十分雅致的大厅里坐下，他一面随意浏览着厅内的陈设，一边吸着由下人奉上的香茗，另外，还和那位神态恭敬的老店东闲聊着……

于是，没有多久——

那面青唇肿的李七，已从后大厅侧门奔了进来，呢，神色惊憾，表情紧张得可笑地奔了进来！

钱庄的主人陈良和一见着他手下伙计这种紧张惊惶的模样已不由得把老脸一沉，没好气地喝道：“李七，你就不会好好走路？贵客在此，怎的却象火攻眉毛般，那等毛毛撞撞连一点礼数也不懂！”

这个李七被叱喝了一顿，才醒悟到自己的失态，他急急放慢了脚步，一边拭着脑门子上的汗水，汕汕地走到一旁。

老店东陈良和沉声问道：“车上的存金数目，可已点明了？”

李七慌忙点头，哑着嗓子道：“全点过了……东主，可确实是三万七千两赤金，成色足，重量够，老天，一点也不差，一只只箱子全塞得满满的，那么些金子，光看上去也能吓坏人……”

一侧，舒开双腿的秋离哧哧笑道：“所以说，哥子，人不可貌相，海水又岂能斗量？你看我这一身穿着打扮，先前还定然以为我是到你们这大钱庄来讨饭的吧？”

又惊又愧的李七，不由自主伸手摸着自己青肿未退的面颊，他低着头，躬着腰，诚惶诚恐地道：“大爷恕罪，小的实是有眼无珠，一时不察，冒犯了大爷，还请大爷高抬贵手，饶过小的这一遭……”

老店东忙打着圆场道：“人家秋壮士是什么身分？岂也会与你这混小子一般见识？若不是秋壮士大人有大量，方才那一嘴巴子不早就打扁你了！”

眨眨眼，秋离笑笑道：“罢了，我原未放在心上，方才，车上金子的数目对吧？”

李七忙不迭地点头：“对，对，一分一厘也不差……”

老店东一挥手道：“李七，你还净站在这里作甚？还不赶快将车上的金子入库？另外，马上给我打一张保兑的银票来……”

李七唯唯喏喏，哈着腰退下，于是，这位老店东又转向秋离道：“秋壮士，这么贵重的一车金子，壮士你竟独自一人运来襄阳，在如今道路不靖的当儿，竟未出毛病，也真是够幸运的了……”

伸了个懒腰，秋离淡淡地道：“这倒并不是我幸运，而是，呢，那些毛贼的招子够亮，他们如想打劫我的财宝，在他们来说，并非一件愉快的事。老先生，我不在这大寒天里去剥他们的裤子，已经算得上客气啦……”

怔了怔，老店东随即打了个哈哈，他干笑着道：“壮士，老朽一眼之下；便看出壮士必是位武林英雄无疑，要不，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单人双影押送一车的金子？”

啜了口茶，秋离道：“好说，我也不过识得几手三脚猫的庄稼把式，长了一身横肉打打混子罢了，草莽粗人，哪里担当得起英雄二字？”

老店东呵呵笑道：“客气了，壮士，客气了……”

略一沉吟，秋离改了个话题道：“老先生，我昔日曾在襄阳住过一阵子，记得这里有一家镖局子，叫什么……‘雄泰镖局’？”

竟不思考，老店东脱口道：“壮士是说‘雄泰镖局’呀？老朽可和那家镖局子熟悉得紧，老朽这家钱庄，有很多生意也是委托他们护运的。怎么，壮士和‘雄泰镖局’尚有渊源？”

微微点头，秋离意味深长地道：“不错，有渊源，极有渊源……”

老店东呵呵笑道：“如此说来，壮士就更不算见外了，‘雄泰’的总镖头部师傅与老朽十分交善，邵师傅为人豪迈尚侠，公正坦荡，武功既强，心眼又活，是一位极其难得的磊落人物；在襄阳城里，保镖护院这一行当，就数他的‘雄泰’做得最好，名声也最大，近些年来，邵师傅更是；帆风顺，镖局生意蒸蒸日上，他非但在别的县城另外设立了好几个支局子，而襄阳里外数百里以内的大小买卖也差不多全叫他一家包揽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人家也确实有人家的苗头，只要‘雄泰’的‘银和字’镖旗一招出去，嘿，无论是巨盗小窃，山匪毛贼，全得望风逃避，连脑袋也不敢伸上一伸……”

秋离笑眯眯地聆听着，心里却在骂：“你个老混球，净他妈替邵斌这狗养的瞎吹来了……等到他‘雄泰’的‘银和字’镖旗沾上了屎，老子再看你

那张掉光了牙的臭嘴发愣吧……”

老店东似是十分健谈，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了，他又滔滔不绝地道：“邵师傅这人，待朋友讲义气，尤其对一些落魄江湖的苦哈哈们更是照顾倍至，只要有人有了困难，找上门去，至少也能得餐饱饭，换套衣衫，未了还送上点盘缠，人家名气大，生意也做得轰轰烈烈，却一点架子也不摆，任是见了什么人全扮着一张笑脸，和和气气的，光叫人看了也打心眼里舒服，所以啊，这种人才是做大事情的材料，讲风度有风度；论气量有气量，说办法更有办法；如今哪，天大的事情，只要邵师傅讲句话，打个圆场，任什么事也就全烟消云散了，就说去年裕达油坊那档子麻烦吧！……”

秋离懒得再听下去了，他只顾自地想着：“你不用替他吹擂，邵斌这王八蛋的好运气就快到来了，他讲义气？有度量？呸，他连个十来岁的小孩子都不肯放过，他还会沾上义气的边？够得上有度量的槛？赏碗饭，给套衣裳，那也全都是做给人家看看罢了，所费区区，却换来个‘乐善好施’的美名，这种便宜事，给谁还不会做？邵斌可真叫会演戏哪，扮他妈什么象什么，好吧，看我怎么来给他摘下那张假面具，也让他‘和家门’的难兄难弟一齐沾沾光……”

这时，那老店东还在絮絮不休地讲道：“……结果啊，壮士，你猜怎么着？裕达油坊那掌柜的一见是大名鼎鼎的邵师傅亲自出了面，他连个屁也不敢多放啦，乖乖把卖给人家‘和兴记’的十车劣油换了回来，人家预付的定银也一个子儿不敢少地退还了人家，事后，邵师傅连个‘谢’字也不听‘和兴记’的老板说，悄悄地便自行回转局子里去了。

你看看，这等胸襟，这等豪爽法，普天之下，可还有几个人做得到啊……”

皱皱眉，秋离忙打岔道：“老先生，这家镖局子，可是还开在原来的地方？”

连连点头，老店东道：“没搬没搬，仍是十几年前的老地方，东隆大街的转角处，可是，场面却比过去气派多了，房子改高修大啦，地头扩展了，东隆大街的后半段，约莫都叫‘雄泰’给买下来了，邵师傅也住在总镖局里。唔，记得他前天傍晚黑才刚押完一趟德回来……”

搓搓手，秋离道：“如今，他有几个老婆？”

老店东想了想，道：“大概……只有一妻一妾吧？练武的人，多不近女色。壮士，这一点你也清楚的喽？邵师傅亦很少接近什么烟花青楼的地方……”

低低地，秋离咕嘈道：“不错，他不近女色，只喜欢接近人家的老婆……”

凑近了点，老店东以手比耳，讶然道：“壮士，你方才说什么？老朽未曾听清……”

干咳一声，秋离一笑道：“我在说，这位邵师傅真是个大好人！”

呵呵笑了，老店东颌首道：“正是呀，老朽也就钦佩这种铁铮铮的人物……”

拿起茶杯，轻轻在唇边摩笑着，秋离吊儿郎当地道：“最近，他可曾接了生意？”

老店东摇头道：“这个，老朽可就不太清楚了，怎么？壮士你有贵重珍品托他护运？若然，老朽可以代为推荐……”

秋离笑嘻嘻地道：“我倒没有这个意思，老先生，三几万两金子我都一个人押送到了，还有什么东西我不敢单独护运的？”

老店东颇为相信地道：“不错，这却是真事，却是真事……”

一个情念暗暗在秋离脑中酝酿形成；他沉思了片刻，道：“老先生，过一会，我就去拜访；下我那有着渊源的老镖局了，只是我还得找个清静地方换身衣裳，备点薄礼，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也曾在‘雄泰’充过几个月的镖师……”

老店东笑道：“应该的，应该的，莫说壮士与‘雄泰镖局’有过这么一段交情，便是没有，也可以去多多联系，人在外嘛，就得多交朋友，一个朋友便是一条路哪，何况壮士亦同为武林中人，你只要与邵师傅一见上面，定然会谈得投契，呵呵，所谓是英雄重英雄，惺惶惺惶啊……”

秋离表面跟着笑，暗里却骂道：“我重他妈个英雄，惜他个屁的惺惶……我与邵斌，不但说不上是‘一个朋友一条路’，更应了下面那句‘一个冤家二座山’的话啦，等着瞧吧，姓邵的将碰上一座他未曾碰过的火山了……”

正在暗暗骂着，这时，那李七已匆匆行入，双手将一张盖有殊印的银票交给了老店东陈良和，这位老店东又双手奉至秋离面前，他道：“壮士，这是本庄的包兑银票，不但在本庄可以兑换，在任何其他银楼钱庄也一样能以通用，只不过，呵呵，怕是别的银楼钱庄没有这么多的数目呢……”

秋离接过，看也不看便收进怀里，他一点头：“不要紧，我一时还用不着，就是兑提，也不会一下子全提出来哪。”

顿了顿，他又道：“还有，我的那辆车和拉车的马匹，尤其是我那匹宝贝‘黄膘子’便也寄放在你们这里，烦你们代为照料，所需费用，在利钱上扣除便了。”

老店东忙道：“小事，小事，老朽一定吩咐他们照办，壮士放心便了……”

站了起来，秋离拱拱手，道：“如此，有劳老先生了。”

老店东也急忙站起，殷勤地道：“壮士不再坐会，用过晚膳再走么？”

微微一笑，秋离道：“心领了。”

大步踏出，在老店东的相送下，离开了这家钱庄，现在，池第一步要找地方先吃顿舒服的晚饭！

在大街上略一游逛，他已选中了一家比较僻静些的小馆子，没有考虑，他走了进去便挑了个座头坐下；要了吃的东西以后，他开始闭上双眼，默默养起神来。

心里想着很多事，脑子里也映着一幅幅的画面，那些画面，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近切，有的遥远，有的带着欢笑，有的便沾着泪痕；而这些景象中全有着他，无论是那一种情韵，那一桩感触，也就扯动着他的心弦，他沉迷在回忆里，往往，他也伯也喜欢沉迷其中，尤其是在他孤单的时候……

忽然，在秋离陷入自我沉思的境域中时，他的座位右侧，在一道矮屏风的掩遮下，有一阵低细的语声惊动了她。

“……老五，你不会弄错吧？可的确是明日凌晨起镖？”

一个沙哑的破锣嗓子回道：“不会错的，我是亲自从他们一个参与明晨押镖的师傅口里套出来的消息，那小子三杯黄汤一灌，连他奶奶祖上家谱也全能给背出来……”

低细的口音又道：“姓邵的亲自押镖，可见他们对这当子买卖也十分重

视……老五，你说他们一共是七个人？”

那破锣似的声音低压着道：“一点不错，邵斌和他手下最得力的六个镖师，他们采取一种新的押镖法子，两个人在前开路，两个人遥遥缀后，其他的三个人居中，而护送的红货便在中这拨人手上，我看哪，八成是这邵斌王八蛋亲自端着，癞哥，我们打蛇打他奶奶七寸，抽冷子截击中间这一拨包管没错！”

细细的嗓子“嘘”了一声，警告道：“小声点，老五，你这一趟虽然玩得利落，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咱们“疤大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假如走漏了风声，出了毛病，妈的，你我有几个脑袋也抗不住！”

破锣口音低骂了一声，憋着道：“奶奶的，你不提还好，只要一提‘疤大爹’那凶神恶煞似的熊样子便能骇得人直打哆嗦，前个月，小麻皮出了那桩纰漏，他奶奶不就被‘疤大爹’活拆了？惨……”

听着，清清楚楚的，秋离这一下子可是精神来了，他又是惊喜，呢，竟有人打主意打到“雄泰镖局”“九翼手”邵斌的头上啦！哈，够妙的，除了自己，也还有别的人物对他有兴趣哪！

这时，那细细的声音又传来道：“明天早晨，是‘疤大爹’亲自出马，‘牛鸣石’的人手早就分派妥当啦，老五，咱们吃喝完了，马上就得出城传报消息去……”

破锣嗓子沙沙地道：“老实说，癞哥，姓邵的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晓得咱们的‘疤大爹’是否一定能吃住人家？”

冷冷一笑，那位被称为“癞哥”的仁兄答道：“你是叫姓邵的那点虚名给唬晕头了，妈的，他的模样吓吓别人还马马虎虎，对‘八角会’他却只有喊天的份；尤其是‘疤大爹’那一身能耐，姓邵的只配给他提鞋。到时候，老王，你就能看见姓邵的那种窝囊样子！”

吁了口气，接着是“吱”的一声吞下大约是一口酒的声音，那破锣嗓子略略提高了点：“‘疤大爹’可是狂哪，除了二位龙头当家，谁敢不听他的？谁敢不依他的眼色行事？奶奶的，我看，就是素不买帐的大执法莫老爷子，对他也得退让三分！”

低叱一声，那位“癞哥”不悦地道：“你小声点行不！既然知道‘疤大爹’的厉害；你还不谨慎些？妈的，嫌命长啦？”

又是喝下一大口酒声音，那破锣嗓子悻悻地道：“谁会听到？除非你去告密！”

“呸”了一声，那“癞哥”道：“去你妈那条大腿，我是这种人么？告密？老子告了你的密于老子有啥好处？也当不了三分银子，长不多一块肉，操的，我只是叫你小心点，留神隔墙有耳哪……”

哧哧笑了，那破锣嗓子道：“隔墙有耳？有鸟的个耳，方才我已注意过四周了，右边的座位没有人，左边是一个土头土脑，满身灰沙的楞小子，根本连个屁也放不出，还能有什么邪门呢！你就是凡事太紧张了，癞哥！”

冷冷地，那“癞哥”道：“还是留心点的好。”

暗自笑了，秋离不觉为自己叹息，威名煊赫，立霸天下的“鬼手”，如今却竟被人看成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楞小子，这，说起来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么？而这两位仁兄却竟是“八角会”的党羽——与自己正有着深仇大恨，自己又方待寻。找他们，经过一场覆灭厄运之后又竟死灰复燃的“八角会”党羽！

当年秋离的义兄，也是他恩人，更是他的授业师父——名震天下的：“赤胆圣手”屠孤吉，便是因为和“八角会”、“青衫帮”、“红心教”三个帮派结仇，才在一场极不公平的生死搏斗中伤重身死的。虽然，经过那场鬼哭狼嚎的血战之后，“八角会”、“青衫帮”与“红心教”的好手合起来也整整损折了四十一名，因而弄得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最后终至瓦解崩溃，烟消云散，但是，不可推诿的，屠孤吉那一条命仍等于废在他们手里。当秋离在屠孤吉传授完了他的武功秘诀，更与他结成异性兄弟之后，这笔血债秋离便已记到自己心中。他心甘情愿地为他这位赐给他一生倚持与力量的义兄报仇雪恨，他向着旭日起誓，对着高山赌咒，他要为这位陌生而又情深义重的拜兄复仇——虽然屠孤吉并未曾如此委托他便那么恬淡地逝去。但是，秋离却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他早已将“八角会”“青衫帮”“红心教”这些名称深深刻印在心版上，早已将那些自屠孤吉惨白嘴唇微弱吐露出的一些人名铭刻在脑海中了，这是一笔破天荒的债，一笔血淋淋的仇，无论时光拖到多么遥远，无论世情是如何变迁，更无论有多少艰辛坎坷横在面前；秋离也一定要去报还此仇，这仇恨，与他本身并无关连，可是，却比和他本身有关连更来得刻骨铭心，更来得咬牙切齿，不能忘怀！

残酷地笑了，秋离不禁庆幸于自己体会出那“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两句话的真正韵味，也不是没有寻找过这些漏网之鱼，斧底游魂；相反的，他也耗了很多工夫去寻找过他们，但十年已过，景迁物移，人事全非，当年那些参与陷害过屠孤吉的余孽们全部消声匿迹了，全都不知所终了，就好象俱都在空气中消失了一般。秋离费了很多心血查访过他们，却没有得到丝毫收获，于是，在他正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便遇着“鬃虎”何大器在黑草原那件事，又碰上了周云……一连串的烦恼围困着他，他也开始了东奔西跑，在仆仆风尘中，为屠孤吉报仇的事就延缓了开来。这些日子，他曾为自己洗雪了昔往的很多耻辱，没有叫光阴白耗——因为他总有一个洗雪耻辱的目标，不似寻查那些渺无音讯的仇敌般空茫茫地找不着头绪；但他却一直是抑郁的，沉闷的，象心头罩着一层浓厚的阴霾，似是老有一个无形的包袱荷压在他的身上，当然，秋离明白他之所以这般怔忡寡落的原因，就是他尚未替他的义兄屠孤吉报仇雪恨！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实践自己的誓言，还没有达到他赌咒的目标。这件事，在他的精神上一直是个很大的负担，他急须卸掉，急须抛脱。前些日，从他救下的那双孤儿寡妇——又成了“干亲家”的宗于嫔及那宗家的忠仆宗贵口中，他也曾听到“八角会”的名称，可惜，他们说得太含混，太没有层次，或者说，他们也根本就弄不清死灰复燃的“八角会”有什么内幕，因此说了等于白说。有关“八角会”的一切，秋离依然象是瞎子摸黑——蒙蒙晕晕，但从那时起，他也就更加重了一副担子——他已义务替宗家的未亡人承担起复仇的责任了，因为他们是干亲家呀，他是那可爱的白胖小子的义父呀。如今算来，秋离与“八角会”的怨恨可以说更是加深一层了。

现在，秋离满足而兴奋地直搓着手，真是天赐良机，菩萨保佑呀，走遍天涯，苦寻不获的“八角会”余孽竟然就送到了身边，更在无意中指明了一桩天大的乐事——狗咬狗，一嘴毛的乐事；他又怎么会不伸出舌头舔润嘴唇，象是夏天里吞下一把冰碴子那般顺心呢？

此刻——

那位破锣嗓子又哑生生地道：“癞哥，你说，这趟生意做下来，我们哥

们能分多少？”

细细的声音哼了哼，道：“谁知道，‘疤大爹’高兴了多赏两个，不痛快了，给你屁股一脚，连根毛也不叫我们沾着！”

于是，那边沉默下来，秋离这才察觉桌上自己叫的酒菜早就端上来了，他刚才在闭目养神，跑堂的伙计约摸他一定睡着了，秋离拍了拍自己后脑勺，大概由于太过专注窃听隔壁两位好朋友的交谈，自己想心事又想得太多，可能端东西上来的伙计早已招呼过自己也未可定呢。

拿起筷子，秋离风卷残云般大吃大喝起来，他故意做得粗鲁不雅，杯盘叮当撞响，再加上咀嚼有声，嘴巴直嗒，刹那间，桌子已是汤撒酒溢，弄得一片狼藉！

短屏那边——

一颗尖尖瘦瘦的脑袋伸了过来，这人顶着那双阴诈的三角眼，恶意而轻藐地直生生盯着秋离，盛气凌人地大笑道：“癞哥，怎么着？我说这小子只是个浑汉吧？他那吃相，活脱饿了三年一样……”

秋离也将计就计地还瞪着对方，扮出一副憨愣愣的模样道：“喂，你这人是怎么了，伸头过来看人家吃饭？叫的东西可刚够我一个人吃，你看，也捞不着一口油水！”

那位仁兄“呸”了一声，叫骂道：“我把你个晕头晕脑的小杂种活削了，你当老子是谁？要饭的？我他奶奶还得跟你讨口油水吃哪？”

一只黑毛茸茸的大手伸在那尖头仁兄的肩膀上，把他硬生生扳了回去，一边，那低细的声音在发火道：“老五，你他妈是吃错药了！在这等节骨眼上和人找岔子，弄个不巧误了正事，是你担得住还是我担得住？”

那位尖头老五犹自不甘地狠狠盯了秋离一眼，不干净地咕噜着缩了回去。

秋离举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他心中道：“别急，我的乖儿，我们就会再碰上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发熊不晚！”

匆由忙忙地，他加快了速度祭奠他的五脏庙，曲韶千里，由眼梢处，他已觐及那尖头老五佻同一个又粗又壮又

匆匆忙忙地，他加快了速度祭奠他的五脏庙，在埋首苦干里，由眼梢处，他已窥及那尖头老五偕同一个又粗又壮又矮的汉子付罢酒资急步离开，临去前，尖头老五还不怀好意地回头朝他盯了一眼！

一会之后，秋离已然酒醉饭饱，他满意地拍拍肚皮，招呼过店伙计来结了帐，用手背一抹油嘴，站起来，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秋离随便挑了家不起眼的小客栈住了进去，也不管是到了睡觉的时辰没有，他关起门来倒头便睡，这一睡，直到二更鼓时分才被外面的梆子声惊醒过来。于是，他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出去到柜台上把那个歪头打着磕睡，一条亮晶晶的口水拖得老长的胖掌拒拍醒，丢下几钱碎银，只顾自地抽开门门来到街上。

接近初冬的天气了，在这样深宵，够冷的，凉瑟瑟的夜色象水似的围拢过来，那种冰森森的寒意就钻进了人的毛孔，秋离不觉悄悄打了个冷颤，同时，脑筋也就越发清醒了。

他用力搓了搓手，又把发烫的双手放在脸颊上揉，搓揉了一阵，他感到已经有些血液流通的感觉了，才长长吸了口冰冷的空气，大踏步往前行去。

街道上，是一片冷寂，一片溶在寒瑟黑夜里的冷寂，没有行人，没有

车辆，甚至连条狗的影子也没有，只剩远处偶而传来的清脆梆子响，但是，这几声梆子响，却更加深了这初冬深宵的寥落与凄凉了……

三拐两转，秋离来到高耸雄伟的城墙脚，他轻而易举地翻越了城墙，身子一沾地，他已展开功夫，似一抹流光般快逾电掣地飞奔而去。

“鬼手”秋离的飞跃之术是惊人的，是骇俗的，在这混沌无人荒野，他施展起来就更无顾忌了，只见二条淡淡的影子——看不出那会是条人的影子，就那么微微一闪，已在七八丈开外，再一闪，则已踪迹全无；他奔掠起来，宛如一只脱离弓弦的怒矢，一射的前瞬息消失，而足尖只轻轻地一点，又再暴射而起，一眨眼，复出八丸丈之远，就好象他失去了重量，好象他体内按装有强力的弹簧一般，如此捷如流星曳空，如此掠如流光纵横，似一只振翅展翼的大鹏鸟！

是的，这正是“鬼手”睨睨武林的轻身绝技：“追星一百纵”！

在饭馆里，那两个“八角会”的人物曾提及他们选定下手的地方叫做“牛鸣石”，这个所在，秋离相当清楚，那是距离襄阳城三十余里的一处山坳子里，道路从山坳子旁边穿过，右侧方，便有那么一块奇形怪状的灰白色巨石突耸，那块巨石，形状有如一头牛在昂首高鸣，看上去栩栩若生，十分有趣，于是，就有人给它起了个好名字“牛鸣石。”

当然，那地方异常僻静，异常清冷荒凉，极少会有行人商旅经过——尤其是在这初冬的寒冷黎明时分，呢，果然是下手做这种买卖的好地方，四野无人，山丘起伏，再加上刮点刺骨的冷风，衬托点暗蒙蒙的光线——可不是，只这气氛也够唬人了哪。

飞奔着，两旁的景物迅速向后倒退，风声呼呼，衣袂飘舞，秋离的这等身法，用“疾若奔马”四个字已嫌不能够形容得淋漓尽致，他这就好象，呢，“腾云驾雾”了！

片刻之后——

秋离已远远看见了山坳子顶边上那块做牛鸣状的灰白色巨石，他长掠而起，边吐了口唾沫：“妈的，好地方！”

这里，他昔年曾经来过；而且还十分有兴趣地游玩了一

秋离已远远看见了山坳子顶边上那块做牛鸣状的灰白色巨石，他长掠而起，边吐了口唾沫：“妈的，好地方！”

这里，他昔年曾经来过；而且还十分有兴趣地游玩了一番。那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童心未泯，秋离记得，他曾相当好奇地仰望着那块牛鸣状的巨石，拍手欢笑：“嘻嘻，好象一只正仰着脖子叫的老牛啊啊……”

带着几分凄迷与自嘲的微笑，秋离喃喃自语道：“好象一只正仰着脖子的老牛啊……”

时光是不徘徊的，岁月也是不饶人的，一晃眼，十余年过去了，他又旧地重游，又回到了这个他童年时曾经眷恋过的地方，景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了，不是吗？一个流浪飘零、受尽悲苦、尝遍辛酸的小孤儿，竟也会成为武林之霸，江湖之梟，人见人畏，鼎鼎大名的煞手人物了！

现在，他已接近那山坳子了。

没顺着通路朝山坳中跑，秋离一个转折，有如一缕轻册般斜绕了过去；刹那间，他已来到那块大石的“牛鸣石”十丈之处，这里，正好有一片及膝的枯萎杂草可资掩蔽身形。不错，秋离必须掩隐身形了，因为，他已察觉到

在那块“牛鸣石”之下，正零零散散地随处坐卧着三十多条人影！

隐伏在杂丛中，秋离自晃动的隙缝中望出去，可以看清楚那些坐卧在黑暗中的人们，全是清一色的黑绸头巾，每人的背后，还用银丝绣缕着一个八角形的图案，在黑沉沉的夜色里，那些图案闪泛着白森森的微光，看上去，就更加显得邪异而诡密了。

那些人全没有吭声，一个个有如者僧人入定地沉默着，似在等待着什么，期盼着什么……

隐隐约约的，在草丛右上方一点，有细碎的交谈声传来，秋离一琢磨，便悄然移了过去。

呢，在“牛鸣石”过来约有丈许的地方，有一块凹下去的洼穴，在那里，可遮点风寒，想必是一定的了。现在，秋离发觉洼穴里正有四个人在盘膝坐着低沉地谈论着什么。

小令翼翼地，秋离又靠近了一点，藉着杂章的掩蔽，他已可以在不虞暴露形迹之下轻易地听到看到他们的交谈。

面朝外的那一个，就连秋离这等惯见大场面的老辣人物骤然一看之下也不禁呆了一呆。这位仁兄身材十分瘦小枯干，但是，却顶着一颗奇大的脑袋，脑袋上光秃秃的连根毫毛俱无，而他的面孔，老天，那还能说是张面孔？整个脸盘上面全是一块一块瘰癧痲病的疤痕杂斑，那些疤痕有的紫褐有的肉红，有的呈乌黑，有的发黯青，而几团白色的杂斑还锦上添花地印在上面，疤痕全成了些死肌肉了，重叠着聚粘着，一眼看上去，那人除了双目还认得出——因为瞳仁中闪着棱棱寒电——就只剩下一个黑洞代表嘴巴了；此外，他的耳朵，鼻子，以及任何其他可以指出名称的脸孔部位；全都叫那些瘰癧痲肉结布满了，看不出他原来会是副什么样子，更估计不透他的表情与神色，因为，那些疤痕与杂斑已经把这些可以表达出内心反应的面积全占据住了……

这疤面人旁边的一个，外形却与他成强烈的对比，这人体格魁梧高大，面色红中透亮，满头黑发高梳束起，神情间显得精力充沛，奕奕有威。他对面的一位，是个大胖子，腰肥肚突，双层下颌，小鼻子小眼，说起话来两颊肥肉乱颤，予人一种面对一盘大肥白切肉似的作呕感觉。

背朝外面的那人，秋离却认得，虽然他没有转过脸来，而且四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扎着头巾，秋离也看得见他那又宽又粗又矮的体形，这个人，不就是日间曾掠过一面的那叫什么“癩哥”的仁兄么？

此人独扎头巾，秋离不由暗笑，喂，他十有八成是个癩痢头了！

隐隐地，洼穴里的交谈声传送过来。是那身高红脸的人物在说话：

“看天色；至多再有大半个更次，姓邵的他们便将启行了，一个时辰之后，他们即将抵达此处……”

那疤面人冷森森地，威凛凛地道，“‘癩子’，你们打探的消息，不会有错吧？”

从“癩哥”一下子降成‘癩子’的那个朋友忐忑地道：“你放心，大掌旗，包管没错……”

疤面人阴沉地道：“我想也不会有错，因为你们晓得你们是在拎着脑袋办事！”

不待对方回答，他又向那红脸大汉道：“上官坛主，山坳口你安插的暗哨可机灵么？”

被称为上官坛主的红脸大汉忙道：“全乃本坛属下得力弟兄。”

此时大胖子开口道：“大掌旗，这一道姓邵的算是一头撞进棺材里了，在他的镖局子外头，我们已经伏下了眼钱，他：们只要一起程，立时就会有我们的人快马来报，而且，沿途：我们也布置下几处暗哨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举动，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我看哪，姓邵的招牌就要摘下来了！”

毫无表情地，疤面人道：“任何事情，倪坛主，在没有成功之前，千万不要太过乐观！”

大胖子碰了个软钉子，不由唯唯喏喏尴尬地打了个哈哈，疤面人理也不理，道：“再过半个时辰，上官坛主，倪坛主，你们就吩咐你两坛之下的八名好手准备进入截击位置，癩子，其他人手也由你调遣依计行事……”

在他们三个人的恭谨回应中，秋离已想起了一件事，这疤面人，一定就是白天小饭馆时尖头老五与这位“癩哥”口中所提起的那个“疤大爹”，而在多日前，被自己救出的宗家母子和义仆宗贵不也叙过一个满面疤痕的人物指挥着“八角会”的党羽劫杀火焚了他们的庄院么？看情形，他们所说的那个人，也非眼前这位怪物莫属了……

第十九章 八角劫宝

秋离悄然换了一个较为舒适的姿势俯卧着，夜色的确瑟凉如水，他微微呵了口气，再仔细观察着下面那个洼穴里的动静。

但是，洼穴中的四个人这时却全都停止了交谈，他们个个垂眉合目，默默无语，没有人再启口出声，他们象已经筹划完了一切，只等着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当然，秋离早已明白这场好戏的主角就是那个疤面人，而在洼穴中的四个人，又无可置疑地全乃此次行动的首要人物，换句话说，只要监视住了这四个人，一切的变化与发展也就如在指掌之中了……

于是，秋离也定下心来，开始安静地等候，他的两手指无聊地轻划着泥土，嘴巴里也咬着一根杂草的草梗在上下移动。现在，他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想，只管呆望着黑黝黝的夜景，全身象僵木了一样俯卧在那里，就宛如周遭任何一块岩石或土堆一般……

时间，就这么悄悄地流过去了，似是缓慢，但却毫不迟疑地流过去，不管在人们的意识里与否，它总是一直在成为过去的拖着那双无形的腿在悄悄地迈向将来……

仿佛很久，又宛若极快——

洼穴中的疤面人双目骤睁，在寒光闪射中，他威严而阴沉地道：“差不多了，你们开始行动吧！”

其他三个人闻言之下立时站起，向那疤面人匆匆施礼之后各自迅速离开。倾刻间，已听到一阵阵低促的喝令声与嘈杂急快的步履声传来，“牛鸣石”四周马上人影幢幢，往来奔移不停，空气也似乎突然紧张起来了，昭，他们已在熟练而伶俐地布置下一个陷阱，安排好一只口袋啦！……

片刻后，一切声音又归向寂静，再也看不见有人影晃动，再也听不到有不属于大自然中的声息，方才的那阵轻微骚乱，宛似一下子全消失在夜空

里，一下子都叫大地吞没了。这里，仍是那般荒凉，那般冷森，那般寥落，又那般阴沉，典型的“牛鸣石”原来面貌！

洼穴里——

疤面人似是还感到满意地点头；他站了起来，朝左右略微观察了一下，随即伸长脖子，仰天发出一阵低沉而怪异的声音采：

“咕——咕——咕咕！”

他这声音甫始扬起，在“牛鸣石”的周围，已连串地传来相似的回答；那么阴森的令人毛骨惊然的回答：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疤面人嘴巴裂开成一个洞——可能那是代表微笑吧，他嘘了口气，又缓缓盘膝坐下。

于是，秋离顿时也明白了对方人手分散隐伏的大概位置。

一切又沉静下来，死一样的沉静……

在沉静中，不知过了多久，就那么忽然间，黑漆漆的夜色已经转变为白蒙蒙的拂晓了，一抹凄淡淡的曙光开始现露在东方的山峦之后，而那边的云层，也徐缓地转为鱼肚般的惨白。这时，空气中温度更甚，感觉上，也更寒冷了……

天，快亮啦。

这是个何等悲惨而又孤寂的清晨啊，没有鸟鸣没有虫吟，听不到公鸡的欢啼及花下露珠的滴落，所有的，只是一片冰冷的空气，透彻入骨的寒湿，加上那一抹令人落泪的苍白；就说是四周的景色吧，除了狰狞与酷厉，荒凉及凄涩，又何尝有一丁点值得人赞叹的什么？

于是——

就在这时，一条人影自山坳口那边飞奔而来，在他窜向一块突起的岩石之后，略一停顿又以同样速度跑了回去。

几乎就在那人身影甫始消失的一刹那，一阵急剧而紧促的马蹄声已远远传来，那片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快，须臾之后，一匹灰白色的杂斑马已狂奔着进入山坳口，那匹马方才奔入，退路侧旁的一丛杂树后面，一条人影已闪电般掠了过去，马上骑士是个穿着紧绸夹袍的彪形大汉，他一眼看见飞掠马前的人影，不由猛带缓辔，在那匹杂斑马的高嘶人立中，这名大汉已又急又快地喘息着低呼：“稟坛主，来了，全如所料！”

掠截出去的那人，正是那个红脸魁梧的上官坛主，闻言之下他一挥手，叱道：“快走！”

马上大汉那敢迟疑，他一抖皮缰，马鞭暴抽，坐下健骑已一阵风似地往山坳那边急奔下去！

那上官坛主立即飞跃过来，晤，好快的身法，他只是足沾两次地面，人已似一头大鸟般凌空落向这边的洼穴之侧！

疤面人早已静立等候，那上官坛主身形甫定，他已冷冷地道：“来了？”

红脸大汉急急点头，低促地道：“来了！”

哼了一声，疤面人镇静深沉地道：“好，依计而行！”

红脸大汉微一躬身，再起落如飞地掠射回去，就在他方才掩进那丛杂树后面，又有一阵清脆而响亮的马蹄声传扬过来！

片刻之后——

两匹黑马已经不徐不缓地进入了山助口，鞍上骑士，是两个形态精悍，肥瘦相仿的中年武师，他们的神色之间，毫无丁点惊惶不安的味道，两个人全是那么悠闲，全是那么安详，又全是那么充满了自信，经过这处险隘地带，二人却俱皆视若无睹，连丝毫戒备警觉之心也没有，就好象这里和任何商旅不绝的坦荡大道一样，可以随意往来，不用费神……

隐伏在草丛中的秋离看得十分真切，他双手托着下巴，嘴角仍然咬着一根草梗，一抹鄙夷的冷笑浮上他的面孔，喃喃地，他骂道：“太平饭吃多了，以为到哪里也全是阳关道，妈的，活该你两个狗头吃瘪挨刀！”

他正喃喃轻骂着，道路上却蓦地有了变化——

这条土路的左方，是一片起伏不平的半山坡，这时，那半山坡上，就象飞鸟一样，有四条人影凌空拔起，他们的兵刃在黎明的曙光下闪闪发出寒芒，一声不吭地，那四个人全朝着马上的两名武师扑下！

右边的那名武师立即惊觉，他目光一闪之下不由猛吃一惊，脱口大叫：“纪生快躲——”

大叫声里，这名武师的反应却也够快，他左手已候探猝扬，六点青光，已激射空中扑来的四人！

名叫“纪生”的那人双手立抛，整个人已迅速倒翻鞍下，此时，半空扑落的四人已怒叱着分向闪开，六点青光，带着尖锐的啸声破空而过，全未击中目标！

脚踏实地的四个“八角会”高手暴喝着猛冲上来，四件家伙立即有如狂风暴雨般招呼向两名武师。这四个“八角会”的高手根本就不来试招游斗的那一套，甫一上手，便全是狠攻快斩，赶尽杀绝，招招式式全朝敌人致命之处下手；一点余地也不稍留！

两名武师各自拔出身上的兵器应战，其中一个奋力抵挡，边声嘶力哑地大吼：“各位朋友是哪座山哪个码头的好汉？在下陈纪生，乃襄阳‘维泰镖局’所属镖师，‘九翼手’邵斌是我们的总镖头——”

他叫嚷中略一分神，一柄“锥角锤”已“唰”地扫过他们的肩头，带下了一大片皮肉来！

这名叫陈纪生的德师不禁痛得龇牙咧嘴，身形歪斜，他匆忙架开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一把大砍刀，却又被震出了三步！

另一个镖师也被他的两个对手缠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他一边拼命招架，一面厉吼道：“你们是哪个窝哪个窑的？连万儿也不敢吐么？却只知道以多吃少，以众凌寡——”

他的对手中，那个手使双拐的大汉把家伙突然猛劈急翻，一抡凌厉攻杀，直将这名武师逼出老远！

现在，那位上官坛主露面了，他威风凛凛地站在路边，不耐烦地大叫道：“你们四个还要等多久才能把这一双脓包收拾下来？莫不成非得本坛主出手不可？”

他这一吆喝，首先把那个叫陈纪生的德师催断了命。两个围攻陈纪生的“八角会”高手在听到他们坛主促使之下，已全然悍不畏死地贴身冲上，兵刃飞舞纵横，呼啸罩落，眨眼间，那姓陈的镖师已突然惨号着打着旋子翻出，每一翻旋，身上的鲜血便狂喷如箭！

剩下的一名镖师，顿时胆也碎了，心也寒了，他疯了一样猛挥着他的兵器，却在敌人稍退下马上拔脚回奔，但是，他又哪里逃得掉呢？

站在路边虎视眈眈的那位上官坛主，浓眉候竖，右手暴扬，一道蓝汪汪的电闪已淬然飞射，去势快得不可言喻，只见蓝光一闪，那名魂飞魄散的镖师已尖噪如泣，被那道蓝光推撞出五尺之远，一头扑倒地下，他的身上，已被一支粗若儿臂、长有两尺的纯钢“蛇头梭”自后背通穿至前胸！

那上官坛主冷厉地道：“四个饭桶，还不快将尸体马匹拖开？”

那四名功力颇强的“八角会”好手连个屁也不敢放一声，即刻动手拖开尸体，牵走马匹，他们这一移动，昭，秋离已经发觉这四个人背后所绣的八角形图案却是与众不同的深黄色。”几乎就在他们刚把场地清理完毕的瞬息，又有一阵不急不缓的马蹄远远传来，逐渐接近了山助。

红脸孔的上官坛主打了个手势，道：“这一拨大掌旗要亲自对付，我们留神堵住他们退路！那后面跟着的两个也待收拾！”

那四名“八角会”好手答应一声，与他们的这位坛主匆匆隐去片刻后，三人一骑，已出现在山坳口的道路上了。

这三个骑士中的为首者恩，年约五旬上下，体魄修伟，面貌严肃威武，神色镇定深沉，一双眼睛精芒闪射，透露出他的机警与冷凜，眉毛浓黑斜耸，更显得英气逼人，一眼看去，便知道此人定然是个有头有脸的武林角色！

他后面紧随着的两名镖师，一个身形瘦长，黑面微麻，另一个年轻俊逸，气宇轩昂，瞧样子，也全是抓得起一把的能手呢。

草丛里，秋离细眯双目注视过去，于是，缓缓地，他不禁微笑了，微笑中含着残忍，揉着狠毒，渗着血似的怨恨，他认出那三个骑士中的为首者那人，即是他此次迢迢千里专程赶来的报复对象了——“九翼手”邵斌，那戴着假面具的眩惑世人的伪君子！

当然，秋离眼前是不会现身的，他要邵斌先受点罪，要“八角会”的党羽们先耗些力，然后，他才出来料理全局——

在双方狗咬狗咬得差不多了，那时，将会省掉若干不必要的麻烦。

在秋离的立场来说，“八角会”与他固不友善，而“雄泰镖局”亦是冤家，最好，他们越干得凶越佳，只留着那个短命的“九翼手”给秋离就够了……

如今，邵斌的三人三骑已进了山坳口，徐徐来到“牛鸣石”之前；他们三个人俱未开口说话，而邵斌面色沉凝，仿佛正在寻思着一件什么事情……

心里在冷笑，秋离小声骂着：“邵斌，你看看你那副皱眉瘪嘴的熊样子，想什么？莫不成又在想人家的老婆？”

一阵突如其来的，有如果泣狼嚎般的狞厉狂笑声在此时传入了秋离的耳膜，也激荡在整个沉寂的山坳子里；正在策马徐行的邵斌等三人不禁大感意外地齐齐勒马停住；惊疑不已地朝笑声传来之处探望。

同样，秋离也抬头张望那笑声扬起的的地方，这一看，他不觉笑了出来，天爷，竟然是在“牛鸣石”的石头上呢，就站在牛头的位置，那发出笑声的人不是疤面人还是谁？

疤面人踞高临下，独立在拔起地面约有七八丈的石顶，正俯视着愕然抬头探望的邵斌等三人，疤面人那模样，在这时看上去，就越发显得古怪邪异，狰狞如鬼了。

邵斌似是已经发觉出情形不对，他略略回头低促地交待了后面两名手下几句话，然后，他双手抱拳，声音洪亮刚烈地道：“在下‘雄泰镖局’‘九翼手’邵斌，吃一碗势碌饭，甜一口刀头血，承蒙道上朋友瞧得起，大大小小还让一条路予邵某人走；阁下‘牛鸣石’上扬狂笑未知是否尚有赐教之

处？”

凌空一个跟头，就象一张落叶般，疤面人已自七八丈高的“牛鸣石”顶冉冉而落，真是又轻又软，宛若四两棉花！

“九翼手”邵斌喝一声彩，赞道：“阁下好一手‘飞絮九天’的轻身身法！”

站在五步之外，疤面人冷森森地盯视着邵斌，毫无好感地道：“姓邵的，并不是因为你这一夸一赞，我就会认为你见多识广了，你其实幼稚得很！”

邵斌亦是老辣之姜了，闻言后，他不愠不怒，反而淡淡一笑道：“邵某人也不过乃自各位道上好友手下讨碗饭吃，岂敢自矜精练？朋友你算说得对了。”

踏前一步，疤面人阴沉地道：“少给我来这一套场面话。”

姓邵的，我们单刀直入，干干脆脆，留下你怀中那只方形玉盒，你我两不相干，各自走路！”

这一下，邵斌的面色才微微一变，但是，他却立刻又平

静如常地道：“明人面前不说虚话，是的，邵某人怀中的确藏有一只方形玉盒，但是，这却是一位大顾主以千两纹银为代价托请邵某人保运的红货，换句话说，邵某人既然承担下来好歹也得替顾主送到该送的地方；这里面，姑莫论玉盒内所盛之物的价值，便是邵某人的身家名声，也全然系于其上，朋友，光棍不挡财路，你要取那玉盒，非但等于是取邵某人大半世的声名，更不啻是攫取邵某人这一条性命了！”

狂笑一声，疤面人狠噪般叫道：“如此说来，姓邵的，你是不肯了？”

鞍上的邵斌镇定地道：“非是不肯，而是不能！”

疤面人暴叱如雷，大骂道：“好个不受抬举的东西，给你敬酒不吃却偏生要吃罚酒。”

邵斌，你可知道那罚酒可是不易下咽的？”

缓缓下马，邵斌沉稳地道：“阁下是哪帮哪派，哪山哪水的朋友？”

疤面人盛气凌人地道：“八角会！”

看得出邵斌是暗自心惊了，但他却仍然强自抑止，尽量把语声放得平静地道：

“阁下名号？”

疤面人狂傲地道：“八角会大掌旗‘魔面子’雷仲！”

心头一跳，邵斌强颜一笑：“原来是雷大掌旗，邵某人失敬了……”

那疤面人——“魔面子”雷仲怒哼一声，道：“少废话，姓邵的，你成名不易，挣来眼前的基业更是不易，现在放在这里有两条路你走，其一，留下玉盒子你走路，其二，玉盒与你的生命全部留下！”

目注邵斌的反应，雷仲又狠毒地道：“你是聪明人，姓邵的，你该知道走哪条路便宜！”

邵斌面色极其难看地沉默着，在沉默中，他已经暗自向。

四周搜视着，还有没有另外的敌人潜伏。而此际，他的两个手下镖师亦早已下马，小心翼翼地各自戒备……

冷凄凄地笑了笑，雷仲道：“邵斌，不要再妄图异念了，你没有第三条路走，‘八角会’的陷阱，天下有谁能以逸出？”

说到这里，雷仲突然大吼道：“儿郎们！”

随着他的吼声，山坳中，丘陵地里，道路两旁的树丛杂草间，加上“牛鸣石”之下，马上有无数条人影闪出，这些人们全是身着黑衣，手执兵刃，

凶神恶煞般将邵斌等三人密密围在道路中央！

于是——

邵斌不由神色大变，他退后一步，激动地道：“雷大掌旗，我邵某人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何苦如此相逼？非要邵某人走向绝路？”

双目中的光芒阴诡而冷酷，雷仲道：“‘八角会’新近东山复起，规模再创，所需财力至巨，说不得我们只好按照江湖方式予以求取，敛收天下四方之财了。邵斌，我们选中了你，而你也该明白‘八角会’的决策与目标，不容易通融，是识相的，你还是干脆一点，将玉盒好生献出，我们之间也就可以免去一场血肉干戈！”

顿了顿，他又道：“我想，邵斌，你亦知道干戈之后的结果；以你一己之力，要与‘八角会’为敌，这好有一比：以卵击石！”

邵斌冷汗开始透出，他颈项上的喉结也在不住颤动，艰辛地吞下一口唾液，他苦涩地道：“雷大掌旗，且听我邵某人一言——”

雷仲满脸上瘰疬的疤痕顿时变为紫红，他暴烈地道：“没有什么好讲的，愿意或者不愿意，文了还是武了，干干脆脆，就是一句话！”

对面，邵斌的一张面孔全涨成一种激动的猪赤色，他吸了口气，浓黑的眉毛却不住地跳颤。低哑着，他道：“雷大掌旗，贵会再创江西，重扬昔威，邵某人……便以这趟护镖所，得之酬纹银一千两全部捐献出来以助声势，你我也交个朋友，如何？”

雷仲亢厉地大笑一声，狠辣辣地道：“姓邵的，你不要拖拖拉拉，避重就轻，纹银一千两？做什么？是在打发讨饭的么？你太也小看我们了！”

那双虎虎有威的眼睛突然掠过一丝愤怒，但是，邵斌却又硬生生压制下来，他勉强干笑道：“实不相瞒，雷大掌旗，这千两纹银，在阁下眼中或者不值若干，不过，在邵某人的能力上，却已是一笔沉重负担，年年辛苦，兢兢业业，邵某人也并未挣得万贯家财，表面上看来宛似不错，其实却只是个空壳子，仅够一般苦哈哈的弟兄们凑合着吃饭罢了……”

一仰头，雷仲冷森地道：“今天在这里，邵斌，并不适宜你朝我诉苦经，对你，我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如今我最后再问你一句，那玉盒你是拿也不拿？”

邵斌委曲求全地再放低了声音道：“这样吧，雷大掌旗，你便抬抬手，邵某人愿意再加五百两银子，合共献一千五百两银子予贵会……”

“呸”了二声，雷仲怒道：“少做梦了，姓邵的，那玉盒中所盛之物，价值十万两银子上，你用区区千儿八百两的数目就想搪塞过去？你以为除了你之外别人全是傻子？姓邵的，你那算盘也敲得太精了！”

说到这里，他退出三步，狰狞地又道：“邵斌，天下有很多人，不见棺材是不掉泪的，目前体正是如此，罢了，你既要求杀戈，我又有什么惋惜的？”

急切地，邵斌忙叫道：“等一下，雷大掌旗且请稍待。”

雷仲吼道：“你拿不拿！”

邵斌异常为难，进退维谷地道：“雷大掌旗‘八角会’再是声势浩大，高手如云，也不能这般欺人啊、你仍总得给人一条活路走，你们吃面，汤亦该赏人喝几口，岂可这场带面一遭划拉了？……”

厉叱一声，“魔面子”雷仲暴烈地大吼。“混帐东西，来人哪，拿丫了！”

雷仲的叫声未落，斜刺里，一条胖大的身影疾扑邵斌，同一时间，另外四条大汉亦飞快地冲向邵斌身后的那两名镖师！

面色淬然转为狠厉，邵斌闪电也似的旋出，口中大叫道：

“我们拼了！”

“了”字还在他舌尖上滚动，他的双掌已突然飞抛而起，捷如暴雷骤响，呼轰有声地翻劈向扑来的胖大身影，动作之间，确是又狠又快，不愧为他这一行业中的顶尖人物！

袭向邵斌的那人，他已连挥两杖落空，而第三杖尚未施展，对方却已立还颜色，一片浩烈的劲风暴撞而来！

这位胖大的坛主怪叫一声，左右倏晃，闪影间，“盘龙杖”旋舞如长虹回绞，流云团转，眨眼间二十三杖已一气劈

出！

邵斌突迟又进，掌影如刃纷落中，他大斜身，翻转之下，隐藏长袍之内的一双硬家伙“烂银短枪”已炫闪着夺目的光芒倏然出手！

两个人的身形全是快逾电光石火，流窜如飞，眨眼间，即已打得难解难解猛烈非常！

跟随邵斌的那两名镖师，这时亦各被两个功夫强悍的敌人围着夹攻，四名“八角会”的人物攻势俱皆猛辣无比，而且一个比一个来得凶恶，一个比一个显得狠毒，他们全是用一种奋不顾身的疯狂打法，招招走险，式式绝情，出手易势，都尽朝对方要命的地方招呼！

这两名镖师，那瘦长黑脸的一个武功造诣颇高，攻拒之间凌厉威猛；身手矫健灵活，一对雪亮的单刀舞得有如风起云涌，滴水不透，和他交战的两名“八角会”好手任是倾以全力，也只堪堪扯了个平！

另一个气宇不凡的年轻镖师艺业亦相当不凡，他手持一只奇异的“黄铜人”，挥使劈打，扫击翻捣，称得上是力大招沉，无懈可击，他的两个敌人，也一样只能缠斗，近身不得！

于是，战况便这么胶着下去了，除了那胖大的倪坛主是以一敌一之外，另两拨交手者全是二人合力照顾人家一个，但是，情形却并未因人数上的优势成正比，换句话说，“八角会”方面五个人对付邵斌等三个人，在眼前，连一点上风也没占到！

很快，双方已缠斗三十多招了……

“魔面子”雷仲双目圆睁，暴厉地道：“倪尚强，你与你的“大雄坛”手下就只有这点火候么？”

叫倪尚强的胖大坛主在激战中不由心浮气躁，越加愤怒，攻势紧跟着更转凶猛，他警惕着自己，一定要速战速决，尽快将眼前的对手摆平，否则，这颜面就要扫地啦……

“八角会”中，自大龙头、二龙头之下，并列齐位的尚有大掌旗与执法二人，大掌旗权威极重，乃掌理监督整个“八角会”的内外行动，不啻是大二龙头之下的首席实权人物，大执法是专司“八角会”中所属规律与刑案之责，也是与大掌旗乎起平坐的要角，他们下面，另分八坛。这八坛，乃是“大英坛”“大义坛”“大勇坛”“大智坛”“大烈坛”“大威坛”“大雄坛”“大能坛”，八坛高低，按排定的顺序而分上下，八坛鼎立，是为“八角”，当然，今日的“八角会”八坛坛主，已非往昔的故人了，甚至连这位狰狞无比的“大掌旗”雷仲，也是近年才加入的；以前“八角会”那些首要分子，早就在和秋离的义兄，赤胆圣手屠孤吉那场血战中死亡殆尽。如今“八角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身担重职的这些人，除了他们旧日的两个当家与大执法之外，

全都是些新血呢……

八坛之中，据第七位的“大雄坛”坛主倪尚强，他的一身武功本来自是无可讳言的十分硬扎的，但是，如今他的对手却亦非泛泛，“九翼手”邵斌更是镖行这一道里屈指可数的顶尖人物，武功之强，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二人相较，老实说，倪尚强比起邵斌还要逊上一筹！

现在——

双方的激战更已进入生死交关的白热化了；邵斌的一双烂银短枪吐刺如电，闪烁流炫，火并着倪尚强那杆有如龙绕风旋的“盘龙杖”，另外倪尚强手下的两名好手，却倾以全力，舍死力搏那两个异常倔强的镖师！

三处厮杀中，那身长黑脸微麻的镖师猝然暴退，他的两个对手中一个使三节棍的大汉立时斜跃，另一个执着两只“峨眉刺”的角色乘机揉上，双刺凌空划过两道流光，猛然戮向这位镖师的背脊！

假如是一个武学深湛精博之人——譬如说秋离，他能一眼之下便看出拼斗双方在彼此施展时其中所含蕴的情势趋向，现在，秋离隐在草丛里看得清晰，那个镖师，喂，是要用一招来断胜负，分生死了！

一抹深沉的微笑甫始浮上秋离的唇角；斗场上已骤然变化——那位镖师猛地身形前俯，整个身体领贴地面三寸之处，同时，他的一双锋利单刀已各自抖起半轮寒光，淬然反腕自两肋之旁例穿而出，又快又准；稳狠兼备！

自背后扑上来暗袭的那位“八角会”好手一击落空，惯性地往前一个倾俯，于是，就那么凑巧地刚好迎住了对方反腕穿刺的两柄单刀；只听得“噗嗤”闷响，血光飘溅，那两柄单刀已有一半刀身插进了这人的胸膛！

得手的这名镖师毫不迟疑，他狂笑一声，立目斜身而出，十条瘦削的身体翻舞纵掠，其急如风，又猛然扑向那余下的另一个敌人！

当然，事情的转变“魔面子”雷仲也看得仔细明白，他不由凄生生地笑了一声，道：“小子，你果然还有两下，不过，只伯你要死得更艰难了……”

说着，他突然狂吼道：“钱贤，你也把那条命卖给他吧！”

使三节棍的大汉了——钱贤，受命之下面色倏转惨厉，他嘶哑地尖号着，三节棍挥扫盘旋，“哗啦哗啦”连连暴响，不要命地抽打向那名镖师；非仅如此，这人也马上展开了全属于同归于尽的狠毒招式！

看样子，他似是享的想将一条性命，豁将出去了呢……

懒洋洋的秋离抹了把脸，他心付道：“‘八角会’行事周密，手段残忍不说，他们的规律更象是十分严峻呢，那个姓莫的妖人只一吆喝，他手下的角色便是真的要拼命——看情形，姓邵的几个人只怕今天难逃此劫了……”

秋离正在琢磨着，那边，人影暴闪中，“哗啦啦”的三节棍震响不绝，那名镖师猝然翻扬，他的双刀带起了一溜血滴，那使三节棍的大汉也惨嚎着一头摔跌出四五步远，手上的那节棍亦抛到了半天高！

几乎在那人殒命的时间分不出先后——

“魔面子”雷仲已一抹云般凌空飞扑过去，他的动作简直隼利极了，凶悍极了，身形微微一闪，已是七招三十式同时暴卷，有如狂飚也似猛罩而下！

那个甫始力斩两名顽敌的镖师估不到雷仲的功力竟然精湛高强到此种地步，他双刀盘舞，人已慌忙后退——

狼嚎似的尖啸着，雷仲身形就宛似幻成一条鬼影，忽上忽下，倏左倏右，那么疾似风滚云，快如湍流水，诡似烟幻雾一般回旋掠闪着，而在掠闪中，掌影如云，如雨，如刃也似纵横四射，穿织交曳，自镖师急使的刀隙中

飞射，自镖师拚命的避让中转回，就只人们喘几口气的功夫，那名技艺颇强的镖师已厉号如泣，被雷仲一连十三掌劈得身躯弹起，在半空翻滚挣扎，满口的鲜血溅洒下，雷仲又跟着拔跃追上，双掌猛插斜扯，“哗——”的刺耳一响，这名镖师自胸至腹，已全被雷仲活开了膛，就象打破了一个猪肚子一样，“噗嗤”声里，花花绿绿的肠脏顿时倾泻，随着这名镖师的尸体一直拖扯出好远好远！

雷仲落地，把满手血迹就那么擦到了自己的衣衫上，他冷凜地转过头来，又凝视邵斌那边。

围攻那名年轻镖师的“八角会”两个高手，这时也早就心急如焚了，他们持命地攻扑着敌人，全不顾自己已然汗水淋漓，气喘吁吁……

年轻入神情悲壮，面现凜然之色，他在力搏之下，明白除了一拚再无希望，而他更知道，若是此时不拚，再隔一阵。

等到力量衰竭之际，便是要挤也无从拚起了……

“黄铜人”呼飞扫卷，直捣横扫下，这年轻镖师忽地雷劈山颓般猛然朝着一个对手攻去，那名“八角会”好手手舞三尖刀匆匆后退，年轻镖师却不放手，又一抡狂风暴雨也似的招式凶悍卷到！

尖晚一声，这名手执三尖刀的仁兄也发了狠，他箭一样穿掠向前，手中刀刺截吞吐，暴取敌人，打算同归于尽。只见两个人倏合骤分，一连串金铁交击之声夹杂着骨路断碎的“咯咯”声，只见年轻镖师肩头上血如泉涌，他的对手——那名手执三尖刀的朋友，却已被他的“黄铜人”猛抡出寻丈开外，血肉横飞！

几乎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

另一个方才不及插手的“八角会”，大汉倏然冲上，他的一双“紫金钩”快捷绝伦地电袭年轻镖师，年轻镖师感到钩刃沾肤，始淬旋三步，尖厉的双钩擦着他的肋旁划过，皮开肉绽中，年轻镖师的“黄铜人”斜拳淬劈，“噗嗤”一声，这一位“八角会”的人物也长嚎着倒地，一颗脑袋，被沉重的“黄铜人”砸成了稀烂一团！

“魔面子”雷仲的身法是诡异而又凌厉无比的，他明明先前还站在两丈开外，就当那年轻镖师的“黄铜人”砸碎了另一个“八角会”大汉的头颅又未及扬起的一霎，雷仲已长虹一样疾射上前，简直快得不可言喻，他已抖手三十九掌重重劈出！

年轻镖师早已力竭气虚，大汗透衣，再加上身上的几处创伤，此刻又恰好展式未收，哪里还抵挡得住雷仲这位顶尖强手的淬袭；他正待倾力闪躲，已是不及，雷仲的三十九掌中，倒有二十余掌结结实实打在这年轻镖师的身上，有如铁锤般的猛烈力量，直将他震翻出十多步外，大口大口的热血狂喷里，这年轻镖师甚至连一声呼号都未及发出，便在几次微微的抽搐中断了气，他那只血迹斑斑的“黄铜人”，也被弃置在尸体老远！

搓搓手，雷仲连正眼也不朝那具尸体多看一眼，他招过两名手下，语气冷漠地道：“砍下这几个狗头的首级，用竹竿给我插起来！”

那两名手下躬身履命去了，雷仲才缓缓踱向邵斌与倪尚强拚斗之处。现在，胖大的倪尚强已然落在下风！

方才情况的急转之下，“九翼手”邵斌全已看在眼里，他悲愤膺胸，激动不已。但是，他眼前却无力稍施援手，倪尚强虽然终究非他之敌，他想搁下对方却也极为不易，至少，倪尚强还能将他牢牢缠住，便是分出胜负，也

要在百招之后了。

此刻，雷仲已冷森森地站到一边。

双枪飞闪中，邵斌悲痛于他最为得力的两个助手之死，一边攻拒腾挪，他一面嘶厉地大吼道：“姓雷的……你们‘八角会’还讲不讲一点武林规矩？还论不论一点武林道义？你们全是一群卑贱的下三滥……”

不为所动地，雷仲语声如冰：“邵斌，这个结果乃由你自己挑选，怨不得谁，我早就告诉你干戈一起，你便没有侥幸，如今已没有退路了，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留着为你自己的老命挣扎吧！”

双目暴睁如铃，面似赤炭，邵斌更加使力压制对手，他疯狂而凌厉地攻击着，又咬牙切齿地尖叫：“雷仲，你们‘八角会’没有好收场的……我将联合天下侠义道及镖局同业，齐集力量声讨你们……”

点点头，雷仲阴沉地道：“很好，只要你今天能活着脱身！”

这时，肥胖的倪尚强也豁了出去，他奋力抵抗着邵斌有力的攻势，在那一双银枪的流灿闪耀中，“盘龙杖”滚滚翻翻，纵横飞舞，呼呼的劲风与尖锐的厉啸融成一片，两条人影，也就越发挪移如电了！

观战片刻，雷仲冷冷地道：“倪坛主，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

不待倪尚强回答，他又侧行两步——满脸的累累疤痕泛映着吓人的赤光，他酷厉地道：“也罢，我也加入，一起来领教襄阳第一位镖头的本事！”

正在激斗中的邵斌，听到雷仲此言，不由惊怒交集，又恨又气，他愤怒地大吼：“雷仲，你们‘八角会’就是用这种；下流手段崛起的？你们还要不要脸？卑鄙龌龊的丑事全叫你们占尽了……”

阴阴一笑，雷仲道：“你尽管骂，这只是更显露出你内心的恐惧与慌张，姓邵的，讲究光明正大较斗方式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尤其是，在这种情景之下，那些不值半文的武林规矩就更用不上了。……”

闪挪攻拒下，邵斌大骂道：“无耻的东西！”

冷漠地笑着，雷仲道：“你害怕了！”

邵斌正想破口再骂，一个轻轻淡淡，懒懒散散声音已响自路旁那片高亢的土丘杂草中。

“大难莫若死，有什么好怕的？”

显然，这两句突如其来的答话，一下子把双方所有的人全惊楞了，尤其是“魔面子”雷仲，他更是大出意外，急忙转身，他那两道尖利的目光，箭一样投注向语声传来之处——

呢，秋离自掩进了好大一段的那片杂草丛中站起，他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眯着眼；笑嘻嘻地看着那无数张流露出极度征愕与惊疑的面孔，耸了耸肩，他大招大摆地走了下来。

这时。邵斌与倪尚强之间的拚搏也自然停顿下来。但是，他们两人却仍然斗鸡似相持着，双方俱在不停地喘息。

缓缓地，雷仲迎前几步，他目注秋离，冷厉地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如今正在做什么，我们又是谁么？”

停下来，秋离也看着雷仲，他皮笑肉不笑地道：“‘牛鸣石’‘拦路劫镖’，‘八角会’，全答复了，对不对？”

狼嚎似地尖笑一声，雷仲道：“看样子，你也象是个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哧哧一笑，秋离道：“马马虎虎，提起名字，大约老兄你也不会不知道。”

满面的疤痕倏映红光，雷仲道：“好极了，你既知我们是‘八角会’的人，又晓得我仍在这里是办一件不变他人窥探之事，你却突然闯了进来，小子，足见你是有心找碴了，不过，休可曾估一估自己的分量够么？”

露出洁白闪亮的牙齿笑了——那两排白齿的瓷光微微耀泛，令人兴起一种有豹吻狼口欲待扑噬猎物之前的凶猛感觉；秋离目光莹澈而凛烈地逼视着对方，徐缓地，他道：“分量够不够是另外一回事，就算我也叫以卵击石，那是我自己活腻味了，假你们‘八角会’赫赫声威，送我西天一行不也相当惬意？这种弱肉强食，横行霸道的人世，我早已厌烦了……”

冷冷地打量着秋离，半晌，雷仲心怀叵测地道：“朋友，把你此来的真正意图告诉我！”

秋离懒洋洋地道：“不是说我活腻味了么，你们杀人如麻，视生命如草芥，我想，正好叫你们那双血手送上一程。”

暴辣地，雷仲吼道：“小子，你当我是给你取乐作耍的么？你以为‘八角会’的买卖是可以任人闯进闯出的么？今天你是来得去不得了！”

伸出舌头在嘴唇四周舔了一圈，秋离笑吟吟地道：“人生乏味，我本也不打算来而复去，所以说，雷大掌旗，你就下手取我这条老命吧。”

性情暴戾专横的“魔面子”雷仲，虽然心地狠毒，手段残酷，却是精明机智无比，在此时此地此景，突然会有那么一个外形懒散，不修边幅，却又神情镇定悠闲，隐隐中含蕴着棱棱威煞的年轻人出现，而这年轻人又完全知道此间诸事的内容，言谈之中，更是那般放荡不拘，嘻笑怒骂俱皆有之，这种情形，便大大地透着蹊跷，所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突兀的自半截腰上杀出来这么一个程咬金，他出现的时间又恰巧在怨般重要的节骨眼上，呢，莫不是，他也别有所图？

炯利的，雷仲不住地端详着秋离：黑色泛了灰的衣衫又皱又揉，上面沾满了尘土泥沙，还染着斑斑块块的油渍污迹；头发蓬乱不整，更有些草屑粘在发间，那张脸庞亦是脏今今的未曾洗擦过，双眼似仍惺松，满下领的胡须大约已经好多天未曾修刮了，胡茬子长得黑森森的老长一片，连脚下那双薄底快靴，老天，也早就污染得失去原来的颜色啦。可是，雷仲在注视之下，却竟发觉对方虽是如此懒散放荡，衣饰不整，面容生相反而如此俊秀英挺，那般洒逸俏美，外在的一切，掩隐不住这位年轻人的雄伟神韵，倜傥风姿，而且，对方的眉宇唇角之间，更含有一抹浅浅的讽笑，一股冷冷厉厉的狠毒；综合这所有的观察结果、见多识广，老奸巨滑的“魔面子”雷仲不由有些彷徨惊疑了，直觉告诉他，来人必非易与，今天，可能碰上硬把子，遇着扎手货了！

带着那么一段子蛮不在乎的吊儿郎当口气，秋离要死不活地道：“我说，雷大掌旗，你老人家还在等什么哪？”

秋离的那种无形流露出来的威凛气质，已多多少少慑窒住了雷仲，他心头一震，强行抑止自己波荡的情绪，仍然暴烈地道：“小子，难道你此来的目的，也是想取得邵斌怀中的那只玉盒么？”

揉揉面颊，秋离半眯着眼道：“你说呢？大掌旗。”

满脸的疤痕痉挛了一下，魔面子雷仲双目中煞气盈溢，他锉着牙，切着齿道：“我说？这还用得着我么？你不是为那玉盒而来莫不成尚有别的原因？嘿嘿，只不过你黑吃黑到‘八角会’头上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秋离侵吞吞地一笑，道：“我和你们不是朋友——”

雷仲大吼道：“当然不是！”

点点头，秋离又道：“但是，我与姓邵的也不是朋友。”

冷然地一笑，雷仲愤怒地道：“这不用你说；你若是和任何一方是朋友，如今你便不会出现在此，小子，你想夺取姓邵的怀中玉盒，可以——”

雷仲朗四周扫视了一遍，森凛地道：“你得首先全把我们摆乎在此地！”

忽然十分有趣地笑了，秋离道：“雷大掌旗，老雷，雷妖，雷怪，你以为，我就做不到么！”

气得雷仲几乎把一双眼全挤出来了，平素，身为“八角会”大掌旗的他，可以说俱是颐指意使，威风八面，那种前呼后拥，高高在上的神气劲，他左右的一批人连巴结都唯恐来不及，又有谁胆上生毛，敢于稍稍顶撞半句？而现在，秋离不但神态言谈之间，竭尽轻藐讥讽之能事；更简直不将他当个玩意，开始撕揭他的伤疤来了。不错，雷仲那一脸疤痕固然丑恶狰狞不堪，但一个人最大的忌讳便是不喜欢人家揭露他的短处，就好象和尚不想听人骂秃驴，胖人厌恶有人论肥猪，是一般的道理，如今，秋离非但明讽暗嘲更又一句一句地点鼻子骂，骂的全是雷仲最不愿听到的一些字眼，休说雷仲本就没有什么涵养，就算换了一个再有忍耐功夫的人，叫人窝囊了这大半天，现下又大拉拉地羞辱嘲骂到头上，只怕这人的忍耐也会一下无法忍的……

尖吼一声，雷仲双眼气得发红地暴叫：“混帐小子，满口放屁，你你你，你简直狂得离谱了，报上万儿来，‘八角会’便一掌成全于你！”

秋离气定神闲地道：“可以，我报了名号之后，老雷，你们乖乖离开最上策，这姓邵的，与他怀中的玉盒，我要一起笑纳！”

狂笑如啸，雷仲狠毒地叫道：“小子，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揉揉面颊，歌离低沉地道：“我姓秋，秋天的秋，单名一个离、分离的离，道上有些朋友，很不雅地称我为‘鬼手’。”

刹那间，象满天的雷在响，风在号，连四野也全在震动了！“魔面子”雷仲大大地退后三步，他惊疑之极地突瞪着秋离，冷汗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忽然冒出，心腔子宛似在敲着鼓，“咚咚咚”地剧烈狂跳，张口结舌地，他讷讷地道：“什……”

什么？你，你说你是……秋离，‘鬼手’秋离？”

叹了口气，秋离道：“这又不是陛下万岁；冒充了他还能讨个好口彩。我想，我姓秋的这种角色，只怕还没有人愿意冒名顶替，老实说，我早就一身光杆，二肩担口，三餐不继，四海飘泊了，苦得很啊……”

心里象有十五个吊桶般地七上八下，雷仲抹了一把冷汗，他有些恐惧地瞪着秋离，长长叹了口气。他忐忑不安地道：“小子——呃，秋离，你，你到底意欲何为？”

秋离平淡地道：“首先，我劝你们马上一声号令，看谁逃得快，最好四散夺宝，使我不易追杀，当然，以后我还会再来找你们算一算旧帐的；目前，如果你们撅屁股全开了溜，我便暂且饶过，也可以给一个时间容你们准备准备，防范防范，这里，我与姓邵的尚须了结一段公案！”

吞了一口唾液，雷仲艰涩地道：“秋离……我不否认，在江湖上你是一霸，在武林中你又是一煞。但是……无论是霸也好，煞也好，你，你却总不能太过嚣张狂妄，便逼得人去吊头……你知道，你要在道上混，人家也同样需要在道上混……”

嘻嘻一笑，秋离道：“你认为我姓秋的太狂了，那么，方才你逼迫姓邵

的那个时候，你觉不觉得你也有些横暴呢？”

雷仲一愣之下，脱口叫道：“他已经是笼中之鸟，有翅难飞！”

点点头，秋离道：“对了！如今我看你们，与你们方才看邵斌，观点是完全二样的，你们对邵斌不讲理，硬迫强压，只是因为你们能吃住他，你们的力量大，相似的，我现在对你们这般奚落专损，亦乃我自认吃得住你们，我个人的力量，也能超过你们所有力量的总和！”

停了一下，他又笑吟吟地道：“自然，百闻不如一见，常见不如一试，你们可能心里不太服气，定然暗付着我姓秋的是在吓唬你们，没有关系，我欢迎你们任何一位上来试试？咱们印证印证，探讨探讨，也好叫你们心口一致，乖乖顺顺。”

搓搓手，他目光四转，道：“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就是我在与敌人交手时，往往会有点冲动，这一点冲动，也就造成了许多人的归天，说出来，我很遗憾，目的也只是奉劝各位小心提防为要。”

面孔上的疤痕痉挛，泛着灰黯之色，雷仲沙哑地道：“秋离，你不要逼人太甚……”

哧哧一笑，秋离道：“风水是轮流转的啊，记得方才姓邵的还在鬼叫着请你们不要逼他太甚，如今，这句话却从大掌旗你的口中吐出来啊，啧啧，真是可叹，真是可怕。”

强自忍住满腔的暴怒，雷仲委屈地道：“秋离，我们作个协商，如何？……”

眨眨眼，秋离道：“怎么个协商法？”

抽了口冷气，雷仲苦涩地道：“邵斌怀中玉盒所盛之物，价值约在纹银十万两至十二万两之间，我们各分一半，你应满足了吧？”

霍然大笑起来，秋离道：“妈的，你是晕了头了，老雷，你在江湖上南闯北荡也算混得有声有色，怎的你就不去打听一下，问问我姓秋の出马找外水，什么时候与人分摊过？要就一文不取，否则——全占独吞！”

身子一震，雷仲愤怒地道：“你……你是一点后路也不给我们留了？”

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秋离道：“不错，我既要吃面，也要喝汤，此外，还得宰两个人玩玩！”

脖颈上的喉结颤动着，雷仲脸上的疤痕越加灰中泛紫了，他双手紧握，窒着气嗓子沙沙地道：“秋离……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对‘八角会’，你是不是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我看，‘八角会’与你结过梁子？”

秋离神色顿转凛烈地冷沉地道：“是的，我与你们‘八角会’有仇，此仇不共戴天！”

讷讷地，雷仲问：“什么仇？”

狂笑着，秋离道：“长远了，这仇！”

他接着又寡绝地道：“老实说，今天我主要乃是冲着邵斌来的，我们之间也有些长远的帐需要结算，你们‘八角会’不过恰好凑成了堆，我要找‘八角会’的霉气，你们还不是正主儿，正主儿是你们的两个龙头‘魔眼双心’与你们的大执法！”

努力镇定着，雷仲忐忑地道：“为什么？”

秋离冷森地道：“到时候你们自会明白，当然，你们既为‘八角会’的一分子，虽然与这段昔日的私怨没有直接牵连，但却也是一丘之貉，不是玩意，只要你们加入了‘八角会’老子这笔帐上，便也一并给你们算上了！”

不自觉地退后一步，雷仲紧张地道：“秋离——你说的这段梁子，可是……可是早年‘赤胆圣手’屠孤吉的那件事？”

暴烈大笑，秋离道：“正是！”

两个字有如两记铁拳般，捶到雷仲的心弦上，他浑身一晃，再退三步，震骇地，他惊叫道：“你——秋离，你与屠孤吉尚有渊源？”

于干脆脆地，秋离道：“他是我的拜兄！”

愣了愣，雷仲讷讷道：“拜兄？屠孤吉……怎会是你的……拜兄？”

进了一步，秋离身子微微倾斜，他冷冷凄凄地一笑，道：

“你是我儿子？我有那大兴致哄着你吗？”

雷仲双目顿红，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厉烈地大吼道：“秋离，我敬你在武林中的地位，尊你在两道上的威名，却并非是畏惧于你，你还要骑到我们头上撒尿？你以为你就可以狂暴天下，唯我独尊了，你未免太过目中无人，张狂跋扈！”

用眼角瞄着雷仲那气怒交加的熊样子，秋离冷森地道：

“本来，事情我还想一件一件地逐次来办，先了结与邵斌之间这段公案之后，再轮到去和你们亲热，但看眼前这个情形，你们似已迫不及待，急着想马上见个真章，行，老子也就成全你们便了！”

心头大大地一跳，雷仲突觉全身发冷，他魂惊胆颤地急忙大叫：“且慢！”

就这两个字的工夫，秋离已狂风似地暴卷出去，只见他身形甫动，七名“八角会”的属下已惨号着摔到一边！

所有的“八角会”人马甫始一愕，秋离已仰天长啸，声音高亢凌厉：“银牛角啊——”

吼叫的尾音带着一缕悠悠颤颤的抖动，而这悠悠颤颤的抖动便宛如一根烧红的尖针一样；刺到人们的耳膜，飘进人们的心扉！那么血淋淋的，狠刺刺地刺入人们耳膜，截进人们的心扉。

一只半弯月形的，前锐后锋的，浑圆细致又泛着莹莹银光的银牛角、已经稳稳套上了秋离的右手，银牛角的根沿部分，那精工雕镶着的怪异图纹，也在那一圈寸许宽窄的银框上流灿，看上去，这只半弯月形的银牛角，是如此皎洁无瑕，如此光滑细腻。

就宛如一只镀了银粉的象牙。但是，人人知道这不是象牙，这是一只牛角，一只招魂的牛头马面头上的那种牛角，一只送你到阴曹地府里去的最佳工具！

秋离的银牛角展现，不啻已将“阎王告示”张贴了出来，明白“鬼手”作风的江湖中人全知道，只要他的银牛角出手，即是大齐杀戒的前奏了！

“魔面子，雷仲绝望地呻吟了一声，而尚在他未及采取任何行动之前，秋离的银牛角角尖已狠酷得不可思议地自十一名“八角会”大汉胸膛里刺进又拔出，在那漫天的血雨飞溅中，秋离的动作快速迷幻得就宛如只象挑截一个人般的轻松自在！

狂吼着，雷仲闪电般暴掠而上，抖手三十掌急劈秋离，三十片掌影幻为一沼流星似的芒彩急泄向前。但是，却在那连串的掌势甫映之际，秋离已一个大纵身射了老远。在他这一旋一射中间，又有王四个黑衣敌人头碎胸穿翻仰倒地，手握的兵刃亦抛掷四坠！

右臂挥闪成一层层奇异的幻影，在秋离的挥闪中，一个一个的“八角会”所属党羽便哀号如啸，鲜血四喷，有如快刀斩麻杆那样干脆地倒下——或是被凌空挑起，或是被横撞摔出，或是脑袋稀烂，或是肚腹洞穿，腥赤的血，白相糊的脑浆，花花绿绿的肚肠，粘粘蠕蠕的腑脏，全那么不值半文地在周遭溅洒着，印染着，扯挂着，践踏着，而人类那种死亡前的尖锐哗叫声，更有如一只只的魔手在紧拉着生继者的胆囊，在栗杀剩有一口气的人那可怜颤惊的灵魂……

做梦也料不到秋离的出手竟然已快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以雷仲这等卓绝的身手，也仅仅只有攻击一次的空隙，可是，他这一次攻击可以说毫未发生一点功效，而就在这位“八角会”的大掌旗尚未及缓回手来的一刹那，四周，他的属下们又已被控平十多个了！

从秋离开始放手宰杀算起，到目前为止；也只不过是人们寻常几次眨眼的时间，就在这微不足道的瞬息前后，围住四边的不管是据高或是临险的“八角会”三十多个大汉竟然全已殒死当地，无一活口。他们非但没有还手的时间，没有招架的力量，甚至，他们有的人连半才也躲不出去，连一声呼号亦不及发出，几乎就只刚刚看见秋离银牛角闪眼，而那要命的银牛角已进入了他们的身体！

现在——

雷仲霍然转身移步，打算再取攻势，这时他目光扫视，才蓦然发觉他的那批手下们已经完全死光死绝了，除了僵楞在一边的倪尚强与邵斌之外，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了！

将银牛角懒洋洋地斜扛在左肩，此到，秋离正站在一座小土墩上望着雷神眯眼微笑，银牛角角身染满鲜血，那么粘稠稠的，濡厚厚的鲜血，看在人眼里，特别有着一股子颤栗可怖的味道。

撇撇唇角，秋离朝着惊骇莫名的雷仲露齿一笑，道：“姓雷的，怎么样？我这两下子还差不多吧？”

倒吸了一口凉气，雷仲惊恐地圆睁双目，连嗓音都发了沙：“秋离……你也……未免……狠得太离谱了！……”

冷冷一哼，秋离道：“我用不着念佛吃斋的，没有那么多慈悲为怀。现在，我说雷大掌旗，你是要依我的法子解决呢？还是我们就照眼前的节目继续下去？”

咽了口唾液，雷仲满脸的疤痕俱皆痛苦羞愧得泛了青乌，他忍气吞声地道：“你……是什么意思？”

点点头，秋离似笑非笑地道：“很简单，依我的法子么，我如今并不宰你，因为你在你眼里还算不上是个玩意，和你斗、没有味道，我留体一命，咱们约个地方，你回去把口信传给你的主子，呢，‘魔眼双心’那一对老王八，然后，我到那个约定的地方，等着你们大批英雄好汉到来，这样大干一场才会有意思，你说如何？”

颇出意外地怔了怔；雷仲却又深怀疑虑地道：“你……叫我回去传信？”

秋离颌首道：“正是。”

接着，他又道：“不过，当然其中还有点小要求须你做到！”心腔子猛跳，雷仲惊道：“什么小要求？”

秋离笑吟吟地道：“不论你现在死，还是隔些日子再死，总归是一个死

字，但是，若我如今放你去，自然这条老命就可以多活几天，而这多活几天的代价也并不便宜，雷仲，你得用你身上四两肉来补偿我。”

狂吼如雷，雷仲简直气疯了心，他尖叫着道：“秋离……”

你你你……你以为你是谁？可以如此任意宰割我‘八角会’上下？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般狂言无忌跋扈嚣张？”

阴森森地一笑，秋离道：“我是谁？我是刀俎，你是什么？你是血肉，如此而已！”

愤怒得全身所簌簌而颤，连声音也走了腔调，雷仲有生以来，几曾受过这等侮辱？又几曾受过这怨气？可是，事实却总是事实，雷仲深深知道他自己的力量能达到什么程度，同样的，他也明白秋离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二者相较，他是无论如何也抵不住人家的，武宗之道一丝一毫也取不得巧，斤两如何，一秤便知二就算以计谋相补吧，论起心眼来，秋离的窍门只怕更比他有多无少。换句话说，眼前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他是万难操胜券了，可是，奇迹在哪里呢？

秋离神色不动，侵吞吞地道：“我晓得你不高兴，雷仲，甚至你非常气愤，但你奈何我不得，你吃不住我，相反的，我，可以搞倒你，所以，看情形这口气你就非硬咽下去不行了，多用点脑筋，我的大掌旗，眼前局势相信你瞧得比我还清楚，你是愿意割下四两肉之后带着这条老命回去求援呢？抑是要争回面子非将一把老骨头撒在此地不可？”

喉结颤抖着，冷汗透衣，雷仲难言地道；“秋离……你……”

你实在欺人太甚！”

叹了口气，秋离道：“废话，你我血债未清，互处敌对之势，莫不成，我还要将你们一个个全抬到我头顶上供奉着！”

说到这里，他勃然色变，暴烈道；“姓雷的，不要再罗索

了，愿不愿，你只要答复，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陪着你在这一里泡蘑菇！”

困难地喘息，雷仲不可抑止地全身抽搐，显然，他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了。眼前的情势，确是异常简单，若是硬拼，雷仲知道就凭他自己是断难难占上风的，便是加上一边的倪尚强，再加上山坳那头的上官坛主及余下的几个大头目角色，也并没有一点能以取胜的希望，双方的功力衡量，却不是以人数的多寡成比例，甚至以人数的多寡成反比了！“鬼手”秋离的狠辣歹毒是天下闻名，四海传扬的，他说得出便做得到，如若不依他的法子去做，自己这几个人全横尸于此地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如果照他的法子去做，那四两肉的苦楚且不去说，地下的累累尸体，盈盈血债怎么交待，自己的名声威望又如何保存？可以说就全完了，全毁了，自己的颜面将来朝哪里放呢？连见人都不能见了啊……

秋离那一双冷厉尖锐的眼睛似是能够洞穿雷仲的心腑，他凝注着他，寒凛地道：“雷仲，怕面子上不好看，是么？当然这件事不会令你胜上贴金的，可是，我认为这却比你当场送掉一条老命来得容易接受！”

雷仲痛苦地痉挛了一下，他正想开口说什么，却突然目光一亮，一亮之后，他急促地道：“秋离，你听我说，今天这场冲突，起因全乃一点误会，只要我们能退让，就以你在武林中的名头，也不能过分赶尽杀绝，不讲道理——”

秋离是什么样的人物？雷仲的语气忽而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内容也有些不伦不类；再加上他双目的闪动，神情的迫急，呢、秋离立即明白场面

不对，自己身后必定有鬼！

于是，秋离便让一抹古怪而阴森的微笑浮上了唇角，他这抹微笑的意义也表现在双方的瞳仁中，果然，当他这抹笑意尚未消失，背后，三股强劲急速得就连空气也打起游涡的锐风突然袭到！

大笑着，秋离仍然面对雷仲，身形不移不动，倚扛在左肩的银牛角却闪电般翻手后挥，光彩眩迷中，三声“当郎”暴响几乎合成一声，银牛角倏然一闪又回到秋离肩头，而三只手臂粗细的，闪动着光芒的“蛇头梭”已纷纷弹震抛飞到草石中间去了！

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道：“姓雷的，来这一套，你的火候还差得远！”

自那三只“蛇头梭”的猝袭，到秋离挥角磕击结果，从头至尾，秋离非但身形未曾移开转动分毫，甚至连眼皮也没眨上一眨，他就是那么回角飞扫一下，却宛如角上有眼，臂缠千斤之力那般，将三只力量强劲得几可洞穿铁石的“蛇头梭”震动，这份功力，这份修为，不用多说，也足够人家去张口结舌老半天了！……

雷仲一呆之下，尚未及答腔，秋离已蓦地向前微俯，就在向前微俯的一刹，又怒矢一样朝后暴射而出，半空中，人已倏然翻转，面对目标。

在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岩脊上，呢，那位上官坛主和他手下四名好手，另外七八个黑衣大汉正半隐半现地伏在那里，这片山岩脊隔着秋离他们那边有五六丈远，拔地也有两丈多高，但是，就那么倒射凌空，侧转滚身两个动作，秋离已然来到了他们头顶！

方才那三枚落空的惊愕反应尚未消失，上官坛主及他手下们正在怔忡，而竟那么急速得无可言喻的，对方已经到了跟前，这位上官坛主蓦然一震之下，退身躲闪同时脱口尖呼：“截他！”

“他”字刚刚跳出这位上官坛主的舌尖，银灿灿的亮光已长虹似地暴泄狂卷，惨号连声，他那四名武功不弱的得力助。

手已有三个横飞到山岩之下！

另一个的家伙方才挥出一半，银牛角的尖锐角尖已猛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胸腔。这一戳之功力，撞得他四脚朝天，丝线一样倒飞而出，狂喷的鲜血，便好象一只被重力突然压炸了的猪泡胆！

上官坛主的第四只“蛇头梭”尚未及摸出，秋离的银牛角已砸碎了其他七八个黑衣大汉的脑瓜子，在血浆四溅中，他已闪电般挥出五十条角影自五十个迥异的方向猛罩而到！

这种浩荡而威烈的攻击，是上官坛主所未曾遭遇过的，他顿时便把一张红脸吓成了白脸，仓皇后退，他甚至连腰间临时插上去的兵刃都来不及拔取了！

第二十章 了却旧仇

此刻，山岩下，“魔面子”雷仲已飞扑上来，他手上多了一件怪异物体二——那是一面大小有如面盒，金色，盗形，且在盔面布满了寸许长短银梭的兵器！

秋离目梢于二斜，不觉冷冷哼了一声，在这冷冷一哼下，他的银牛角抖成月弧如轮，光流似虹，飞旋象浚云，激泄如飞瀑，简直暴烈得山震河颤，强悍得天地变色，一口气逼了过去！

气流呼啸旋回，波荡排挤，四周空间全被纵横交织的角形所布，没有一点细微的缝隙，没有一点点可供环转的余地，而压力如铁如石，有形与无形的，就那么漫天盖地地罩下！

凄厉的长嚎有如颤抖着直传九天，令人毛骨依然。那位上官坛主，面容完全扭曲成一副怪诞又可怖的形象，打着转子飞撞到山岩之下，在他坠落的瞬息，老天，他身上竟然已满布着数十个血窟窿了！

那位身材魁梧的上官坛主坠落下去的时，恰好“魔面子”雷仲正咬着牙自下面掠上来，一个死人一个活人，就这：么上下擦掠过去，雷仲目光一扫之间，却几乎提不住气，也险些跟着栽跟头了！

秋离等着雷仲掠上，而雷仲甫始心惊胆颤地足底尚未踏：实，一片角影已当头盖来！

倏然闪晃，雷仲手中的盗形兵器呼轰还攻，他一边大叫：“秋离，我和你拼了！”

秋离身形翻飞激旋，银牛角挥舞着，有如狂风暴雨，一角与一角之间速度是那般急促，那般绵密，看上去便仿佛有千万只银牛角自阴其中倏然飞射撞刺一般，眩晕极了，诡邪极了；也狠辣极了！

雷仲的身手也是顶尖之选，反应如电，攻拒凌厉，再加上招奇力沉，内劲悠长施展开来自也非同小可——但是，这只指一般武林人物的感受而说，如今他的对手乃是“鬼手”秋商，场面便大大的不一样了，雷仲的武学造诣固然够得上登堂入室，不过，秋离却已超凡入圣了——雷仲手上的盔形兵器闪舞翻飞，来去如电，却无法突破秋离的角网，只见纵横穿掠的银色角影紧罩着一团跃动的金芒，就宛如漫天的银霞网着一轮乏力而挣扎不停的昏暗月亮相似，眨眼间，二十招过去，雷仲已屡屡见险，逐步退向山岩边缘了！

出手如电，秋离轻描淡写地道：“雷大掌旗，你要和我拼？用什么拼？妈的，却是你这只配打孩子屁屁的三脚猫庄稼把式？”雷仲闻声不响，只管全神贯注地与他有生以来所遇上的第一个强敌厮杀着，虽然，他早已感到左支右绌，压力如山了！...目光斜视，秋离不觉笑了，唔。下面，“九翼手”邵斌又和他那位胖胖的对头倪尚强动上了手，大约，邵斌认为眼前是闯关的好机会。

突然——

秋离暴闪逼近，七十七角一次科手挥出，猝斜急旋，反手又是七十七角，同时，左掌一式“鬼在哭”血刃似地飞去！大吼急叱着，雷仲手上的盔形兵器雷轰电掣也似的四周挡拦拒截，金芒溜泄呼呼生风！

全身倏缩，秋离的身形贴着地面平平射出，银牛角由下而上，龙卷风似地涌卷，气势磅礴！

雷仲尖叫着金盔往下快击，身躯倏然拔升，秋离狂笑如啸，银牛角如影随形紧跟而上，左手划出一道硕大的圆弧，在这圈无形的圆弧中，千百掌影穿掠飘射，有如星月交辉，浮沉不定，展现出一副罕异的景色，这副罕异的景色，只是突然一闪又寂，而凌空的“魔面子”雷仲却已闷吭连连，身子在急剧的翻滚中，断线风筝般沉重摔跌到山岩左侧的一片锯齿形石面上！

方才，秋离一口气连串暴展“大悲角法”中的精华招式，：同时，左掌

也以他那古怪邪异的卓绝散手、“攀月摘星手”合并攻敌，如此双管齐下，雷仲任是再三分刁钻狡猾，又如何抵挡得住这连天山派一流强手也无法抗拒的凶悍武功！仰卧在那起伏不平，粗砺坚硬的石岩上头，雷仲口中暗紫色热血不停地往外狂喷，他双眼圆瞪，眼珠子似欲突出双眶，面上痛疮赘结的疤痕也呈现出一种可怕的乌青色彩，胸口在剧烈地起伏，四肢断续地痉挛，而他那个金盔形兵器，却仍紧紧握在他有如藤箩般五指缠绕的手中……秋离的银牛角并没有伤着他——仅只逼退他往高处跃躲，真正使雷仲吃到苦头的乃秋离同时推出的“攀月摘星手”，这一记曾使天山派泰斗可札软汉也栽了跟头的“攀月摘星手”，在刚才那一刹那间，便有十七掌重重击中了雷仲的身体，而且，大多数伤到要害！

现在——

秋离缓缓地走近了雷仲。雷仲仰躺在那里，已经无法移动，无法挣扎，甚至，连双眼也难以转侧了！

有生以来，秋离曾看过很多尸体，以及很多垂死的人，如今，他知道雷仲已然快要接近成为一具尸体，现在，他正是一个典型的嵌死者了！…微微俯下面孔，秋离有些悲悯地注视着那奄奄一息的雷仲，口中“啧”了两声，他叹息道。“何苦来呢？雷仲，虽说早晚你也逃不过这一关，但多话些日子总是好的哪，你非要争一口不值得争的气。真叫我替你惋惜……”“哇”地又吐出一口紫血，雷仲张了张嘴想嘶叫，但是，发出的声音却低弱有如蚊蚋。

“你……你好狠……”

摇摇头，秋离平静地道：“当然，你在临去之前，必定不会感到心甘情愿的，假如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雷仲，觉得痛苦么？”那一双血红的，却光芒散乱僵硬的眼珠子死盯着秋离，在泉血溢流中，雷仲气如游丝般道：“三十年……江湖……闯荡……到头来……却竟栽在……你的手中……我……我死也不能……瞑……目！”

叹了口气，秋离颌首道：“瓦罐难离井上破，大掌旗，如今你也就应了这句话啦。”

喉头发出一阵“咕噜噜”的怪异声响，在这片声响中，雷仲口里的鲜血又狂涌如泉，蓦地，他双眼怒翻，摧肝沥胆似地嘶叫：“秋离……你等着……我要找你索命——”秋离尚未及回答，雷仲已全身一挺，“咯”的一声之后立即断了气，他就那么形状惨怖地仰卧在那里！

伸直了腰，秋离舔舔嘴唇，懒散地道：“妈的，什么场面全叫我碰上了，都挺了尸竟然还变鬼来吓唬我，好在我胆子尚不太协……”摇摇头，他不再迟疑，双臂腾空，一个跟头翻到山岩之下，咽，下面，那胖大的倪尚强仍然在和“九翼手”邵斌火并得难分难解，看情形，他们似乎还不晓得山岩上厮杀已经结束了呢……此际，邵斌显然已稍占上风，烂银短枪闪炫如蛇电飞舞，纵横点截，隼利无比，倪尚强的“盘龙杖”虽也奋力挥展，浩荡有威，但两者相较，倪尚强却逐渐有些活动不开，受制于人了！

从一边走过来，秋离用手拈拔着胡茬子淡淡地道：“你们两个还没有够呀？”挤斗中的两位仁兄，闻声之下俱不由大惊失色，心寒胆颤，不约而同地，两个人齐齐虚晃一记，慌忙分向两侧跃出！

将一根钳在手指上的胡茬子轻轻吹掉，又伸手朝前襟上擦了擦，秋离来到三步之外站定，他笑了笑，道：“呢，这才听话，而你们即将知道，听话的人有福了，我心里一高兴，你们会受到不少的恩典。”

肥胖油亮的面孔如今已是一片灰青，倪尚强艰辛地咽了一日唾液，心惊胆颤地道：“秋……秋离，我……我们的大掌旗……呢？”左手向自己颈项一比，秋离眨眨眼，道：“翘辫子了！”

“什么？”倪尚强如遭雷殛，震惊之下，不由“噔噔”一连踉跄退了好几步，他全身哆嗦，两颊肥肉急剧抽搐，声如嚎泣：“你……你是说……你是说……我们……的雷……大掌旗……已……已经死了？”

笑了笑，秋离道：“除了这个解释，大坛主，你对‘翘辫子’三个字，莫不成还有其他的说法？”痉挛着，倪尚强气急败坏地道：“你……是你杀的？”

秋离颌首道：“不错，我也并没有诬赖别人。”

僵窒了好半晌，倪尚强才面容死灰，语声扑颤地道：“秋离……‘八角会’誓不与你甘休……你将为你今天的暴行偿还血债，连本带利的偿还……”打了个哈欠，秋离略略显得有些疲乏地道：“新鲜事儿，倪大坛主，哪个说过要和你们‘八角会’善甘罢休的哪？你不要在这里自作多情，以为我姓秋的搞下这场乱子就得开溜，我老实告诉你，今天的这一回合，只是个开头，热闹的还在后面，你们便是不找我，我也会寻上门去与你们亲热亲热，一直亲热到你们‘八角会’死尽埋光才算结束。”

不待对方回答，他又突然变得冷厉之极道：“在我秋离手下，已不知宰杀了多少武林蠢贼，江湖妖孽，你们‘八角会’的几十条狗命，在你们来说，象是惊天动地，非同小可了，在我眼中，却和宰杀了一批畜生没有两样，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你们‘八角会’所有的性命，便一起赔上，也抵偿不了我义兄屠孤吉的一滴血！”狠狠地，他接着暴烈地道：“你们只是一群贪婪的狼，一群无义的狗，一批奴才的奴才；一批小人的小人，全该凌迟碎剐，五马分尸，没有一个配在世为人！”

秋离语声带血，神情蕴煞，每个字俱似一把刀，每句话皆象一柄剑，字字句句都那么冷森森，血滴滴的插进了倪尚强的心窝，使他不寒而栗，魂魄魄散，连大气也憋得透不了一口了！

右手的银牛角角尖指点向倪尚强，角尖上血迹浓稠粘滴，秋离冷酷如冰地续道：“当年，我义兄‘赤胆圣手’屠孤吉便是你们‘八角会’联合了‘青衫帮’‘红心教’一些魔魑魅魍以阴毒手段损害了他，你们以众凌寡，以多欺少，用群殴战，车轮战，使毒物，施暗器，用尽了一切可能使出的歹毒伎俩来算计他，可恨哪，你们一个个昧着天良，不顾仁义，逼着他走向绝路，迫着他舍弃生命人……妈的，你们这些是人生父母养的野种，老天有眼屠大哥还留着我这个亲人，而我，我早就在处心积虑地要寻找你们了，早就渴盼着以血偿血了，早就将二双铁鞋也快要踏穿了。正好，你们正好不甘寂寞，又在蛰伏中蠢蠢欲动，幸亏你们死灰复燃了，才将我这一颗已经绝望的心激跳，才又把我那一股已然冷却的仇燃起，这是天意，要你们自行送到我手，你们，也就认命了吧！”

惊骇的，倪尚强失措地道：“秋离……你……你还要……如何？”双眉倏竖，秋离道：“我当然不会将我妹子嫁你！”

哆嗦了二下，倪尚强恐惧地道：“你……要赶经……杀绝？”秋离冷酷地道：“不，至少，我目前不会杀你，我要留着你那张污秽的活口；回去哭诉你们的主子！”

顿了顿，他又道：“你们那两个该死的头儿，‘魔眼双心’丘达和他的

搭挡‘小灵王’苏样，他两个老杀才乃是你们的大二龙头，是么？回去告诉他们，我‘鬼手’秋离，就要摘掉他们的脑袋瓜子了！”惊魂甫定，倪尚强不敢相信地道：“你是说……秋离……你会放我生还？”狂笑一声，秋离道：“正是！”他又阴沉地道：“本来，这个幸运不是落在你身上的，我先赏给了雷仲，但是，他硬要充能，结果充掉了他自己的老命，如今，你算白拣了这个便宜了！”

润了润那干裂的嘴唇，倪尚强沙哑地道：“秋离，我记着你这‘恩典’，我——”一挥手，秋离粗暴地道：“还没有轮到你放屁的时候，我暂且饶你狗命，条件却和雷仲一样，你可以活着回去，但是须留下身上四两肉！”

猛一锉牙，倪尚强道：“我认了！”

秋离残忍地道：“好，我喜欢干脆的人，你爽快，我更爽快，这四两肉，姓倪的，你自己找地方割吧！”

脸上的肥肉抽搐了一下，倪尚强弯下腰来，自靴筒里霍地拔出一柄精光闪闪的小匕首，他咬着牙，略一迟疑，挥手就朝自己大腿根部用力切割下去！

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血光暴现之下，天爷，倪尚强左手上已提着一大块血淋淋的肉片！那块肉片白中透红又嫩又鲜，看上去就和任何；块刚切下的猪肉没有二般，而且，只怕分量有半斤多重！

连眉头也不皱，秋离笑嘻嘻地道：“不错，你还多少有点种！”忍受着这种刺骨钻心的痛苦，冷汗涔涔里，倪尚强不由身体颤抖，脚步摇晃，他寒着脸道：“成了么？”

秋离道：“成了。”

吸了口气，倪尚强又道：“我……可以离开了吧？”秋离深沉地道：“回去之后，你告诉你的主子，今天算起第六十天，我在‘白草坡’恭候大驾，‘白草坡’在‘大玄山’东去十五里之处，你知道那地方？”咬着牙点头，倪尚强语声暗哑地道：“我知道……相信二位龙头也知道……”哧哧一笑，秋离道：“当然；江湖上传说的决斗之处。”

“嘶”的一声，倪尚强撕裂了一长条衣襟，草草将大腿伤处包裹完事。末了，他疑注秋离片刻，瞥了瞥呆立；侧的邵斌，然后，这位“八角会”“大雄坛”的坛主，便转身离开，他破着腿，拄着“盘龙杖”，那背影；显得如此老迈龙钟，又显得如此颓唐伦凉……忽然，秋离想到了昨天在襄阳城的小饭馆里走漏消息的那位，“癫子”与“老马”。他记得这两个人并未丧在自己手下，游目四顾，却早已踪迹杳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溜掉了，但看这情形，这二位仁兄一定是见势不妙，才临阵逃脱的……心中感喟着，秋离转过头朝呆若木鸡的“九翼手”邵斌露齿一笑，那笑容却多和蔼可亲，他懒洋洋地道：“好可叹啊，是么？”

悚然惊悟，邵斌忙踏前一步，诚惶诚恐，感激地躬身施礼道：“幸蒙秋兄仗义相助，拔刀拯危，解救邵某人于生死边缘，此恩此德，邵某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等邵斌说完话，秋离那张原来和蔼可亲的面容突然沉了下来，猛地变得寒如秋霜：“少套交情，邵斌，你趁早给我闭上你那臭嘴！”

大大地吃了一惊，邵斌又是难堪，又是骇异，又是迷惘地愣了一愣，好一阵子，他才张口结舌地道：“这……这……秋兄……这……”重重一哼，秋离道：“这算怎么回事，是么？你这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

惊恐地退了一步，邵斌骇然道：“秋……兄想秋兄必是听了什么人恶言中伤，对邵某有了误会……秋兄，且请听我解释……”嗤之以鼻，秋离道：“解释？你还用得着解释么？你混身几根骨头我全清楚，姓邵的，不必麻烦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邵斌神色灰败，绝望地叫：“秋兄……莫不是……你也想要夺取我怀中玉盒？”不屑地一笑，秋离道：“你省着吧，邵斌，就算你跪下来双手献上，我秋离也一脚踢它老远，那只玉盒，你们全拿着当宝，在我看来，却不值一晒！”

全身骤然冰凉，邵斌恐惧地道：“那么……秋兄之意……”“啧”了一声，秋离道：“简单得很，我们有笔旧帐要结，就象我先前告诉‘八角会’那批畜生所言。”

惊骇加迷惑，邵斌忐忑地道：“有笔旧帐要结？但……但是，秋兄，你我并无怨仇可言，秋兄大名，邵某也只是神仰，一直未曾拜谒尊颜……这……这又何来旧帐可算？”冷冷地逼视着邵斌，秋离目光如刃：“邵斌，你再仔细想想看，看我们果真素无恩怨么？而你，也的确与我未曾晤过面么？”提心吊胆的仔细端详了秋离一阵，邵斌摇着头有如坠入五里雾中：“秋兄，秋兄盛名煌赫，神威盖世，邵某钦仰已久，但是，邵某的确未曾有幸拜识……”秋离阴沉地道：“你再认认看。”

苦笑一声，邵斌道：“不会的，邵某虽然年近五旬，然双目尚明，如秋离此等叱咤天下之英雄，只要见过，邵某又岂能忘记？秋兄，这其中恐怕有了什么误解，或是秋兄受了什么人挑拨……”暴烈一哼，秋离叱道：“放你的狗屁！”

难堪地噎窒了一下，邵斌却提不起胆量来和秋离翻脸，他长长吸了口气，委委屈屈地道：“秋兄，便是邵某有什么无意间开罪尊驾的地方，也还请尊驾不吝指明，至少，邵某也可以赔个不是……”秋离冷冰冰地道：“非但你曾经开罪过我，邵总镖头，襄阳地面的仁义大阿哥，你几乎要了我的命！”

大吃一惊之下，邵斌惶恐又迷惘地喊着冤：“秋兄，尊驾……尊驾莫不是找错人了？邵某与尊驾素无恩怨可言，又哪里会有尊驾方才所云之事？再说，邵某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敢妄想谋夺尊驾性命的地步碍……”忽然哧哧笑了，秋离阴阳怪气地道：“别嚷嚷了，总镖头，大人王，我且问你一件事，你想想看，想好了再留点心回答我。”

三分怔愕加七分忐忑，邵斌嚅嚅着道：“秋兄……未知尊驾欲问何事？若然邵某知道，定然有问必答，答无不尽，邵某是一片诚——”不等他说完，秋离已侵吞吞地道：“你那‘雄泰’镖局子里，大约在十年以前吧，有一个镖师，姓什么叫什么已记不起来，但是，他有个绰号，叫‘黑猴’，这个‘黑猴’，邵老前辈，你可还记得？”一听到“黑猴”两个字，邵斌那张威武严肃的面庞已难以克制地歪扭了一下，脸色也没来由地突然涨成了褚赤。但是，这些反常的表情只是微微一瞬，眨眼间又已恢复原状，干涩地笑了一声，他摆出一副茫然的模样道：“‘黑猴’？不错，邵某早年问确曾有过这么一位镖师，未知秋兄如何识得此人并又提起他来？这人只是一个武功泛泛能力寻常的小角色而已，秋兄凌霸天下，想不到却识得此人……”古怪地笑了笑，秋离道：“当然，我也知道他只是一个武功泛泛能力寻常的小人物，否则，也不会有那些倒霉的事临到他身上了。”

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在七上八下，邵斌小心翼翼地道：“秋兄言中之意，是指？……”秋离冷冷地道：“这人今在何处？”

窥探着秋离的脸色，邵斌谨慎地道：“他已在七年之前，自行辞离镖局了……”一边的眉梢子微扬，秋离不怀好意地道：“是带着他那房如花似玉，却妖冶淫荡的熊老婆一道离开的呢，抑是只有一个人走了！”

吞了口唾液，邵斌唇角的肌肉不由抽搐了几下，他尴尬又心虚地佯笑着道：“秋兄……呢，秋兄在说笑了，丈夫离开，那有不带着妻子随行的道理？当然他是携带着家眷一齐走的……”点点头，秋离要死不活地道：“那么，你舍得么？”心腔子猛地一跳，邵斌几乎吓得叫出声来，他冷汗顿流，面孔泛白，窘迫之极，惶恐之极地道：“这……这是什么意思？秋兄，邵某人手下镖师辞退，理应携着他迁，这和邵某人又有什么关系？邵某人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秋兄，呢，尊驾真令邵某人迷糊了……”阴恻恻地笑着，秋离缓缓地道：“迷糊？邵总镖头，只怕你是一点也不迷糊呢，而且，你心里比谁都清楚！”邵斌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地强行声辩道：“真是黑天的冤枉呀，秋兄，你是武林两道上头有脸的大人物，总不能听信一些宵小奸徒从中挑拨离间，无端端给邵某扣上这一项恶毒帽子……秋兄这全是有人中伤邵某，欲待借你之手来陷害于我……”秋离毫无表情冷板板地道：“你也用不着在这里呼天招地，其实，任你喊冤喊破了嗓子也是白饶，这就叫‘欲盖弥彰’！”震惊地，邵斌圆睁双眼叫道：“秋兄，你切不可听信一面之言！”摇摇头，秋离冷冷淡淡地道：“我哪一个人的话都不听，只是信我自己的！”

目光突寒，他又道：“现在，邵斌，我们不用再打哑谜了，我问你，可还记得在十余年之前，有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你在那家破德局的后院里，和一个手下镖师的妻子幽会私通的事情？”全身突地一颤，邵斌惊恐地叫道：“你……你是……”点点头，秋离凛烈地道：“不错，我就是那晚上撞破你们一对狗男女奸情的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小童、小打杂的来得更恰当，和他幽会的那个婆娘你该记得，就正是绰号‘黑猴’的镖师妻子！”

残酷地露齿而笑，秋离又道：“那绰号‘黑猴’的镖师是不幸的，他生相猴琐干瘦；个性又软弱优柔，却偏偏要了个水性杨花、妖媚放荡的妻子，再恰巧遇上了你这么个虚情假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那老婆，却又怎生不会红杏出墙？妈的。你这野种却还在我面前装扮得有声有色，似模似样呢，可笑！”

不可抑止地哆嗦着，邵斌全身冰冷，有如一下子坠落到万丈深渊之中，他直楞楞地瞪着一双牛眼看着秋离，象在做梦一般不敢相信地道：“你……你……秋离……你，你就是那……那个飘零街头的小孩？那……个被我收容回来……打杂……的瘦小童子？”哧哧一笑，秋离道：“别光说中听的，当然，我是那个飘零街头的瘦弱小孩子，也是那个被你收容回去的打杂小童。但是，你别忘了，我更是那个几乎被你毒死，又被迫再度开始了飘零生活的小孩……’怔愕着，迷离着，惶惊着，邵斌宛如置身于一场荒诞不经的恶梦里，他看着秋离，又竭力在脑海中追忆当年那个蓬头垢面的流浪小童，然后，将小童模糊的轮廓与眼前的秋离相印合，相联系，但是，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秋离的形象与昔日那个瘦小邋遢的孩子吻凑在一起，任是从哪一个角度，哪一抹回忆，哪一桩条件来说，这全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碍……十年之前，那个面黄肌瘦，几乎沦为饿殍的孩子，竟会成为今天雄霸武林，立威天下的“鬼手”秋离？不，不，这太不可能，也太离奇了……秋离是什么样的人物？

对方那种错愕迷乱的心里他岂会看不出来？懒洋洋地笑了笑，他道：“如今的我，和十余年前的我不大一样，是么？”口中“啧”了两声，他接着道：“江湖上有句俗词儿，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能老是一辈子注定是同一个命运，十年前，你是总镖头，我只是个不值半文的愣小子。但是，十年后，你虽然还是总镜头，我却不能再一点出息也没有的仍是个愣小子呀，至少，我也得衬上点什么才行，直到眼前，老实说，可怜得很，我依然没有什么大不了，充其量，在这几千个日子里，我只算长高长大了些，而且，再就背了个‘鬼手’的恶名罢了，讲起来稀松平常，为的不长进，提一次我就脸红一次。”

搓搓手，他又笑嘻嘻地道：“我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忘不了你总镖头昔日的恩典，早想找你报报恩，又怕你名盛势大，就这么忍了又忍，直到今天，我才敢再来，‘鬼手’秋离来了，你老人家也勉强包涵再教训教训吧！”

秋离讲了这些反话，哪一句不带着毒刺，哪个字不蕴着仇恨，刁滑狡诈的邵斌又如何听不出来，觉不出来？可是，唯其听出来了，觉出来了，才越发感到心惊胆颤，魂飞魄散，他明白秋离是寻仇来了，索还那十余年前的怨恨来了，秋离——往日那个苦孤伶仃，黄皮寡瘦的流浪童子！

口腔发干，两眼晕涩，连腑脏也在痉挛了，邵斌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骇惧地哑着声音道：“秋……秋兄……所谓‘君子不念旧恶’那已是……过去十多年的事了，你又何苦非要斤斤记怀不可？”嘿嘿笑了，秋离道：“恩怨能够分明的人才是大丈夫，邵斌，你以毒药下在饮食中企图谋害于我，幸亏我机警识破，才拣回了这条性命。但是，如果我当时糊涂一点，不就白白坑在你的手里了！而你害了我，到今天你仍然当你的大镖头，挂你的仁义招牌，我却岂不是白白地赔上了命？因此，这笔帐并不简单，更不轻松，这是一笔人命债，换句话说，我也需要人命来顶！”

黄豆大的汗珠子自额头滚滚淌下，邵斌哀怨地道：“秋兄，你大人大量，就放过了我那一次吧……十年以前，我也是年轻气盛，鲁莽毛躁，凡事欠缺思考……一时的冲动才几乎铸成大错……秋兄，好在事情并未弄得太糟，而且，事后我已深感忏悔……难道说，偶肇的过失，便不能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我还不算一个十恶不赦之徒碍……”秋离似笑非笑地道：“恩，表面上象是如此！”

抹了把冷汗，邵斌又嗫嚅着道：“事后……我已主动与陈奎的妻子断绝了来往——啊，是了，陈奎便是‘黑猴’的姓名……我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更辞退了陈奎的职位，赠他白银三百两，要他带着妻子另往他处谋生……这件事，我知道我错了……秋兄，我已经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寻求弥补，秋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冷凄凄地一笑，秋离道：“你讲了这许多，可有证明？”哆嗦了一下，邵武急切地道：“秋兄若是不相信，可以让邵某转回襄阳去问！”秋离凝视着他，道：“但我与你之间的那段冤案？”满脸的惊惶惊栗之色，邵斌颤着嗓子道：“这……这只有请秋兄高抬贵手，放过我了……”沉默了半晌，秋离忽道：“你没有霸占了陈奎的老婆又杀了陈奎灭口吧？”惶急地，邵斌连连摇头道：“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秋兄，我可以用我的首级来赌咒——”“呸”了一声，秋离怒道：“扯你妈的蛋，你那颗狗头还算是你的？老实告诉你，我秋离可以随时给你摘下来当球踢！”

邵斌恐惧又瑟缩地道：“是……秋兄……是……”观颜察色，秋离明白邵斌所言不会太过离谱，他用手中的银牛角点了点对方鼻尖，冷森地道：“如

果你所说的与陈奎老婆之间的事，有半字虚言，邵斌，你就会为这些谎话后悔了！”

急急点头，邵斌忙道：“字字是实，秋兄，我天大胆子也不敢欺瞒你，你可以到襄阳打听……” 哼了哼，秋离道：“不要再罗嗦了，邵斌，我念在你创业不易，成名维艰，日常并无大恶，更念在你昔日曾收容于我，赏给我一碗并不容易吃的粗饭份上，我可以强迫自己饶你一命！”

邵斌大喜过望，他如释重负地慌忙向前踏进一步，感激零涕地道：“多谢秋兄，秋兄恕命之恩，邵某永铭于心便是！” 叱了一声，秋离暴烈道：“你且慢道谢，我话还没有说完！” 邵斌愕然惊道：“秋兄，你？……” 秋离断然道：“哼，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猛一咬牙，邵斌心乱情焦地道：“这活罪……秋兄……是怎生个领受法？” 微微仰头，秋离平静地道：“容易，一只耳朵，或是两只手指！”

震了震，邵斌忍受着心头羞愤与惊恐，讷讷地道：“是哪一边耳朵？哪一只手的手指？” 踏前一步，秋离冷凛地厉叱：“你不甘愿？” 邵斌大大地一哆嗦，他畏缩地急道：“甘愿，甘愿，心甘情愿！”

秋离双眉一扬，狠毒地道：“好，哪只耳朵，哪只手的指头，全由你自己挑，而且，也全由你自己动手摘除！” 颤悚着，邵斌面色灰白地道：“我……我自己挑？自……自己摘？” 丝毫不带笑意地一笑，秋离道：“由我代劳也可以，只是，我怕我一下失了手，我摘下你一只耳朵或是多切了你几只指头来！”

顿了顿，他又道：“而你知道，邵斌，一个人的身上，不论是耳朵或手指，都没有生长太多，而且，也并无存货！”

蓦地长叹一声，邵斌悲凉地道：“罢了，罢了，秋离，我便自断左手二指予你，自今以后，我即退出江湖，永不复出！”

冷冷地，秋离道：“这是明智之举！”

“当啷”一声，邵斌丢下手中的银枪，他双目目光凄恋而又怯惧地注视着自己的左手，脸孔的肌肉在这瞬息间全扭曲了！

生硬地，秋离道：“还等什么？舍不得么？” 再一锉牙，邵斌伸手自怀中模出一柄狭窄而细小的刀子来，他挥掉皮套，咽，那柄锋利异常的小刀子已在泛着森冷锋芒！

不再迟疑，邵斌大吼一声，寒光闪处，他已用力将自己左手的小指与无名指生生切掉！

当那两根白腊似的手指头洒着滴滴鲜血坠落地下，邵斌的一张脸庞已变成淡金之色，嘴角的肌肉也在急剧抽搐，在额际青筋暴浮中，他全身猛一摇晃，蹲下地来抓了把泥土便：按接在断指的创口上！

笑了笑，秋离将银牛角收进长衫之内，他淡淡地道：“很痛，这是当然的，那总是自己手上的肉啊！”

呻吟了一声，邵斌痛楚又悲愤地道：“秋离……这该如你心意了？” 微笑的面容焕然一变——变得铁青，秋离狠酷地道：“你象是还觉得委屈？邵斌，你大约不知道我原是要取你这条狗命的吧？” 不待对方回答，秋离又厉声道：“老实告诉你，仅以两根手指换回你的狗命，在我来说，是一桩太过吃亏的交易，而我并不是习惯如此吃亏的，你应该觉得庆幸，否则，邵斌，我们可以按照原来的方法来解决！”

猛一机灵之下，自痛苦中突然清醒的邵斌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失着与鲁

莽。他呆了呆。

赶紧强忍苦楚，换上了笑容，惶恐地道：“呃……秋兄，秋兄……请息雷霆之怒，我，我是一下痛晕了头，出言无状，有顶撞尊驾之处，还请秋兄千万包涵……”秋离冷冷地盯着他，毫无感情地道：“你该晓得，我秋离对你已是恩典了！”

那张威武的面孔上泛着凄楚，肌肉的抖颤表现了他内心的不甘与无奈，汗水渗溶在深陷的沟纹里，邵斌的双目晦黯而苦涩，他抖着声音道：“是，是的，秋兄……这是恩典……是恩典……”拂拂衣袖，秋离道：“你明白最好。”

无声地浩叹着，邵斌唏嘘地转首望向来路那边，魁梧的身体在层弱地摇晃不停……秋离静静地道：“可是在探视跟在你后面的你那两个手下镖师？”

吃了一惊，邵斌忙道：“正是……”

摇摇头，秋离踱出几步，道：“不用等了，他们必定已被‘八角会’埋伏在山坳入口那边的杀手摆平了，我听到他们商量，由他们一个姓上官的坛主率着几名硬把子专门负责料理你那两个随后的镖师！”

闻言之下，邵斌不觉悲愤填膺地长号：“天啊，你为什么不睁眼啊，不打雷碍……这些天杀的虎狼，没有人性的刽子手……”淡淡地，秋离道：“求苍天不如求自己，邵斌，那几个杀害你手下镖师的‘八角会’人物，已经全给我干掉了！”

目蕴痛泪，邵斌伤感逾怀地道：“秋兄，可是当真？……”嘿嘿一声，秋离道：“此时此地此景，我没有兴趣和你开玩笑！”

停了一下，他又道：“你谁也不用再等了，你那六个镖师，没有一个还活着，不信，你可以到山坳口那边的杂草丛里找找，另外插在前面竹竿上的两颗大好头颅似乎也该取下来了……”再也忍不住了，邵斌泪如泉涌，他呜咽着道：“天啊！…这是手下最为……得力的六个镖师……如今全然死在这里，我……又怎生向他们的家属交待？我的名声，前程……也全完了……”

点点头，秋离道：“这样正好，干干净净，你不是原来也打算退出江湖？借着这个机会，拍拍屁股下台恰是时候……”热泪纷洒，邵斌语不成声，“几十年闯荡江湖……到头来却落得此等下抄……”冷冷地，秋离道：“这还不算太惨，至少你仍保全了自己老命，邵斌，有很多人连退出江湖的福分也没有便叫江湖吞噬了……！”流着泪，咽着声，邵斌伤痛欲绝，早已无心回话了。

轻喝一声，秋离不再留恋，转过身来，迈开大步直向襄阳城行去。

走着，步履越来越快，越来越急，秋离心中有些无可名状的烦嚣，也有些说不出的惶恼，另外，还掺着一丝儿怅惘，一抹儿空茫，秋离知道为什么他今生有这些错杂的感触，但是，便知道，又能奈何？进了襄阳城，秋离先去他存放金子的那家“鸿兴钱庄”取回了坐骑，然后，他毫不停留，快马加鞭地离开了这里，他走得很急，很快，又很干脆，象要抛舍一些什么在身后，当然，那可能是一夜来不愉快的，血淋淋的回忆了！

自爱阳经三河口，出铜锣关，过了金家寨再走两天，现在秋离已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小青山”下。

第二十一章 登临青山

“小青山”是中原双绝剑的隐居之地，说它小，可也真不大，在小巧中却更显玲珑巧雅之韵，在那秀逸而不险峻，清奇而不峭拔的山峰间，温植着常翠不凋的松柏修篁，时值秋末、放眼看去，却仍是一片青丝莹碧，沁心怕神，无庸登临，只是隔在远处这么一望，已够得上明朗轩敞，令人悠然有出尘涤俗之念了……驻马欣赏片刻，秋离不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在略略将身上拾掇了一下之后，便策马直奔而去。

沿着“小青山”的一条登山狭径上驰。径路两侧是一片茂密清新的细竹，而两侧的竹与走近的翠色相映，就更显得深碧如海优雅宁静……半顿饭的工夫之后，这条盘旋回绕的狭窄山道已然到了尽头，尽头有一片苍翠蓊郁的松林，松枝古虬飞扬，亭亭如盖，尤其是山风拂处，松涛如泣，就更是平空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了……一条宽只尺许的幽径通过这片松林，径路太窄，已不适骑马，于是，秋离振镫落地，牵着他的宝贝“黄骠子”启步走向林中。

“小青山”这地方，秋离从来没有到过，但登山之后到达“中原双绝剑”隐居之处的大略走法，周云却在以前告诉过他。

因此，凭着记忆中周云所说的地形方向，他也可以不太费事地找到通往目的地途径，现在，他知道，穿过松林，即将抵达了！松林后面，矗立一道高约十余丈的仍壁，一条清澈如银的细瀑，便自仍壁上悬落，在四溅纷散，宛似碎玉飞雪般的水花流旋里一座完全是以天然原木搭建成的雅致楼宇便倚在仍壁之下，流瀑之侧。这座楼宇高有一两层，建楼的木材仍还带着它斑旧而着青的树皮，楼前楼后，松柏成荫，枝虬形朴。眼见如画幽境，耳闻细瀑流泉，这风光，唔，可也真叫美。

卓立林边，细细观赏了好一阵子，秋离才赞叹着牵马朝楼前行近，他在一条以白碎石砌就蜿蜒通达楼宇门口的雅致小道之前，将马儿放了，扯扯衣衫，才大踏着白石子道上去。

一级木制阶梯之上，便是那扇泛着黄灰色，尚带有清晰木材纹路的门儿了，门儿正闭着，连两边的窗口也有重重密帘掩遮。

吁了口气，秋离举手叩门，边高声叫道：“有人在里面么？”片刻后，秋离听到一阵碎碎的步履声响轻轻传来，这人走路脚步声显得矜持而高雅，未见其人，光听他走路的步履，便可以推断出这一定是个有着良好教养的人物，而且极可能是个女子！

不一会，门扉呀然开启，呢，门扉后，却映出一张何等抚媚人的脸庞，果然是一张少女的面容，一张有如花研也似的娇美面容，可爱极了，也纯真极了，好令人目不忍移！

微微一怔之后，秋离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一笑，他道：“你真美，姑娘。”

那少女的表情，本来是有些儿迷惘而惊异的，但是，秋离这一出言赞誉，她却突然将面色沉了下去，两手一叉腰，她冷如寒霜地道：“我美不美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想，你灰头土脸的跑到小青山来，总不会只是为了向我说一句无聊的话罢！”

别看这女孩子艳若桃李，状似娇憨，说起话来却是利舌利嘴，咄咄逼

人，一开口就厉害得几乎要咬下对方一块肉来！

“啧”了两声，秋离微笑道：“你不要误会，以为我吃你豆腐，占你便宜，我这人最大的长处便是直爽磊落不喜虚伪矫饰，方才，你一开门，我顿觉艳光四射，容颜照人，所以这么情不自禁便脱口赞美你一句，姑娘，这也正好证明了我坦荡直率，一片挚诚。”

小巧挺直的鼻子皱了皱，少女不屑地道：“好个花言巧语、不知脸长的浑小子，你直爽不直爽，磊落不磊落，这是你的事，犯不着在姑娘我面前出丑卖乖，自夸自弄，你到底有事没事，有事快讲，没事你为什么敲门？姑娘没有这么多闲情逸致陪你耗时间！”伸出舌来润润嘴唇，秋离笑嘻嘻地道：“小姑娘，我远来是客，不管我有事没事，你总不能这么摆脸色给我看，一下子拒人于千里之外吧？”脸色越发冰冷了，少女怒道：“喂，你是有完没完？站在这里嚼舌根子？客！你看看你这邋遢样子，活象刚从大牢里放出又逃亡了几千里的囚犯，衣冠不整，面容不修的一副窝囊相，我‘中原双绝剑’门上会有你这种客？真是笑话了！”叹了口气，秋离伸手摸了摸自己颌下刺手的胡茬子，又看了看穿在身上那袭污脏凌乱又沾满灰土的长衫，他无可奈何地道：“我是来得太急促了，没有把自己装扮装扮，实在有些抱歉。不过，姑娘，你也不能全以衣冠相人哪！”

鼻孔里哼了哼，少女轻藐地道：“不用多罗咳，光看你这不三不四的样子，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来路，说，你敲门干什么？”搓搓手，秋离道：“我请问，周云和艾小玫回来了吗？”少女怔了怔，她疑迟地道：“你问师兄做什么？”秋离耸耸肩，道：“我们是朋友，他请我来此，参加他与艾小玫的婚礼，这些理由，够不够我敲门的原因？”打量了秋离一会，少女的脸色缓和了些，她比较友善地道：“你是谁？”秋离道：“先说周云在不在？”点点头，少女道：“师兄陪着未来的师嫂下山采购化妆品了，二叔和他们一道去的，现在只家父和我两人在家……”秋离点点头，道：“那么，我可以进来等一会么？顺便也拜访令尊，我想，姑娘你一定是‘中原双绝剑’里‘金绝剑’衣帆的令媛了？”灵秀端巧的眉梢眼角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少女凝视着秋离，眸子深处有一股颖悟的光芒在闪耀，她带着三分亲切，七分好听的韵调，惊喜地道：“我想，我该知道你是谁了秋离尚未答话，少女背后已响起一阵清朗而苍劲的敞笑，一个温润的声音随即传来：“霜儿淘气，还不肃请秋壮士入室待茶？”这位叫“霜儿”的少女，闻言咯咯一笑，轻悄地让到一边，娇媚地回身叫道：“爹，他果然就是秋离吗？”又是一阵那种令人听来十分舒畅熨贴的笑声。笑声里，一位银髯如云，秃头红脸，身着一袭褐布长衫的矮胖老人已然出现。他那胖敦敦的红润脸庞上孕着慈祥的笑意，一双细小精芒四射的眼睛，和蔼又赞许地正在端视着秋离，老人家这模样，呢，不似是一位名震天下的武林宗师，就好象一个面团团的富有庄稼员外一般！

秋离连忙整容施礼，稳重地道：“末学秋离，拜见衣老前辈。”

对面的老人，果然就是名闻四海、威扬南北的“中原双绝剑”之首“金绝剑”衣帆！

秋离对衣帆如此敬重，使这位剑术中的泰斗人物颇觉光彩，更感到无比欣慰，他长笑一声，急步上前挽住秋离，殷切地道：“壮士休得如此多礼，快请入内把叙……”一面说，衣帆边将秋离迎入前堂之内。这间堂屋布置得异常清雅古朴，无论地板、墙壁、顶面，全和外边一样，纯是采用未经修饰的粗大原木所制就，非但淳新简朴，别有风味，更隐隐飘散着一股子淡淡的

木料芳香，六把斑竹椅围绕着一张老树根雕成的雅致紫红色桌子，一侧的竹编高几上摆着一只香烟炉似的羊脂玉鼎，靠左边的一扇大窗正撑开，可以望见窗外那一线溅银碎珠般的流瀑，在流瀑扬起的檬檬水雾迷漫中，那种沁凉的爽气，宛似也飘输室内了……窗边，有松柏的绿影映入，一列置于各色瓷盆中的“奇石”便放在窗槛下的横板上，形形色色，清奇古怪的石状，有如几十座缩小了的名山古岳摆在那里，令人目之思之，悠然神往。一具织锦玉屏横立在室内，玉屏上精绣着一幅“孤竹啸风图”，屏前。是一张名贵精巧的云石卧榻，屏后，想就是进入另一个房间或是登楼的梯子所在了。

衣帆肃请秋离落坐后，又吩咐他的女儿赶紧沏茶敬客。现在、他日注秋离，手捋银髯，笑道：“壮士此来，沿途必是少不了一番奔波劳累吧？”秋离笑笑道：“尚好。”

衣帆和熙地道：“小徒周云于日前返山之后，业已将他与壮士结识经过及壮士对他之诸般思助，向老夫一一叙明，壮士如此善待小徒，并成全他终生之愿，老夫虽为其师其尊，亦同心感激，并衷于怀……”拱拱手，秋离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前辈言重了！”

衣帆感慨地道：“江湖中风谲云诡，人心区测、道义日渐式微，公理荡然无存，为今之世，如壮士等古道热肠，慷慨豪迈之辈，实在已不多见，小徒自幼孤苦伶仃，且又禀性癖傲倔强，一再遭到打击，自己心灰意冷，终日悒悒。老夫为其授业师长、多年来便少见此子欢喜，碍于武林传规与人言流长，老夫亦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若非壮士一力相助，突破世俗陋习拯挽小徒于绝境，只怕……唉，这孩子终生也就完了……”秋离表面上谦虚着，心里却暗笑道：“妈的，你个老小子却好一张利嘴，周云遭到天山派莫须有的理由逐出门墙，又叫人家把青梅竹马的爱侣夺了去，你老小子明明心里有数，却碍于武林中的‘规矩’，你老匹夫自己的‘威严’‘面子’拉不下脸来去论理，而帮着徒弟抢老婆的事情当然就更不好意思去做了，如今我出头助了周云，顶了个恶名，你老小子总算也出了——口怨气，难怪高帽子就一顶接一顶地给我戴个不停……老家饮啊，你是受了虚名与陋俗的束缚了，任何一件事，你只须要问该不该做，有没有道理做。而不要管做了之后，别人会怎么评论，如若事事全怕人言人语，俱是瞻前顾后，那还搞个什么球？就今正如你老小子自己说，道义式微、公理就难伸啦……”轻叹一声，衣帆这时又道：“小徒日前归来，即已面告老夫，壮士将要亲临寒山参与小徒婚礼之事，呵呵，老夫还正日夜期盼着呢，不想壮士却已到了……迎门丫头，乃是老夫独女，单名一个霜字，也是老夫将她娇纵惯了，若有冒犯之处，尚请壮士恕过……”淡淡一笑，秋离道：“好说，令媛秀美端淑，天真活泼，了无忸怩之态，这也是她的长处呢……”此刻，衣帆的宝贝女儿衣霜已然用一方黑漆木盘托着两盏精巧的镶蓝瓷杯走了进来，她轻轻地在秋离与乃父之前将杯儿放下了，然后，一扭腰坐在秋离旁边的一张竹椅上，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直愣愣地逼视着秋离不动！

心里暗叫一声“乖乖”。秋离只好有些尴尬地冲着衣霜一笑，搓着手汕汕地道：“多谢姑娘——”那边的衣帆一看不象话，忙笑叱着道：“霜儿不可无礼，哪有如此看人法的？”弯弯的柳眉儿一挑，唇一抿，衣霜忽然“嘻嘻”一笑道，“我说，秋大哥，你果真是秋离？那个杀人如麻，心狠手辣的鬼手秋离？”任是秋离饱经世故，见过大风大浪。这等阵仗却是少历，他肚子里叫苦，却不得不笑吟吟地道：“呢姑娘，这个……我当然是秋离，为什么你

还有怀疑呢？”小巧的鼻尖一皱，衣霜道：“我不是怀疑，文绉绉、软绵绵、又温吞吞的，就算衣裳穿得糟一点吧，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长得腰粗膀阔，头角峥嵘，一开口象雷鸣，一跺脚也能震……”豁然笑了，秋离道：“小姑娘，你恐怕是幻想太多了，你不妨看看，似令尊这等名震天下的武林前辈，不也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么？令尊的声誉是如此煌赫，他又何尝似你形容那般的‘腰粗膀阔’‘头角峥嵘’呢？”摇摇头，衣霜道：“我不管我爹，我只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爹就是这个样子的了。但是，我想象中一些威名如你这样的武林强者，必是生得凶狠无比，十分恶扎的，不似你这个模样……”衣帆忙笑着骂道：“丫头不得胡说，也不怕人家笑你没有管教！”

伸伸粉红色的小舌头，衣霜娇憨地道：“秋大哥才不会如此，因师哥已经告诉我很多关于秋大哥的事。他还说，秋大哥为人最是坦荡豪放，不拘小节，秋大哥，你说是吗？”秋离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口里说着，他心头又在喊天：“我的妈，就算我不拘小节，坦荡豪放吧，却也不是这样的不拘小节，这样的坦荡豪放法碍……”深恐女儿再纠缠下去有失体统，衣帆忙举起茶杯，笑道：“秋壮士，请一试试老夫自焙的小青山松子茶！”

秋离赶快将杯执近嘴唇，鼻腔中方始闻到那一阵清心醒脑的幽雅茶香。衣霜又是咯咯一笑，佯嗅道：“爹最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子，那松子茶明明是我辛辛苦苦摘回焙制的，爹却偏要把功劳朝自己身上拉……”几乎把一口刚刚咽到喉咙里的茶水从气管里呛了出来，秋离连忙低下头去，拼命忍住笑声……衣帆老脸越发涨得红了，他放下茶杯，啼笑皆非地道：“丫头，你是怎么了？这般没大没小的？好吧，就算是你的功劳，你是为父亲生的女儿，不也等于是为父的功劳一样么？”天真又慧黠地笑了，衣霜道：“话是不错，但可要言明在先哪……”又好气又好笑地连连摆手，衣帆无可奈何地道：“这孩子，这孩子，全叫我给宠坏了……”一转头对着秋离，衣霜又道：“告诉我，秋大哥，你一共杀了多少人哪？”楞了楞，秋离微窘地道：“呢，姑娘，是谁告诉你我杀过人来？”小嘴一撇，衣霜悻悻地道：“你不要赖，这些事还用得着人家告诉我？就凭你秋大哥响当当的招牌，哼，你的逸闻轶事已经迎风扬出三千里了！”

搓搓手，秋离讷讷地道：“我……呢，我其实也没有杀过什么人，纵使有，也全是一些十恶不赦，丧尽天良的歹人罢了。”嘻嘻”笑了，衣霜刁钻地道：“秋大哥，杀人是什么味道呢？”衣帆忙喝道：“越来越不象话了，霜儿，快不要纠缠秋壮士——”撒赖地一扭身子，衣霜粘搭搭地道：“不嘛，我要问嘛……”咽了口唾液，秋离苦笑道：“那，那种味道……姑娘，对了，你看见过毒蛇没有？”睁大了眼，衣霜点头道：“看见过呀，不过，这和杀人的滋味有什么关系呢？”哧哧一笑，秋离道：“如果你遇见一条毒蛇，它极可能窜来咬你，若是它没有咬你，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也会伤害其他人畜，在这种情形之下，姑娘，你会不会立即拾起一块石头或者找一根棍子打死它？”微微领首，衣霜道：“当然会！”

秋离笑笑道：“在你打死了这条毒蛇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想了想，衣霜肯定地道：“我除了一害，心里自然是快乐而又欣慰，只是，在下手的那一霎有些悲悯与失张罢了哈哈大笑，秋离道：“好了，你已代我答复了你方才问我的那个问题。不错，每在我下手诛除一个恶徒歹人之时，也就是你所感受到的那种滋味！”

略一迷惘之后，衣霜随即颖悟了，她顽皮地一皱鼻子，咯咯笑道：“秋

大哥，你真坏，也真精，你这是用我自己的手来揍我自己……”眉毛一扬，秋离道：“岂敢！岂敢！”

吁了口气，衣帆接口道：“秋壮士，老夫这丫头哪，一天到晚呆在山上也是闷坏了，不但刁钻顽皮，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来了个人也不管缠得缠不得，只要一见到便拉着人家扯个没有完，小徒周云的未过门媳妇，也简直叫这丫头给缠怕了！”

扮了个鬼脸，衣霜娇声道：“才不是呢，人家艾姐姐好喜欢我碍……”一吹胡子，衣帆道：“喜欢打你屁股！”

“噤声”一声，衣霜不依地一股脑钻进了乃父怀中，牛皮糖般在她父亲怀里又揉又搓，腻个不休，直弄得老衣帆麻痒交加，声声告饶，这个厉害丫头才微喘着气，嫩脸蓬鬓站了起来，一张甜美慧黠的面庞上带满了胜利的笑容……手抚胸口，连连喘了几次，衣帆摇头道：“不象话，不象话，简直太不成体统了……”说着，他又面对含着微笑的秋离道：“秋壮士，小女刁蛮已惯，壮士初临，尚请切勿见笑……”一拱手，秋离平静地道：“此乃父女深情，天伦之乐，在下欲求之犹自不得，羡慕无已，岂有见笑之理？前辈言重了！”

一边整理蓬乱的云鬓，衣霜一边笑道：“爹，你老听见啦？人家秋大哥说得有道理，此乃是父女深情，天伦之乐，有些人欲求尚自不可得，哼，女儿每次略和你老表露一番、你就吹胡子瞪眼，连嚷着什么‘不象话’、‘不成体统’……等过些日子，女儿嫁出去了，你老便是想要再重温此乐，只怕也难上加难喽……”衣帆道：“好妮子，你看你那一双利嘴……”秋离嚜了一口茶，闲闲地道：“姑娘大约已经有了对象了吧？”想不到，秋离竟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衣霜不由粉脸候热，眉梢含羞，她娇咳道：“秋大哥取笑人家，人家不来了笑了笑，秋离道：“不敢笑，我说的是正经话，毫无半分取笑之意，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害臊的地方……”舔舔嘴唇，秋离又道：“只是，我与姑娘初次把晤，便贸然询及此事，有些冒昧罢了，好在令师兄周云与我相交甚深，姑娘又系女中巾帼，大家全乃知心明心，颇为投缘，我视姑娘亦如自己妹妹，才不怕失礼有此一问。”

他侧首笑望衣帆，又道：“前辈亦勿以在下放肆见责！”

抚掌而笑，衣帆道：“当然，当然，老夫有了霜儿这等宝贝，见惯听惯，早就任什么也不以为怪了，何况壮士你又无不当之处，呵呵呵……”说到这里；衣帆又感慨地道：“此女生母早逝，十八年来，全是老夫与拜弟一力将她抚养长大，这孩子自小娇弱多病，因而老夫等未免事事依顺着她，这一依顺倒好，便形成了她今日这种没大没小的放纵习惯……多年来老夫与拜弟一直隐居小青山，少履红尘，霜儿也就一直随伴我两个老人于此深岭之中，度着那默默岁月……”叹了口气，衣帆续道：“这孩子也可怜，一个似她这般年龄的少女，正该是享受青春，经历欢笑的时候，没得却为了我两块老骨头害苦了她，这等活泼可爱的孩子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幽幽青山，徐徐流水，日夕伴随着我们两个暮暮沉沉、垂垂老迈的人……唉，老夫也早就思量过了，霜儿年龄已到，该给她找门合适的人家啦……”俏脸上是一阵红跟着一阵白，衣霜羞急地叫：“不，爹，不嘛，女儿要一辈子陪着你老人家……”衣帆展颜回笑，道：“你看你这丫头，方才还在嚷着要嫁，等你给秋大哥一问，为父的再这么一说，怎的却反而腼腆起来啦？”垂下头，揉着衣角，衣霜幽幽

地道：“不，我一辈子也不嫁人，除非……”衣帆追问道：“除非如何？”迎起头来，衣霜羞涩地道：“除非那人也能住在山上！”

哑然失笑，衣帆道：“霜儿，我们是嫁女，并非要娶媳，哪有女婿住到丈人家的道理？呵呵，你这个想法只怕行不通！”一跺脚，衣霜恨恨地道：“哼，行不通我就不嫁！”

衣帆又怜又爱地道：“看你那牛脾气……”又啜了口茶，秋离道：“前辈，令媛尚未曾有得合适人家？”摇摇头，衣帆道：“十八年来老夫下山的次数寥寥无几，这孩子更可怜，哪里会有什么合适的人家？”他目注秋离，沉声道：“日后有便，尚烦请壮士代为留意撮合……”秋离一笑道：“义不容辞，前辈交待之事，在下记在心里了！”俏眼一转，衣霜又促狭地道：“秋大哥，我看你干脆改行做媒算了……”微微一怔，秋离道：“此话怎讲？”衣霜娇嗔地道：“怎说？呢，周师兄与艾姐姐是你霸王硬上弓给撮合成的；如今爹爹一提，你又要替我找婆家了。你说，如果你改行专门当媒人，这生意一定兴隆得很呢……”秋离啼笑皆非地道：“姑娘词利，我是甘拜下风了……”衣帆手抚银髯，笑道：“壮士，等你和这丫头混得再熟一点，呵呵，只怕就更吃她不消了！”

衣霜方待再发娇嗔，房外已忽然响起一阵人语声，紧跟着步履急促，一个惊喜迫切的声音传了进来：“师父，师妹，可是秋离秋兄来了？”

一听这声音，衣霜扮了个鬼脸飞奔向门边，叫道：“师兄，可不是你的好朋友秋大哥来啦……”秋离始才站起，恩，门开处周云已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他穿着一袭宝蓝色全新长袍，头上仍然戴着布罩，骤见秋离，他兴奋地高叫一声，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来，一把握住了秋离双手，用力摇撼着，又是激动，又是高兴地道：“你可来了，秋兄，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这一阵子可把我和小玫急坏了……”秋离也紧紧握着周云的手，欣悦地道：“我答应要来，当然就一定会来，你们担的那门子心？你想想，我这做大媒的若是连杯喜酒都捞不着喝，还搞个什么名堂？”周云笑出了声，亲切地道：“这些日子你又跑到哪里去了！”

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

凑近了一点，秋离笑吟吟地道：“大有收获。”

周云忙道：“说说听……”

哈哈一笑，秋离眼望着早已站在门边，笑盈盈凝视自己的艾小玫，这些天不见，昭，艾小玫长得丰腴多了，也更白嫩了，她婷婷玉立地站在那里，就和一枝匀匀有致的水仙花儿一样，美极了！

于是，秋离道：“这些零碎的事等闲下来再谈，如今我要先见过未来的新嫂子。”

周云“氲”了一声，敲敲自己的脑门，笑道：“不错，我真高兴得糊涂了，小玫——”侧移一步，秋离抱拳道：“艾姑娘好。”

轻轻俏俏的一福，艾小玫羞红着脸儿道：“秋大哥好那边，周云又忙着见过了师父，匆匆忙忙把他下山采办的东西念了一遍，秋离和艾小玫尚未谈到两句话，方才溜到外头此刻又奔了回来的衣霜，已尖起嗓子叫道：“爹，师兄他们买了好多东西啊，花烛啦，喜帐啦，香台啦，绸缎啦，红红绿绿的被褥啦，还有服脂粉什么的，大包小包，把那头毛驴都要压塌了，爹，你快去看嘛……”衣帆大笑道：“傻孩子，这有什么好看的？你师叔呢？”不待衣霜回答，一个粗哑的嗓音已响起来：“来了，大哥！”

声随人到，好家伙门里已现出一位大脑门，细眯眼，酒糟鼻，生相怪异而身材瘦小的老人来，这老人一头黄发结了个髻在后面，大嘴巴却龇着一口白牙，他抹着脑门上的汗水，嚷着道：“可要了我这条老命啦，大哥，零零碎碎的东西还真不少，光是跑那些家铺子也跑断了我这两条腿……”呵呵一笑，衣帆道：“先别嚷嚷，老二，来，我先为你引见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

细眯眼一睁，那老人道：“可是‘鬼手’秋离？”秋离迎上，双手抱拳道：“末学秋离，见过前辈！”老人大笑如雷，过来与秋离紧紧把臂亲热，他笑道：“好个‘鬼手’秋离，年轻俊彦，不世雄才！老夫神交久矣，呵呵，老夫姓鲍，单名；个德字，鲍德！”

秋离笑道：“鲍前辈为‘中原双绝剑’中之一，有‘银绝剑’之称，威名赫赫，在下仰慕多年了！”

用力拍拍秋离肩膀，鲍德道：“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比起你来，老夫还差上一把火呢！”

秋离一笑道：“前辈过谦了！”

这时，衣帆笑道：“大家坐下谈吧。云儿，你与你师叔前去将买来的东西搬下放好；霜儿，你快到厨间去整治些洒菜，天傍晚啦，小玫就陪着秋壮士与老夫在这里叙一叙吧。”

很快的，各人全依吩咐做事去了，衣帆与艾小玫两人陪着秋离坐在堂屋里闲谈着，片刻后，鲍德与周云已放妥东西转了回来，师叔侄两人也分开坐在秋离两旁。

吁了口气，鲍德又抹了把汗道：“唉，可真是老了，人一老，连骨头都硬啦，连这么点事情，一折腾下来便腰酸背痛的，象是骨架子都快散了……”衣帆笑道：“老二，我做兄长的还不服老，你就先叫老了？”嘻嘻一笑，鲍德道：“我不象你，硬充能！”

说着，鲍德又转朝秋离道：“我们老兄老弟，玩笑开了几十年，秋老弟你可别见笑哪！”

秋离忙道：“言重了，前辈。”

一边，周云插口道：“方才问你一下被岔开了，秋兄，这些日子你可有什么收获？”笑了笑，秋离道：“捞了一票，另外，那家‘和子门’‘雄泰镖局子’的旧隙也结了，‘八角会’在‘襄阳’‘牛鸣石’那里恰巧凑上，也一道给他们吃了些甜头！”简简单单地，秋离又把这些天来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他说得轻松，旁边听的人可是脸色连变，未了，他笑道：“因此，你这里的大喜事一完，我就要赶到‘白草坡’去一趟，‘彻底把和‘八角会’的梁子解决掉：‘目注乃师，周云恳求道：“师父，我……我也想跟秋兄一起去——”不待衣帆回答，秋离已断然道：“不，老友，我一个人去！”

周云急切地道：“秋兄，不是我故作豪迈，‘八角会’新近东山复起，兵多将广，好手甚多，任你再是三头六臂，也只是一个人，俗语说：‘好虎顶不住一群狼’，你莫非还希望他们和你单打独斗？完全照江湖规矩来打？我知道我力量有限，济不了什么事，但多一个人总是多一分照应，再退一万步说，到了必要我帮你断个后想还勉强可以，秋兄，你不能推托——”摇摇头，秋离道：“盛情心领，老友，我不要你陪我同去的理由有三——”愤愤地，周云道：“你说！”

微微一笑，秋离道：“第一，你有家室之累了，比不得我孤身一人。”

顿了顿，他又道：“第二，我若是须人助阵，江湖上我的朋友不少，其

中功夫超过你的也大有人在，犯不着要你去冒险！”

一咬牙，周云道：“第三呢？”

舔舔嘴唇，秋离慢条斯理地道：“那么第三，我自信我这几下子庄稼把式还勉强可以应付过去，那‘白草坡’一战大约还不用邀请帮手……”周云不肯让步地道：“随你怎么说我都要去，秋兄，否则你走你的，到了时候我自己赶到，我也知道那地方！”

叹了口气，秋离目注周云，摇头道：“你不要固执，老友，你该想想你即将过门的妻子——”忽然，艾小玫平静地接过来道：“秋大哥，不用替我担心，我同意云哥去，而且，我也会跟着去！”

吃了一惊，秋离叫道：“你们二位是疯了心啦？新婚燕尔却跟着我去厮杀？你们以为这是逛庙会么？看，说得那等轻‘松愉快’！”

低沉地，周云道：“这世上，秋哥，我们夫妇只有你这么一个真正值得交心交命的挚友，如果你有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尽不了心，那么，我们生存的意义何在？情感的真诺，又是如何解释。”

窒了窒，秋离忙道：“这几天不见，你的口把式倒是练厉害了。老友，你听我说，你两口子的一番盛情高谊，我完全领谢，不论你们人去不去我都一样完全领谢。老友，我若有了困难，一定来找你们求助，因为我们够交情！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大难事，所以就犯不着要你们去冒险，一个人可以办到的事情，就不需要两个人去办，对不？那将是一种浪费，我们都不须要浪费，是而也不用你们去耗力，仅仅如此而已！”

周云执著地道：“秋哥，我要去……”

两眼一瞪，秋离火道：“你怎么这般不开窍？”说着，他又“唉”了一声，转脸对着衣帆道：“前辈，尚请代为开导令徒几句……”衣帆红润的面孔有一抹庄严的笑意，他正色地道：“壮士，老夫非但不阻止小徒，反而鼓励他去，非但鼓励他去，老夫自己与拜弟也将相偕同去！”

秋离大吃一惊之下，简直楞了，他急巴巴地道：“这……这怎么行？”一边，鲍德大笑道：“无他，一是你和周云的交情够道义深，二是我两个老东西看你顺眼，甘心为你效力而已！”

呆了一会，秋离摇头道：“这不大好吧？为了在下一己之事，却连累各位如此冒险，在下实在担当不起，况且亦无庸这般劳师动众，凭在下独力即可应付，在下并非……”鲍德不等秋离将话说完，已怪叫道：“大名鼎鼎的‘鬼手’秋离，怎的变成这般婆婆妈妈起来？莫非是看我们‘中原双剑’不起么？”神色一肃，衣帆亦接着：“秋壮士，想你不愿为了此事令老夫不快吧？”吞了口唾液，秋离不好再说什么，他只有干打着哈哈，暂时把眼前这个心不由主的场面拖延过去……

第二十二章 欣见故人

周云与艾小玫的婚礼已经决定在秋离到达后的第六天举行。现在秋离来到小青山已有四天了，小青山“中原双绝剑”的这幢木造楼宇，里里外外由大家合力动手，早就洗刷得十分干净，两盏印着金喜字的大红灯笼也高挑在门扉，两侧一条结着绣球的红绸带亦早早悬连在门楣之上，红绸带垂下，

两头各馆着一个“双心结”，“中原双绝剑”之首“金绝剑”衣帆亲书的一副喜联也贴上了门板，虽然喜期未到，大红灯笼并未燃起，但是，打眼一瞧，这幢青山流瀑下的幽雅木楼，却已然显得一片喜气洋洋，祥瑞萦绕了。

两口子的洞房设在楼上后面，那是全楼最最宽敞的一个房间，光线足，空气好，推开朝东与朝南的两扇窗户，可以一览小青山的苍翠景色，启北边窗，则又能欣赏那银泉飞瀑和盈眼的碧绿了，而房中陈设全都是簇新的，新的床，新的帐，新的家具，而且，恩，一对新人，房里的色调，仍是一般传统的喜庆之色——大红，或者，这种颜色未免有点伦俗，但这却总表示着吉庆与祥瑞，不论在人们的心理或实际的感受上，吉庆及祥瑞便应该是此等色彩，并且，更应该在这种时候显露出来碍……现在，是黄昏了。

楼上一间靠南的房子里，秋离正手握一杯热茶，站在窗前，默默凝视着外面沫在夕露残照中的小青山，而小青山；却是一片菇郁的翠绿，融在美丽的嫣红里……室门悄然开了，周云蹑着足走了进来。

没有转身，秋离一笑道：“老友，你来了？”哈哈大笑，周云道：“好一双尖耳朵，秋兄，你却怎生知道是我？”啜了口茶，秋离缓缓回过身来，他笑道：“很简单，因为我突然觉得一片喜气充斥在房里了。”

又爽朗地笑了，周云过来挽着秋离手臂，二人走到两张竹椅前分别坐下，秋离凝视着周云隐在面罩后的一双眼睛，微微含笑点头。

周云奇怪地道：“又有何事值得你好笑的？”抿唇，秋离道：“自从我和你相交以来，也算有一段日子了，但是，我就从来没有看见你有现在这么高兴过……”眨眨眼，周云道：“真的？”秋离笑道：“当然，因此我不得不佩服一件事……”周云迷惘地道：“什么事？”嘴唇在杯口摩娑了一会，秋离侵吞吞地道：“男女之间，情爱的奇异与伟大！”

豁然大笑，周云道：“秋兄，我不否认……”秋离晒道：“事实如此，你怎能否认？”满足地叹了口气，周云搓了搓手道：“秋兄，如今我虽然已经报了仇，雪了耻，而且得到了我久已相爱的人，但这一切，还不全是你赐给我的？若没有你的帮助，只怕现在我仍是那个浪迹天涯，心灰意冷的孤零人……”笑了笑，秋离摆手道：“甭提了，我天生爱管闲事，而有时候管得对，有时候管得错，你这一桩，仅是我管对了的一件而已！”

周云看着秋离，真挚地道：“我快要成家了，秋兄，因此我觉得有一个家是多么重要，它非但是实际上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更是精神上的寄托与慰藉，我心中充满温馨及甜蜜之余，秋兄，所以，我也想到你也似乎应该有个家……”摇了摇头，秋离道：“你所说的那些话我承认是对的，可是，眼前我还没有成家的打算，真的，丝毫没有！”

奇异地，周云道：“这就怪了，秋兄。既然你认为我说的那些话有道理，为什么你又不愿意成家娶妻呢？”哈哈一笑，秋离道：“非常简单，老友，你娶的是意中人，而我呢？我到哪里去找一个象你这样青梅竹马的爱侣？”周云忙道：“其实，不一定非要先有情不可啊，成了亲以后再开始培养情爱不也一样吗？时下的婚姻大多如此……”嘴里“喷”了一声，秋离道：“你说得容易，就算拣一个吧，却也不能随手挑，就行了，亦得找一位性情相投，各方面不太悬殊的才可以……”望着秋离神秘地笑了，周云道：“那么，秋兄，你不坚持非要先有情爱才可以的条件了吗？”秋离笑笑，道：“也无所谓坚持不坚持，在个人想法上，能遇到一个双方合得来的女人，彼此认识清楚，建立了情感之后再论婚嫁固然最好，否则，只要是对胃口的，先娶了，

慢慢加以了解也可以——”说到这里，他一指周云，道：“不过，这只是我关上门与你随便聊聊，并非就告诉你我要成家，老友，大约你还不晓得我对女人的‘爱’是异常吝啬的吧？”周云小心地道：“秋兄，你曾爱过么？”断然摇头，秋离道：“没有！”

想了想，周云道：“对于将来的妻子，秋兄，你到底是个什么打算？”揉揉面颊，秋离低沉地道：“最好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实在碰不上，或许我会委屈点挑个较次的，当然，只是说在我的情感上较次的，不是其他条件上较次的——”周云一点头道：“如此说来，你还是比较注重婚前的情感建立了？”点点头，秋离道：“自然！”

周云吁了口气，道：“老实说，秋兄，以你在江湖上这么煊赫的名气来说，你却从来没有绯闻传出过，这是颇为令人费解的，这只有两个理由，其一，你眼眶子太高，其二，你可能根本是个怪物！”豁然笑了，秋离道：“以你看来，老友，我是属于那一种呢？”周云笑道：“你当然不是个怪物，因此，秋兄，你便是眼眶子太高，择偶的条件太苛了……”秋离神色一整，正色道：“说真的，老友，在这一方面我的确十分谨慎——谨慎得近乎严苛，这原因很简单，我要的女人是一个需要和我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一辈子的伴侣，所以我必然要万般挑剔，不使遗憾。否则，弄了个性情不投的，大家成天在一道，你叫我如何忍受？如其事后麻烦，远不如事前伤点脑筋，费点功夫好好选一选，不论是哪一种方式要得的妻子全应如此！”

似乎犹豫了一下，周云道：“秋兄，我，呢，我给你提一个人你看看怎样？”眉梢子一挑。秋离道：“好小子，你倒给我穿针引线起来，老友，你不用说出来我也可以猜到你想提的是谁！”

周云道：“你说说看？”

坐直了身子，秋离严肃地道：“我先问你，老友这是谁的意思？”周云坦然道：“我自己的意思。”

摸摸胸口，秋离道：“好极了，没有别人给你委托或暗示么？”迟疑片刻，周云道：“没有委托，但不能有点暗示？”秋离道：“还好，只是暗示没有关系，装装糊涂就过去了，老友，我之所以这样问你的原因是，免得日后大家见面发窘，为了这种事，伤感情是最划不来的了，现在我答复你，老朋友，不要给我引合亲事，更不要替我推荐女人，这一类的问题，我必须自己设法！”

周云失望地道：“你拒绝了？”

笑了笑，秋离道：“不是拒绝，是心领了。”

有些冒火，周云道：“但是，你甚至还不知道我要给你撮合的是哪一个人……”端起茶杯来大口饮了口茶，舔舔嘴唇，秋离道：“你的眼睛已告诉了我。”

周云大声道：“谁？”

以指比唇，轻轻嘘了一声，秋离压着嗓门道：“你那宝贝师妹，衣霜，是么？”吃惊地看着秋离，周云愕然道：“你，你怎么知道？”淡淡一笑，秋离道：“在江湖横行了十来年，假如连这点小苗头都没看出来，我今天还能活蹦乱跳地坐在这里称英雄么？”周云低促地道：“秋兄，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引荐的人，就是我的师妹？”唉了一声，秋离道：“本来，老友，你一直是很有头脑的人哪，莫不是这些天来的喜气冲晕了你的脑袋了，连这么点鸡毛蒜皮的道理也想不出来？”

面罩后的脸孔倏热，周云忙道：“别瞎扯，你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的？”伸了个懒腰，秋离笑吟吟地道：“好吧，幸运的朋友，我问你，这楼上楼下，一共有几个女人？”周云道：“两个！”

秋离大笑道：“这不结了？一个是你的准老婆，另一个就是你那宝贝师妹，你不会将你那位准老婆送给我，自然你要介绍的就是你那师妹了！”

低低地，周云道：“不过，说不定我会将别的女人替你引合呢？”哧哧笑了，秋离道：“别的女人？你哪里还有个别的女人！”

最早你在天山派，在天山派你已和艾小玫打得火热，那时你不会去找别的女人，离开天山派后你投入这里，不久就出了事，因而更不可能有别的女人了，你自己也想想，在你生命的经历，生活的圈子里，异性方面除了你的艾小玫就只认识你师妹，我问你，你到哪里去给我推荐别的女人？”顿了顿，秋离忽然古怪地道：“说到这里，一个久存我心底的疑团，也顺便可以向你提一提了！”

周云迷惑地道：“什么疑团？”

秋离淡淡地道：“等一下再说，老友，你师妹的事既然没有人委托你，你不必自找麻烦，以后也不要再提起了！”喟叹一声，周云遗憾地道：“秋兄，莫非你嫌她不够美？”耸耸肩，秋离道：“非也！”

周云又道：“那么，是不喜欢她口舌太利？”摇摇头，秋离道：“正相反，我喜欢利嘴利舌的女孩，那样才显得精灵活泼！”

周云纳罕了，他道：“既是你不讨厌她，却又为何不接纳我的一番心意？”望着对方，秋离真挚地道：“老友，我很感谢你的关照与爱护，你的师妹我也很喜欢她，但是，那仅是一个哥哥对妹子的喜欢而已，就如同你对她那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并非我心目中的那种妻子典型，而与我个性也大不相同，老友，你可能会知道，对于女人，尤其是可以和我们相匹配的女人，你要了解她是否适合你，并不须要多少年的长久时光，往往，只要一刹那或者几天的接触也就够了……老友，你的师妹秀外慧中，伶俐巧黠，般般样样全是个中癖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只是，我们不适合，如此罢了……”周云无可奈何地道：“你既是如此说，那也勉强不得了！”

秋离平静地道：“对于这件事，你是得到谁的暗示呢？”沉默了一下，周云道：“小玫。”

哧哧笑了，秋离道：“我那准嫂子为何忽兴此念？莫非乃是投桃报李，推己及人？”两只手在大腿上搓了搓，周云低声道：“是师妹者在小玫跟前夸说你多英俊啦，多潇洒啦，又恢谐啦，又豪迈啦等等，私下之意，宛似对你十分倾慕……所以小玫才兴此念，要我来探探你的口风。”

想了想，秋离道：“那么，你就说未曾说出好了，也可以告诉小玫讲你刚一露出意思，我便表示我也早有了心上人在等着我啦……”

周云又好气又好笑地道：“你叫我骗小玫？”笑了笑，秋离道：“这总比你照实说了来得好，如果你把方才我讲过的话传给你那准老婆，她若万一把不住口，说给你的师妹听，老友，这后果可就大大不妙了，到了那时，我固然不好意思，你就吃得消么？”苦笑一声，周云颌首道：“不错，我只好告诉小玫我没有提过此事了，我说我还没开口你已司了我些别的事，一打岔就忘记提了……”忽然想起了什么，周云又道：“是了，方才你说有一个疑团要问我，是什么疑团？”瞅着他，秋离怪异地笑道：“小子，你骗了我一次！”

大吃一惊，周云急得举起右手道：“什么？我骗过你，秋兄，我骗任何人也不会骗你啊！你不要瞎猜，乱给我扣帽子，我可以赌咒，可以起誓！”

摆摆手，秋离拉了他高举的手臂，笑道：“慢来慢来，事情并不严重，而纵然你那一次是骗我的我也不怪你，因为你用心至善！”

又急义气，周云道：“不，秋兄，你一定要说清楚，我不愿意叫你在他人格的记忆上划一笔污痕！”

秋离笑道：“真要我说？”

用力点头，周云道：“真要！”

拿起杯子来嗦了口茶，秋离平静不波地道：“也好——”双目的芒辉是柔和的，温照的，秋离低徐地道：“老友，记得我一再问你，尤其在进入天山山麓之时也特别提起过，我问及你面容被毁之事，你现在的两个师父知不知道？你告诉我，他们二位不知情，事实上，他们是晓得的，呢？”全身哆嗦了一下，周云缓缓垂下头去。良久，他才仰起头来，一双布罩后的双眸充满了凄惶与愧疚，唏嘘着，他道：“你大半讲对了，秋兄，不错，我面容被毁之事，二位恩师后来才知道，但他们却不晓得是天山派庇护下的‘无边湖’属下丁骥所为！”

唇角一撇，秋离道：“他们也没有追问此事？”周云沉重地道：“逼问了很久，但我不欲连累二位恩师，是而一直坚不吐实，因为我知道，设若二位恩师完全明白了这件事，他们便拼着老命也会赶到天山讨还公道，且不论胜负何属，流血残命将难免，另一层，天山派原是我旧日师承门墙，他们不义，我却不能不仁，而二位恩师，又是我眼前的亲尊，厮杀起来哪一边受到损伤，也都是我所不愿，也全皆我之罪孽，为了我个人之事，为了丁骥那畜生，这般大兴干戈实在不值，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坚不吐露我是为何遭此灾祸，二位恩师逼急，我也只告诉他们乃旧日仇家所为，那仇家亦已被我杀死，到了今天，二位恩师还不能断定我到底是被谁陷害的……”惶惊地看看秋离，周云哑声道：“秋兄，方才我说的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怕你会对我的二位恩师有了误解，因此诬你那一遭……我与你论交至今，也仅仅就是那一遭而已真切地一笑，秋离道：“我知道，而我也并不怪你。”

周云如释重负，他期盼地问：“秋兄，你恕有我了？”哈哈一笑，秋离道：“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妈的，你就是一张嘴巴巧！”

宽怀地跟着笑了。周云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乃我诬你的了。”

侧首凝视着窗外四合的暮色，那些灰灰沉沉烟霭似的也飘进了房内，以至令屋子里的光线都黯淡得晕茫茫的了，秋离安详地道：“第一，你告诉我你容颜被毁，而你二位师父不知道，时间上不对，你是被天山派驱出门墙之后不久发生此事的，那时你大约方才投入‘中原双绝剑’的门下，显然尚不曾学得什么东西，但我和你见面时却几乎尽袭了‘中原双绝剑’的绝活，而这些本事又决非三两个月的短短时光内能以学会的，可见你容颜被毁以后又回到‘中原双绝剑’这里来了。是么？”周云老老实实地道：“是的。”

秋离徐缓地道：“既然你出了事后又回来习艺了一段时间，那么，你容颜被毁的事你二位恩师焉能不知？”顿了顿，他又道：“第二，是你大师父衣老前辈与令师妹的神态告诉我的，假如你的脸盘儿变了样，他们以前一直不晓得的话，这次你回来了，他们骤然发现之下，还不知道会怎么个惊恐气愤法呢，这种悲怒的心绪，也一定会在我面前表露出来，但是，他们却谈笑如常，毫无异态，这只有一个解释，老友，就是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不再奇

怪了，这两个原因一凑合，老友，你以前告诉我说，你遭人毁容之事，你二位师父不知道。就成了秃头上的蚤子——明摆明显着是在诓我了！”惭愧地搓着手，周云低声道：“秋兄——我真对不起你！”

摇摇头，秋离道：“我不怪你，而我一直也没有怪过你！”

苦笑一声，周云道：“大约你早知道这件事，我所言不实了？”淡淡一笑，秋离道：“先前只是怀疑而已，直到见了你的恩师等人以后，才确定你小子是骗了我那一遭！”周云汕汕地道：“你真精明，秋兄。”

用右手指敲了敲自己脑壳，秋离笑道：“说不上精明，只是，昭，我喜欢用脑筋推想，世上之事，不管表面上多么玄奇，却一定都有着道理存在，只要抽丝剥茧，逐条剖析，则不难见其端倪，明其大要！……”说到这里，秋离忽然转了话题，问道：“是了，你不是在前天告诉我、早在半月之前即已托人前往‘仰宛县城’请何大器前辈去了，怎的至今尚不见接回来？”周云算了算时间，道：“照路程来说，这一去一回，也该在昨天便到了，但也可能他们沿途走得慢一点，要迟两天吧？”接着，他又道：“你别忘了，秋兄，何前辈是残废人，行动起来十分不方便呢？……”靠在斑竹椅上，秋离低徐地道：“几个月没有与何前辈见面了、他住在我那马大哥家里，可不知道习不习惯？”周云笑道：“秋兄，我看这一次何前辈来了以后，干脆就把他接到‘黑雾山’我那里去一块住算了！”秋离沉吟着道：“这要看看何前辈自己的意思，说不定他愿意留在马标马大哥那里，当然，如他喜欢和你们同住自也极佳……”笑了笑，秋离道：“在这里成亲以后，老友，你预备待多少日子后回黑雾山？”周云笑道：“本来只想住十天左右便回去，可是，如今却要多留些时候了，因为你与‘八角会’的梁子尚未解决，等这件事受了之后，我们才回‘黑雾山’，说不得你也需要跟着一道去盘桓一阵！”懒洋洋地，秋离道：“再说吧——关于我和‘八角会’之间的事，老友，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插手为佳。”

眨眼一笑，周云道：“你去和我二位恩师说去！”

秋离笑骂道：“妈的，你是在威胁我！”

抱抱拳，周云道：“不敢。”

又伸了一次懒腰，秋离站了起来，道：“该掌灯了，天黑啦。”

周云也站起来，笑道：“山里的日子，秋兄，你过得惯么？者是这么平平淡淡，清清静静的，一点波澜也没有……”秋离深沉地道：“你以为我喜欢那种繁嚣杂闹的生活？老弟，你错了，我往往心如止水，定如禅僧……”哈哈一笑，周云道：“真的？”秋离道：“不信的话，或许你以后会看见。”

周云正想再说什么，门外，已响起一阵轻悄的啄剥声，艾小玫的清脆如银铃似的话声传了进来：“二位者爷，快开饭了，我可以进来吗？”扮了个鬼脸，秋离忙道：“准嫂子，请！”

门儿轻启，艾小玫带着一阵香风进屋，她才一进来，已不由“呦”了一声，皱着眉道：“老天，房里黑成这样，怎么也不掌灯？你们两个是在搞什么花巧呀？”哧哧笑了，秋离道：“办正经事，黑暗中越见情趣罢了。”

暗影里，艾小玫的俏脸蛋没来由地红了红，她轻啐一声，忙着前去掌灯，周云靠近了秋离，低笑道：“秋兄，看不出你还蛮会吃豆腐埃”秋离失笑道：“你我相交匪浅，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第二十三章 大喜还忧

婚礼是简单而又隆重的，除了一对新人之外，男女双方的主婚尊亲便由“中原双绝剑”两个老人包办了。秋离是唯一的宾客，也是唯一的媒证。衣霜这妮子则成了跑腿打杂，一些琐碎事全交给她担待了，其中，并包括了伴娘的职责。

喜堂便是前庭装点成的，正面摆着一张香案，香案上铺设着大红绸缎，龙凤花烛高烧，红艳艳的光芒与正中壁上悬挂的红缎金喜字相映，散发着一股吉庆祥瑞的氤氲，四色花果衬着八色糕点，均置于十二只精致的瓷盘内，连香案两侧的合二仙图也沾染了无限喜气，图上的双仙似也笑得合不拢嘴。

拜完天地拜祖宗，拜尊师代替了拜高堂，当两个新人互拜过了，灵巧的伴娘已笑嘻嘻地引着一双新人步登洞房，秋离内心是充满了欢欣与安慰的，他亲眼看着婚礼的进行，仪式的终了，这不也等于是他一片苦心后的报酬与多日辛劳后的果实么？呢，天下有情人已成眷属……“中原双绝剑”这两位武林中辈尊名重的老人，也特别换上了他们甚少穿着的华服，更破例还从山下请来了两个大酒楼的厨师，整治出一桌丰盛可口的宴席来。不只此，两位老人又将他们珍藏了四十余年一坛花雕取出畅饮。这些，非但可以看出来他们二老心绪的欢欣，更可以显示出他们对周·云的疼爱，这已不仅是师徒间的爱了，另外尚孕育了一种父子间的亲情与真挚……两位老人赐给周云夫妻的礼物，衣帆是一串名贵的翡翠项珠，鲍德却是一副精镶玛瑙的耳坠与一块白玉佩，这是他在下山时早就购妥了的。衣霜这妮子比较寒伦，她送了师哥两套细工刺绣的缎枕，不过，她这件礼物含有特别的意义，虽然那两套绣着红绿牡丹图的缎枕不值什么，却是她自己连夜赶工，一针一线辛苦绣出来的，上面，沾有她纤手的香泽，更带着她出自内心的祝福……当然，秋离乃是最大的手笔。他赠给了这双新人异常实惠的贺仪——黄金五千两，这是他口袋里，几十张银票中的一张，周云夫妻十分感激，却并不惊异，因为他们早知道秋离是一个财可倾城的大富翁了——别看他表面上那种穷兮兮的模样，他是一直固守着“财不露白”的教言哪。

喜宴席上，大家全兴高彩烈，尽情欢娱，新郎官的宝蓝团花寿字袍与翘翎冠，映合着新娘的红艳霞帔相对生辉，他们敬了再敬，“中原双绝剑”与秋离、衣霜等人也喝了再喝，多少的喜悦、欢欣、幸福，全洋溢在那一张坦诚而亲切的面庞上。多少感恩、铭怀、激动，也就全浮在融合了喜气的酒波中，皆被他们咽入肚里，吞进肺腑之内了……虽然，连一双新人算上，参加这场婚典的只有六个人，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庄严与肃穆，这凭着大家的虔诚，尊重和殷切，更凭着一颗颗真挚的心，因此，婚礼是简单的，却与任何一种盛大的同类礼仪意义无差！

当晚，大家全尽了兴，吃饱了，喝足了，连心都醉了，约是初更的时候才睡下，秋离不知道别人喝到什么程度，反正他晓得自己已有八分酒意了，自从闯荡江湖，他喝酒的场合很多，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喝过自己酒量五成以上的时候呢，他是太愉快了……只有一件事是美中不足的，这件事未免使秋离与周云心头全有点怔忡，“鬍虎”何大器没有赶来！连去接他的那个人也没有赶回来。那人是“中原双绝剑”的一个晚辈，是个力，事谨慎而极负责任的武林正道人物。这一次的失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因为在周云大喜之日，秋离也就不好提起，同样的，周云更不便启询，他们只好全暂时

闷在肚子里，等到那人回来再问端详了。

今天，是周云夫妻成婚后的第三天了。

秋离方才起床没有多久，他梳洗方罢，一阵急骤的步履声已自楼下传了上来，就以这种毫不停歇的步速，来人到了门外，立即叩击门扉，并低促地呼叫：“秋兄，秋兄……”皱皱眉，秋离听出是周云的声音，他一面走到门边，一面道：“咳？你今天起来得倒是蛮早……”拨开门门，周云急匆匆地推门而入，从他面罩后面的眼睛里，秋离看出了有事情发生了，沉住气，他道：“有什么不对？”喘着气，周云的眸子里流露着焦灼与忧虑，他慌忙道：“廖川回来了，一个人回来的……”怔了怔，秋离道：“廖川？”急切点头，周云道：“就是师父请去邀约何大器，何前辈的那位朋友……”秋离恍然大悟，他将周云按到椅子上坐下，顺手又斟了杯冷茶递给他，平静地道：“不要急，老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歇口气，慢慢说。”

掀起面罩下端，周云深深吸了一口冷茶，他吁了口气，沉重地道：“廖川兄大约在炷香时分以前单人匹马转了回来，同时，他也带了一个令人疑虑又担忧的消息回来！”

秋离淡淡地道：“什么消息？”

吞了口唾液，周云道：“廖川兄在七天前即已到达仰宛县城，他照着告诉我地址前往城西郊马大哥处邀接何老前辈，但在他抵达马大哥住处以后，却发觉马大哥与何老前辈俱已失踪好几天了！”

秋离忽道：“你用词的时候须要斟酌，老友，可真是‘失踪’了么？”连连点头，周云道：“可不是失踪了！当天廖川兄在马大哥那里一直待了两个多时辰，以便查明此事，马大哥的家人也正为了马大哥与何老前辈的下落不明而焦惶万状，四出找寻，廖川兄问他们马大哥及何前辈是何时失踪的？马大哥的家人只说在廖川兄到达的二天前中午，城里‘李大户’派人来请他们两人到‘李大户’家饮酒，就此一去就没有回来过秋离深沉地道：“那么，他们可去问过‘李大户’了？”周云忙道：“廖川兄也这么问了，马大哥家人说，已去问过两次了，李大户说，那天是为了他的二姨太做寿才请客的，吃了晚饭以后，马大哥与何前辈便双双出门回了家，至于为何忽然下落不明，又去了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而李大户的一干仆从门役更证明曾经亲眼看见他二人各骑一马一驴离开了李府……”沉默了一下，秋离道：“后来呢？”周云又道：“后来，廖川兄为了对我有交待，又亲自到了仰宛城里李大户家拜过李大户，详细问明马大哥与何前辈那天离开李府前后的情形，李大户的说明和他告诉马大哥家人的是一样，为了这件事，李大户也感到十分难过与遗憾，他还说他也正派人四处查访呢……”咬着嘴唇半晌，秋离道：“那李大户与马大哥，何前辈是什么关系？”周云低声道：“据廖川兄说，马大哥家人告诉他，马大哥田地的收成，每年有大半全由李大户收购转手，已然有好几年了，他们的交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大家相处得很好，平素有什么喜庆酬酢也时相往来，因为李大户去过马大哥家中几次，也就顺带认识了何前辈……”点点头，秋离喃喃道：“原来是生意上的往来关系……”他一抬头：“廖川兄又曾去过别处打探么？”周云急道：“当然，他离开李府之后，又回去找着了马大哥的儿子，两个人顺着马大哥日常进城惯走的两条道路往还仔细搜查，无论是田野、疏林、山坡、溪流俱不放过，又询问了道路附近的一些人家，但是，全都没有结果。为了这件事，他一直耽搁了两三天才回来，因此连他自己也赶不及参加我的婚礼了，廖川这人办事仔细尽责，为了

他没有请回何前辈，还不停向我表示歉意呢……”搓搓手，秋离道：“以廖川兄的判断，他认为会是怎么一桩子事？”谨慎地，周云道：“以廖兄判断，他认为马大哥与何前辈可能是遭遇了意外，吃仇家算计了！”

笑笑，秋离道：“什么意外呢？”

微微一怔，周云道：“自然是被劫掠或遭到杀害那一类！”看着周云，秋离道：“你认为呢？”周云忧虑地道：“我也有同感！”

秋离问道：“那位廖川兄如今可在楼下？”点点头，周云道：“正在楼下，我师父在陪着他谈话，他才一到，我那宝贝师妹便上楼吵醒了我，不由分说将我拖了下去……”拍拍周云肩头，秋离哈哈笑道：“老友，春眠不觉晓啊！”

面罩后的脸庞一热。周云怪难为情地道：“秋兄说笑了秋离拉周云站起来，道：“走，我们一起下楼，我还得当面问问那位廖兄。”

于是，两个人匆匆出房下楼，在那间尚残留着喜气的前堂里，“金绝剑”衣帆正面色凝重地与他旁边一个白胖厚重、圆脸方嘴的中年人谈着话，那人约莫在三十五六岁左右，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诚朴恳切的气韵，令人初一见，便会兴起堪以信托的看法。

衣帆发觉秋离与周云下了楼。他马上将那中年人——廖川为秋离引见了。大家寒暄几句，秋离便话归正题，简单又扼要地向廖川探询马标及何大器失踪之事，廖川回答得很详细，内容则和周云所说无异，秋离道了谢，坐在椅上沉思半晌，他忽然又道：“廖兄，据你看，那李大户是不是也象江湖中人？”回忆了一下，廖川迟疑地道：“这个，很难骤下断语。秋大侠，不才与那李大户会面之时，那李大户相当诚恳，言谈中也十分笃实，除了他手下仆从里有两个眉目比较精悍点，似是识个三招二式以外，他本人却象不属江湖同道……”秋离笑了笑，道：“廖兄是否能以断言？”苦笑一声，廖川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又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这是李大户装扮得象，或许不才木讷愚钝，观察不出也未可定。”

一侧的周云插口道：“秋兄，会不会是‘百隆派’施的阴谋？”平静地一笑，秋离道：“大有可能！”

衣帆眉头微皱，稳重地道：“‘百隆派’？‘千蛇尊者’古常振的那个百隆派？”秋离颌首道：“是的，‘百隆派’总坛位于‘大宁府’郊的‘白鼓山’，在‘豫’地。”

衣帆摇头道：“他们惹了你，算是全糊涂了……”微微一笑，秋离道：“也不敢讲，以前他们就算计过我，在‘仰宛’县城之外，可是大批人马呢，那一次，呢，周云老友也适逢其会，拣了个收场！”

周云汕汕地道：“说起那一次，秋兄，还是我们的初见，不过，老实讲，在那种情景之下见到了你，未免叫人小惊胆颤。你太狠了！”

无可奈何地喟了一声，秋离笑道：“他们是想要我的命哪，不狠点，成么？”周云又低声道：“但是，在‘仰宛’城外丘陵子堆的那一次大厮杀，你简直把‘百隆派’搞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他们的好手差不多全叫你摆平了，‘百隆派’还有力量再来和你为敌么？”秋离正色道：“这不一定，那一遭虽然给他们的创伤很大，但‘百隆派’却并未连根铲除，换句话说，他们仍还保有部分全力，而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之前，总是不甘心忍气吞声，自行认栽的，‘百隆派’吃了我的大亏，当然恨我入骨。

但是，他们和‘太苍派’一样，却也并未放弃对何大器前辈的搜捕，

何前辈一天存在，‘太苍派’就一天受到威胁，‘太苍派’受威胁，和他们狼狽为奸的‘百隆派’自也有‘唇亡齿寒’之虑，因此我断定，何前辈与马大哥的失踪，十有八成是这两派中的入干的！”

顿了顿，他又道：“或许他们也想找我报仇，但一直没有得到我的行踪，因而便先将发觉了何老前辈与收留何前辈的马大哥，一道俘去了……”忽然，衣帆道：“秋壮士，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秋离颌首道：“有此可能。”

周云也颇有同感道：“师父说得是，固然‘太苍’、‘百炉二派都极欲获得何前辈而甘心，但他们同样知道何前辈有秋兄撑腰，他们掳去了何前辈，秋兄一定不会罢休，是以他们便故意如此做，又加上一个与秋兄有金兰之谊的马标马大哥，以他们两人为饵，诱使秋兄前往救援，以收一石二鸟之功？”衣帆镇定地道：“云儿分析得很有道理，为师看大半是如此！”秋离道：“那么，我便如了他们的心意吧！”周云忙道：“秋兄，你的意思是？”秋离道：“我就先到‘百隆派’那里去，人在那里便救人，人不在那里，我会连‘百隆派’的祖师牌位都给他掀了！”

“唉”了一声，周云道：“秋兄，你且稍安毋躁，这些全是我们的臆测，是否正确尚未可定，在没有找出事实真相之前，又何苦大老远地跑去闹得天翻地覆？”笑了笑，秋离道：“你放心，老友，我既不烦，更不躁，我平静得很，何前辈与马大哥失踪这桩小事，十拿八稳是这两派人干的，何前辈的大仇巨患，除了这两派之外没有别人，马大哥退隐江湖好多年了，以前的恩恩怨怨早就一刀两断，毫不沾边，更不会有仇家去陷害他，况且他两个一身本事，既不会撞到河里，又不可能迷失在山涧，寻常宵小连根毛也别想摸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是‘太苍’、‘百炉两派动的歪点子，又会是谁？”周云思索着道：“若确然是他们，他们又是用哪一种方法下的手呢？”这时，沉默了好久的廖川接着道：“在城里是不会的，照李大户所说，他们二人离开的时间在掌灯之后没有多久，那时正是热闹时分，而城外到马兄府上有两条道路可通，这两条道路，一条是官驿大道，人车在入晚前后仍然时有来往，另一条虽然比较偏僻，但也有人家农户散落四周。按理说，假如马兄与何前辈在那个时辰遭到敌人围攻，打斗声息必会惊动远近住家，但经不才挨户探问结果，那天晚上住在左近的农户却未曾听到任何异响……”豁然笑了，秋离道：“廖兄如此一说，正吻合了我心底的一个打算！”

周云急问道：“什么打算？”

搓搓手，秋离道：“我早就怀疑那天李大户有问题，廖兄这一叙述，更加强了我这个疑点，对，果然其中有鬼。”

衣帆笑吟吟地道：“说来听听，秋壮士。”

舔舔嘴唇，秋离道：“因为我们一直只是判断‘太苍’与‘百炉两派的爪牙在搞鬼，却并无实证，是而，方才我已然暗自决定要先往‘仰宛’走一遭，一则探慰我那马大哥家人，二来亲自到李大户家去再详细问上一问，大约是直觉吧，我老感到那李大户不对劲……我此刻仅是暗自决定而已，尚未找到什么可疑之处，如今廖兄这一推敲，便给我寻出破绽来了！”

顿了顿，他又兴奋地道：“试想，我那马大哥当年也是一个了得人物，那几手把式相当硬朗，若有歹人在外头想放倒他，势必引起一场激斗，而何老前辈为‘太苍派’掌门之大师兄，虽然双足成残，武功仍未失尽，亦不是简单可以手到擒来的，他二人如果在城里或半途上遭袭击，必会奋而抵抗，这一抵抗，即会有路人及住户闻得异响，如今并没有人知道此事，那么，便

说明了一点——”老成持重的衣帆微微一笑，道：“这一点乃是说，何兄与马兄并未走出李大户家？”一拍手，秋离道：“对！”

廖川犹豫了一下，低低地道：“但是，李大户的仆从们却也证实何前辈与马兄确已离开……”秋离大笑道：“他们是一丘之貉，那些下人怎么可能不帮着主子说话？”一捋银髯，衣帆颌首道：“其实，老夫方才也和秋壮士的想法无异。呵呵，老夫也在心底暗暗猜疑那李大户不大对头呢……”吁了口气，周云道：“不论这臆测是对是错，却也不失是条追寻的线索，秋兄，你下一步准备如何进行？”秋离晒道：“当然先去‘仰宛’县城，到李大户那里拜访拜访。”

周云道：“何时启程？”

平静地，秋离道：“明天。”

“什么？明天就要走？”周云叫着。

摊摊手，秋离道：“救人如救火，老友，耽搁不得的，我又何尝不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分享一点你的甜蜜滋味呢？”周云迟疑着道：“我……我们一起去吧？”哈哈一笑，秋离道：“你明知我不会答应的，且你新婚燕尔，我又怎忍拆散？便是你心甘情愿，怕我那嫂子也要咬碎银牙喽！”

面罩后的一双眼睛显得十分尴尬，周云忙道：“这不关她的事，她也管不住我……”此时，衣帆又开了口：“这样吧，秋壮士，这件事你独自去办，若是需要我师徒效力，你可以遣人赶回传告，老夫等必然及时往援，否则，事情妥了之后，你也要尽快返山，以便老夫等与你相偕赶赴‘白草坡’！”

秋离沉吟了一会，笑道：“在下看，‘白草坡’前辈等人还是不用劳神了……”衣帆面露不悦，道：“莫非壮士以为我‘中原双绝剑’不值一效么？”心里叹了口气，秋离无奈地道：“既是前辈坚持，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改颜大笑，衣帆道：“这样才好，壮士，尚请恕过老夫方才失礼。”

拱拱手，秋离苦笑道：“不敢，呢，真的不敢。”

这时，廖川站了起来告辞道：“前辈，若是没有其他侄辈可以效力之处，侄辈这就拜别下山了……”衣帆忙道：“急什么？吃了午饭再走不迟，这一次可也真辛苦了，连云儿的大礼都没叫你来得及参加……”诚厚地一笑，廖川道：“这是侄辈最为遗憾之事，也只有等到周兄生了贵子之时，侄辈再去多叨扰几杯了！”周云忙道：“一定，一定……”廖川指了指椅旁的一包物品，笑道：“周兄，区区薄礼；是我向你道贺的一点小小心意，尚请笑纳……”双手抱拳，周云笑道：“有劳廖兄破费，实在不敢当，我也就不推辞了。”

廖川道：“太客气，周兄，这算不了什么。”

他又转朝衣帆道：“前辈，侄辈告辞了。”

衣帆殷切道：“哪有大老远赶回来饭也不吃的道理？贤侄不要客气，也不为你特别加菜，是前天云儿婚礼时剩下来的一些残肴罢了！”

廖川恭谨地道：“侄辈山下那小店里这几天有许多事情堆积下来，需要侄辈亲回料理，侄辈决非有意客套，天长日久，侄辈打扰前辈之处往后定多，这顿饭，留待下回再陪侍前辈吧……”呵呵一笑，衣帆抚髯笑道：“你看人家孩子多识礼数，也罢，老夫也不强留你了，可记得要时常上山来陪着老夫聊聊……”微微躬身，廖川道：“前辈谕示，侄辈自当相从。”

衣帆颌首道：“云儿代为师送客。”

廖川再次长揖，返身走出，周云随伴相送之外，秋离也一道陪着走了出来，于是，廖川又向秋离及周云告别之后，径自牵着他的坐骑转向山下。

站在那条木阶前的碎白石子小道上，秋离目注着廖川的背影消失于前面的松林之内，他叹道：“这人是很忠厚老实，也很谨慎。”

周云道：“我说得不错吧？”

秋离抿抿唇，道：“就是稍嫌木讷了一点，呢？”点点头，周云小声道：“我有同感——”他回头瞧了瞧，又道：“师父对他印象很好，平素没事的时候常常邀他上山小坐，师父也偶而到山下不远的那个小店里去看望他呢……”秋离笑道：“他还开店？什么店？”周云轻轻地道：“一家粮行，生意相当不差。”

“啧”了一声，秋离道：“正道的武林人物就有正道武林人物的营生方式，假如换了我，只怕我就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喽。”

哈哈一笑，周云道：“换了你呀，秋兄，你大约不会开粮行，干脆就在大道上设起栅卡收买路钱来啦……”笑骂一声，秋离道：“不要扯蛋，俗语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虽然不入正流，比不上你们自命侠义，自夸清高，但我每一个钱也都来得有因有由，绝不伤天害理，更不贪赃枉法，每一分银子上都有我的血汗，我的脑汁，甚至我的唾沫星子，老友，不信你可以去打打听，我姓秋的财产可也来之不易呢……”拱拱手，周云道：“我相信，我全相信！”

两人把臂而行，沿着碎白石子小路缓缓散步，秋离意态悠闲四面眺视着，边又接着道：“其实，普天之下净是黄金，就看你有没有脑筋赚，有没有本事赚，而赚钱之道，并不需要走邪路，施阴毒，堂而皇之的方法有的是，看准了来一下子，就包管十年八年享用不经……”周云笑道：“譬如说？——”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譬如说，我这一次在‘金化’县的事，两头一凑，就捞了一笔——黄金三万七千两！”

“老天爷！”周云惊得一下子伸了舌头直嚷，“这个数目，在当前的行价来说，何止十年八年享用不完？只怕十辈子八辈子也足够了！”

吁了口气，秋离道：“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拿钱，全说明在无，爱给不给，对方愿意，就干，舍不得，拉倒，大家干干脆脆，无论是替人办事，挡事，甚至也客串走镖护路，彼此银货两讫，各不相欠，这些，或者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比起那些杀人越货，横抢暗偷的角色来；不知高明了多少倍，而比那些挂羊头卖狗肉，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自命侠义的人物来，亦同样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他自嘲地一笑，又道：“我的金子是用力气赚的，人家将本求利，我是无本求利，反正是做生意，只要不亏心，其道理没有两样。”

周云哧哧笑道：“反正，你是任什么歪理也能够说成光明正大！”揉揉面颊，秋离道：“也不一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时候，大家的观点不一样罢了，谁也有个对自己有利的主张，呢？”用脚尖踢飞了一块小石子，周云道：“当然……”四处一望，秋离笑道：“这两天，你够享受了吧？”面罩后面孔热了热，周云窘迫地道：“这个……呢，也没有什么……”豁然大笑，秋离调侃地道：“妈的，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害臊的？只是却须保重身子，不要伐亏狠了碍……”讷讷地，周云尴尬十分地道：“我……我知道……我一直很有节制……”眨眨眼，秋离道：“知道就好，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哈哈……”周云直搓着手，正窘得无言以对，松林边；一条窈窕的身影，突然闪了出来，那人一出来就娇声叫：“师兄，秋大哥，快来帮我提篮子呀……”秋离眼尖，目光一瞥之下，已咋舌道：“乖乖，是你

的宝贝师妹！”

这时，衣霜已从松林边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她两手提着一只竹编的大篮子，里头全装满了累累松子！

于是，秋离与周云急忙大步迎上，分左右接过衣霜的竹篮，各伸一手执定了，衣霜面色微红，秀发蓬松，鼻尖上业已泌出一粒粒细小的汗珠，她用衣袖拭了拭汗，微微娇喘着道：“可累坏我了，人家整整采了大半个上午呢，也不见你们哪个来帮帮忙！”

秋离哧哧笑道：“姑娘，你师哥新婚燕尔，‘春眠不觉晓’，我呢？又不知道你一大早跑到何处，亦不便启询，你说说，我们两个怎生帮忙法！”嗔了秋离一眼，衣霜笑骂道：“你呀，哼，就是一张嘴生得巧！”

耸耸肩，秋离道：“还没有你师哥巧哪。”

周云忙道：“秋兄，你和我师妹争辩的时候不要拖我下水，我可惹不起她……”这时，衣霜走到那边一块干净平坦的石头上坐下，她喘了口气，又举手拭拭汗，道：“喂，过来陪我歇歇。”

舔舔唇，秋离指指周云，又点点自己鼻尖，道：“是叫他，还是叫我？”衣霜脸庞一红，嗅道：“你们两个！”

秋离与周云相视一笑，大步走了过去，就在石块前面放下篮子各自盘膝坐下，衣霜眼睛看着秋离，口里却问周云：“师哥，我看见廖大哥走了！

敝茱贫偈椎溃骸笆堑模 惺录弊呕厝ア！*

衣霜又道：“秋大哥也要走了吗？”

秋离笑道：“不错！”

眉儿轻整，衣霜低声道：“到哪里去？”秋离平静地道：“去救何前辈及马大哥。”

咬咬下唇，衣霜道：“据你想，他们是出了事？”点点头，秋离道：“一定的。”

幽幽地，衣霜道：“但廖大哥却并没有断言他们一定出了事……”哈哈笑了，秋离道：“姑娘，有些时候，不能全靠人家的臆测，自己也得动动脑筋才行，而我的判断从来就不会太离谱……”低促地，衣霜道：“那么，你还来吗？”一边的周云，业已觉出自己师妹的表情言语有些异样了，这种异样，无可讳言的是一个怀春少女情愫的流露，他生恐秋离言语有失，连忙朝着秋离抛使眼色……秋离是何等机智老辣的人物？衣霜这种神态，他焉有察觉不出端倪之理？柔和地一笑，他道：“我当然还来，以后我也会常来呢。”

衣霜顿时喜形于色地问：“真的？”

秋离笑道：“我怎会骗你？”

掠掠鬓发，衣霜恢复了笑容道：“我要告诉爹，你们到‘白草坡’去的时候，我也得跟着去……”吃了一惊，秋离愕然道：“你？你去做什么？”柳眉倏竖，衣霜冒火道：“我去做什么？我倒要问你，你去做什么？”眉梢子微挑，秋离笑道：“我到‘白草坡’是要与‘八角会’了决一段公案，洗雪一次深仇，而这样做是需要大兴干戈的，换句话说，便要流血残命，姑娘，你该明白这不是去游山玩水，更不是逛庙会埃”哼了哼，衣霜不悦地道：“你以为我伯？”打量了衣霜两眼，秋离道：“我不认为你会害怕，但至少，你不适合这种场合！”

衣霜娇蛮地道：“秋大哥，你不要以为天下的武功全叫你一个人学齐了，别人就不懂，你可知道，我那几手家传剑法也颇堪入目呢……”秋离失

笑道：“真的？”踉跄脚，衣霜道：“你要试试？”急忙摆手，秋离道：“不用试，不用试，我晓得一定非同凡响，呢，一定非同凡响……”抿抿嘴唇，衣霜道：“秋大哥，你可听过‘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句话？我参与二叔全是中原武林道上剑术的宗师，你想想，我的功夫还会差到哪里？别人不说，恐怕就连周师兄也不是我的对手！”

一侧，周云愣了愣，心付道：“这妮子吹牛不要本钱，她那儿下子三脚猫把式只能唬唬二些鸡鸣狗盗之徒，如今却竟要连我也压下一头……”看见周云不作声，衣霜禁不住发急，她尖声道：“师哥，我说得对是不对？”周云苦笑一声，一迭声道：“对，对，当然，当然……”得意洋洋地盯着秋离，衣霜道：“怎么样？这一下你可该相信了吧？”不待秋离回答，她又神秘无比地道：“我便老实告诉你，我爹的压箱底绝技，直到现在周师哥都还没有学全：我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却已学得差不多了。我爹有一套最精华的剑法，名叫‘六形三击’，哼，别人连看都还没有看到过呢，我就早会了！”

周云疑惑地道：“‘六形三击’你学会了？师妹，那是师父最厉害的三套剑术之一，师父上个月渝知我，要我半年后回山习练这套剑法，连我身为首徒，也要过半年才能开始学，你莫非就先会了？”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衣霜道：“你是我爹的首徒，我是我爹的女儿，再怎么说明爹也不会偏向你，当然我应该先获真传！”

吞了口唾沫，周云仍然不信地道：“但是，要学得‘六形三击’这套剑法的精髓，必须内力悠长浑厚，有一口至纯真气为辅才行，据我知道，师妹，你的内家修为十分平常，只怕还达不到可以学习这种高深剑术的地步呀！”

币幌伦颖恢茉撇鹑 说鬃樱 滤2 挥闪车靶吆欵 聊渴 迹 植璋

；5 氏溃骸澳悖 阎跌粗5 牢业哪诩倚尅；构徊簧涎 罢徽捉J*？我学这套剑术根本就用不着靠什么内力，靠什么真气，我就凭现在这些条件就可以学，你不信是不是？”心里顿时明白了自己师妹全是在渲染吹嘘，打肿脸充胖子，周云却不敢再坚持下去令师妹难堪，他赶忙陪笑道：“我信，我信，我一千一万个信，无论什么功夫，师妹去学还不是易如反掌，事半功倍？凭师妹的才华智慧，哪里还有做不到的事呢？”重重一哼，衣霜道：“这还象话——”说到这里，她侧首一看秋离，秋离却正抬头望天，嘴里咬着一根草梗，这根草梗便在他牙齿中间上下移动……又一跺脚，衣霜道：“喂，秋大哥，你怎么了？人家在讲话，你却摆出这一副要死不活的熊样子来！”

“哦”了一声，秋离笑道：“是么？我是这么一副熊样子么？”白了秋离一眼，衣霜嗔道：“你信不信？”愕然地，秋离道：“信不信，什么信不信？”大不愉快地瞪着秋离，衣霜气咻咻地道：“你信不信我已得到我爹的真传？学会了我爹的不传之秘‘六形三击’剑术？”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其实这又何必问人家信不信呢？你就在这里把那套剑法使出来，不即是最好的证明么？”闻言之下，衣霜不由皱皱鼻子，她呆了呆，十分窘迫地道：“这个……这里又没有剑，我怎么使给你们看？”秋离笑道：“这容易，以松枝当剑不也一样？”说着，他头也不回，左手后翻，虚空猛抓，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寻丈之外的一株松树已慎然簌簌震动，同一时间，松树下一条儿臂粗细的枝杈已应声折断，活象有什么东西在拉扯着那条断枝一样，竟“呼”声响动着，凌空飞落在秋离手上！

缩回手来，秋离开始撕除这条断枝上的针叶横杈，他边朝目瞪口呆的衣霜，微笑着道：“喏，这不来了剑了？”抚着怦怦乱跳的心口，衣霜惊异

无比地问道：“秋大哥，你，你是用什么法子虚空折下这根松枝的？”秋离将那根光秃秃的松枝递到衣霜手上，笑吟吟地道：“小把戏，叫做‘千里移鼎’这是‘隔山打牛’与‘凌空摄物’的功夫一种，也是，呢，内家修上的成就。”

周云在心里早就笑翻了天，他知道秋离是在促狭自己这位娇宠的师妹了，妙在秋离却态度诚恳，言词温柔，令师妹明明满肚子火气却发不出来，非仅如此，周云对秋离技艺上的精博亦更加钦服了，他知道，这种‘千里移鼎’的功夫，是内家武学上的一种高度精华，不要说他自己达不到这种火候，只怕连他两位恩师也未必能有此等造诣！

衣霜的一张俏脸儿业已红透得有如一枚熟苹果，她迟迟疑疑地伸手接过松枝，拿在手里后却一下子惶惑起来，失措地，她讷讷地道：“秋大哥……现在，现在你就要看吗？”秋离暗自失笑，表面上却兴高彩烈，装成极其振奋地道：“当然，当然，‘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的不传之秘，盖世绝学，我老早就想瞻仰一番，以为揣摩以开眼界！”

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衣霜拿着那截松枝在手里犹豫了老半天，就是比划不出一个式子。这时，她已然羞窘得香汗淋漓了。

忽然，衣霜眼珠子一转思得一计，她故意将松枝斜举，硬着头皮道：“你们看见了，这是‘六形三击’的开山第一式就在秋离与周云强忍住笑，准备看她再如何继续表演下去的时候，这刁妮子已猛地装出一副“突有所悟”的形状来，她立即收回松枝，一脸孔严肃神气地道：“好险，我几乎犯了大错！”

秋离和周云二人俱不由一怔，周云忙道：“什么几乎犯了大错？”衣霜庄重地道：“这套‘六形三击’剑法，乃爹爹不传之秘，当初爹爹授我之时，便曾言明不可任意炫露，更不可教人觑去其中精要。方才我遭你两个一激，心里激动，竟贸然欲待施展，好家伙，若非我猛地想起爹爹戒律，一招一式在你们面前施展出来，岂不就违反了爹爹教训？要是被爹爹知道，我一顿家法只怕就避免不了，这不是几乎犯下大错吗？”周云一看妮子要耍赖，不由急道：“没有关系，师妹，你使你的，有什么后果由我一人承当！”

“呸”了一声，衣霜丢下手中松枝，扮了个鬼脸道：“你承当你个大头鬼！”

说罢，不待秋离与周云答话，已回转身去，一溜烟奔向木楼那边！

秋离哈哈大笑，望着衣霜那窈窕的背影道：“老友，你这宝贝师妹真是精得带油了！”

周云亦笑道：“这丫头片子也只有象秋兄这样的人物，才整治得了她！”俯身挽起竹篮，秋离摇头笑道：“也难说，今天若不是她吹过了火，只怕我也拿她毫无法子呢……”周云伸过手来执着竹篮另一边，与秋离合挽着缓步行了回去，他一面道：“其实，我这师妹也相当不错的，精女红，善烹调，做起事来又快又能干，生相更佳，就算稍微慧黠一点，不也是锦上添花，尤属一得么？”秋离笑了，没有接腔回话，心里在想：“好小子，你敢情又在向我推荐老婆啦……”

第二十四章 单骑历险

离开小青山之后，秋离驭着他的“黄骠子”快马加鞭赶向了“仰宛”。

小青山离着仰宛县，若是寻常的脚力来说，大约得走个七天八日才赶得到，但“黄骠子”神骏无比，持久耐力，只有五天多六天不到的工夫，业已奔近了仰宛县城外的那片土丘陵子了。

现在，正是午时，日头当顶。

秋离有些感慨地移目注视着这些零零散散的、黄红色泥土堆集成的小丘，这些小丘上依然故我，层叠起伏地耸立在那里，就有如一个个大小不匀的坟墓。在这里，秋离曾经独力手刃了“百隆派”数百人马，如今、景物依旧，而已死去的那些人却再也看不到了，就算他们的鬼魂吧，暗中咽泣怕亦其声干涩了呢……朝地下吐了口唾沫，秋离快马奔过土丘陵子中间的道路，他却不进城，绕着圈子直往城西郊赶去，那里，有马标的庄院。

片刻后，他已来到了马标那座四合院的住宅之前，他抹了把汗弹向空中，翻身下马，笔直穿过两边的土砖瓦房，大步来到中间的大瓦堂门槛。

深深吸了一口飘散在空气中的稻麦香味，那种香味是浓厚的，朴实的，还带着几分浓重的泥土气息，就宛如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身上的味道一样。秋离静静地朝房舍四周流览了一遍，他藉着这短促的间隙，重温着他对这座宅院与院主人的依恋及缅怀，朦胧里，他似又坐在瓦屋后的凉棚下品茗聊天，在微风习习里，耳际荡漾着他大哥马标的爽朗笑声“秋大叔——秋大叔——”有人在喊他！蓦然醒悟，秋离迅速转身，呢，四合院外，一个人高马大的年轻人正抛掉了肩上的一捆干柴，飞一样奔到了他的面前！那年轻人生得浓眉大眼，腰粗膀阔，一身肌肤油黑发亮，尤其他脸上那个蒜头鼻子，简直就和马标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秋离大喜迎上，叫道：“棒槌！”

是的，这年轻人不是别个，正是马标的独生儿马守成，他的小名，叫“棒槌！”

马守成抢到秋离跟前，“扑通”一声就跪下地去，顿时红了眼圈，哑了嗓门，他激动，悲愤，又加上无比的喜悦，声调颤抖着叫：“秋大叔，秋大叔啊，你老人家可真来了，大叔，侄儿的眼也望穿了，心也焦急了，大叔，我爹的事你老要作主碍……”一把将他搀起，秋离痛惜地道：“你放心，傻小子，我就是为了这档子事情来的，莫说这还是我牵累了你爹，就算不是，我也不能坐着看戏！”

马守成抽了抽鼻子，咽着声道：“秋叔，我爹和何老爷就在前些天去李大户家里喝酒，以后便没有再回来，不久前来了一位廖大叔，还叫侄儿陪着他又去寻访了几次。”

秋离顿首道：“事情我全知道，这些天可有什么新发现？”摇摇头，马守成直愣愣地道：“全没有，侄儿领着家里上上下下十来个长工都四处找遍了，城里城外的熟人那里也都去问过了几十次，俱没探得参与何老爷的下落……”秋离镇定地道：“你娘好吧？”搓着一双粗大手掌，马守成哑涩涩地道：“不瞒大叔说，娘这半个月来把一双眼全哭肿啦……”叹了口气，秋离愧疚地道：“唉，都是我给你爹娘添的麻烦……”这时，瓦屋里间已传来一个闷厌厌、哑苍苍的声音：“棒槌，你回来了？是在和谁说话呀？”

马守成叫了一声“娘”，三步并做两步奔了进去，一面大叫道：“娘啊，你老甬愁啦，秋大叔来了碍……”缓缓地，秋离自行进屋，在一张太师椅上落坐。他刚刚坐下，里间的门帘一掀，一位胖敦敦，白团团的中年妇人已颠着一双小脚匆忙走了出来，她一眼看见秋离，有如见了救星一样，也忘了礼数，先合十念了一声佛，然后，她又哭又笑地奔近秋离，一把拉住了秋离的

手，哆哆嗦嗦地道：“二弟啊，上天保佑我那老马命不该绝，你可真赶来啦，我做嫂子的没有一天不念叨你，就盼菩萨能驾起一阵清风把你送来……这是做的什么孽啊？老马在外头闯的年岁全没遭过这种邪事，不想洗了手反而出娄子……”秋离被她连珠炮似的一阵子话窒得插不了嘴，现在才算有了开口的机会。他先把老嫂子扶着坐下，安慰地道：“不要急，嫂子。我就是为了这档子事特别赶来的，咱们慢慢商量着办，包管能把大哥及何前辈找回来。”

抽出手巾拧了把鼻涕，这位马标的夫人——田氏安心不少地道：“你来了我就宽畅多了。二弟，除了你，只怕谁也不能把这件邪事料理清楚。说起来也叫人怪啊，蹦蹦跳跳的两个大活人，怎么就会直楞楞地不见了呢，讲起来谁也不信哪？秋离低沉地道：“在出事之前，嫂子，可曾有过什么岔眼的征兆？”田氏揉了揉红肿的双眼，涩涩地道：“没有，一点也没有。”

舔舔嘴唇，秋离道：“嫂子，这件事，我已多少揣摸出个六七分来了，你别焦急，我总会尽力去办……”顿了顿，他又沉郁地道：“说起来，也是我连累了大哥。”

他这次的出事，极有可能是因为何前辈的旧仇牵扯才卷了进去，而何前辈又是我为大哥引见后托大哥照顾的，假如没有这档子事，大哥也不会出娄子了！”

连连摇手，田氏一脸挚诚地道：“二弟，你快莫如此说话，你和你大哥交同生死，义比山高，兄弟之间原该患难相共，祸福同尝，说什么连累，又道什么牵扯，这全是兄弟们该尽的本分！你别看嫂子我是个妇道人家，你们道上的传规和讲究我也明白，假如连这一点点小事也怨天尤人，那还算什么义气呢？二弟啊，老马和何老爷能平安回来自是最好，要不，我……我也决不会怪你！”

秋离动容地道：“嫂子，你这一说，我就越发惶惭不安了！”

又拧拧鼻子，田氏苦生生地笑道：“二弟，平素虽然嫂子我和你不大谈，全由你大哥陪你，但是你的为人心地嫂子我也常听你大哥提起，你大哥爱你疼你，就算他自己的亲弟弟也不过就是这样了。这里，就是你自己的家，你也和嫂子的亲弟弟一般，任什么事都别和嫂子讲客气，你一客气，嫂子就更难过……”拱拱手，秋离道：“谢谢嫂子厚爱……”他又一咬牙，道：“妈的，我若找出了这是哪个王八蛋干下的好事，我不分他的尸就算他的八字生得巧！”

田氏忙道：“歇歇火，二弟……”

秋离恨恨地道：“真是横啊真是横，我不先去找他们霉气，他们已是烧了高香啦，妈的，这些乌龟孙却竟惹到我的头上来！”

田氏小声道：“二弟，你刚才说，已经有了点眉目了？”点点头，秋离道：“不错，嫂子，那李大户有问题！”

怔了怔，田氏惊愕地道：“李大户？二弟，李大户和你大哥在银钱上时常往来哩：我们的庄稼收成也大多卖给他……你不会搞错吧？”秋离苦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嫂子，如今数他最是可疑。当然，我也希望不会搞错，反正有一条路总得顺着这条路追下去！”田氏叹道：“眼前我已六神无主了，二弟，这档子事便全托付你，还求上天保佑我那老马与何老爷莫出差错，等着你去搭救……”喟了一声，秋离道：“但愿如此，嫂子。”

田氏一转头，叫道：“棒槌，你这浑小子啊，你大叔老远来了，你就一杯茶也不晓得端来吗？”里屋传来马守成的回应，片刻后，他已端了一杯茶

走出，双手置于秋离前面桌上，一面讷讷地向他娘道：“娘，我，我进屋去找东西了……”一瞪眼，田氏道：“找什么东西？”吞了口唾沫，马守成两只大手直往裤腿上磨，他嚅嚅着道：“我……我在箱子里头将爹藏着的那两把‘手钩子’找了出来……”田氏呆了呆，一呆之后，立即怒道：“你这浑虫，你这浑虫啊，你爹业已洗手归隐了，这才把那两只当年闯道的玩意儿收进箱底，你，你却又翻出来做甚？”怯怯地，马守成道：“娘，我是想要和秋大叔一道去寻爹爹，那两把‘手钩子’我也会用，爹以前教过我几个式子”秋离严肃地道：“棒捶，你孝心可嘉，是个好孩子，但这件事不用你去，大叔我一个人足够了。再说，大叔要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很险恶，你的功夫还不到家，一个弄不好再叫大叔反过来照应你，不就更麻烦了？你要知道，你爹都退出江湖了，你就更不能往里跳，任什么全别沾，而家里你娘还需要你侍候，不可以由你涉险。这事就算如此了，我去办，你陪着你娘听信吧！”

马守成犹想再求，他方待开口，秋离已神色一凛，双目如刃般扫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马守成心头蹦跳，垂下头去不敢启齿了。秋离的威霸及厉害，这愣小子是耳熟心详的，他业已听他爹述说过太多遍了，在他的心田里，已把秋离雕塑成了一副可敬亦复可畏的形象，他将这比他年纪相差无几的大叔看得如此崇高，又如此神异，秋离的心意，他自是奉若神旨，丝毫不敢违背的了……田氏连忙在旁边道：“你秋大叔说得对，棒捶，你不要去增添累赘，没用还反给你秋大叔加麻烦，若是你爹出了险，你再犯上事，那就叫不值了……”马守成唯唯诺诺，只好打消念头。于是，秋离又问明了那城里李大户的住处，再仔细探询他家里有些什么人。田氏一一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不足的地方，由马守成在一旁补充。

匆匆忙忙用了午膳后，秋离一抹嘴，就站了起来，他把身上收拾了一下，便向田氏告辞。

田氏及儿子马守成亲自送秋离出了门。那边，一名粗大的长工替秋离将喂足了料的“黄膘子”牵过来，秋离谢了一声，接过缰绳，回头对田氏道：“嫂子，我这就去了，有没有消息，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嫂子。在家里门户要当心些，棒捶督促着下人们多留神。”

他靠近了一点，小声道：“还有，如果事情如我所料，只怕对方会有人暗伏在四周监视此地也未可定，总之，多小心。”

田氏连连答应，一面却不安地移目四瞧着，马守成这憨小子，一捋衣袖，气昂昂地道：“大叔放心，侄儿若是发现了那些鬼头蛤蟆脸，就是不砸断他一条腿，也要剥脱他一层皮！”

哈哈一笑，秋离道：“好，虎父无犬子！棒捶，你老爹当年，就是你这么威风！”

几句话夸得马守成又惊又喜，他咧开了大嘴，越发英雄地道：“多谢大叔夸奖，家里自有侄儿相待了！”

斜身上马，秋离一拱手道：“嫂子，我去了！”

田氏连忙福了一福，马守成也跟着弯腰，秋离口中“得儿”一声，黄骡子已撒开四蹄，泼风似的扬尘而去！从西郊进城，也不过只是盏茶功夫，略经询问，秋离已找着了坐落在城里南大街和贵胡同里的李大户宅居。

望着那一片深沉的屋宇宅院，秋离抛橙落地，他今天穿的是一袭纯黑紧身衣，外罩纯黑外衫，黑头巾配着黑色快靴，周身一片黑，缀着黑的却是那一排胸前的雪亮黄铜扣子，看上去，他是显得又悍野，又英武，而且，

在悍野与英武中，还带着那么几分出奇的俊俏及洒脱！

任坐骑倘佯胡同之内，秋离大步登上了李大户宅院前的七级宽大石阶，他朝着黑漆大门上的那对兽环扮了个鬼脸，伸手重重擂起门来。

“咚咚咚”……

“咚咚咚”……

擂门声又响又急，就象一百个鼓手在敲着大鼓，两扇沉厚的门扇，被秋离敲得都在簌簌摇晃了！

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匆匆来到门后，随着传来一个粗暴的吼声：“停手，停手，妈的皮，你这叫敲门么？这是他妈要拆房子了！”

秋离收手，微微退后，须臾间，两扇黑漆大门“呀”然启开，一个牛高马大的壮汉半座山似的当门而立，他那张黑黝黝的、横肉满生的脸膛上流露着无可掩隐的愤怒，一双牛眼火暴地瞪着秋离，两只毛茸茸的手掌叉在腰际，挺着那肌肉虬突的胸膛，就象能将人生吞了！皮笑肉不动地打量了眼前的壮汉一眼，秋离吊儿郎当地道：“你这里是李大户家么？”那大汉重重一哼，火辣辣地道：“你是谁？”秋离笑了笑，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这里是不是李大户家？”这狗熊似的巨汉双目越发瞪大了，他吼道：“凭什么老子要先回答你？妈的皮，你模样生得俊俏？你有个妹子要嫁老子做偏房？狗操的！”

哧哧笑了，秋离毫不动怒地道：“大狗熊，我看你是屎涨肚子了，竟然放出这等臭屁来，李大户用你这种门阀不是晕了头么？”一挽衣袖，露出那两条有寻常人大腿粗的强健胳膊来，这巨汉啤吼一声，叫道：“好呀，你这俏鬼子，活相公，你撒野撒到李员外府上来了？老子今天若不教训教训你，你定然还道李府生嫩好吃呢？”秋离淡淡地笑道：“大狗熊，你看见满天净是星斗在旋了？”楞了楞，巨汉怒道：“什么？什么星斗在旋？”快得比闪电更要急，秋离左手暴探，十记又重又沉的大耳光看上去就宛如一下子，全结实实地搥到那巨汉的面颊上，十次清脆的击肉声急串成一片，这半座山似的巨汉已在怪叫狂号中，踉踉跄跄倒退了好几步，满嘴喷出了带着紫血的碎牙！

搓搓手，秋离道：“现在，可看见了满天星斗在旋？哈哈！”

那巨汉在这阵突然的痛苦中，已被打晕了头，他厉吼如雷，张开两臂，饿虎扑羊似的当头扑向了秋离！

唇角微撇，秋离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右脚斜弹淬旋，横扫似流光一抹，那巨汉连敌人怎么个出式也没有看清，巨汉的身体已象蓦然失去了重心，手舞足蹈地腾空翻下了那七级石阶！

巨汉的沉重落声就宛如倒塌了一座小楼，他这要命的一摔，是面腹部先着地，于是，这位仁兄的那张尊容，就全变一成血糊糊的一团了！

用眼角斜瞄着趴在地上、痛得浑身抽搐、又叫得象杀猪嚎的那个巨汉，秋离笑吟吟地道：“如今你不只是看见满天星斗了大狗熊，恐怕也尝到了‘黄狗吃屎’的味道吧？难怪你一上来就满口的狗臭屁！”

他眨眨眼，又道：“在我面前称雄道霸，儿子，你还连边都摸不上，老子我在闯江山打天下的时节，恩，你连在你娘怀里吃奶全不会吃呢。”

那瘫在地下的巨汉，如何还能回话？他甚至连身体的抖动都显得吃力了，如今，他就象一堆烂泥一样趴在那里，大张嘴巴，“嗷……嗷……”地呻吟，惨叫个不停。

仍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霎时，十几二十个下人仆从模样大汉已各执刀枪棍棒，一窝蜂似的涌至门口，他们一眼看见这种情形，全不由分说地呐喊鼓噪，凶淘淘地便将秋离围在当中！

一个似是管家工头样的大麻子，象是这群人的为首者，他横眉竖眼地握着一根短棍，气势凌人地大吼：“喂，你这浑小子是他奶奶吃了狼心豹胆了？卖狂使狠摆到李员外门前来？他奶奶竟还将李员外的司门打伤？今天不剥你一层皮，凉你也不知道大爷们的厉害！”

有气无力地摇了摇手，秋离道：“别吵，别吵，麻皮，你说这里是李大户家喽？”大麻子一听对方开口就揭他的短，竟然直呼“麻皮”，他不由得火上加油，一挥短棍，怒骂道：“混帐小子，你他奶奶叫谁‘麻皮’？”故作迷惘之色，秋离一指他道：“咦？你满脸雨打沙坑似的大麻点，不是麻皮是什么？我当然是叫你‘麻皮’啦！”说到这里，他又旋首四顾，“啧”了一声道：“不错，就只你一个麻子嘛，又没有别人，不会错的。”

大麻子气得哇哇大叫，浑身乱抖，他脸红脖子粗地狂吼：“反了，简直是他奶奶的造反了，竟敢当着爷的面侮辱大爷，兄弟们，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四周围着的十多个大汉齐齐呐喊一声，刀枪棍棒挥舞砸劈，就象雨点一样砸向秋离身上！

“乖乖，还真打哪？”秋离口中怪叫，身形却是挺立如山，毫不移动，左手淬然翻闪，只见一阵狂飚倏然平地反旋，那十几个冲上来的大汉已如遭重击，纷纷撞跌滚摔，刹时乱作一团！

就在这几个大汉呼爹喊娘地跌滚翻撞之时，秋离的左掌已飞也似的回转，搂头盖脸便给了那大麻皮十六记嘴巴子！大麻皮只觉眼前一花，自家那张脸就不象是自家的了，他被秋离的痛搦之力打得一个跟斗摔下了石阶，与地下早已趴着的那个巨汉相似——同样跌了个黄狗吃屎，同样的满口紫血碎牙齐喷！

一直保持原地不动的秋离，这时懒洋洋地吁了口气，他瞧着四周东倒西歪的那些大汉们，笑嘻嘻地道：“各位高朋贵友，有哪一个不服这口气，我呢，随时欢迎候教，大家观摩观摩，游戏游戏。”

十几个鼻青脸肿，膀痛腿扭的大汉们，哪一个还有这个胆量再敢上前挨打？他们晓得今天算是撞正大板，碰上高人了，一个个忍着痛，瞥着气，面无人色，哼哼唧唧地全先先后后溜进了门里头！

秋离用右手食指拭擦着前胸雪亮的铜扣，他斜着眼大声道：“麻皮！”那大麻子三魂之中，业已出窍了二魂，他正在晕晕悠悠，抽气出气，猛闻得人家那一叱喝，不由全身蓦地一哆嗦，粗大的躯体蠕蠕颤动了一下！

秋离冷冷地道：“不要装死，麻皮，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却还不到无法动弹的地步，你再不吭声，我今天就真个叫你一辈子动弹不得！”

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俱象锥子一样插进了麻皮的耳膜，透进了他的心底，无比的恐惧震撼着他，至极的惊骇笼罩着他，他知道，照那煞星方才的手段，他说的话绝不只是吓唬自己，那煞星是做得出的。于是，拼着老命，麻皮使出了那一点点残力，勉强把自己撑得坐了起来……秋离微微一笑，道：“呢，这还象个人样。”

说着，他用舌尖舔舔上唇，道：“李大户在家不？”晕头晕脑地，麻皮吐出一口带有碎肉沙土的紫血，含混不清地道：“在……在家……”点点头，秋离又道：“马标与那何老头子在不在？”一张脸是火辣辣的，木生生的，

脑袋里也全象混沌成一团了，麻皮吸着气，他只晓得害怕啦，不自觉地脱口道：“早送走了——”蓦地，麻皮又象是才从梦中惊醒，亦宛似被人猛踢了一脚般全身一震，他恐惧地睁开那双青肿血污的眼睛，又畏缩，又骇怖地连忙否认：“不，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哧哧一笑，秋离道：“没有关系，现在你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

麻皮颤抖着破裂流血的嘴唇，擦伤的面颊也在不住抽搐，他哆嗦着嚎道：“我……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你，你不要诬赖我……我任什么也没有说过……”眉梢子挑了挑，秋离笑道：“别这么窝囊，儿子，叫你的尊长看了也不是滋味，英雄好汉并非似你这副熊样子的麻皮干脆哭出了声——也不知是痛得哭或是吓得哭，他尖嚎着：“你是杀人不用刀碍……我什么也没说……这是黑天的冤枉……我对老爷是忠心不二的碍……”秋离哈哈大笑道：“好，好，没有人说你背叛了你家老爷呀，你最忠心，最诚实，行了吧？你家老爷面前，我会代你转告的……”正说到这里，秋离已听到了门里遮风墙后的一阵嘈杂步履声，他耸耸肩，笑嘻嘻地道：“约莫是你家老爷来了。”

步履声匆匆接近，片刻后，昭，有三四十个气势汹汹的汉子，已经簇拥着一个红脸黑髯的高大人物走了出来。那红脸黑髯的高大人物年约五旬上下，狮鼻大嘴，一双环眼虎虎有威，顾盼之间，却也相当雍容犷猛呢……站到了阶顶中间，秋离背负双手，闲散地注视着这前呼后拥的一批大汉来到门外，几十个人立即又雁翅般从两边排了下去，那红脸黑髯的人物则挺立在正中间。

四目互对，那红脸人沉着地开了口：“阁下何人？我李坤世居仰宛自来与人无争无斗，阁下却不速而来，情由不说便连伤了我家十几名仆从长工，我倒要问问，这是为了什么？阁下又是受了哪一个的唆使？”秋离笑了笑，慢条斯理地道：“所谓‘李大户’大约就是你了？”红脸黑须的那人——李坤，寒着脸道：“不错，正是我李坤。”

上下打量了一阵，秋离道：“你可是道上同源？”李坤冷冷地道：“我虽然不是江湖中人，却也爱结交江湖上那些豪爽朋友，你方才说的行话我听得懂，我不在什么道上闯，我是做生意的，正正当当的买卖人。”

手指朝左右前后一点，秋离道：“正正当当的买卖人？不大对吧？真正的买卖人哪有你这种凶淘淘的架势？又哪里会有此等蛮横骄狂的臭排场？”顿了顿，他又道：“而买卖人是应该和气生财的，你本人顶了一副阎王相不说，你这批什么仆从长工一个个横眉竖眼，凶神恶煞似的，就和些棒老二无异，这样的形貌你们还能做什么生意？不是全把上门的客户吓跑了么？”李坤气得青筋浮额，双目骤睁，他咆哮道：“我们的态度要看是对什么人来决定！对朋友，对乡邻，对客户，我们自然和气笃诚，但对付象你这样的江湖浪汉却必须如此。说，你是想凭着你有几手武动跑来讹诈不是！”

舔舔嘴唇，秋离哧哧一笑道：“妈的，我还没刨你的祖坟呢，你倒好，先把一顶‘讹诈’的大帽子给我扣上啦，这个事情传出去可不大好听哪……”李坤怒道：“朋友，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我李坤虽然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但地面上有头有脸的英雄好汉，官家的捕快差役，哪一个也与我有交情，你想出歪点子出到我李坤头上，算你触了霉头了！”

耸耸肩，秋离闲闲地道：“李员外，李大户，李老爷子，你是越说越不象是人在说话了，我问你，你有什么值得我讹诈的？又有什么值得我动歪点

子的？不错，你家财万贯，而我呢？我只是个穷措大，但我穷也穷得有骨气呀，你不妨张开你那臭嘴问上一问，我向你府上的这些狗腿子们哪一个讹诈过了？又朝他们哪一个身上动过歪点子了？”猛跺脚，李坤吼道：“你出手伤人，言语粗野就是存有祸心！”

哈哈一笑，秋离道：“我倒要请教，你这里是个什么所在？你老兄又是怎样的玩意？是万岁爷的金銮宝殿么，抑是八镇兵马的都督衙门？你是恩奉钦点的状元公公，还是巡回天下的御使王差？老子我还得先行三跪九叩，开口卑谦惶恐？我出手伤人，是因为你老兄的下人摆出个挨揍的样子；我言语粗鲁，呢，也只为了你们原是一批鸡鸣狗盗的下三烂之徒！”

双目暴睁，李坤气涌如山，他似是要下令左右拿下秋离，但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临时把到口的话再咽了回去，管自在哪里咆哮不休！

秋离忽然一变脸色，暴烈地道：“好了，李坤，我们全不必演戏了，妈的，任你装扮得象，也逃不过老子这双可辨妖人的火眼金睛！”

大吃一惊，李坤道：“你，你说什么？”微微踏前一步，秋离冷森地道：“李坤，我想，我是谁你约莫早就知道了，而你是干什么的，我也大概有了个底。现在，我们打开天窗，说他妈的亮话！”

神色连连变幻，李坤还硬嘴道：“你休要胡言乱语，缠纠不清，我怎知道你是谁？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生意人，仰宛全城都晓得的李员外……”

“呸”了一声，秋离厉声道：“李坤，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这两套戏法在我面前演，还他妈差上三百六十年的道行呢！上次姓廖的来你能瞒过他，却别想骗得过老子，你不妨把脑袋清醒清醒，明白一下是哪一个煞神站在你的面前！”

不待对方回答，秋离又恶狠狠地道：“说，马标与何大器在什么地方？”李坤的双眼中极快掠过一抹慌神色，他赶忙强自镇定，把脸孔一整，大吼道：“好呀，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着朝人脸上喷起血来。马老大与我李坤也是好几年的朋友，那何大器何老爷子亦属新识，他们两个日前失了下落，我这还心里急得不得了，三番四次帮着派人去找，这些事情，你不妨亲口问马家的嫂子和那棒捶，还有左邻右舍的街坊，另外，我的从人也可以告诉你！”

哼了哼，秋离道：“我用不着问，李坤，这只是说你很会摆姿态、耍手段罢了，与事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李坤大怒道：“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我李坤真金不怕火炼，一片好心反叫狗吃了，我和你打官司到紫禁城都不怕，为了朋友，我业已卖了力气，尽了本分，怎么着？如今我还能叫你硬给我背上这口黑锅？受你诬赖不成？”朝左右一看，秋离冷冷地道：“妈的，姓李的，我的火气已然上来了，你不要逼狠了我，到了那时，我再叫你说真话你就不值了！”

一挺胸，李坤黑髯四扬，他厉色道：“你含血喷人，诬赖善良，还以武相胁？我不怕，我李坤仰不愧天，俯不作地，你想陷害我，拿出证据来！”

面色一凛，秋离阴沉沉地道：“老子捏住你的脖子以后就有证据了，李坤！”

色厉内荏，李坤叫道：“好个大胆强盗，朗朗乾坤之下，你竟然还敢撒野使泼？反了反了，王法何在？朝律何在？”冷森地，秋离道：“我就是王法，我就是朝律。”说着，他已一步一步逼向李坤而去，李坤双目中隐现惊惧，两颊肌肉也在不断抽搐，他后退着，边大呼道：“你想动粗？你给我快快站篆……”秋离步步向前，幽冷地道：“你叫吧，姓李的，就算你叫破了

嗓子，看看有谁救得了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大户员外！”

倏然——

就在秋离隔着李坤还有两步的时候，斜刺里，寒光骤闪，一把单刀已削头斩来，而秋离却连看也不看一眼，“鬼在哭”淬地抖出，只听得一声尖叫，那偷袭者业已在鲜血四溅中，一头横摔出去，他的颈项就在这眨眼里被秋离掌沿砍进去了一大半，只剩一块颈皮在吊着那个大头颅了！

身形不动，秋离左手就象魔鬼的狂笑一样瞬息东西，连闪速飞，就在他目不回视，脸不侧移的情形下，继着那名大汉冲上来的七八名角色，亦已惨降狂号成一片，此起彼落，该绣球似的各各翻跌出去！

正对面的李坤睹状之下，不由心惊胆颤，骇然失色，他怪叫一声，转身便朝门里拔足狂奔——而秋离，却又怎能让他走掉？身形微闪之下，他业已幽灵似的拦到了李坤前面，冷笑着，他道：“急什么？大员外！”

惊怒交集里，李坤蓦地横下了心，他厉吼如雷，双掌同时崩翻暴砍，双脚连续横扫直端，双招四式，喝，确是行家身手！

秋离大笑不歇，倏然腾飞，搂头盖脸便是四十九掌。掌影有如血刃，宛似狂砂，候而自四面八方涌合罩下，威势凌厉无匹！

李坤那两下子纵使不弱，面对当今天下这位最最有名的杀手霸才的攻击，却也感到有心无力，难以招架，就宛如突然失陷到山崩岳颓的一条石谷里，连天地全觉得混沌不清，震撼摇动了！

颤悚地尖叫着，李坤奋力挥出十二掌相抗，掌式甫出，他人已就地滚倒，挤命往一侧翻去！

秋离高亢地暴啸，凌空斜弹旋落，身形尚在半空，双掌电扬，又是七十六掌飞矢一样漫天袭落。白麻石的地面上，顿时“喳喳”连响，碎石砂屑溅散如雾，并排成一条连着一深深的掌痕，而这连接不停的掌痕向前延展，其快无比地追逐着在地下翻滚如珠的李坤躯体。于是，就在瞬息之间，李坤已狂号一声，整个身子如被一股大力猛击，蓦然震弹起三四尺高，又手舞足蹈地一跤摔到地下！

一把拎着李坤的后领将他提起，秋离霍然转身，面对那十余名甫自门外冲来的大汉暴喝：“都给我站住！”

十余个追赶过来的汉子，其实早就心惊肉跳，暗里含糊了，不过情势所迫无法退缩，也有虚张声势地呐喊发威，光是拥来挤去谁也不敢上前，此刻秋离的一声叱喝，正好使他们找着理由收住了腿，全愣在那里，个个俱成了呆鸟。秋离手中拎着已面色发青，全身瘫软了的李坤，冷酷地道：“我叫你们站住，并不是看你们吃喝的还象那么回事，只是不欲你们白白赔上一条狗命罢了，假如你们当中有哪个不相信，大可以冲上来试试，看看老子是否能在他脚步刚动的时候，便摘下他的脑袋！”

当然，用不着试，也没有人敢试，他们全知道秋离能做得出来，而且，他也必定做得到！十几个彪形汉子便都你看你，我看你地傻在那里，没有人胆敢擅越雷池一步，也更没有人胆敢试试自己能否有冲上去的能力……露出洁白而闪烁着瓷光的牙齿一笑，秋离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说俊杰你们是差得远了，至少，你们还算知道老命重要，不全是些呆鸟！”

说着，他斜眼看了看全身瘫软，四肢垂地的李坤，而李坤如今业已窝囊得象个孙子一样了。方才，他在一霎之间，中了秋离凌空劈出的三掌，虽说秋离不欲置他死地，在出手之际已经留了五分劲力，但这三掌下来，也将

他内腑震得翻涌腾荡，气胀虚浮，连肋骨也折断了两根。如今，他的魂魄已经出窍了，一半，只觉得混混沌沌，全身剧痛如锥，加上肌肤似裂，胸膈之内逆血反涌，连喘气也都那般孱弱了……轻轻巧巧地，秋离骤然松手，于是，“扑通”一声，李坤那庞大的身体便重重跌落在白麻石的地面上。这一颤震，直痛得他几乎连骨架子也碎散了，不过，也顿时令他复恢了神智，禁不住脱口呻吟：“嗷……唉呀……”搓搓双手，秋离笑道：“好险，李坤，你幸而还没翘辫子！”

说着，他微微俯身，道：“告诉我，马标与何大器全被你送到哪里去了？”咬着牙，瞪着眼，李坤犹自强撑，他痛恨地道：“我……我不知道！”

笑了笑，秋离道：“你真不知道么？”大大喘了口气，李坤倔强地道：“不知道……”于是，秋离伸出脚尖，在对方折断的肋骨处不轻不重地踢了一下，在踢上的瞬息，又暗自紧紧一扭：“哇……嗷……嗷……”李坤不由自主地尖声惨叫起来，一张红脸已痛成了青中泛白，冷汗涔涔里，颌下的黑髯也忍不住簌簌颤抖……淡淡地，秋离道：“你说是不说？”口里问着话，秋离却又伸出脚去，这次他换了地方，另外拣上李坤挨掌的侧腹处，又是不轻不重地踩了下去：李坤蓦然双目暴突，面庞转成血红，脖子上的青筋立浮，他狂号着，四肢抽搐剧烈，窒息般哀嚎：“我说……放了我……我说……”笑眯眯地点了点头，秋离道：“咽，这才听话，如若你早些就象这样友善与合作，又何至弄到现在这种狼狈场面？”大大喘了口气，李坤在尽量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他一双眼又是疲乏，又是黯涩地半张着，连嘴角也吐出了白沫子。

如今的李大户，与片刻之前他出现在大门口的那个时候来比较，简直已判若两人啦。

目光又朝愣在前边的十来个大汉瞥了瞥，秋离俯身问道：“也不用挑地方了，好朋友，我们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了吧。”

脸颊抽搐了一下，李坤低弱无力地道：“你……你让我喘口气……”摇摇头，秋离道：“李坤，你少给老子拖延时间，你一面说话一面喘气也可以，我问你什么，你马上给我答复什么！”

顿了顿，秋离冷厉地道：“马标与‘太苍派’的何大器何前辈，你给送到哪里去了？”挣扎着略略移动了几分，李坤面色异常难堪地道：“都……都早送走了……”暴喝一声，秋离怒道：“老小子，你他妈不要耍花枪，我也知道你把他送走了，我是问你送到哪里去了？”眼光闪缩地朝前边那十来个汉子的方向瞧了瞧，李坤似乎有着什么惮忌地窒了窒，他讷讷地道：“送到……呢……是送到……”秋离顿时恍悟，李坤所以如此吞吞吐吐，不敢明言的原因了。他马上晓得，就在那十余名汉子里头，必定有着“百隆派”或易主以后的“太苍派”所遣来的奸细混杂其中，以为监视，但，到底是哪一个呢？或者，到底有几个人呢？那十来个汉子不可能全都是碍……伸出舌尖来舔了舔上唇，秋离抬头注视着那面前的十来名大汉，他皮笑肉不动地道：“你们这群龟孙子里面，有一个或几个不是好路数，这些人我全要把他做掉，现在，其余的人给我指出来！”

十余名大汉禁不住心惊肉跳，面面相觑，但是，每一张面孔上都显露着一片茫然迷惑之色，好象谁也不晓得谁是奸细……”秋离本想叫李坤亲自指认，可是，这是犯了江湖大忌了。

李坤若是屈服在暴力之下，日后他的同路人还可能原谅他，设若他将

自己的伙伴出卖，则必无法获得恕宥，这不仅是实质的利害问题，更涉及了一个人的尊严及心理，江湖中人，最最不能得到人家宽饶与自己内心平静的事，便是出卖伙友——一种明显的出卖方式，而变相的暗示与无意间的表露，则往往又当别论。至少，在那暗示者与无意间露出破绽的当事人来说，他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可以找出很多道理来为自己辩护，不管这种道理及辩护是否属于掩耳盗铃，在人们的看法和他本身的感受来说，却较之直接出卖同伴的举止来得堪以心安得多……方才，李坤已等于是暗示秋离过了，而基于以上的原因，秋离亦不愿叫李坤再亲自将那混藏在人群里的奸细指认出来。但是，那十余名汉子显然又不知道那卧底者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这事就难办啦……双方僵窒了片刻，秋离不由叹了口气，他懒洋洋地用手将头巾下角轻轻拂了拂——而就在他的左手刚刚离开巾端一霎，一记“鬼在哭”已闪电般暴挥淬扬，几乎在他的掌势甫扬，“吭吭”两声闷噪，站得最近的两名大汉已打着转子翻了出去！

身形倏旋，秋离抖手狂劈，又是三个敌人惨号着滚倒地下，其余的汉子们立即惊呼大叫，魂飞魄散地拔足便逃。秋离尖锐地啸吼着，掌沿翩舞，闪击如雷电掣，他瘦削的身影东候西忽上忽下，人们的躯体也在鲜血喷溅中抛起摔落，撞滚翻跌，当他的第一声啸吼尚未结束，十来个大汉已然全部被他斩绝宰光，没有一个还留着口气！

躺在地下的李坤，早已吓得目瞪口呆，心惊胆裂，他瘫了一样软在那里，唇角不由自主地一阵急一阵缓地痉挛着，方才略略恢复了一点血色的面孔，如今又已变成青灰一片了！

老天爷，李坤在内心打着哆嗦，就这眨眼的功夫，那十来个牛高马大的汉子，业已成了十来具永远也不能动弹的尸体了，只这眨一眨眼的时间，那些人在遭受到攻杀时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有还手的机会……头巾的下角又垂到肩前来，秋离再次轻轻将它拂开，目光淡漠地扫视了一下四周那些横七竖八，血污狼藉的尸身，他的表情是那般平淡与自然，就好象那些尸体仅是一堆堆的垃圾，就好象这些事情与他毫无关连一样！

走近了李坤身边，秋离将手背上几滴血迹擦在李坤的衣衫上，他笑了笑，懒洋洋地道：“现在，我想你该没有顾忌了吧？这个难题，我已给你解决了。接下来，李坤，就轮到给你解决难题了。”

吞了一口唾液，李坤只觉得喉咙管子里象在烧着一把火，他苦涩地道：“那些人……你全杀了？”秋离不耐烦地道：“废话！”

抖了抖，李坤油油地道：“他们当中，有三名‘百隆派’的人在其中负责监视之责……”秋离淡淡地道：“我知道这些人里面有鬼。”

冷冷地，他又道：“你是‘百隆派’还是‘太苍派’的人？”李坤苦笑着，暗哑地道：“我哪一派也不是……”秋离生硬地道：“那么，你为何替虎作张，当他们的狗腿子？”舔舔嘴唇，李坤窘迫地道：“我……我……唉，我有把柄握在他们手中……”沉着脸，秋离道：“什么把柄？”十分为难地，李坤吞吞吐吐犹豫着不肯说，秋离冒火道：“你不讲也没有关系，妈的，等我找着了‘百隆派’的人我自然会问出来，那时，就有你的乐子了！”李坤心头一慌，惶惊地道：“秋离——”嘿嘿笑了，秋离道：“我猜得不错，你这个狗老头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嘎嚅着，李坤道：“是……是百隆派隐伏在马标屋外的人前来告诉我的，他们早已将你的外形记得明白，马标平常也时时提起你……因此我们知

道是你来了。原先，我是想故做糊涂，把这件事推卸掉……”秋离讥消地道：“你推得掉么？就凭你那点道行就想在我面前耍滑头？你也未免把我姓秋的看得太简单了！”

一仰头，他又道：“照事情发生的经过来看，你受的嫌疑最大，而且，喂，你那个大麻皮手下也吐露出来了！”

李坤吃惊地道：“什么？王二麻子露了口风？”哼了哼，秋离道：“他被我打糊涂了，晕头晕脑地说溜了嘴，这就和你目前的情形一样，也叫我逼住了，由不得你不说！”

神情变得狠毒，秋离又道：“我自来行事不冲动，不莽撞，只要我的理由充分，判断正确，我便照我决定的目标去做，我不用向对方提出什么证据，我仅须对方承认，而我也从来没有出过错，每一次我认定的对象全未遭过冤枉，譬如你，这是经过精密分析与详尽思虑的结果。那些与我为敌者不要想有侥幸，我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但我喜欢爽脆与合作的人，李坤，这种人在我往往会格外开恩，现在就看你合不合作了！”

叹了口气，李坤伤心地道：“事到如今……除了告诉你你想知道的，我，我也别无选择……”秋离冷硬地道：“高兴你的脑筋还没有糊涂。不错，你业已别无选择，除非你连死亡也不怕了……”古怪地一笑，他接着道：“而人世间，还找不出几个真正不怕这玩意的人来！”

李坤讷讷地道：“马标与何大器，已被送到‘百隆派’离此不远的总坛去了，那地方在尤宁府郊的白鼓山山麓……”点点头，秋离道：“他们是怎么被暗算了的？”吞了口唾液，李坤忐忑地道：“我……我受到‘百隆派’的要挟，以替我二姨太过寿为名，请马标与何大器来此赴宴，在他们的酒杯里加上一点特制的迷药……就是这样，当他们两人晕倒的时候，便被隐伏房外的‘百隆派’高手进来带走……”恨恨地，秋离道：“可知道他们准备如何对付马、何二人？”李坤惶导恐地道：“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他们叫我做的，只是将马标与何大器骗来这里，迷倒交由他们带走，别的事，我不能过问，也无权过问……”秋离怒道：“你他妈十足是个窝囊废，狠心兔子胆的活瘟生！”又是气愤，又是畏惧，李坤咬着牙，结结巴巴地道：“秋……秋离……你你你……何必……出此恶言？”双目倏寒，秋离道：“骂你几句是你的造化，妈的，依我的脾气，你就该给活剥了才对，混帐的老狗才！”

一看秋离的脸色，李坤吓得喋喏寒蝉，再也不敢吭声了，他明白秋离不是唬他，真个把对方惹火了，他会做得出来！在秋离来说，宰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杀只鸡还要烧水拔毛，宰个人，连这些都犯不着费心碍……瞪着眼，秋离道：“李坤百隆派捏着什么痛脚？你他妈就活象个孝子贤孙一样，这么替他们尽力卖命？”迟疑了一下，李坤终于叹着气道：“我……唉，我当年也是江湖黑道出身，带着几十个手下干无本生意……最后一票，我劫杀了一个远道赴任的朝庭命官，发了大财，由于官家迫得紧，我便决心洗手退隐了，在退隐之前，我……我……”“呸”了一声，秋离道：“你他妈一定是不愿意将那笔血腥钱拿出来与你的手下均分，因此就使了个法子全把他们坑了？”李坤难堪又惊慌地道：“你……你怎么知道？”秋离冷笑道：“什么人做什么事，拿打狗棒的叫花子还穿得起龙袍？你就是这么块材料自然干得出这等卑陋的勾当来，有何足怪？”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身上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李坤讷讷地道：“我……我就在庆功宴的酒菜里，摆下了一包毒

药……待至我那几十个手下全倒了之后，我牵出早就预备好的马匹来立即上了路。我……我自以为干得神鬼不知，天衣无缝，不晓得怎的却在那几十个人里活出来一名小头目，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后来投进了‘百隆派’，唉，就那么不幸，他又在上个月途经此地时，无意中发现了我……‘百隆派’的人陪着他找到我头上，当时我十分慌张，有些失措，以为‘百隆派’一定要助他报仇了，但‘百隆派’的人并非此意，他们只是藉此威胁我，迫我从今以后听从他们的命令，接受他们的调度，否则既将此事宣扬出去。秋离，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情一旦传扬出去，别说我名声扫地，无处立足，江湖中人有那好管闲事，心存邪意的人将会不断前来触我霉头，就算官家吧，他们也定然不会放过我去……而我如今业已辛辛苦苦挣得这份家财名位，我又怎生舍得就此毁掉？受广方面压制，总比受多方面勒索来得强啊！因此，我在百般无奈之下，就只好被迫答允了他们……”又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接着道：“却不料，他们第一件迫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桩大大麻烦……又引出你这个魔星来……我实是不愿干的……马标和我处得很好，素无怨隙，叫我害他，我……我也下不了手……”秋离咆哮一声，大骂道：“滚你妈的蛋！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贪念，可以做掉你几十个亲随手下，算计一个马标和萍。水初识的何大器在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面容歪曲了一下，李坤又窘迫地道：“秋离……请你……明察……我……我委实出于无奈……”喘息了片刻，他又哀求道：“另外，还请你代为守密……留三分金口……不要将我这件事宣扬出去……否则，我……我就难混了……”残忍地一笑，秋离道：“呢，我却有一个好方法令你永除烦恼。”

睁大了眼，李坤忙问：“什，什么方法？”搓搓手，秋离道：“干掉你不就结了？”一句话象一把火塞进了李坤的心腔子，炙得他全身一震，神色惨变，黄豆大的汗珠子滚滚流淌，他惊恐至极地大叫：“不，不，不秋离……你不能如此对待我……你说过与你合作的人你要格外开恩的……你说过的……我已将什么事全告诉你了……”哧哧一笑，秋离道：“你记性还很好，别的事不往脑子里摆，却端端记得我这句话，呢，也罢，我便饶了你！”

惊喜交集，李坤哆嗦地道：“多谢开恩……秋离……我一辈子全感谢你……”秋离淡淡一笑，道：“不过，在我离开此地之前，我还有一句话奉劝你，以后，你的心性却是要改一改，否则，只怕报应不爽！”

连连点头，李坤：“一定改，我一定改！”

用右手指擦了擦胸前铜扣，秋离低沉地道：“希望如此，我们再会了，当然，我知道你是不愿意和我再会的……”艰难地咧咧嘴，李坤苦苦地打了个哈哈，而就在秋离刚转身过去的时候，李坤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叫道：“且慢！”秋离半侧身躯，平静地道：“什么见教？”润润焦干的嘴唇，李坤嗫嚅着道：“我想……你是否在离此之后，便起往大宁府郊的白鼓山去？”点点头，秋离道：“你很聪明。”

李坤摆出一副知恩图报的形状，低哑地道：“有一件事，秋离，我不能不告诉你，大宁府白鼓山麓的‘百隆派’，在你到达之前，恐怕便会得悉你将要赶去的消息了……”皱皱眉，秋离道：“大约他们是在我刚到马标家里的时候，隐伏于暗处窥探得的？”李坤详细地道：“不错，在马标与何大器二人中计被掳之后，‘百隆派’便一直不分昼夜，派了三个人隐藏在马标宅居外面严密监视，你才一赶到那里，三个人中一个；连忙到我这里报信，另一个则快马奔返白鼓山，剩下一个，仍然留在‘那里’续窥动静，以便随时转

告消息……”顿了顿，他又道：“照这情形看，秋离，好象他们早就预料到你会来此，又将赶赴他们那里一样，这其中，恐怕有什么阴谋……”秋离冷沉地道：“事先，当你惹下这桩麻烦的时候，可也曾想到我会找上门来么？”李坤语声沙哑地道：“我思考过了，我知道，你和马标有着过命的交情，而且我也将这层忧虑告诉了‘百隆派’他们。”

但他们反叫我不用担心，他们说，你在发觉马标等人出事之后，不会找任何人麻烦，马上就准去白鼓山和他们交涉，易言之，你便由‘百隆派’他们接下了，轮不到我头上，可是，我仍不大放心，我问他们，如果你真的来了我怎么办呢？”“咯咯”一咬牙，李坤又恨恨地道：“他们装得一本正经地说，你如真的来了，我只要把准备好了的那番话——就是后来告诉马标家人与廖川的那番话，讲出来就包管没事了。”

我当时一糊涂，想想也对，以为象那样说可以，一推六二五，干干净净，事后瞒马标妻女，骗走了姓廖的，我以为对付你也会生效，唉，不想却不是那么回子事，你根本就不听不信，一上手便先打了个满堂红……”哧哧一笑，秋离道：“由此可见，‘百隆派’的那些灰孙子根本就不将你的老命放在心里，他们也早预料到你骗不过我了，可是他们却故意叫你先来顶缸，天下也只有你这等呆鸟，才会上这种邪当！”

躺在地下的上身，激动得微微撑了起来，李坤咬牙切齿地道：“可恨之极，可恶之极，这些千刀剐、万刀刮的泼皮无赖，他们全是在玩弄手段，全是在利用我……”秋离闲闲地道：“幸亏你已想通了，虽然多少受了点罪，时犹未晚，总算还没有把一条老命赔上！”

李坤愤怒地道：“我早晚要报此仇……”秋离道：“谨此预贺成功！”

扬扬眉毛，他又道：“其实，我也早就盘算到‘百隆派’此举除了何大器的原因外，另有诱我入壳之意，但若借我之手解决了你，他们更是求之不得。我想，你那名投奔‘百隆派’的小头目恐怕也正有此心。一个人不会忘记那种仇恨的，这个小子一定早就向‘百隆派’献过计了，而‘百隆派’亦恰好藉此机会来个借刀杀人，呢，可惜的是，我这把刀却不轻易出借呢！”

李坤早气得青筋暴露，双目通红，他喃喃地骂：“好狠毒的一群畜牲……好卑鄙的一干狗才……”就在李坤的切齿痛骂里，秋离业已转身离开，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之外，当然，他也知道，这一走，只怕再回来就看不到李坤了，如他所说，李坤是不会希望再与他见面的……秋离招过仍然乖乖倚样在胡同里的黄骡子，他飞身上鞍，缰绳倏抖之下，马儿四蹄扬起，如飞也似的朝门外奔去！

第二十五章 石屋索密

“大宁府”郊外十里，有一座圆敦敦的山岳，这座山有些与众不同。从老远看去，它的山顶并不尖削，而是平坦与光秃的，密生的白杨使这座山映幻成一片灰白，甚至周山上的土色也是灰白的，就有如一只耸立在地面上的大鼓，那么怪异又那么扎目，‘这座山，便叫做白鼓山了。

在白鼓山的山脚下，有一片全是以白色巨石砌造成的屋宇依着山坡建

筑。这片屋宇形成了一个庄院似的格局，高有两丈，根根约臂儿粗细的木栅栏围绕着这个庄院，那里，便是“百隆派”的总坛所在，他们的最高发号施令的地方了。那庄院也有个名字，叫白鼓山庄。

没有费多大功夫，秋离便已找到了这个地方。此刻，他正在白鼓山庄的右侧方一片疏林子里，有条清澈半涸的小溪横过这片疏林向东流去，从这里距离山庄的木栅门，约有二十多丈远近。

秋离将坐骑放在林中吃草，他自己在细细端详了白鼓山庄的形势之后，来在溪边掬水洗嗽，又将头巾浸湿了当手帕往脸上擦。清冽的溪水贴润在汗腻腻，热燥燥的面庞上，一股舒适的凉意直透到心窝里去……现在，是午后了，太阳业已往西偏了一大段。秋离离开仰宛县城，已是第三天了。

用凉湿的头巾揉着脸，秋离细眯双眼，又懒洋洋地注视着白鼓山庄那边。他已然数过，那山庄里一共有十六座房屋，不规则地依着地形坡度散立在木栅栏的围绕之中，房屋的大小形状全是大同小异，只有紧靠在山脚的那一幢屋宇，特别显得宽大而神秘。秋离自然知道，比较与众不同的房子，往往也就是比较重要点的人物居住的，他已选好那将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白鼓山庄内外，防卫方面似乎并不显得如何森严。除了木栅门那里站着四名佩刀的黑衣大汉之外，就只有五处暗哨了，那五处暗哨实际上也称不得“暗”字，守在哨位的人全露了身形，不是在无聊地发着愣，便是来往踱着方步，整个防卫情形，是平淡得近乎懒散的……秋离自觉有些好笑，他笑“百隆派”的人故意摆出的这个姿态。这是一个特为装出来的疏忽姿态，秋离不信“百隆派”方面在明晓得他将要抵达之前，还会如此轻松与平静，但眼前却正是这种样子，这只有一个原因，对方包管是设了圈套，或者定妥计谋了……素来，秋离有个习惯，他不喜欢上人家的当，更不喜欢受人愚弄，如今的场面摆出来。“百隆派”那边显然便准备给他上当，准备愚弄他，这是秋离所更感到不悦的。因此，他也下了决心要好好对付敌人一次，而这“对付”，将包括了许多人所畏惧和憎恶的血腥及死亡在内了！沉吟了一会，秋离走开，他将马匹牵到疏林子最隐秘的地方，和自己这头相依为命的伙伴亲热了片刻，他便找了一棵结实而枝叶浓郁一点的树木跃了上去，选了个适合的位置，闭眼呼呼大睡起来。

秋日的白昼很短，当秋离感到一阵冷瑟的寒意时，夜幕已经低垂了，四周全是一片黑暗。

聚拢目光，秋离探头出来看了看黄骠子，他这匹久经训练的宝贝马儿，正静静地在地面做着小幅度的走动，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啃着地下半枯的草梗呢……无声地一笑，秋离长长伸了个懒腰，然后，他淬然斜拔而起，在空中一个筋斗，快捷得就和一只飞鼠一样，贴着树梢子，毫无声息地掠越过这片疏林！

在离开林边最后一株树的时候，秋离猛地长吸了一口气，双臂暴探，整条身影已流光横空也似的，倏闪之下已经弹出九丈有余，轻轻悄悄地落在他预定落足的地方——白鼓山庄左边木栅外的一块岩石背后。

迅速向四周搜视了一遍，没有异状，秋离斜掠而出，一起一落，他夜猫子似的飞快越过了木栅，直扑到一幢最近的石屋屋面上！伏下身，秋离又静待片刻，他正想按照他原来的决定，直接潜至那座山脚下最大的石屋去。然而，却在甫欲行动的一霎，他又立即改变了心意，他突然想到，自己晓得最大的房子乃住着最重要的人。对方又何尝盘算不到？换句话说，“百隆派”

那边也可能判断他到来的时候，会首先探查那座最大的房子，不一定他们早就在那里布下什么陷阱，做过什么手脚了！

心里暗骂一声，秋离仍旧伏着不动，他将脸孔贴在冰凉的屋顶上，闭上眼睛，默默养神起来，一面想道：“好吧，大家熬下去，看谁会先沉不住气……”时间，就这么在表面上平静中流逝过去了。夜很凉，有冷凄凄的风衬着，还降了霜，当然滋味不会好受……下面，偶尔有轻悄的步履声经过，间或夹杂着几声低咳有梆子声响起，初更了，二更了……时而有压着嗓门的谈话声传来……秋离反正横了心，他伏在屋面上几乎就睡着了，衣衫业已叫霜湿透，冷浸浸地贴在肌肤上，一股寒意直往心里逼，朝骨缝子里钻，而夜风凉森森地吹袭着，更难耐的是那种无聊和寂寞，一个人趴在屋顶上餐风饮露，算他妈的怎么回事呢？但他又不得不硬挺下去，这真叫“熬”。假如不是怀疑对方有什么阴谋暗伏着的话，假如不是有人质握在“百隆派”的手上，秋离早就放开手大干了，甚至连晚上都不用等，就在大白天便可以收拾他们了……如今却只有“熬”下去！秋离不见得在乎敌人有什么狠毒手段，他在乎的是自己“投鼠忌器”，他生恐一个弄不巧非但救不出人来，反将自己投进对方的钳制中了……等着，慢慢地……熬着，百无聊赖地……夜越发冷了，霜露更重，连偶尔传来的一些步履声与人语声，也趋向沉寂了，周遭却仍是静悄悄地毫无变化。

伸出舌头来沿着嘴唇舔了一圈，秋离不禁心里叫声苦也。

略带盐味的冷露水，融合着肌肤毛孔中渗出的汗渍，妈的，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江湖中人可真得受罪哪……实在有些不耐烦了，秋离刚刚想移动一下，转换一种姿势，然而，就在这时，屋顶下面，一阵衣袖带风之声已掠了过去！

秋离急忙伏身不动。瞬息后，那人在迅速飞掠时，所发出的特异声息又转了回来，并在秋离隐伏的屋顶下停祝静了一会，一个粗哑的嗓门开了口：“钱堂主，你看姓秋的小子今晚还会来么？”另一个苍劲的声音，沉稳地道：“本堂看他只伯今晚不会来了，再过个把时辰便要天亮了呢……”那粗哑嗓门道：“其实这也只是大掌门的臆测罢了。

如今我们只知道姓秋的已抵达仰宛城，他来不来这里，晓不晓得是我们干的事还不一定……”姓钱的堂主徐缓地道：“本堂推断，那厮十有八成会来此地，萧大护坛，你该知道他已找上李坤的门了？”被称为萧大护坛的那人，沙哑地一笑道：“不过，李坤那老狗头敢承认么？是他做的手脚，如果他承认了，依着秋离的习性，只怕就会活剥了他！”

那钱堂主象是叹了一声，道：“萧大护坛，你不可忘记姓秋的是一个何等样的厉害角色？他将有的是法子逼迫李坤吐实，只要他犯了疑，他便会如此做。固然，死是可怕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那种零碎罪，比诸死亡更要难忍，而秋离纵横江湖，早有杀星之称，在这一方面，他懂的方法较之我们任何一个都来得多……”萧大护坛沉默片刻，又道：“但是，秋离却至今未见！”低咳一声，那钱堂主道：“这才令人疑虑，不知那厮又在搞些什么鬼花样。按说，他前日到达仰宛，如若当天下午朝这里来，今日正午前后，便该发现他的踪迹了，可是却没有。

我们派在‘大宁府’里外与驿道上的探马眼线，俱未见到他的影子，想来实在纳罕……”撇撇唇角，屋角上的秋离暗笑道：“好叫你这老龟孙明白，秋大爷既未进入大宁府，更没有沿着驿道朝这里走，大爷是抄小路来的，

那条小路，恩，早已荒废不用多年了，若非大爷对此地地形还算熟悉，而且事先有备，不就入了你们的圈套啦？”这时，那萧大护坛又道：“我看，咱们大掌门也象是有些沉不住气了。要不，他不会从大堂那边抽派我俩出来查视铁堂主声音低郁地道：“看情形姓秋的今晚是不会来了，大堂四周埋伏的好手们也可以暂时撤回，土坑里的‘毒弩手’亦可以歇着了。唉，就只昨天今日搞了两整天，人便有些乏了，这种事情，体力上的负担尚在其次，精神上的威胁实在够大……”。那萧大护坛苦笑着道：“要对付的人不简单哪，否则，大掌门也不用叩头作揖，说尽了好话把‘红莲洞’的‘阴逸’、‘毒熬’二公请来了……”叹了口气，那钱堂主答道：“这二位武林异才的名气是大了，可是架子摆得更大，一副目中无人、四海皆空的模样，看上去就好象高不可攀的活神仙一般，叫人打心底不舒服，请了他们来，大掌门还不知道消费了多少口舌，献上多少孝敬呢……”打了个干哈哈，萧大护坛的粗哑嗓子又道：“算了，忍口气吧，谁叫我们有求于人？求着人家就得看人家脸色，甚至仰人家鼻息，这总比叫姓秋的跑来乱捣一顿好受——”冷凄凄地叹了口气，钱堂主道：“说句泄气话，姓秋的若是真个来了，只怕就不仅‘乱捣一顿’了，他到了哪里，哪里便往往成了鬼哭神号，血肉横飞的场面……”他顿了一顿，又沉重地道：“还记得在黑草原及仰宛县城之外，我们罗红旗以下‘铁马堂’、‘上陆堂’高手二十多人，儿郎近三百人全叫秋离摆平了的那档子事？那次是我去收的尸，办的善后。老天爷，我几乎就不敢相信那只是秋离一个人干出来的杰作！大护坛，你没见过那个情形，只要见了，便一辈子也忘不掉。”

人的尸体业已不象尸体了，好凄惨，一个个全死得不瞑目，用‘血流成河，尸集如山’八个字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当时，光血腥味便冲得我连呕了七次……”那萧大护坛似空怔愣了一会，才幽幽地道：“别说了，一说，叫人就心里发毛，我们三堂的好手加上一个‘飞骑队’，那一下子便搞得差不多了，罗红旗，周堂主，十九名硬把子，加上‘飞骑队’的三名头领，近三百弟子，就那么全挺了尸……我们‘百隆派’自古掌门创始以来，还从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那钱堂主又沉沉地道：“三堂一队的好手四十名如今只剩下了十多名，唉，虽说请来了‘红莲洞’那二位高人，能不能对付得了秋离实在没有把握。看样子，也只有那最后一个法子还比较可靠了……”粗哑的嗓音低徐地道：“说穿了，我们‘百隆派’一些派得上用场的人大多不是掌门嫡传，我们象是一大盘杂烩，哪一个也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武学底子进来的，各明各的一套，如此一来，大家的本事就参差不齐了。没有一个完整的传统，谁行，谁不行，全得看他以前学得如何，入派以后，哪个人也未曾习点新玩意，除了到外面去邀人入伙，一干好手自然就逐渐少了，死一个空一个……”钱堂主感喟地道：“我们这一派，根本就没有师傅徒弟这一套，集合了一大群人创立一派，目的为了打江山而已。这样固是简单，可是，也就缺少那种亲情的联系了，所以自掌门以下才分堂，并没有师祖师父，徒儿徒孙之分……”有些乏倦地打了个哈欠，那萧大护坛道：“你先回去向掌门禀告一声吧，我进屋歇着了……”于是，一条人影倏然掠走，另一条人影则懒散地步入另一幢石屋——隔着秋离隐伏处右边的那幢石屋。

唇角浮漾着一抹古怪的笑意，秋离等到那两条人影甫始消失于不同的所在，他已有如一股淡淡的轻烟般，无声无息地自伏身之处飞闪而下，来到那位萧大护坛进入的石屋之外！那扇厚重的大门并没有下门，这正在秋离预

料之中。他知道，一个疲乏而又刚刚宽下心来的人是不会太过谨慎的——这种人往往都会认为业已尽了防范本分了，亦会以为眼前的危机已经暂时消失，尤其是过度紧张与疲乏后的松散感觉，更将使他疲倦得只想躺上床去歇息，闸门，早就不会记得了……几乎毫无停留，秋离的身影微闪便自侧身推门跟了进去，轻快熟练得就象回到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也宛似他和那萧大护坛是好朋友，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把臂入室聚晤……这是一间前厅，陈设简单而粗俗，前厅右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到后面，从走廊上看去。后面好象还有几间隔开的房子。现在，那萧大护坛正背对着秋离，他在一张黑漆桌前大大地伸着懒腰，同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吐气怪响来，然后，他揉了揉额头，拿起茶壶为他自己斟了杯冷茶，“咕嘟咕嘟”就仰着脖子灌下去大半杯！

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一笑，秋离背靠着掩上的门，笑吟吟地道：“可真又渴又累了，昭？”骤闻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那萧大护坛不觉惊得险些把喉咙里的冷茶从鼻腔中呛了出来，他全身猛然一震，手上的瓷杯已“哗啦”一声坠落于地，摔了个粉碎！

就象身上的肌肉已经僵硬了一般，这位个子高大魁梧的大护坛吃力而又沉缓地，徐徐将躯体转了过来，就在他的目光接触到秋离的形态时，那目光业已变得有如一头面对猛兽巨吻下的小鹿一样，显得恁般惶惊，又恁般惊骇与绝望了。他那张原来宛似充血的宽大脸膛，也一下子转成了灰白！

就这么直愣愣地相持了片刻，这萧大护坛又用力摇摇头，双手直揉着眼睛，仿佛要摔掉一些恐慌与不祥，又宛如怀疑他自己的视力起了幻象，他做着这些看上去有些可笑的动作，边喃喃地道：“不会的……不可能的……”伸出舌尖舔舔嘴唇，秋离温柔地道：“你有什么困难么？说不定我还可以略尽微力，大护坛，晤，你可是姓萧吗？”那萧大护坛的额头上已经有冷汗沁出——这种天气里他竟然流了汗，两边的太阳穴也在不装突突”地跳动，他的双目大瞪，鼻子和嘴巴全歪向一边，甚至连两只硕大的手掌亦不觉扭成一团了……左右端详了一下，秋离笑嘻嘻地道：“看情形，大护坛，你好象不大舒服？也难怪？这种气氛加上这些扎眼的陈设，确是不易令人感到愉快——”喉咙里似是掖进了一把砂子，那萧大护坛本来就显得粗哑的语音，便越发糙浊难听了。他挣扎着，尽力抑止自己惊骇不安的心绪道：“请教……尊驾何人？”哧哧一笑，秋离道：“你猜猜看？”强自镇定着，那萧大护坛唇角在一抽一抽地道：“我……我想，如今并非说笑……之时，尊驾休得……戏弄调侃……尊驾可知此……此乃何地？”秋离又四周打量了一番，故意皱着眉头道：“咦？这不是大宁府郊的白鼓山山麓下的‘白鼓山庄’么？莫不成我走错了地方？要不，这又会是何处呢？凌霄殿？水晶宫？还是城隍庙？仁兄，你倒指引一下看！”

那萧大护坛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这一退，却撞上了后面的桌子，他咧咧嘴，神情异常窘迫，又异常惊怒地道：“休……休得讥消嘲弄……你当我‘百隆派’是善受人欺的么？你以为我又是……谁？”秋离摸摸下颌，道：“你们‘百隆派’素为官府鹰爪狗腿，成天欺侮人，怎道善受人欺？而你，你是谁？你不是什么大护坛么？然则我搞差了？那你是谁呢？我的儿抑或我的孙？或是个邪杂种？”一股突发的愤怒与恼羞，象一片涌荡的浪潮淹没了这萧大护坛的理智及惊恐，他大吼如雷，双手十指箕张，象一头牛似的冲扑了过来！秋离旋闪如电，抖手之下七十掌三十九腿在同一时间，分成不

同的角度由四面八方倏然暴卷而上！

刹那间，掌影飞掠，腿势如桩，威力强悍无匹地猛然迎罩向那萧大护坛，萧大护坛的身形尚差好几步未及扑到位置，他自己业已陷入对方的层层威胁里！

惊得这位大护坛蓦一机灵，急忙仰身抛臂，斜着飞往右穿，在转侧的瞬间，他的两腿却突而暴弹狠端！

秋离低沉地笑着，倏然移出三步，他“苦空八掌”里的前四招“鬼在哭”“鬼开眼”“鬼日善”“鬼索命”已在凌厉的攻击中合并齐出。掌影翻舞着，纵横着，旋转着，流射着，空气呼啸，劲力澎湃，有如血刃漫天，水花暴溅，顿时整个石屋的每一分寸空间，全拢括于他这浩烈的威力之中了！

这有如狂风骤雨般的强猛攻击，以那萧大护坛的武功造诣来说，已无法抵挡，他手忙脚乱地仓皇急出三招九式相抗拒，一面拼命朝右边的狭窄走廊上飞跃。然而，就在他那些施出的掌腿无声无息消解于秋离浩大攻势中的一刹那，秋离的一记“鬼指东”已紧接出手！锐风淬旋宛似鬼啸，早已狼狈不堪的萧大护坛飞跃的身形尚未着地，业已被那招“鬼指东”所发出的怪异劲力凌空撞中胸侧，他闷吭一声，庞大的躯体霍然半旋，一半撞在旁边的石壁上！

耸耸肩，秋离回身下了门门，再大摇大摆来在那萧大护坛旁边，他微微俯身，淡淡地笑道：“抱歉，抱歉，我这人就是有些不知轻重，这一下子大约使你颇难忍受，不过，还不至于要了命——”说着，他伸手将几乎全瘫了的萧大护坛拎了起来，就这么象提着只鸡似的提到那张黑漆桌边的太师椅上。

这位萧大护坛的肋骨已断了三根，内腑更受创不轻，再吃秋离这一提一晃，那等滋味，就更难以消受了。他不由自主地全身痉挛着，黄豆大的汗珠子滚滚流淌；大口噓着气，面色在灰白中更泛了乌青！

搓搓手，秋离面对着他，笑道：“当然，在眼前你还不至于丧命，但是，过一阵子可就不敢讲了，这需要看你老兄的态度与友善情形来定夺。如若你和我十分融洽，你今晚的罪就受到此处为止，假设你要充硬骨头，装大英雄，欲待和我撑抗一下的话，那么，这却只算小菜，正餐还在后面。大护坛，把一个硬骨头磨成窝囊废，把一个英雄变成狗熊，在这方面我是行家，我有很多种有趣而奇妙的法子，不过，它的滋味自是不会太舒适了……”沉浊地喘息，萧大护坛孱弱又惊悸地道：“你……你可就是……秋离？”秋离和善地道：“假如不是，你认为我又是谁呢？”一股寒气顿时宠罩了萧大护坛的全身，他连心都变凉了，忍不住机灵灵地打了个哆嗦，他怯惧又绝望地道：“你……你要什么？”靠前一步，秋离压低了嗓门道：“第一，先把现在来到门外的人支使开去，不管他是什么人！”

那萧大护坛吃了一惊，他仔细听着，片刻后，他才听到一阵低促的脚步声迅速往这边接近，这时，萧大护坛始明白了，果真有人朝此处走来——或是奔来！心头不禁暗暗佩服着秋离的功夫精深，表面上，他却强硬地道：“如果，我不呢？”露出那一口洁白如刃的牙齿笑笑，秋离道：“也很简单，你就会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朋友，我不是善人，你挨得起，我就做得下！”

又打了个寒颤，这萧大护坛尚不及开口，门外已起了一阵低促的敲叩门声，有个谨慎的声音扬起道：“萧大护坛，大护坛……”秋离懒洋洋地倚

在桌沿，目光却冷酷而狠毒地盯注在那萧大护坛惊恐迟疑的面庞上，同时，他的左掌已刃口般缓缓提起！抽口冷气，这萧大护坛舔了舔嘴唇，终于逸强地回应道：“谁？什么事？”门外，那谨慎的语声似是放下了心，变得比较开朗地道：“大护坛可有需要弟子效力之处？”翻翻眼睛，萧大护坛恨恨地道：“哪一个叫你们来的？”外面的声音略一沉默，有些忐忑地道：“方才，一名弟子行过大护坛屋外，似曾闻得室内有叱喝之声，因此那名弟子急急奔来传告，我等恐有意外，是而便赶来探问一声……”秋离悄声道：“叫他们滚蛋！”

咽了口唾沫，萧大护坛有气无力地道：“他……他约莫听错了，我很好，没有事，你们全回去吧……”门外答应一声，步履声响，逐渐远去，半瘫在太师椅上的萧大护坛长叹一声，方待开口，秋离已以指比唇，示意噤声。他闪到门边，侧耳静听，好一阵子，才咧唇而笑，顿首道：“很好，他们已经走了，你还算合作，还算友善，虽然带有些儿勉强，不过我不怪你，处在你这种情势之下，任谁也都会有这个熊样子，你看看，我也相当讲理吧？”呻吟了；声，萧大护坛哑着嗓子道：“姓秋的……你，你到底想干什么？”秋离微笑着道：“别急，我只是问你几个问题，仅仅几个小小的问题而已！”

这萧大护坛早就臆测到对方会有此一着了，而这又是他最忌最怕的一着，因为，对方要问——或许说拷审更为恰当的——那些问题，必是他派中的机密，易言之，就是决然不可泄露的事情，而困难就在这里了。如若说出来吧；便等于是叛派背义，成为同道伙伴的公敌，假使不说呢？秋离那一套逼供的手法只怕是消受不了啊，那魔星，他必会用最最残酷的方法来达到目的的。萧大护坛并不想死，他还没有活够，只是事到如今，求生却也变得这般艰难与酸涩了……淡淡地，秋离道：“怎么样朋友，你尚未回话！”

萧大护坛的面色极其难堪，更极其灰败，他紧皱着眉头，双目半垂，讷讷地道：“你……你要问些什么呢？其实，派里有些重大事情，就算我也不见得全清楚……”眨眨眼，秋离暗付道：“这老小子竟然耍起滑头来了，今天我擒了你，老小子啊，你就别想再玩什么花招啦，我可是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

心里想着，他口却笑吟吟地道：“好说好说，大护坛，你放一千一万个心，你不知道的我包管不问，而我问的，你却必定晓得——”顿了顿，他又阴恻恻地道：“但是，如若你晓得的事而你故意搪塞瞒混的话，朋友，就莫怪我姓秋的心狠手辣，对不住人罗！”

苦着脸，吊着眉，萧大护坛低哑地道：“如今我算在人屋檐下了……唉，你就问吧……”点点头，秋离道：“呢，这才象话，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难怪你在‘百隆派’里能混到大护坛的地位，看情形，你还相当地乖巧呢……”那萧大护坛吃秋离这一番明夸暗讽，弄得哭笑不得，他狼狈地低下头，窘迫地道：“你有什么话要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哈一笑，秋离道：“好，我问你，你姓萧，叫什么？”萧大护坛怔了怔，讷讷地道：“敢情……你是要问这些？”秋离闲闲地道：“我们是一步一步来，你且莫心里高兴，昭，后面可能就有些问题，要令你伤脑筋了！”低哑地，萧大护坛道：“我叫萧世光。”

秋离嘴里“啧”了一声，笑道：“世代生光，好名字，萧朋友，‘百隆派’中现在一共有几个大护坛？多少好手？”沉默了一下，萧世光道：“有两名大护坛，大护坛的职位与堂主同，如今全派称得上硬把子的人尚有十来

二十名”2”。笑了笑，秋离道：“很好，我再问你——”他就在说这几个字的工夫，一双眼睛中的辉芒已突然变得冷森如刃，仿佛泛射着闪闪血光。生硬地，他道：“马标与何大器你们囚禁在何处？”机灵地一颤，萧世光艰涩地道：“这个……这个……”秋离歹毒地道：“不要迟疑，不要欺骗，萧朋友，我容忍的限度并不大！”

吸了口气，萧世光嗫嚅着道：“他们……他们被囚禁在大堂里……”盯着对方的眼睛，秋离冷冷地道：“真的吗？”心腔子狂跳着，萧世光急忙道：“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一直紧盯在萧世光的那双眸子上，而萧世光的眸瞳深处涌现着惊慌、怯惧，以及异常的不安，秋离怀疑地道：“你真不是骗我？”萧世光汗如雨下，他吃力地道：“我……我可以赌咒！”

秋离毫不容情地道：“我相信赌咒，萧朋友，你赌吧！”

想不到秋离真会叫自己赌咒！萧世光不由楞了一下，当然，他并不十分迷信赌咒的灵验性，可是，一些源远流传下的种种异说，再加上民间古老的那些因果报应故事，总有意无意间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约束与恐惧。这象一张看不见的网，你不去触摸它不觉得它存在，当你碰上了它，它就会发生一种怪诞而神秘的力量了……观颜察色，秋离紧逼着道：“你赌咒呀，朋友——”他又阴森地一笑道：“不过，我得先警告你，若是你违背了咒言，那咒言却往往十分灵验的呢，你不觉得，冥冥中自有一双眼睛在瞧着我们么？”萧世光不禁颤栗了，但是，他业已势成骑虎，要想变卦也变不过来了，于是，他一咬牙，道：“若是我说了假话，要我断掉一条手臂！”

秋离哧哧笑了，他耸耸肩却突然反手给了萧世光一记重重的耳光，这记耳光打得又沉又重，那清脆的击肉声甫起，萧世光已经鲜血夹杂着碎牙齐喷，一边面颊也怪异而迅速地肿胀起来！一阵火辣辣的痛苦过后，好半晌萧世光才从晕眩与迷乱中清醒过来。他双手捧着肿胀的面孔，又惊又怕又怒地叫：“你……你为什么打我？”狠毒地，秋离道：“我只是对你不诚实的最轻惩罚，姓萧的，假如你再胡说八道，我立即便剜掉你一只狗眼，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妈的，你混骗人混骗到我头上来了？你是吃了浆糊啦！”惊愕着，萧世光犹自强嘴道：“这……这真是黑天的冤枉碍……我句句实言，字字不假……又何尝混骗了你什么？”秋离低声咆哮道：“放你的屁！姓萧的，我们不要再兜圈子玩把戏了，从现在开始，只要你再有一句虚言，你看我能不能零碎刚了你！”

萧世光哆嗦着，却还想狡赖下去：“我……我没有骗你！”

……你有什么证据认为我所言不实？”

咬着牙，秋离把一张脸凑近到萧世光的鼻子前，他目光如血，煞气盈溢地道：“我告诉你，老小子，我不须证明，只要我认为你的话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给我把心摆正，把邪恶驱走，老老实实回答我的询探，设若我再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姓萧的，我不会向你多费一个字的唇舌，我就马上剂你一只眼睛下来，你想清楚了，人身的玩意一点一点往下取乃是件十分痛苦的事！”

不待对方回答，秋离狠狠地道：“告诉我，马标与何大器被你们囚禁何处？”萧世光沉默了片刻，终于屈服了，他暗哑地道：“他们被囚禁在……白鼓山顶……”秋离迅速地问：“山顶何处？”吞了口口沫，萧世光苦涩地道：“一幢石屋的地窖里……”重重一哼，秋离又道：“那幢石屋在山顶的什么方向？什么位置？”象是呻吟一样，萧世光痛楚地道：“在山顶靠南的方

向……只要上得山顶，即可发现……那山顶上是平坦的，没有什么阻碍……”目注萧世光的脸孔，秋离阴沉地道：“石室中的地窖可有掩蔽，有没有机关？”萧世光低哑地道：“有张石床，推开石床即为地窖入口，没有机关！”

仔细观察着对方神色的变化，但这一次，萧世光的形态却没有什麼特异之处，唯一浮现在他面容上的，只有仇恨、羞辱、不甘、愤怒与恐惧的揉合罢了！

于是，秋离又冷冷地道：“谁在山顶把守？”震了震，萧世光又切着齿道：“我们祥云堂的堂主‘双雷锤’谭申与他手下的五名好手……”秋离沉着脸道：“为什么你们没有将何大器，何老前辈送到‘太苍派’手里？‘太苍派’早就想陷害何老前辈，以图斩草除根的，萧朋友，这其中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阴谋？”萧世光蠕动着他那血污紫肿的嘴唇，沙哑地道：“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他顿了顿，又苦凄凄地道：“其一，‘太苍派’答允我们，若是擒获何大器交到他们手中。将酬谢我们黄金一千两，但是，‘太苍派’如今手头上十分拮据，一时尚凑不齐此数；其二，我们与‘太苍派’也顾忌你，担心在押送何大器的半途中再吃你象黑草原那样来上一手，将何大器救走，那就大大的不上算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欲借何大器为饵，引你来此以便加以围杀，报复昔日仰宛城外血仇静静地听着，秋离平淡地道：“你们那狗臭屁的掌门人古常振不是与‘太苍派’那老而不尊的师祖很要好么？怎的代他捉个人也提起酬劳来了？”苦笑一声，萧世光尴尬地道：“亲兄弟明算帐，交情是一回举，酬劳……又是一回事了，我们上次协助‘太苍派’的人夺得大权，亦曾收过他们酬金白银三万余两，假设光出力不拿钱，我们这么多人吃什么？况且，收钱办事也是本派贯例，不便特殊……”摇摇头，秋离道：“胡说，这只能讲你们根本不懂交情道义，任什么全摆在一个‘利’字上，贪得无厌，卑鄙龌龊，全不是东西！”说到这里，他又道：“记得上次你们坑了何前辈。”

是解到大宁府交给官家鹰爪处置，怎的这一次不如法炮制，甚或更干脆就解决算了？却反而如此麻烦，再将何老前辈送回‘太苍派’去？”叹了口气。萧世光低哑地道：“上一次我们帮着‘太苍派’夺了大权，当时伤了不少人命，我们与‘太苍派’全是有基业、有根底的宗派，这个漏子出了，官家不会追究。因此，总得有个藉口。这个藉口，便是指说何大器和‘太苍派’旧日掌门人暗通贼匪乱党，密图不轨，我们之所以擒拿他们也是为了替朝廷除奸捉害。如此一来，事情闹开，帖子却扣到何大器他们头上，一切便好办了。所以当时就将何大器文付官家处置，了结这段公案，另外，我们也以为何大器双足足筋挑断，业已成残，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交给官家，他亦了无幸理，但……唉，谁知道半途上却杀出了你这个程咬金！”

又咽了口唾沫，他接着道：“至于这一次，我们无意中探悉了何大器的踪迹以后，便利用李坤出头诱引他与马标落网。

李坤是——”

秋离打断他的话道：“李坤如何受到你们利用的内情，我已经知道了。”

沉默了一下，萧世光又道：“我们探悉到何大器的踪迹，也搞清楚了马标的昔日出身，以及和你的干系，在进行此计的中间，便已料到你迟早必会来此搭救，因此就设下圈套要将你一并铲除……‘太苍派’这次学乖了，他们坚持要亲自杀掉何大器，不肯假手于人，这也正中我们下怀，我们伯先杀了何大器‘太苍派’会赖帐，是以也乐得暂时留他一条老命，一举而数得，

这就是他两人所以尚能活到今日的内情哧哧笑了，秋离道：“你们这些灰孙子简直是一窝子畜牲，勾心斗角，你奸我诈，表面上似是重情尚义，骨子里却全乃男盗女娼，说穿了一个铜板不值。萧朋友，你为何却老老实实全漏给我听了？”有一抹怪异而阴狡的神色，急快地掠自萧世光的唇角，但是，他这抹神色却被他一阵扮起的苦笑迅速掩遮了，他沉沉地道：“我为何告诉你？很简单，因为你问了，而我无可选择非说实话不可……我不愿再受些活罪……”拍拍他的肩膀，秋离笑道：“这是聪明的做法，哦，是了，‘红莲洞’那两个怪物，也到来助你们撒野啦？”萧世光讷讷地道：“不错……”哼了哼，秋离道：“这两个老王八，他们大约是活腻味了，找麻烦找到我姓秋的头上来，他们还不够格——”忽然想起什么，秋离忙问道：“朋友，先前你和那个什么姓钱的堂主在外面对话的时候，曾提到过对付我尚有一个最后的法子。那是什么个最后的法子？”好象十分坦率，其实，萧世光乃是要借此掩饰真相，他胸有成竹般立即回答：“那最后的法子，乃是在大堂四周挖有泥坑数十，上敷竹蔑薄土，有两百张弩手潜伏坑内，随时可以用喂毒箭矢由内射杀于你，另外，大堂内外亦伏有好手甚多，且佩有火器……我们估计你如到来，必先扑大堂……”秋离疑惑地道：“仅此而已？”萧世光故作惊异地道：“仅此而已？这已足足可以困住千百强敌啦，莫不成你还嫌它太轻松？”注视着，秋离冷冷地道：“朋友，若你骗我，你就后悔不及了！”

萧世光急慌地道：“方才所言，句句不假，我——”秋离的手指闪电般扫过萧世光身上的“晕穴”，萧世光的话还留着一个语尾，便一歪脑袋失去了知觉，看着他，秋离喃喃地道：“朋友，希望你的话句句不假，否则，你就得吃不完，兜着走了，姓秋的可不会轻易原谅人的！”

第二十六章 虎贲雄威

现在，外面的天色是更加漆黑了，而这一阵子黑暗过去之后，便将拂晓，天亮之前，往往会有阵子特别黝黯的。

根本就不往那座高大宏伟的石屋扑，秋离离开方才的房子之后，立即一溜轻烟也似的越出了白鼓山庄的木栅，绕到白鼓山脚的另一边，运起他一口至精至纯的真气，起落如飞般奔攀向白鼓山的山顶！

秋离的动作是快捷无匹的，他身躯的运行就宛如一颗飞过天际的流星，略一闪晃之下即已将一段惊人的距离抛在背后。他飞腾着，弹跃着。周而复始，连连不断，片刻后，他已然来到白鼓山的山顶之上！毫不停留，秋离一口气奔向了山顶的南端。是不假，这白鼓山山顶果然是一片平坦，看上去有如一个略呈圆形的大广场，就连树木岩石也是极少，除了地形微见起伏不匀之外，若是加上整修一番，大可以在这里驰马校军了！

没有费什么功夫，秋离便已发觉了萧世光所说的那幢石屋。这幢石屋并不很大，建筑在那倾斜的山沿边上，四周还有些半人高的白杨树围绕着，孤零零地显得有些怪异而沉闷抹去了额头上的一点汗渍，秋离藉着那些白杨树的掩护，又快又轻地飞扑到石屋的附近，呢，这才发觉有两名黑衣汉子，正各抱着一柄鬼头刀倚坐在门槛上打磕睡，另外，靠山沿可以遥遥俯视白鼓

山庄的那个方向，也同样有两位仁兄贴着墙壁并坐，不过他们似乎比较谨慎些，没有打磕睡，正在低低窃窃地谈论着什么。看样子，他们都没有什么戒备之心，或许他们认为，今晚的危机业已过去了……秋离悄无声息，有如一只狸猫般将这幢石屋四周迅速查视了一遍。石屋有两扇高窗，而且嵌以手臂粗的铁栅，象是一个囚人之处，在外面，除了那四个汉子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守卫了……石屋的窗口漆黑无光，大约里面熄了灯。

到目前为止，那萧世光说的全都是真话，秋离不觉稍稍故了三分心，他暗祈余下的事萧世光也不要骗他！

先潜到那两个靠在山边可以远望白鼓山庄的汉子后面，秋离知道，这两个小子选在这里放哨，多半是为了在紧急时，可以与山下的山庄互通信号——他们这个位置可以俯瞰白鼓山庄，同样的，白鼓山庄也可以仰视他们！

温柔而快速绝伦地，秋离不带一丁点声响便解决了那两名黑衣汉子，他望着摆在他们身旁的一只花旗火箭箭袋露齿一笑，暗讥道：“二位朋友，下辈子，你们再弄这烟火耍耍吧。”

顺手将那只皮制箭袋丢到山下，然后，秋离又飞快转到石屋门前。另外那两名汉子却仍懵然不觉，依旧在寻其好梦，秋离叹了口气，低声招呼着：“喂，二位大哥，天亮啦！”那两名黑衣汉子依然惊醒，晕天黑地里，尚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形象，秋离左手并指暴闪，已然又准又快地逐一点中了他们两个的死穴！

连忙将那两个歪跌地下的头接任了，两具尸体却已吭也不吭地软软叠在一起，那模样，多亲密哪！退后一步，秋离飞脚踹出，在一声“哗啦啦”的震响里，那扇沉厚的木门业已四分五裂，倒散颓坍，秋离大吼如雷，淬闪而进！

石屋中是一片漆黑，秋离身形方才掠入，耳朵里已骤然听到连串的机括声响，这些机括声响来自房间四周，刹那间，风声带起轻啸，在黝暗模糊的光度下，无数闪泛着蓝芒的利矢已飞蝗也似的连射而来！

手中尚未丢弃的两把鬼头刀这时派上用场，在秋离双臂的舞动中，两团寒森的刀光贴地旋起，幻成两圈晶莹又银亮的光球。从四面八方飞射的箭矢，便在这掩遮得滴水不透的光球之前，纷纷弹震歪跌，断折坠落，空自响起一阵一阵的“叮当”脆击之声！

也不知道那些隐于四处角隅的暗袭者到底有多少箭矢？只见一轮射过又接一轮，一波箭射完再来一波，那些箭矢蓝光隐泛，锐利非凡，显而易见喂有剧毒。秋离手上的两把鬼头刀翻闪绕回，有如银球滚动，又似玉带旋空，也只有不停不歇地阻挡着那连续飞来的骤雨般的毒矢！

突然，秋离计上心来，他略一闪动，双臂霍然加力，几乎比闪电还快，就在那两把鬼头刀猛然旋飞更急的一刹，他的人业已弃刀贴地掠出，而那一对鬼头刀力犹未歇，仍旧在那里惊空飞转不伏！

一闪之下，秋离已来到了一个施放弩矢的隐蔽之处，呢，那竟是一个将厚厚石壁挖空之所在，只留着一方尺许宽窄的射口，可移动连珠强弩，人便躲在那特制夹壁的中间往外瞄射敌人，既 not 占地方，又容易掩隐，难怪方才那一阵子，秋离只见箭矢不见敌踪了！这时，秋离身边的这个壁内射口，正露出强弩的前端来，瞄着那两柄正在飞转翻旋的空刀射箭。那强弩因为箭矢“咻咻”飞射出的力量反挫，连弩体也起了微微的、有节奏的震动：“得！得！得！得！”

出手如电，秋离黑暗中却准狠无比，他只一下子便自那射口中斜着用掌端插在那名强弩手的咽喉上。那强弩手甚至连哼一声都来不及便断了命，整个坐着的身躯也往下滑倒！

用力吸气，秋离的身体突然暴缩了三分之一，他象鱼游于水也似的，连沾也不沾上射口的四缘，业已溜了进去，与那名死了的敌人并排挤坐在一道！

就在秋离甫始完成这一连串快速行动，刚刚和那死人挤坐在射口后夹壁中的瞬息，他那两柄无人操纵，凌空飞舞的鬼头刀亦已力竭功尽，在又一阵强弩的急射中，发出“呛啷”震击之声，同时跌落于地！

顿时，整个黑暗的石室中一片沉寂，一片肃默，就宛如连一个人也没有，就好象方才那一阵子箭雨矢蝗的表演乃虚幻一样。无人出声，更无人行动，静悄悄的，一切全是静悄悄的……小心着不使发出任何声息，秋离将身边的那具尸体扶到自己前面，仍然对着射口，他自己侧隐在那尸背后。这一阵移动，在这狭窄又局促的夹壁中间，可是够吃力的，同时，秋离也发觉了射口下的石块可以松移，显然，出入这个射口，就在于那些可以移开的石块了。

半刻后。

一个低沉冷凛的声音，终于响自石室的左角隅：“赵子修，你再朝那两把刀坠落的地方射两箭！”

声音才落，“咻咻”两箭已经射出，尖锐强劲的毒矢碰到地下，“叮叮”连声反弹起好高！

沉默了一会，原先的声音道：“蔡素，潘达，你两人出来看看，带上家伙，小心点，其他的人不准擅动，强弩备好，随时待射！”

黑暗里，听到石砖搬移的声音，过后，两条模糊的人影，由石室中两个不同的石壁位置中方背潜出，他们似是极端谨慎，小心翼翼地往方才那两把刀坠落地点逼近，偶然间，可以看出这两人手上执着的兵刃寒光！

于是，缓缓地，缓缓地，他们终于靠近了，又逐一摸索到那两把掉在地下的鬼头刀！

两人中一个低叫道：“谭堂主，找着刀了……”那个冷凛的语声漠然道：“那使刀的奸细呢？被射中了没有？”两人中的另一个紧张地道：“回堂主，还没看见人，总不成溜了吧？”冷凛的声音怒道：“你先确定了，找不着人再下定论，说不准他是中箭之后，滚到哪个角落去了……”两位仁兄蹲着身子，各自伸出一只手，开始在地下摸索起来，一面还吸着鼻子闻，希望能嗅着点血腥气味——照常理来说，一个身上中矢的人，总会多少流点血的哪！

这时，那位谭堂主冷漠而不耐的声音又响起道：“每个射口后的人全帮着找一下，但你们不用出来，就在口前用家伙朝左近的地下试探便行。妈的皮，我就不信那奸细能飞上天去！”躲在尸体后的秋离抿唇一笑，心付道：“老子用不着飞上天，这就要送你老龟孙下地狱了！”

他伸手朝自己挤坐着的夹壁四周一摸，唔，果然也有一把鬼头刀斜支在那里，他拿了出来，由射口探出，故意和其他人一样；点得前面的石地叮当乱响。同时，他的左手绕过尸体前胸，握紧连珠强弩，仔细瞄准——那两个暗中探索的仁兄，已经逐渐向秋离藏身的这个射口移近……移近，慢慢地，他们的脑袋就只隔着弩端几尺了！

盯着那两个晃来晃去的头颅，秋离遗憾地在心里道了一声“再会”，他

的右手指坚定而沉着地勾动强弩机簧——“咻”的一声，又“咻”的一声，就在这两声毒矢破空的轻啸甫传，那两位正在摸索的仁兄于猝不及防之下，连叫都来不及叫出口，俱全身一震仆倒地上！

纵然这些杀人的声息十分微弱，也立刻引起了其他夹壁中的人们注意，那位谭堂主显然是怔了怔，在刹那间的沉寂后，他焦灼又惊恐地叫：“蔡素，潘达，有什么不对么？”当然没有人回答，在秋离的对面，另一个粗厉的嗓门跟着叫：“老蔡，老潘，你们怎么啦？”秋离舔舔嘴唇，瞄准对面的声音传来之处，勾动机簧——“咻”声锐响，反应几乎是马上的。一声惨叫业已颤抖着扬起！于是，石室中其他隐于夹壁里的人们已不自觉地起了一阵骚乱，惊慌的喊叫声，纷纷响起。

“不好，奸细混进来了……”

“柴立，柴立，什么事？”

“好象就是柴爷在叫啊，不晓得奸细混进了哪个射口！”

“堂主，要不要亮灯？”

“老天，连敌友全分不清了，快亮灯哪……”好整以假地，秋离迅速选择了从他这个角度可以射杀的敌人隐伏方位，循着声音，他一次又一次快捷地勾动强弩机簧，一边微微移动射角！

“咻——”，“碍……嗷！”

“咻——”，“哇呀！……”

“咻——”，“唉……吁！”

立即，其它剩余的敌人们全发觉了情势的不对，那谭堂主气急败坏地厉吼：“全给我噤声，他妈的皮！”

秋离尽量将弩转朝左拉，也不管能否射得到那谭堂主，一连便往那谭堂主的方向射出十箭！

在一片箭矢碰撞上石壁的“叮当”反弹声中，谭堂主惊怒的语音立起：“奸细……奸细……右边夹墙第一个射口里伏着奸细……”秋离突然放声狂笑，他在笑声震荡中，暴烈地吼道：“谭申，现在你才发觉了有奸细未免太晚了，从你们放箭的角度和出声的位置上算，这室中，你们一共只有十个射口，如今我已干掉了你们七个射口的人，此际仅存三个射口三个人了，而天也微亮，正好，我们可以明着硬拐一番啦！”秋离说得不错，此刻，天色可不是已经微微泛亮了？有一片朦朦胧胧的鱼肚色破碎的惨白从外映入，由屋顶的天窗透进，整个石室的轮廊也模模糊糊地大略可见，不象方才漆黑一片了……接在秋离的吼叫声后面的，却是一阵沉寂，一阵死样的沉寂。石室中仅存的三个百隆派人物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答腔，也没有人动作，就宛如他们三个人一下子全僵楞住了似的！秋离又哧哧地笑了，他坐在夹壁里，闲闲地道：“姓谭的，你与你那两个狗头手下不用装熊，我有的是时间等待，天马上就要大亮了，待我们彼此看清楚的时候，再慢慢夹缠吧！”

在晕蒙蒙的光线下，突然有一条人影窜起，其快无比地朝门外冲去，一打眼，秋离便已看见那人的手上执着一枚银晃晃的球形物体！

不慌不忙，秋离手中的连珠强弩弩端微斜，“咻”声锐响，那人前脚尚未沾到门槛，已经被一只利矢透心穿过，手执的那枚银球形物体也“砰”地坠落！

变化是淬起的，那枚银球形物体甫始沾地，已蓦地响起一声沉闷的炸裂声。刹那间，一片红白交杂的绚烂烟火已冲高四溅，有如千万枚花炮同时

并放，将这间宽大的石室映照得光亮明丽，彩色缤纷！

立即闭住呼吸，秋离的身形暴掠而出。他这一掠之势，不仅将与他挤坐在一起的那具尸体带得滚翻出来，就连他匿身夹壁下的那块活动石头也“砰”隆卤地撞滚出老远！

这时——

整个石室中充满了强烈的烟硝气味与呛鼻窒心的磷磺焰火。躲藏在夹缝里的另两个百隆派角色也待不下去了，只闻得惊叱厉吼骤起，两条人影分自两个夹壁射口中忽跃而出！

大笑一声，秋离怪叫道：“可是你们自己人逼你们出洞的哪！”

怪叫着，秋离横空闪掠，掌影暴扬，漫空只见他的双掌流泄交穿，有如干鸿突出，群星崩落，狠辣无匹！

烟火烧弥中，两条人影骤然分开，一上一下，上面那人抖手一条蛇头练笔直飞戮，下面那人却是一柄厚厚的紫金刀，猛至极地倒割反插！秋离冷冷地一哼，蓦然弹向室顶，藉着背脊一碰室顶的力量，又快似电闪般挟着凌厉狠毒的威势再度扑下。而这一扑下，他就不容情了，那一式旷绝古今的攀月摘星手业已倏展猝现！

他当胸推出的右掌，在急沉猛翻里，左掌却划起一轮硕大的圆虎在这圈无形的弧影中，千百刃交相飞旋，穿织纵横，宛似无数只鬼眼在闪眨，无数声冥冥里的号哭与诅咒在映现，奇诡极了，玄异极了，也慑人极了！空气在呼啸着排涌激荡，连余烬未熄的烟火硝雾也滚滚挤流消散灭绝！怪噪如泣，那使蛇头练的朋友就象狂涛中的一块浮木，瘦长的躯体手舞足蹈地在半空翻滚撞回，鲜血喷洒下，又重重地被击到墙上，仰面摔落！

使紫金刀的一位功力似是比他同伴强上不少，但是，却也好不到哪里，不分先后，他的家伙早已脱了手，虽然他犹想竭力挣扎抗拒，却又哪能挡得住这漫天罩下的掌影与强猛无比的劲道，他在连串地挨上十一掌之后，打着旋转跌了下去，一直滚到角隅才堪堪停住，全身上下，业已衣衫尽碎，伤痕累累了！

这一记“巫焰教”留传下来的绝招散手。是昔年巫焰教奉为镇教之宝的武学至高秘密，威力之大，路数之奇，运用之秒，可谓匪夷所思，难与伦比！秋离曾以此一绝招散手挫败了天山派最为厉害难缠的“银发霜心”可礼钦汉，眼前这两个敌人就算功力再高吧，也盖不过可礼钦汉去，连那位天山派的怪杰也在这一式下栽了跟头，就更甭提这二位了……秋离冷森地挺立在石室中间，目光炯然环视四周，等他确定再没有漏网之鱼了，才大步走向那瘫软在角隅处的敌人跟前。

这人年约四旬，身形微胖，生着一张方形的国字面孔，蓄短髯，隆准大嘴，若在平时看上去，必定是十分威严的，但如今却再也没有一丁点威严的味道了。他挨的那十一掌，掌掌如铁锤巨杵，捣在身上宛似能将他的四肢百骸砸散了，眼前，他除了混身青紫浮肿，内腑翻腾涌荡之外，连肋骨也折断了几根，非仅如此，他的一条左臂也齐肩给震碎了骨路！

俯视着这人，而这人只有喘着粗气打哆嗦的份了。他那张面庞已经变成了青中泛黄，一双原该奕奕有神的眼睛亦枯干黯涩，发出的光辉都灰虚虚的了……舔舔嘴唇，秋离冷硬地道：“你就是样云堂的堂主谭申了吧？”一张口，那人便剧烈地呛咳起来，这一阵咳，直咳得他面容歪曲，周身抽搐，嘴角冒出了血沫子！无动于衷地看着他，秋离道：“慢慢来，朋友，我们全

不急。”

粗浊地喘息着，好半晌，这人才努力睁着那双牛眼瞪视秋离，嗓音呛哑加上颤抖地道：“我……我是谭申……”点点头，秋离道：“很好，你还算光棍！”

惨烈地一笑，谭申痉挛着道：“你……你……你一定……是鬼手了？”笑笑，秋离道：“不错。”

双眼吃力地翻了翻，谭申艰辛地道：“果然……你真的来了……”秋离哼了哼，道：“这好象日出东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是么？你们原也盘算到我一定会来？”青白的双颊抽动着，谭申呛哑地道：“但……但你是……如何……如何找到此处的？”双眉微皱，秋离道：“当然有人告诉我。”

蓦地面孔涨得血红，谭申的心象被毒蛇猛咬了一口，他额际青筋暴浮，咬牙切齿，愤怒至极地干嚎！

“谁？是谁？”

冷冷地，秋离道：“萧世光！”

“噗”的一口鲜血喷起，又溅落了谭申一头一脸，他全身立刻痛苦地扭曲成一团，断续叫喊：“不……不可能……不可能……”秋离煞气盈溢地道：“你给我住口！现在不是你问我的时候，我劝你把眼前的形势弄清楚了再发熊！”

顿了顿，他又道：“假如你还想活下去，就平心静气，好好躺在那里别动，老老实实回答我问你的话。”

谭申气息奄奄，面色又转为灰白泛青，他吐着气，双眼半闭半睁，层弱又低微地道：“秋离……你不用……白费……心思……了……我任什……么……也不会……说的……百隆派……里……没有……两个……萧……世光！”

秋离神色一沉，暴烈地道：“谭申，你想在我姓秋的面前称英雄，道好汉，还差上一把火，你是否要尝试一下我的手段？”呛咳着凄然笑了起来，每一声咳嗽，俱带着一口血，每一声咳嗽，全把他的身体扯得抽搐颤抖，谭申悲烈地道：“你的……手段？咳咳……秋离……你唬不篆……我了……便算你……再厉害……亦不过……能将人……整得……死去活来罢了……咳咳……但你如今……只能叫我死……不能再使我……活着受罪……而死……秋离……我不是业已很接近了么？咳咳……你至多也仅是……令我更快点上道而已……算不了什么……太也算不了……什么啦……咳咳……”微微一怔，秋离不禁有些悲悯地摇了摇头，他低沉地道：“谭申，说不定你还能活。”

突然狂笑一声，谭申在一连串剧烈的咳嗽中鲜血暴涌，他以一种尖厉凄怖得令人毛发惊然的声音昂亢地嗥叫：“我谭申对得起百隆派了……众家弟兄……我先走一步，你们要知道我双目不瞑——呃……呃！”

在又一口鲜血的喷涌中，谭申的脑袋猛一下子软软歪到一边，再也一动不动了，他的唇角，仍然有一滴滴的血水淌落，淌落……沉默地站在谭申尸体面前，秋离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喃喃自语：“一个人连死也不怕了，那就没有法子啦……这姓谭的看得到很透澈，百隆派中总算还存了点‘骨气’……”一他又摇了摇头，然后，借着业已映入石室中的晨光，他找着了那张宽大的石床——紧靠在墙壁的里端！

走到旁边，秋离仔细验视了一会，发现这张石床宽大沉重，更好似根生在地面上一样，他不禁有些恼火了，暗恨自己忘记逼问那萧世光石床的移

动机关在何处，甚至，他连石床下有没有地窖也觉得可疑了，他一边再度细细查看，一面喃喃不停地咒骂起萧世光来！

又寻找了好一会，秋离不由额头冒出隐隐汗渍来，整张石床，也就那么一张石床而已，光溜溜，滑突突，除了上面铺着一张毛毯外任何一个点凹凸奇异之处也没有，他伸手敲按着，使劲推动着，仍然无可奈何，不发生丝毫变化，那张石床，依旧纹线不动，好生生地嵌在那里！

抹了把汗，秋离低骂道：“混帐透顶的萧世光……邪龟孙……他竟然没告诉我这石床的开启法，他只说推开石床即是地窖……妈的，这石床重逾千斤，除了硬硬砸碎，却怎么推也推不动，我早就觉得这老小子不大对劲，言语闪烁，形态鬼祟……我还相信了他……真该将这老杀才活剥了……”一面喃喃骂着，秋离一面越是焦急，他知道，山下白鼓山庄里的人，很可能现在已经发觉了萧世光的遭袭，而只要他们一发觉，便立即会警惕到这里的安危，换句话说，百隆派的全部人马就将倾巢而来，秋离自己倒不在乎这些，问题是马标与何大器难得解救出去了，一个弄不巧，说不定更加速送了他们两个的性命，这就大大地不值啦……终于——秋离一咬牙，下了决心——他要以他性命交关，修为多年的“弥陀真力”来硬生生震碎这张沉重的石床！

弥陀真力，是一种内家武学上的至高成就，平时，它隐伏在具有这等功力者的丹田之内，可由使用者任意提聚发挥，其威势之浩荡，有如雷轰岳震，天怒地撼，业已达到难以思议，不可抗拒地地步了。一旦展出，摧坚披锐，有如拉朽，不过，施展“弥陀真力”的人，本身却损伤元气至巨，若是滥用过度，更有损腑荡脏，亏耗精血之虑。而习练这种功力的所具有的道行越深，其发挥的威力越大，易言之，施展以后的耗伤也就相对地增加了，因此，秋离平常只用此种功夫来防身保气，极少以之攻敌，不到紧要关头，他是决不肯轻易使出的。目前，他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好试上一试了！

吸了口气，秋离退后一步，双掌淬伸，掌心向下一沉猛翻，紧接着，一片宛如龙卷风一样的无形罡气突然“哗啦啦”暴涌旋荡，顿时整个石室中的空气全向外排压翻挤，有一阵隐隐的，仿佛雷鸣也似的声音响起，大吼一声，秋离奋勇挥掌击向石床！“砰——叱！”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候起，那张宽大沉重的石床在秋离的倾力猛击下，吃他那无坚不摧的弥陀真力震成粉碎，有如六丁巨神的擎天杵砸到了上面，顿时石屑飞溅，灰沙迷蒙，连这间石室都在簌簌颤摇，宛如就将坍塌下来了！

连换口气都来不及，秋离已经在目光一闪里看清了石床之下果然是一个圆形的地窖入口，而且，隐约中，尚可看见有石阶延伸下去！

毫不迟疑，秋离身形之快仿佛流星横空，暴射而进。但是，就在他身形甫始掠入的一刹，耳朵里听到两声“咔咔”轻响，几乎是同时的，一道熊熊火光也“呼”地燃烧起来！

身子在半空一旋，秋离极慢地缓缓往下坠落，此刻，他已看清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地窖，宽有两丈，长约三丈有余，地窖尽头，有丈许方圆的范围，被一排口臂粗细的铁栅栏隔绝，铁栅栏与三面的坚厚石壁相对，便成了一间暗无天日的牢房了。现在，那铁栅栏后面正有两个人戴着特大的脚镣手铐被囚在其中，这两人的身边，却还挺立着另一个凶神恶煞般的黑衣大汉，那大汉一手执着柄熟铜锤，另一手便握有一根粗大的柱香。而在铁栅栏外面，嵌进地下有一道浅浅横槽，横槽长与铁栅栏平齐，此时，横槽

中正有熊熊火焰燃起，火苗子窜有半尺多高，更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桐油气味来。

秋离马上便明白了那个大汉为什么要点燃浅槽中火焰的理由——方才那“咔咔”两声轻响，原来是用绳索扯开了两只大木盒的盖子，如今，这两只摆在地窖石阶下不远的木盒中，正有无数只狰狞蠕动的毒蝎子与黑毛毒蜘蛛爬了出来，它们当然只能攻击秋离，因为它们无法后退，铁栅栏之前，那一道熊熊的火焰阻止了这些毒物！

不禁在心里暗叫一声“乖乖”，秋离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众多的毒蝎与黑毛毒蜘蛛聚在一声，看上去伯有上千只？数目多少尚在其次，那些毒物的狰狞丑邪形状，尤其使人心里发毛，胃中作呕，连皮肤上都起了疙瘩！

匆匆朝那些蠕动爬近的要命玩意儿看了看，秋离微微退后一步，他振声大叫：“何老前辈，马大哥，里面可是你们？”铁栅栏里，那两个卷缩在阴暗角落中，戴着特大手锸脚镣的人，本来只是惊愕地向这边注视着，及至秋离这一呼叫，两个立即有了反应，其中一个马上惊喜交集，绝处逢生的激奋嗓音沙哑地大喊：“是秋兄弟么？天可怜我们，你终究找到我们了……”另一个苍老的声音也跟着颤抖地高呼：“老弟哇……我们全在这里，老夫与你马大哥……”这时，一边的黑衣大汉暴吼一声，厉烈地道：“两条老狗全给大爷闭上你们的鸟嘴！你们在这里有个卵用？那毛头小子救不了你们！”秋离在无比的振奋中加上无比的愤怒，他大声道：“马大哥，何前辈，你们二位且请忍耐片刻，看我摘下这杂种的脑袋！”那黑衣大汉狞笑道：“小子，不要空口说白话，妈的皮，你有种就过来试试看！”

身受重枷的马标与何大器二人拼命朝铁栅栏前面挣扎移动，马标又力竭声哑地大叫：“当心……”兄弟，当心那些毒物一边奋力爬行，何大器也须眉俱颤地嘶吼：“百隆派的这群畜牲全是狼心狗肺碍……老弟，你留神点……”黑衣大汉一看马标与何大器二人拼命朝前爬，不觉勃然动怒，他赶上两步，却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立即后退——象是对他们两人的身体有着绝大的顾忌一样不敢沾近；这黑衣、大汉动着手上的熟铜锤恫吓着挣扎爬行的二人，一边暴烈地大吼：“妈的皮，你们再往前爬老子就要砸碎你们的脑袋！”

这边——

秋离眼角注意着逐渐移近的遍地密密麻麻的毒虫，他一面往台阶退去，口里却在叱喝：“朋友，你犯不着神气，也没有多少时间让你神气了，这些毒玩意唬不住我，难为你们却是怎生找来这一大堆的！”

黑衣大汉重重“呸”了一声，隔着铁栅栏讽刺地道：“唬不住你就踩上去尝尝味道看呀，妈的皮，先在那里一步一步退，瞎吹大气算是什么英雄？”突然大笑一声，秋离不等那毒虫逼近脚前，业已暴掠而起，有如流光升空，直扑铁栅！

那黑衣大汉睹状之下，不由惊得急忙跃进，但是，他心里却在暗笑对方竟然妄想螳臂挡车——凭一个人的悬空之力，就能断得了这些粗有几臂的铁栅栏么？就在黑衣大汉的这个意念甫始闪入脑之际，一阵罡烈的劲气凌空暴撞而来——那种威猛力道，就宛如一柄来自九天的神斧，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斩到一样！

几乎令人不敢置信的，一连串“哗啦啦”“哗啦啦”的金属断裂颓折之声倏忽扬起，顿时只见残铁四飞，栅缺栏坍，那黑衣大汉惊得怪叫如噪。一个回身便扑向另一角隅，左手急伸，便将那根粗大的柱香伸向由角隅石缝中

伸扯出来的一段红色引信！

但是——

就在那冒着火星的通红柱香头刚刚要沾上引信的一刹那，这黑衣大汉的后颈已蓦地一紧，象被一只钢爪猛然扣住了颈项一般，非但丝毫动弹不得，差一点连气也闭了过去！

黑衣大汉闷好噪低吼，手舞足蹈，全身疯狂挣扎，紧钳住他后颈的秋离怒骂一声，吐气如啸，右臂急抡中，这黑衣大汉牯牛也似的躯体便团团打转地飞跌出去——不偏不斜，恰巧落在铁栅外面那满地蠕动的毒物之上！

那种凄厉的惨叫就象要把人的心肝五脏全掏出来，连地窖都宛似在颤抖了，黑衣大汉象发疯一样在地下扑腾着，翻滚着，他的头、脸、全身，业已爬满叮满了那些奇毒无比又狞恶不堪的毒虫了！

搓着一双手，隔着破碎的铁栅栏，秋离闲闲淡淡地道：“朋友，你说对了，这些玩意咬在身上的滋味可真叫不好受呢，难怪你叫我先尝尝！”

不再去理会那大汉嘶哑惨绝的噪号尖叫，秋离回过身来，向侧卧地下憔悴不堪的马标与何大器二人抱拳笑道：“二位受苦受惊了，我来迟一步，累至二位饱尝惊扰，罪莫大焉；万祈恕过才是！”

面形枯槁干瘦的马标哑着嗓子豪迈地干笑一声，道：“好了，好了，兄弟，别再谄词了，还是快些将我们身上这些劳什子，弄掉才是正经！”

又是苍白又是孱弱的何大器亦哆哆嗦嗦地道：“老弟啊，这一遭又是承你大力把老夫从鬼门关救回……人家活一辈子死一次，老夫却是三次重生为人了……”秋离运起他的弥陀真力，双手十指如钢，在一阵奋力拉扯抛扭中，马标与何大器二人身上那些粗重的特大号手铐脚镣，便全摧枯拉朽般被他硬生生折断取下，丢弃满地！

两个人如释重负，在长长的吁气声中，各自搓揉着业已。瘀肿溃烂的手腕足裹，秋离则快步走到墙角，一把将那根露出石缝外五寸长短的红色炸药引信扯断！

马标一面用力给自己活着血，边恨声道：“好狠的；群畜牲！难怪那小子手中一直拿着一根燃起的粗香，原来却是点燃暗中隐埋的火药！”秋离一笑道：“大哥你们竟未发觉？”摇摇头，马标苦笑道：“这地窖之中一片漆黑，毫无灯光，那火药引信又只露出这么一丁点儿，再加上为兄的与何前辈二人在饱受折磨下俱是身疲力竭，晕晕沉沉，连动一动都艰辛异常，又哪里有精神去注意这些？”叹了口气，何大器亦道：“百隆派实也太阴毒了，就拿看守我们的这小于来说吧，他从开头便坐在那火药引信露出的地方，大概是随时准备炸死我们……如非秋老弟适时赶来救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点燃引信，将我二人轰上半天忽然一皱眉，秋离若有所思地道：“但是，如果他点燃火药引信，一旦爆炸开来，他自己怎么办呢，莫不能也跟着陪葬？”呆了呆，何大器讷讷地道：“大约是……这小子业已豁出去了，拼着与我们同归于尽吧？”摇摇头，马标暗哑地道：“不象，前辈，这小子不象有这么大的种，一个准备牺牲，视死如归的人不是似地那等狗熊样子的……”吸吸鼻子，何大器又迷惘地道：“既是此人不打算与我们同归于尽，那他在点燃了火药引信之后又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呢？”忽然若有所思，秋离一个箭步抢到那延伸出火药引信的石缝之间，开始仔细又迅速的搜查起来！

马标诧异地道：“兄弟，你在找什么？”秋离并未回答，依然伸出双手在右壁与地面敲打推按着，忽然，就在他的手指探索到先前火药引信所在的

石缝右边三尺之地面时，一块隐蔽的翻板已“嚯”地被他推转，露出一块长方形的，刚容一人卧伏的暗坑来！

哧哧一笑，秋离道：“大哥，我就在找这个。”

马标愕然道：“这是一个暗穴——”

点点头，秋离道：“不错，是一个暗穴，人只要朝上一滚，便刚好躺将进去，这块活动翻板就会再行翻转过来，恢复原状。换句话说，也即是给了躺入其中的人一个严密又安全的避难之所，不会被火药与碎石伤及；大哥，这便是方才那小子胆敢点燃引信而不怕本身受害的道理了！”

顿了顿，他又道：“不过，我还是有点失望，在我原先的预料中，这个暗穴应该不只是一个暗穴而已，更该有条地道什么的通向外面才对……”何大器急忙插嘴道：“你不妨再看看，老弟，说不定那暗穴里有什么花巧！”

秋离又仔细朝那长方形的穴沿中查探了一遍，摇头道：“没有，前辈，只是一方暗穴，刚好够一个人躺进去，就象块墓坟似的，什么其他玩意也没有！”

白色的长髯抖索了一下，何大器紧张地道：“既是如此，老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微微一笑，秋离镇定如山地道：“很简单，从我来的地方再出去！”

何大器指了指那遍地蠕动的毒物，道：“从这里到那石阶中间隔着有两丈多远，地上全爬满了这些毒虫，老夫又双足残废，马老弟也发不得力，这，怎生过得去？”用右手指在胸前雪亮的铜扣上擦了擦，秋离慢吞吞地道：“这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前辈，你低估我的本事了！”马标哑沙沙地笑道：“别再吹了，兄弟，还是赶紧设法脱离此地要紧，再晚，百隆派的大队人马就会在察觉后围上来啦！”

秋离道：“好，我们这就出去！”

仍有些不大放心，何大器道：“你，老弟，没问题吧？”眨眨眼，秋离道：“这种事岂能打肿脸充胖子？前辈，性命交关哪，我也晓得若是掉在那些毒虫堆里不是开玩笑的！”

说着，他一下子将何大器由地下抱起挟在左腋之下，另一只手臂又使力将马标挟住试了试，他道：“二位，准备了。”

马标侧身被秋离挟挽着，他的双手也与何大器一样紧紧抱住了秋离腰间，一面问道：“我们两个相当重吧？”

坦然低笑，秋离道：“不算重，这些日子二位一定吃了不少苦头，我挟在两边，只觉得你们全剩下皮包骨架子了马标不禁笑骂道：“促狭！”

于是，秋离突然暴叱一声，挟着两个人的身形激箭一样自铁栅栏的缺口中怒射而出，半空中一个翻转，微微下坠的去势又“呼”地腾起，闪电般掠出了地窖入口。他足不沾地，双脚互碰，整个形体在一沉之下，又飞也似的笔直穿出了石屋门外！

被秋离分挟在两旁的何大器与马标二人，业已晕头涨了，他们只觉耳际风声呼呼，有如腾云驾雾，地窖与石室的景物翻转移眩，而光线突黑又亮，两个人尚未仔细看清，却已出了石室，来在外面白杨树围绕着的斜坡上了！

但是——

秋离却未停留，他不向山下掠去，反而重重一哼，朝白鼓山平坦的山顶飞拔而起，有如大鸟般落下七丈多远！

轻轻将何大器与马标放下，在两个人头晕目眩、连连喘息中，秋离已微叹一声，低声道：“二位，乐子来了！”

马标及何大器一口气尚未喘换过来，闻言之下，全惊得混身一震，急忙定下心神，朝四周探视。

晨阳的光芒刺激着他们的双眼，但是，从眩花酸疼的瞳仁望出，仍可看见一副触目心惊的景象。

整个白鼓山顶，极目所见的范畴以内，包括方才他们冲出的那间石室，全被无数名体格魁梧，形色凶悍的黑衣大汉所包围，这些黑衣大汉站成了一个硕大的圆圈，人数之多，伯有四五百名！他们手上的鬼头刀，在阳光下闪烁着森森寒芒，而那一一张张的面孔，却是冷硬而沉板的。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叱喝，他们竟是沉默地围持四周，用一双漠然的眼睛，凝视着业已陷身于重围中的三个敌人！暗中叫苦不迭，马标窒着叫道：“可不是，兄弟，这一下算真来了乐子啦……”白发与白髯怒颤，何大器嗅目切齿地道：“好狠的一群畜牲啊，他们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拂了拂头巾的下角，秋离眯着眼环顾周遭，他平静地道：“看样子，百隆派象是倾巢而来，好几百人把这山顶全围住了，呢，可是颇看得起我姓秋的哪！”

马标用力活动四肢，颤巍巍地挺立起来，他沉重地道：“兄弟，这一场厮杀，只怕又是免不掉了，百隆派的情形似乎是要破釜沉舟，硬干到底……”伸出舌尖润润嘴唇，秋离淡散地道：“你把他们说得太象些人了，大哥，硬干到底？妈的，凭什么？就凭了他们这群中看不中用的废物么？”马标忙道：“兄弟，我知道你武功之强，倾凌天下，有万夫不挡之勇，但却轻敌不得，再怎样说，也是敌众我寡呀搓搓手，秋离吁了口气，道：“大哥，你约摸退隐江湖太久了，一点阵仗就沉不住气啦，你看百隆派围在四周的这些邪龟孙，一个个挺胸突肚，蛮有那么两分味道，就以为他们全横上了天？不；事实上并非如此，这种场面我经得腻味了，溅血夺命之前，与溅血夺命之后，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现在装得象些人熊不是？大哥，只要一动手，我就能叫他们鬼哭狼嚎，呼天抢地，恨爹娘少生两腿！”

忍不住哑声笑了，马标道：“我的好兄弟，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埃”秋离笑吟吟地道：“当然，我也知道‘满饭好吃，满话难说’！”

坐在地下的何大器，这时侧过脸来，充满信心地道：“马老弟，虽说秋老弟与你谊属金兰之交，但是，恐怕你亦未曾亲眼见过秋老弟大开杀戒的场面吧？老天，那就活脱象是九幽境的阎王爷入了凡，阿修罗的魔尊越了界，简直就不忍目睹了。从老夫亲见一次之后，方始明白古人所云的‘血流成河’、‘尸集成山’是个什么样的写照……”马标低沉地道：“前辈，我虽未见过秋兄弟大开杀戒的场面，但是，就我所遇上的那几次也足够领悟了，他的本事不但狠，不但绝，不但厉害，更残酷得没有一丁点人味，只要他一开始拼杀，唉，那与平常时的他便成为两个人了……”哧哧笑了，秋离道：“这是什么场合了？你二位还一搭一挡地在替我吹擂？我看你们佩服我是假，藉此壮胆才是真吧？”马标与何大器皆失声而笑。忽然，何大器疑惑地道：“老弟，怎的对方没有动静？”四周环顾，马标亦纳闷道：“不错，百隆派的人们，只是这么将我等包围在中间，为什么到现在还未曾有所行动呢？”秋离安祥地一笑道：“或者，他们在商讨对策，或者，在觑探我等是否尚另有图谋，另有帮手，总之，他们会极其谨慎小心，因为他们不愿昔日在仰宛县城外黄土丘陵的那一幕惨剧于今日重演！”

何大器笑呵呵地道：“说得有理，老弟，有理！”

马标接着道：“那么；我们便也和他们对峙着干熬？”悄悄地，何大器道：“马老弟，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对敌却敌的上上策哪。”

秋离笑了，道：“前辈说得是不错，但今日我们便来个相反的，采取主动，制敌于先，前辈，如何？”何大器忙道：“全看老弟你的意思了，老夫唯你马首是瞻！”

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一笑，秋离踏前一步；清越地大声道：“‘百隆派’的朋友们，各位一个个呆鸟也似的站在那里发楞，相信也不是滋味，既然你们有意，我们也有心，便何妨开始热闹热闹？假如你们客气，我呢，便老着脸皮先行招呼也是一样！”

秋离这一开口发话，虽说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言词中所含蕴的血腥气息却是浓重无比，包围在四周的数百名百隆派弟子俱不由纷纷互觑，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就在这时——

右后方，一个冷峭沉厉的语声已接着传来！

“你是秋离？”

秋离缓缓转身。呢，在那边的石屋之前，业已站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一字排开，那启声者是个年约六旬，高瘦干黄的老人，这老人一袭黑袍，斑白的头发往后梳了个髻，细眼窄鼻配上一张削薄的嘴唇，形态之间显得寡绝冷酷无比；他的旁边，却是两位成为鲜明对比的怪异人物，一个面白如玉，风眼朱唇的白衫儒士，另一个虽也同样穿着一件白衫，模样却奇丑呕人，本麻子，朝天鼻，倒吊眼，尚生着一双八字眉，这两位白衫人站在一起，一个俊俏秀逸，一个恶虬丑陋，看上去，便觉得俊的越俊，丑的越丑了！

两个白衫人的身侧，哈，不是别个，便是夜间吃足了秋离苦头的“百隆派”——大护坛萧世光！

皮笑肉不动地一笑，秋离道：“不错，我是秋离，阁下当然不会是太上者君，想就一定是‘百隆派’的大掌门，‘千蛇尊者’古常振了？”那启声发话的老人，果然正是百隆派的大掌门——“千蛇尊者”古常振。他不理秋离的讥消，寒森森地道：“秋离，你真是胆大包天了！”点了点头，秋离道：“我承认，要不，还在江湖上混个鸟？”

古常振枯干无肉的双颊蓦然一抽搐，他重重一哼，怒道：“秋离、现在我让你满口胡言，狂妄跋扈，用不了多久，我就叫你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

哧哧一笑，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只要你老人家有这个办法，古常振，我便如你的意，反正，昭，如今我也活得不奈烦了！”

一双细长的眼睛里闪射有如火焰般的愤怒光芒，古常振那削薄似刃的嘴唇微微一抿，他又暴烈地道：“我问你；秋离，石室及地窖里的本派所属，可是全被你杀害的？”点点头。秋离道：“古常振，虽然你那一点狗腿子是栽在我手里，但用词方面却须甚酌一下；他们是想杀害我不遂而被我反歼，并非我发了贱先去宰割他们，这一点，你我得弄清楚！”

咆哮一声，古常振厉声道：“好个利口小子，不管谁先找谁，我的门人惨遭杀害却是事实。秋离，这些血债你必得一笔笔地偿还！”

秋慢条斯理地道：“我早就说过，只要有办法，我这条命好端端地摆在这里等你来取，唔，人生乏味哪……”面色速变，古常振咬牙切齿地道：

“秋离，今天的这些血债且不去说，昔日仰宛城外休残杀本派弟子，手段之狠毒暴虐简直令人发指！你双手染满‘百炉门人的鲜血，身背数百条‘百炉门人的命债，我要你一点一点、一丝一丝地报偿！”

搓搓手，秋离笑道：“这不是在等着我了？”古常振气得五内如焚，七窍生烟。他大吼道：“好狂夫！”

秋离不温不火地道：“你是老狗才！”

满口钢牙咬得“咯崩”作响，古常振瞋目竖发地道：“秋离，人家畏你‘鬼手’虚名，我姓古的却不含糊，旧仇新怨，不共戴天，眼前一并结算了吧？”秋离神色突寒，他双眉斜耸，冷厉地道：“少给老子来这一套把戏，古常振，你吹胡子瞪眼吓得住谁？似你这样的窝囊废物，在我秋离手里已经不知摆平了若干，你表面象人，骨子里却和一头畜牲无异，披着你妈一张人皮却净做不是人该做的事；见利忘义，丧天害理，为官府充爪牙，替奸佞当帮凶，维护叛逆。出卖同道，欺瞒武林！挑拨人家同室操戈，唆使人家数典忘祖，你他妈还在这里似模似样，象条狗似的悻悻狂吠呢，古常振，你丢人丢到南天门了！”

目光如刃，秋离又接着狠狠地道：“你抓着李坤的痛脚，胁迫他以下王流的超龄手段擒桩太苍派的何老前辈及与我有八拜之交的马大哥。你非但折磨他们，凌辱他们，更想藉他们发横财，以他们诱我来入壳。很好，不管你的心肝是黑是红，我便老老实实在地来了，可惜你的强弩射不中我，毒虫咬不了我，火药炸不死我，如今你又大排阵势，意图以众凌寡，以多欺少，想利用你那一批不象玩意儿的手下来吃我？”

古常振，你算在做你妈的春秋大梦！”

古常振面色赤红，青筋根根暴起，两边的太阳穴也在“突突”跳动，他气涌如山，发梢上指，嘶厉地大吼：“千刀杀，万刀刚的秋离，我马上就分你的尸！”

这位愤怒至极的“百隆派”大掌门，正待挥手下令所属围杀上去，一侧，那个俊逸洒脱的白衫人已沉声道：“古掌门，且慢！”在怒火焚心中。白衫人的几个字却有如一剂冰雪汤泼进了古常振的胸腔，他立即停止自己的动作，长长叹了口气，语声变为平静得多地道：“司马兄，有何见教？”被称为司马兄的白衫人微微一笑，道：“古掌门，时辰未到，小不忍，则乱大谋了！”

古常振猛然醒悟，他伸手一拍，自己脑门，陪笑道：“幸亏司马兄提醒，要不，我还几乎犯了大错……”那白衫人淡淡地道：“姓秋的素来出言刻毒，舌利嘴刁，这是他的老套了，他骂，让他骂去，我们只当是耳边风便了，不值一笑！”

古常振逐渐恢复了冷静，他笑道：“正是，正是……”二人之间的对答，秋离听得清清楚楚，他不禁心中猜疑，“时辰未到”，什么时辰未到呢？是他们另有帮手尚未赶齐么？抑是别的什么花巧正待施展？这却不能不防碍……尽管暗里在动着脑筋，秋离表面上却依旧安详闲淡，他撇撇嘴唇，笑眯眯地道：“穿着白衫的，说风凉话的朋友，看样子，你大概就是‘红莲洞’的‘阴逸’司马秀了？”那白衫人平静地看着秋离，冷冷地道：“很觉荣幸，想不到素未谋面，鼎鼎大名的‘鬼手’秋离却也认得出我‘阴逸’司马秀！”

秋离哧哧一笑，道：“你这副熊样子便是金字招牌，要死不活的，阴阴沉沉的，长相偏还文绉绉，雅儒儒，一看就正象你的道号——‘阴逸’，与

你身旁另一位丑无常般的伙计一样，也一看便知道他即是‘毒煞’诸葛恭。”

斜瞅着那位奇丑无比的白衫人，秋离又道：“我说得不错吧？你奇就奇在那姥姥不亲、舅子不爱的尊容上，这也是你的独字标记，诸葛恭，是么？假如我的记忆不错，你诸葛恭那个恭字，敢情就是拉屎拉恭的那个恭？”长相丑怪的白衫人——毒煞诸葛恭，倒吊的三角眼暴睁，凶光闪闪中，他声如破锣般厉烈地道：“秋离，你死定了！”拱拱手，秋离道：“别急，朋友，时辰一到，我说不定就上路，但是，可也说不定哪！”

阴逸司马秀生硬地道：“‘瓦罐难离井上破’，秋离，你听过这句话么？十多年来，你狂也狂够了，狠也狠绝了，只怕你威风的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舔舔唇，秋离道：“那么，送我终的人就是列位？”司马秀淡淡一笑道：“还不够你生死哀荣的？”皮笑肉不动地呲呲牙，秋离摇头道：“可怜哪我，就只你们几个不成气候的邪物怪胎，便送了我的终，我恐怕就是死也难以瞑目碍……”飞簪入鬓的一双剑眉倏动，司马秀阴沉地道：“秋离，不要把你自己捧得太高。猛如狮虎，亦有衰蹶萎顿的一天，坚似柱石，终也会蚀磨坍塌，天下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英雄，更没有所向披靡的霸才，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称强一世！”

秋离淡闲地笑道：“你这道理很对，司马秀，但只有一点你搞错了。”

司马秀冷冷地道：“哪一点？”

背着手，秋离安祥地道：“英雄不能永远称霸，柱石亦终将蚀磨坍塌，对的，只是那要看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才会有这等结果，或是悠悠时光的蚀损，青春年华的老逝，或是新的强者崛起，无可避免的病苦折缠，有了如上的因素，才会发生你所说的那些情势。但遗憾的是，目前并非如此！放眼一看，阁下等并非三头六臂，我又正值年轻力壮，似乎不会就这么快便掠手称臣……”古怪地一笑，司马秀道：“你等着瞧吧，秋离，看看我们谁的道理对！”

此刻，秋离身后的马标忽然低声道：“兄弟，这些家伙光练口把式，象并不急着动手、事情似是有些反常，你看他们会不会有着什么阴谋？”秋离早就狐疑了，闻言之下，他小声道：“一定有不对的地方，大哥，我也在纳闷着……”马标四处环视，略现惶惑地道：“兄弟，你可想出了些端倪？”摇摇头，秋离道：“不敢确定，可能他们尚约请了什么厉害帮手未到，也可能他们还在考虑动手的方式……”很难讲坐在地下的何大器担忧地道：“老弟，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时间拖长了对我们总是有害无益，就这么干耗下去，也不是那么回子事！”

马标又低促地道：“而且他们老是没话找着话说，显而易见的是在故意消磨时间，兄弟，我们不能等亏吃！”

秋离方待答话，那边，司马秀又阴沉沉地道：“姓秋的，便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所以迟迟未曾采取行动，乃是在等待一位好手赶来，如若你伯呢，不妨现在便开始较量，设使你想见识见识，正可等着我们的那们能手来到之后再一并分个强弱。”眼珠子一转，秋离明白对方是在用激将法子，他是自来不吃这一套的，霍然大笑，他道：“司马秀，你们的那个朋友还要多久才能赶来？”司马秀一见秋离有些入壳的倾向，他心头十分兴奋，表面上却仍然平淡如常，慢吞吞地道：“快了，至多也只是盏茶功夫便来，怎么着，你含糊了么？想不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背负着双手暗中连连摇头，向马标与何大器示意，秋离往前走了两步，扬着眉毛笑道：“是谁呢？”冷冷笑

着，司马秀道“只怕一说出来就惊破你的胆子秋离佯笑道：“乖乖，有这么个厉害法？”一仰头，司马秀道：“你不相信么？”就在这个“么”字开始飘散在空气中，秋离的身形已闪电一样暴射而至！一侧的干蛇尊者古常振立即昂然地大叫：“大歇——”在吃惊里司马秀与诸葛恭骤然分跃，萧世光也慌忙倒掠，但是，黑影倏翻，秋离却已斜着扑向左边！

几乎没有看清他的任何动作，围立在左边的十几名百隆派弟子便风扫落叶般尖嚎惨叫着纷纷跌滚出去，血雨横飞，兵刃乱抛，而秋离绝不稍停，长笑一声凌空弹回，快速得就象他原来便没有移开过方才站立的地方一样！

阴逸司马秀、毒煞诸葛恭、干蛇尊者古常振、大护坛萧世光，四个人刚才领悟过来上了当，秋离却早已返回原地，好整以暇地含笑面对着他们了！

古常振气得险些窒息过去，他暴跳如雷地大吼：“秋离，你这个奸刁狡诈的小人，杂种，你你你……你简直不要脸！”

秋离双手互搓，不愠不怒地笑道：“先给你几分颜色看看罢了，老古！”

阴逸司马秀恨得面色发青地道：“这就是你成名立万的一贯手段？姓秋离的，你还有没有一点道义！讲不讲一点风度？”哧哧一笑，秋离道：“对你们来说，这些全用不上。”

舔舔嘴唇，他又道：“而且，老子现在就要动手，鬼才上你们的邪当，各位，我们不再等待下去了，假如你们真的尚有一个硬把子要赶来，那么，他或者正好赶来收你们的尸，替你们掉上两滴老泪！”

阴逸司马秀厉声道：“秋离，你是害怕了——”大笑如雷，秋离不再多说，身形倏晃已到了他们面前，干蛇尊者古常振虎吼一声，急速旋开，宽大的袍摆飘扬中，一柄金芒灿丽，通体雕镂成一条蛇形的怪异三尺短仗，已狂风暴雨般反罩过来！

不分先后，阴逸司马秀伸手在腰间一探突挥，一把细窄有如拇指，韧绵似带，却已锋利无比的软剑，亦在漫天寒光中劈至；毒煞诸葛恭却是双手各执一只蓝汪汪的、只有半尺长短、奇形怪状的九瓣钢莲冲上。这对九瓣钢莲乃是由九片钢刃铸打成一朵莲花之形，每片钢刃全是又利又亮，莲心之中，却伸出一截尖锐锥，非但看上去凶恶森酷，而且，无可置疑这对家伙，还经淬过剧毒！萧世光使的是一双虎头钩，他虽也围攻上来，却显然余悸未消，只敢在较远处伸兵器，比起其他三个人，这位大护法是差了点啦！

倏弹而起，秋离身体在半空中飞快翻滚，他大笑道：“妈的，又用起群殴战来了！”

古常振紧紧跟扑，金蛇杖颤似幻成光浪波层，又似干蛇飞舞，急密凌厉的狠攻猛戳，司马秀的软剑挥霍闪掠，寒光如练，连空气全在打着呼哨呻吟了，诸葛恭则与萧世光自一侧包抄，硬截秋离后路！

这时——

四周包围着的百隆派人马已经迅速将包围圈缩小，一声叱喝之下，十余名形色精悍，凶神恶煞似的大汉已在两个瘦削中年人物的率领下扑向了马标与何大器！

马标咬目切齿，脸孔赤红，他箕张双臂，狂笑道：“来吧，狗杂种们，来吧，老子就用这双肉掌和他们拼！”

何大器早就从地下抓起两块拳大石头紧握手中，他悲烈地叫：“马老弟，我们豁出去了，再不济也要在这些鼠身上咬下他一块肉！”

那两个率众扑来的瘦削中年人物，左脸颊上生着一撮痣毛的是百隆派

另一个大护坛“铁臂”俞同，另外一个头大微秃的角色，则就是他们“上隆堂”的堂主“血影飞梭”钱笃和了！跟随在二人身后的十余名大汉，即为百隆派中如今三堂下仅存的一些好手。

狞笑着，“铁臂”俞同叫道：“漏网之鱼，釜底游魂，你们就试试看！”

十余名百隆派的硬把子呐喊一声，分散合围，刃芒如雪，锐风破空。马标首先暴喝厉叱，腾挪闪移，双掌劈舞翻飞，奋力抗拒！坐在地下的何大器也拼着一条老命，须眉俱张，双目如火，迅速躲让避回着敌人如雨的攻击，他两拳紧紧握着，前砸后敲，上截下打，与马标同心倾力，堪堪将对方的第一轮急扑抵住！怒哼一声，在旁掠阵的“铁臂”俞同吼道：“好两个匹夫，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说着，他立即招呼旁边的钱笃和钱堂主，“我们一起上了！”钱笃和有些迟疑地道：“这……不大好吧？”一跺脚，俞同低促地道：“什么节骨眼了还讲究这一套？老钱，能放倒一个是一个，别磨蹭，我们上吧！”

无可奈何，钱笃和只好点头，两个人闷不吭声，闪电般从两侧分左右攻袭过去！

但是，就在此刻——

半空中人影淬闪，无数掌影象旋飞的血刃，那么突兀而凌厉地急泻下来，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警惕，就这么随着那条人影雷轰电射一般骤然罩落！

强劲的风声涌起呼啸，锐利的力道带起空气的旋滚，快得无可言喻。百隆派这边的十余名好手中已有五个长号着横摔出去，个个喷血如雨！

其他五个人正在尖叫着仓皇退避，内中又一人被缠身滚进的何大器飞掷一石砸得头裂浆溅！

来人，呢，是秋离！

甫始攻进的俞同与钱笃和二人睹状之下，不由骇得拼命跃迟。秋离行动如电，一记攀月摘星手倏展，弧光掌刃中，俞同业已一个筋斗翻了出去，钱笃和也横摔成大马爬！

“小心点！”

秋离吼出一声，暴掠而起，却刚好遇上第一个狂追过来的古常振！

金蛇短杖的光芒飞也似猛卷斜劈，风声如雷，秋离闪挪旋舞，七十七掌一口气同时反抛！

古常振急忙躲移，一侧，司马秀的软剑又长虹贯日般直射而来，另外，诸葛恭的九瓣钢莲也猛烈攻到！

翻腾，飞跃，出掌，弹腿，秋离在一个时间里做着别人无法同时施展的动作，其快似风，似电，似鸿掠九天！

在这剧烈的拼搏中，秋离突然感到全身有一阵奇冷的感觉传来，这感觉虽只一刹那，却牵制了他的身手，险乎被司马秀的软剑沾上！

直冲空中八丈，秋离不禁心头猛跳，他在一怔之下立即恍然大悟，老天，他不知在什么时候中毒了！

有如一抹灵光闪过他的脑际，秋离跟着明白了百隆派及他们的帮凶们之所以一再延拖时间的原因，这些人是想待他毒发倒地时，来个兵不血刃，不劳而获啊！但是，什么时候中的毒呢？在哪里中的毒呢？而这毒性发作前的预兆已经产生了，还要多久就会彻底完全发作呢？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于剑刃中穿掠，杖影里纵横，钢莲的瓣刃下

飞旋着，秋离的出手更快，身形更猛，脑筋却越转越急。现在，凭萧世光的那几手把式，根本连靠身也靠不近了！

司马秀一边紧攻狠杀，一面阴恻恻地道：“姓秋的，大约你如今已有了点数了吧？可还须告诉你，我们的那位厉害帮手是谁？”猛烈地抖手三十掌攻向司马秀，掌式涌起，又不分先后地给了古常振十七腿，诸葛恭二十肘，身形暴斜，再十九掌成一线泻注萧世光，把这位大护坛逼得几乎就差点叫了妈！

翻腾闪挪中，秋离冷森森地道：“是你妈的头！”

进退奔移里，司马秀嘲讽地道：“任你满口秽言，秋离，你也骂不多时了！”

“呼”的从古常振金芒射卷的短杖上掠过，秋离顿时下了决心，狠宰毒杀，速战速决！

这时——

萧世光的一对虎头钩在银光如电里由下而上，急攻秋离胸腹，但是，秋离却毫不躲让，反而猛然沉身迎去！

萧世光大吃一惊之下几乎愣了，他牙根紧挫，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加快速度探钩狠插——在此一瞬间，他也根本来不及去想敌人如此反常的道理了。

同时，司马秀见状惊呼：“快退！”

双方的接触是快捷绝伦的，而变化更是快捷绝伦，司马秀的警告甫始出口，秋离的身体已骤然怪异地在急沉地堕落势子中顿了一顿。萧世光的双钩便完全没有着上力，刚好沾在秋离衣衫上！

人们的瞳孔来不及追摄情况的演变，秋离已水中游鱼也似的顺着萧世光的钩身打了个旋转，同时，他的双掌已结结实实地在萧世光胸膛上劈落了三十一掌！

当这位百隆派的大护坛窒息般号叫着连连翻滚出去的一刹那，毒煞诸葛恭已鬼魅般适时暴进，九瓣钢莲挟着两团蓝汪汪的光影，猛袭秋离背后！

断喝震耳，秋离霍然电光石火般翻弹，“苦空八掌”中的前五招：“鬼在哭”“鬼开眼”“鬼曰善”“鬼索命”“鬼指东”在瞬息间合并融汇推出！

掌势澎湃汹涌，浩浩滔滔，似群山齐颓，巨浪掀天，又如流星交掠，锐风呼啸，毒煞诸葛恭的一对九瓣钢莲立时在他奋力暗震中将十八瓣莲刃抖散，蓝光闪闪，飞罩秋离。

但是，他自己却在眨眼里挨了十七掌，整个躯体翻上半空，又陨石一样重重摔落！

淬然倒仰贴地，怒矢般反射向后，秋离方才脱出那十八瓣淬毒莲刃袭击，斜刺里，司马秀的锋利软剑又抖成笔直飞戳左肋！

“咯崩”一咬牙，秋离的身体又象先前一样，奇异无比地在干钩一发中贴着敌人的剑刃往上掠，但是，剑刃不比钩身，“嘶”的一声，秋离的左肋已被割开一条半尺长的血槽！

尖笑一声，司马秀飞快后退，秋离尚是横身贴剑，运掌反击已是不及，就在这切齿锥心，眼看对方即将逸脱的刹那，他猛地狂啸似泣，淬然张口，一股血箭已经泛闪着腥赤光芒暴射飞标！

这一着，使任何人全出了意料之外，那阴逸司马秀猝不及防，一声惊呼，尚未及出口，已经被秋离的这丫股血箭当脸撞上，这一撞之力，竟然将

他震得仰飞起来，直跌出了七八步远！

是的，秋离的这一手，乃是他最为狠毒的救命绝活之一“震腑力”，是用自己胸腔内的热血逼挤成箭，杀伤敌人的一种至高至奇的内家功力！

现在，“千蛇尊者”古常振业已心胆俱裂，魂飞魄散了。

鬼手秋离的精湛武功他已经亲眼目睹，更且亲身领教过了，而无比的骇怖震撼着他，至极的惊恐笼罩着他，使这位百隆派的首脑人物斗志全消，除了逃命之外，任什么也不想了！

有如一抹黑烟，古常振闷不吭声，飞也似掠出五丈，五丈之外，他双臂急挥反扬，整整一百只笔杆也似的“金蛇箭”便骤雨般洒向了秋离！

狂笑着，秋离吐气如老龙哮天，他双掌倏伸，微沉猛翻，于是，在一片震耳的“哗啦啦”巨响中平地起雷，一股有如江河决堤也似的无形是气猛卷急扬，挟着移山裂鼎的万钧之力，呼轰飞袭古常振！

这是“弥陀真力”！

一百只漫空射来的“金蛇箭”突然遭遇到这种威力无区的内家罡气，俱不由一阵狂飙里激散反折，断落堕残。金屑如雨中，古常振瘦长的躯体“呼”的被抬上了半空，他身上插满了反震回来的他自己的“金蛇箭”，就那么哀号着，手舞足蹈地远远跌落五丈之外！

秋离方始吁出一口长气，全身又突然一冷，就象一下子将身体浸进了凉窖里，那种冷透心刺骨，几乎就能连血液都冻结了。但是，这种奇冷的感觉似先前一样骤来又消，不过，紧接着他就开始头晕目眩，心头作呕，呼吸也有些艰辛起来！勉强咽了口唾液，秋离竭力振作精神，急急回顾马标与何大器那边，这一看，却险些令他大笑起来！

原来，柯大器正愣呵呵地在朝他看着呢，何大器身边，马标紧紧护持着，马标右臂上鲜血淋漓，皮肉翻卷，看样子似是挨了一刀。没有人再围攻他们，四周，尚可看见那些潮水般纷纷逃散的百隆派弟子背影，他们一个个奔逃得那么决法，你推我挤，前仆后踏，简直已集狼狈、仓皇、惊恐之大成了，人人有如丧家之犬，呼号如泣，真是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子啊摇摇摆摆地向那边走去，秋离笑嘻嘻地道：“兵败如山倒哪，二位，这些灰孙子们跑得可叫快……”如梦初醒，马标急忙过来扶住秋离，边焦灼地问：“兄弟，你受伤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秋离用力摔摔晕沉的脑袋，暗哑地道：“先别管我——大哥，你与何前辈没有吃什么大亏吧？”马标低促地道：“没有，你方才一过来放倒他们七个好手，这些狼心兔子胆的东西业已逃了，个个直朝后退，待到你一口气将他们的掌门及几个帮凶摆平，剩下的即心惊胆寒，一哄逃散，就如同现在这个情状……”“喷”了两声，秋离沙着嗓子道：“我看，百隆派这一下子算是完蛋大吉，要整个散伙……”马标连连点头忧虑地道：“当然……兄弟，且先不去讨论这些了，你的伤势看样子不轻，得马上医治，为兄的这就背你下山！”

摇摇头，秋离道：“下山就死定了！”

大吃一惊，马标慌张地道：“这，这话怎说？兄弟，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你左肋的伤势是不轻，但却还要不了命……”哑味地一笑，秋离层弱地道：“我不是自己……大哥，你道我只是外边这点浮伤？妈的，我中毒了！”

仿佛一记焦雷响在头上，马标大大地摇晃了一下，他目瞪口呆地道：“什……什么？你中了毒了？中的什么毒？在哪里中的毒？先时你还好生生的碍……”秋离软绵绵地先行坐下，他舌头宛似打了结：“这个……我也不

大清楚……但……中了毒是不会错的……”那边鬍虎何大器几乎吓掉了魂，他颠声叫道：“可不得了，可不得了……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老弟哪，你如今感觉怎么样？”吸了口气，秋离艰涩地道：“头晕目眩……全身酸痛……加上一阵阵地发冷……”马标忧急攻心，双目业已见了泪光，他哽咽着焦切地道：“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解药？可恨百隆派这些王八羔子，狼心狗肺的东西！”

有气无力地摆摆手，秋离噎着气道：“看……说不定还有个最后……希望！”惶急加上惊忧，马标忙道：“快说，兄弟，你快说还有个什么希望？哥哥我卖了命也替你设法！”

何大器也慌乱地道：“快说呀，哪怕是要老夫的心肝老夫也给你剂出来！”

又是哑味地笑了，秋离脸色变得十分灰白，他却仍然吊儿郎当地道：“别急……别急……命是我的……我都不忙……你们忙什么？大哥，烦你先去看看躺在何前辈那边的两个中年瘦子有没有活着的？……照我方才出手……的情形预测……该有一个死不了！”

马标飞也似的奔向“铁臂”俞同与“血影飞梭”钱笃和躺着的地方。他俯下身来，急促地细细查视，片刻后，他突然兴奋地大叫：“兄弟，有一个是活着的，还在呼吸！”

半睁着眼，秋离沙哑地道：“可是那个大脑瓜半秃头的伙计？”马标忙应道：“正是！”

吁了口气，秋离涩涩地道：“麻烦大哥……拖他过来马标立即弯下身去，但是，他却并非如秋离的吩咐“拖”钱笃和，反而小心翼翼地半抱着他移到秋离这边——马标之所以谨慎的原因，是生怕稍一粗暴会影响到姓钱的老命。

钱笃和如果有了万一，马标的兄弟秋离那一抹希望岂不也落空了么？用力撑开沉重下耷的眼皮，秋离目光晦暗地注视着躺在脚前，面如金纸，唇角血渍殷然的这位百隆派仅存的堂主。可怜钱笃和在秋离那一记攀月摘星手下，已是挨了九掌之多，虽则秋离这一记绝招的重点是攻击“铁臂”俞同，但钱笃和依旧遭了池鱼之殃，没有躲开这式奇招的威力范围，俞同固然首当其冲，立即毙命；而钱笃和也强不了多少，他这九掌一挨下来，业已腑腾血逆，骨折肉肿，伤势相当严重，连吐气吸气亦是那般微弱了。

蹲在一旁，马标搓着手，低促地问：“兄弟，这个就在面前，他大约吃你伤得不轻，眼前还在晕迷着呢，要怎么做，你告诉为兄的，我来替你办！”秋离低哑地道：“先救醒他再说……大哥，试着拍遍他周身穴道……为他通脉活血……搓捏关节……”马标立即照着秋离所说，开始在钱笃和身上施救起来，片刻后，这位百隆派的堂主总算呻吟出声，悠悠转过一口气来，缓慢而艰辛地，他那双眼皮也微微撑开，迷惘而又空洞地觑视着马标。

这时，马标一面更加用力地替他活血通脉，边忙道：“兄弟，这人醒过来了……”秋离振作精神，提高了嗓音道：“假如我猜得不错，朋友……你就是那个什么姓钱的堂主了？”蜡黄的面颊抽搐了一下，钱笃和吃力地侧过脸孔，有些腴陇地望向秋离，同时嘴唇翕合含混不清地吐了几个字。

大睁着眼，秋离道：“是也不是？”

喘了几次，钱笃和终于出了声，但却怨般微弱：“我……我是钱笃和……‘百隆派’……‘上隆堂’堂主……你……秋离，你怎么会认……识我？”

强压着体内的痛苦，秋离费劲地一笑，道：“昨天晚上，你和萧世光在一幢石屋底下闲谈……我即已大略看出你的形态来……姓萧的不是……口口声声称呼你为……钱堂主么？”虽然在重伤之下，钱笃和依旧免不了惊得一哆嗦，他恐惧地问：“你听见我们……谈话了？然则……你在哪里？”生硬地笑了笑，秋离道：“就在那幢石室的屋顶上。”

怔了一会，钱笃和惊悸地呻吟：“老天……”忽然，他又惶惊地颤着声道：“秋……离，今日这场挤斗……看这情形……象是……象是你又赢了？……”秋离咬着唇忍受了又一次袭来的奇寒感觉，等这阵奇寒的感觉消失了，他才面色更加惨白地道：“不错……是我赢了，但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钱大堂主……你该知道，我自来便极少失败哪……”低黯地叹息一声，钱笃和又问：“我们……大掌门呢？”“‘红莲洞’的两位高人呢？……二大护坛呢……还有，其他的弟子们呢？”秋离呛哑地一笑道：“你说的那些人全死了，你们其他那群……乌合之众，早就树倒猢猻散，逃之夭夭啦！”

悲痛加上无比的凄惨，钱笃和哽咽着叫：“天碍……‘百炉一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吁了口气，秋离低沉地道：“我想，这个结果原该在你钱某人的意料之中？”钱笃和的嘴唇哆嗦，双目晦涩，他全身俱在簌簌颤抖，整张枯黄的脸庞上，都叫绝望与哀伤挂满了……一边，马标着急地道：“兄弟，你的事要快办啊，别再扯别的了！”

微微点头，秋离徐缓地道：“钱笃和，你我原无私怨……你是受人之禄，忠人之事……我呢？为了道义与责任，目标对的是古常振……如今诸事已了，你也劫后余生……当然，我会饶过……你的性命……”幽幽长叹，钱笃和悲凉地道：“罢了……秋离……我多谢你的恩典……我知道你并不……时常如此仁慈的……自此之后……钱某若能侥幸愈伤，即将退出江湖，永归林泉，再也不做复出之想了……”咽了口唾沫，秋离干哑地道：“很好，这是明智之举……不过，我也要求你一件事！”

呆了呆，钱笃和迷惘地道：“求我……一件事？秋离……我是你的手下败将……阶前之囚……此情此景，我还有什么事……值得你求？”抿抿唇，秋离苦笑一声道：“当然有，而且事情很简单……钱笃和，麻烦你告诉我一声，解药在什么地方？如何去取？”又是一伤，钱笃和讷讷地道：“解药？什么解药？”秋离尚未回答，一旁的马标几乎连眼泪也急了出来，他抢着焦切地道：“我秋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中了毒，但这却是你们百隆派的人所做手脚，如今业已危殆万分，他全身发奇冷，且头晕目眩，心中作呕……钱笃和，是谁下的毒？什么毒？毒性如何？解药在哪里？请你马上告诉我们，这件事，你身为百隆派首要人物之一，断无不知之理，我秋兄弟恕了你一命，你也该投桃报李，拿出解药来替我秋兄解毒！”

马标这又急又快的一番话，顿时使钱笃和完全明白过来，他闭上眼，脸色在急速变化，颊肉在不停跳动，仿佛，他正陷于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中，一时难作决定，连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一看这情形，久经世故的马标便立即明白了钱笃和心中的犹豫，他恶狠狠地道：“姓钱的，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兄弟对你手下留情于前，再又恕你性命于后，如果你以怨报德，不吐实言，妄想坑害我兄弟，今天第一个到鬼门关当过客的人就是你！”

钱笃和仍然紧闭双眼，喘息如火，但是，却又簌簌哆嗦起来，他似是正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之前——自己的性命，敌人的性命，多少仇怨，但又

多少恩偿，全交集在一起了！

忽然，秋离低哑徐缓地开了口：“不，大哥，随他的意吧……不管他说不说出解药的所在，全放过他……因为我早已说过我放过他……君子一言，重逾九鼎……我们决不藉此要挟于他！”

秋离的这番话，有如狂风暴雨般震撼着钱笃和的心弦，也似根根钢针一样刺扎着他的耳膜，蓦地，他双眼骤睁，泪如泉涌中，嘶哑地低叫：“我说，我说……解药在‘毒煞’诸葛恭的内襟口袋里，是密藏在一只小巧的锦包中，一共有三帖，全是纯白的药粉，服一帖即能解毒，两帖合服更有奇效！”

马标闻言之下，一阵风似的奔向了那边诸葛恭的尸体所在处，钱笃和则如释重负，长长吁了口气，再度虚弱地合上双眼。

涩涩地一笑，秋离道：“钱朋友……很好……你多少还算有点良心……”。

暗哑地喘息，钱笃和微弱地道：“是我想开了……秋离，你既能如此光明磊落，言行一致，恕过我的性命……我就为何非要捏住你不可？这对我现实的情势上，良心上，全没有一点好处……何况你说得对，我们私人之间并无恩怨……如今，这一切俱已过去了！”随即苦生生地一笑，他又沉重地道：“就算我想怎么样……我也知道……我的力量是太微不足道了……”闭闭眼，秋离低哑地说道：“很高兴你有这些正确的想法……钱朋友……这对我我来说，全是受益匪浅……”这时，马标业已手拿一只锦丝织就的小巧包裹快步奔了回来，他忙乱地伸手入内，掏出三小包牛皮纸包着的药粉，蹲下来，颤抖地打开了两包，不管三七二十一，捏开秋离的嘴巴便一股脑地倾倒了进去！

没有水服送，这两包纯白色的药粉干涩涩地咽进秋离喉中，其味生苦无比，还带着那么一丝火热的辛辣，就这样直愣愣地吞下肚里，感觉上之难受，简直到了家啦！

连连吞着唾沫，秋离双目紧皱，呲牙咧嘴地道：“天爷……好苦……”马标给他用力在胸口搓顺着，边道：“兄弟，有道是良药苦口哪……”盘坐在那边伸长着脖子的何大器急切地问：“怎么样？老弟，有没有觉得好受一点？”马标拭了拭额门上的汗水，插口道：“不会这么快的，只怕要再过一歇药性才能行开……”又吞咽一大口唾液下肚，秋离也哑着嗓子道：“乖乖，嘴里和喉咙间全苦得发涩……肚子里却又象烧着一把火似的难受……滚烫焦热……”越发力为秋离搓揉起来，马标道：“快了，方才你不是觉得发冷么？药下了肚便感到火烫，冷热相克，看情形，这药性业已见效了……”说着，马标目光一抬，又立即惊喜地道：“兄弟，你的脸蛋儿已经转为红赤赤的了，嘿，你看你全身俱在发烫呢，连脑门子都见了汗！”

突然——

秋离一个扑身俯向地下，“哇——”地一声已吐出一大堆粘粘的腥涎来，紧接着，他便开始了大吐特呕，同时，周身汗浆泉涌，浸透重衣，而甚至连那些汁水也都是黑淡淡的颜色，亦同样带着一股腥腥的恶臭！

好一阵子以后，秋离才算吐净呕光，他周身上下，业已叫汗水湿了个透透的，一阵阵的刺鼻臭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马标却丝毫不嫌脏秽，一个劲地用自己的衣袖及短衫下摆为秋离连连抹擦嘴脸！

现在，秋离的面色已由原先的灰白泛转为一种病后的淡红，呼吸也畅

顺多了，他四肢伸展仰卧在地下，胸腹之间，平静而均匀地起伏着……长长呼了口气，马标如释重负地问：“兄弟，怎么样？觉得好了点么？”有气无力地“咽”了一声。秋离闭着眼，异常疲乏地道：“好得多了……已经再没有那种奇寒的感觉……体内也十分和畅清爽……头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只是……倦怠得很，肌骨都象拆散了一样……宛如大病初愈……”连连点头，马标喜悦地道：“这就是了，兄弟，剧毒初解，便正是你此时的情形，先歇会儿，等一下下山之后，找个地方再养息两天可恢复如常啦……”何大器双手合十，先念了一声佛，他又抚着心口，余悸犹存地道：“上天保佑，菩萨保佑啊，秋老弟化险为夷，逃过此劫，真是令人振奋欣喜……方才秋老弟那样子，把老夫我的心都吓得缩成一团了……假设老弟你有了什么长短，老夫的罪孽可就深重啦，只怕除了伴随者弟而去，任什么法子也不能叫者夫心安了……”乏累地挥挥手，秋离懒洋洋地道：“前辈言重了……其实我中了毒全是我自己疏忽大意……又怎能牵连到前辈身上？况且……呢……我也实在不会这么容易便翘辫子呢……”马标第一次开怀地笑了，他带着微倦的声音道：“你就先躺着养养神吧，兄弟，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宝贝，身子还那么虚，嘴皮上却又耍起俏皮来了……”吁了口气，马标低哑地道：“你先闭上眼睛一下，你剧毒一解，元气必伤，还是少劳神的好，过一歇，咱们再下山。”

唇角绽出一抹安详又宁静的笑意，秋离不再开口，他闭着眼，开始小睡起来。

马标回过头来注视躺在另一头的钱驾和，感激由衷地道：“钱兄，多谢你了。”

钱驾和凄凉一笑，低弱地道：“不敢。”

搓搓手，马标道：“老实说，先前我还真以为你要与我秋兄一道豁上呢。”

叹了口气，钱驾和道：“我不否认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想过了……如此一来……于人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马标亲切地笑道：“全亏得你，要不，可真不得了……”钱驾和幽幽地道：“我，还不也全亏得秋——秋兄么？”呵呵一笑，马标道：“彼此俱不用客气，大家全算尽心尽力了，哦——”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道：“是了，钱兄，我兄弟到底是中的什么毒哪？”血污腊黄的脸颊颤了颤，钱驾和道：“一种名叫‘寒斑’的剧毒。”

迷惑的，马标道：“‘寒斑’？什么，‘寒斑’？”

润润唇，钱驾和吃力地道：“这种毒药，非但毒性特别强，杀人于无形无影之中……更且极为稀罕，只在藏北一带深峻岭里才找得着，而且，为数是少之又少……那是由一种生长在阴湿及不见天月的石隙中的名叫‘寒斑芝’的奇异毒菌上面提炼其汁又经过蒸煮而成毒药，干透后无色无臭，平常看上去它只是装在小瓶中的——些淡黄色水液而已……将这‘寒斑’毒涂在器物或人体上，至多半柱香的功夫便能干透，一旦干透即毫无异状，只要有其他人畜沾上那些涂了此毒的物体，毒性立即附着，半个时辰内必定毒发而亡……”惊愕地，马标道：“好厉害的毒药，钱兄，你们是将这玩意涂抹在哪上面而使我秋兄弟沾染上的？”苦涩地一笑，钱驾和讷讷地道：“说出来，只怕你要大吃，一惊……”马标诧异地道：“为什么？”略一犹豫钱驾和歉疚地道：“这‘寒斑’毒，乃是涂抹在你及何——何前辈身上的！”

几乎将一双眼珠子也瞪出了眼眶，马标惊骇地道：“你，你说的是真话？”钱笃和呛哑地道：“字字不假。”

后面，何大器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大张着嘴巴，眼睛发直，一时连话也说不出口了。

半晌。

马标神智恢复过来，他抹了把冷汗，惊悸地道：“可是……为么我与何前辈却没有中毒呢？这玩意不是附沾在人体上就会穿肌透肤，毒性自发么？”

钱笃和咽了口唾液，艰辛地道：“这却不会，因为我们早已在你们二位的饮食中参进解药了，这解药只要进入人体，非但可解毒，而且……亦能产生抗毒之功，不会受毒性所侵……”惊叹地摇摇头，马标又道：“却不知道‘寒斑’之毒有多久的时效？”钱笃和低声道：“三日而已。”

马标急问：“那么，你们把这毒药暗里抹在我们身上到现在是第几天？”想了想，钱笃和道：“今天刚好是第三天……至傍晚时分，毒性自消……不过，若是再用‘艾草’参大曲酒将全身擦洗一遍会更可靠。”

点点头，马标道：“你们把这玩意都悄悄抹在我们身上的，什么部位？何时涂抹的？怎生我们两个俱皆浑然不觉？”钱笃和苦笑道：“三天之前‘毒煞’诸葛恭不是亲自往地宫中查看你们两位么？他……他当时还试了试你们的手铐，脚镣够不够结实？更捏了捏你们两位的脖颈？”马标回忆着，颌首道：“不错，记得我和何前辈还破口大骂……但我们只以为他这个捏脖子的动作仅是侮辱性质罢了摇摇头，钱笃和道：“他就在那时业已做下手脚了……他双手全浸满了‘寒斑’毒液，便一一涂抹在你们二位的手脚与脖颈上……”咬着牙，马标恨恨地道：“好阴毒的东西！”这时，何大器亦恍然道：“是了，秋老弟在破窖救我们出来的时候，不是便先行扭断我们手脚上的镣铐么？约莫便是那时沾上的毒！”

马标也悻悻地道：“他挟着我们飞出来的当儿，我们两人的脖子不也正好贴在秋兄的手腕上？”白髯微扬，何大器骂道：“好个奸诈匹夫，他们算得准啊！”钱笃和汗颜无已地道：“这乃是我们的最后一着棋……假如我们所布下的强弩，毒虫，火药能阻住秋离兄，自不必再说，否则，也就全靠这一招了……我们事先便判测推敲过，如若秋兄一一破除了这些阻碍，他在搭救你们二位之先，一定会将二位身上的镣拷解掉，只要他这么做，便无法避免接触二位的手足部位，易言之，他便非得沾染上剧毒不可。但……令人意外的是，秋兄在中毒以后，却有这大威风，单人独力亦依然把百隆派给端翻了……”马标闻言之下，顿时同感荣幸，他扬眉吐气地道：“钱兄，说老实话，你们百隆派最大的错误便是将我秋兄弟低估了，他那几下子，呢，光看着就能惊破人的胆！”

钱笃和完全同意地道：“马兄此言，我是毫无异议……”此刻，何大器又问道：“钱老弟，这种阴毒毒药，可就是那什么‘毒煞’诸葛恭搞出来的玩意？”呛咳一声，钱笃和道：“正是他。”

马标朝诸葛恭横尸的地方投去一眼，又狠狠吐了口唾沫：“该死的混帐！”

何大器接着再问：“这‘寒斑’之毒，毒发时是个什么样子？”尴尬地咧咧嘴，钱笃和嘎嚅地道：“全身奇寒，酷冷攻心……连血都能凝结阻塞，人一死，肌肤上既呈现一块块圆形紫斑，十分可怖……”吸了口气。马标惊

道：“好歹毒哪？”忽然，睡在那里的秋离笑嘻嘻地开了口：“妈的，我活着的时候长相还算得上不恶，若是死了弄得这么难看，岂不大煞风景么？”

回过头，马标笑道：“你怎的又不休歇了？一张嘴巴就没个停的时候！”

睁开眼，秋离显得颇有几分精神地道：“我已好多了，大哥，憋不住呀。”

何大器笑呵呵地道：“秋老弟底子厚，禀赋强，就这一会工夫他业已硬朗了不少，如果换了老夫我，只怕至少也得躺上个十天半月才行！”

秋离微笑道：“我也不见得能强到哪里，前辈，仅是我年轻几岁，加以素来不堪寂寞才装好汉罢了！”站起身来，马标道：“兄弟，能走得动么？”秋离四肢活动了一下，笑道：“大概能勉强磨蹭……”马标搓着手道：“你看，我们这就下山呢，还是再待一会？”撑臂坐起，秋离转动了一下脖颈，道：“准备下山吧，这个熊地方，再待下去可真叫人腻味了！”

何大器跟着道：“老夫颇有同感。”

看了看躺在那里的钱笃和，马标低声道：“我须挽扶着这位钱兄下山，兄弟，你非但要勉为其难，自行走路，恐怕尚得照应何前辈呢？”秋离一笑道：“行，我赶鸭子上架——硬挺他一遭吧！”马标又关切地道：“你身上的剑伤，不碍事么？”

秋离看了看左肋上那道业已凝固的血口子，咧咧嘴道：“说它不碍事有点充壳子了，当然也不太好受，但是，对我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了……”将伤口附近的破裂衣衫扯整了一下，秋离又道：“这下子剑伤，比起那诸葛恭所赐我的剧毒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差远啦，只要毒性解了，大哥，这道剑伤似乎就不算伤喽！”

说着，秋离双臂用力一撑，人已站起，他站起之后，身子不禁稍微摇晃了一下，脑袋也有点晕沉，他闭闭眼，使手搓搓双额，迅速将体内的一股真气调匀，半晌，他睁眼笑道：“成了。”

何大器与马标二人皆关切地注视着秋离，这时，马标却有些迟疑地道：“兄弟，看样子……你仍不大强……”秋离伸动着双臂，满不在乎地道：“强当然不大强，没有平常那般利落了，但走走路路松动松动筋骨还是可以，而且除此之外也并无他法，是么？”马标苦笑道：“可就苦了你……”笑笑，秋离不再多说，他稳着脚步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鬃虎何大器搀扶起来。何大器十分过意不去地道：“唉，老弟，真是替你增添了不少累赘碍……”一面扶着何大器蹭蹭挨挨地往山下走，秋离边低声道：“我甘愿，前辈。”

于是，马标也弯下身来，将钱笃和半掩半扶地搀起，钱笃和虽然说两脚沾地，却已有大半个身子依在马标怀中，象是他在走路，其实等于把全身重量都负在马标身上。

从白鼓山下来，这段路程虽说不远，但对他们四个人来说，却也够瞧的了。在平常，四个人若全都健硕无伤，上下白鼓山便不算有如平地吧，亦轻而易举，如今几个人俱带了伤，就是这下山的路，也好象有干百里远，，宛如攀登泰山玉皇顶那么吃力了……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堪堪来到山脚，而这一阵折腾，除了在半途中休歇了多少遍以外，更摔跌了不少跤。四个人一抵山脚下。全家瘫了般喘成一团，仿佛适才跋涉过千山万水，经历了重重荒漠荆棘一样，那种劳累疲倦法，简直就甭提了。

足足休息了半个时辰，他们才算稍稍恢复过来，从这里，可以看见白鼓山庄就在右侧百步左右了。

抹了把汗，秋离开口道：“钱朋友，你必须回你的总坛一趟么？”目光

凄然地由业已一片空荡静寂的白鼓山庄那边收回，钱笃和叹了口气，低伦地道：“我应该回去看看……自然，我知道也不会有什么看头了，门下弟子，一定早就散逃一空，不可能再对他们这已破落的师门有什么留恋了……”咽了口唾沫，秋离有些歉疚地搓搓手，他低沉地道：“钱朋友，我为这件事不安，但是你也明白我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坦然地望着秋离，钱笃和真挚地道：“我并不怨恨你……秋兄，正如你说，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人人到你的地位，也都会这样做的……”说到这里，他拱手道：“多谢各位盛情，留我一命，再送下山，各位，我钱笃和必将永志于心，终生铭感，且容此别了！”

一边，马标惊愕地道：“钱兄，你重创在身，我等怎能就此抛下不管？”钱笃和忙道：“本派总坛即在眼前，我回去之后自有办法疗伤延医……”马标不以为然地道：“钱兄，请恕我心直口快——你们百隆派已经垮了，派中弟子早就散的散，逃的逃，如今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的白鼓山庄在那里，你带着一身伤回去，又去找谁给你延医治伤？”胸有成竹地一笑，钱笃和道：“马兄有所不知，是的，本派等于烟消云散，倾覆颓灭了，但我手下有几名弟子却是断然不会逃走的……这几个人全是跟随我多年的心腹，他们一定会在山庄里等待最后消息……我一回去，有他们几个招呼我也便够了……”顿了顿，他又略现腼腆地笑笑道：“而且……庄中尚有我的一些细软……也是我大半生来的积蓄……我也得回去收拾收拾……以为余年之须……”“哦”了一声，马标道：“原来如此……”秋离此际亦接口道：“那么，钱朋友，我们也只好遭意而行了，我马大哥送你到庄门侧……”马标又将钱笃和扶起，临走，钱笃和眼圈微红，哑声道：“各位，再会了……”秋离与何大器齐齐抱拳，同声道：“你也保重！”很快地，马标已搀扶着钱笃和匆匆行往白鼓山皮庄门一侧，向钱笃和挥挥手，马标又已迅速奔回。

三个人立刻离开了山脚，虽然走得异常吃劲，却也终于，来到了昨夜秋离隐伏的那片林子里，而林子里。秋离的爱马黄骠子依然在那里！

没有其他办法，秋离也只得狠狠心，咬咬牙，三个人全上了马背。他们紧紧挤在一起，热乎是够热乎了，可也委实受罪黄骠子强壮健硕，但猛一下集了三个人的重量上身。

迈起步来却也带着沉重费力的味道了。

马儿不徐不缓地走着，目标呢，便是隔着这里有三十里路的一个小镇——大来集。

第二十七章 狼蹶红粉

十天了，在大来集的唯一客栈“昌升客栈”里。

秋离等三个人合租了这家客栈中最宽最大也最好的一间上房。这十天来，他们除了尽情休息、大量进补之外，就是散散步，聊聊天，找了一个当地医术驰名的大夫每日来为他们看伤换药——纵然他们也全懂得如何调治身上的伤势，却都懒得再费脑筋，再动手脚了。三个人用心地保养着身体，不想，不烦，不燥，因此。这段时光过下来，非但他们的创伤俱已痊愈，疲

倦皆已消除，就连三个人的体重也增加了不少，全胖了……十天过后，就在此地，已早雪初落……现在，是清晨。

仍然是一身黑衣，外罩黑袍，头扎黑巾。那种纯净的黑，深沉的黑，配着秋离俊俏而白里透红的健朗脸色，看上去，他显得神采奕奕。英姿昂昂，此际。他正从房中出来，悠闲地行出客栈大门。

夜来的——层薄薄初雪，如今已经叫冬天的朝阳又给晒融了。青石板街面上有些潮漉漉的，湿淋淋的，但是，人家的屋顶檐前，却还残留着白雪的微痕呢……空气有些冷冽，但阳光却是暖烘烘的、照在人身上十分舒适熨贴，是个散步活腿的好日子……秋离嫌这小镇唯一的那条通衢大街上太嘈杂忙乱了，来来去去尽是些牵驴马、赶早集的人群，因此他放开脚步，悠悠闲闲地朝着镇郊行去。

镇郊，一哇哇的庄稼地阡陌纵横，麦苗也都青葱葱地在晨风中轻轻摇晃着，这是大路的右边；左面则是一座半高不大的小山，山上山脚，长满了错落却不十分浓密的松树，这些松树，有些还直延伸到道路边来了。

信步朝山脚下的松林子里行去，秋离一面伸展双臂，一次又一次地做着深呼吸。早晨这旷野中清新的空气吸入肺中，特别予人一种愉快又舒畅的感觉。那么鲜凉，那么干净，那么柔美，不由把隔宿来的沉浊之气一扫而光。

在林中，秋离略微活动了一下，便拣着一块平坦的石头坐了下来，他轻轻磕上眼，默默在沉思一些事情——或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也或是将来的；他淡淡地想着，不去懊悔，亦不去自傲，如今，他只是藉思维来填塞眼前的一段空茫罢了……四周是沉静而幽寂的，一种带有禅意的沉静与幽寂，没有一丁点喧嚣，一丁点嘈杂。在这片刻，秋离仿佛已能听到泥下冬虫的呼吸，松梢冷露的颤抖，多美好，多恬适的时光碍……但是，晤，是什么声音忽然破坏了这安详又平静的境界呢？那声音由远处传来，显得急促而迫切……不快地睁开眼睛，秋离侧耳聆听着，这一次，他明白了，是马蹄声！不错，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正朝这边传来！

叹了口气，秋离喃喃地道：“这几个狗才该下地狱，他们简直一点诗情画意也没有……煞风景煞到他姥姥家了！”他自言自语着，然而，还有使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跟着发生——那一阵嘻杂密集的蹄音，竟然还朝着林中奔来了！“妈的！”秋离嘀咕一声，离石站起，快步走向松林的浓深之处。他实在不愿和那几个破坏了这宁静情调的俗夫照面！

在一株枝干盘虬的松树后面站定，秋离方才回过身来，看着，一匹枣红马已似箭地由外面大道上猛窜而入！这匹枣红马冲势太猛，一下子由直坦坦的驿道上窜入这坎坷不平的松林里，前趾一滑便失了蹄，整个马身猛向往左横摔，但马上骑士却好功夫，全身倏弓，已凌空——一个筋斗站到地面！这人一身水儿绿的紧身袄裤，头扎水儿绿的头巾，连一双蛮靴也是水儿绿的呢，哈，敢情是个女子！

此刻，那女子象是有些焦灼，有些惶然，也有些犹豫，但是，她却宛似下定了什么决心，一咬银牙，迅速朝立身处的四周环境打量起来！

她这一转脸，便给树后的秋离看了个一清二楚，同时，秋离不禁露齿微笑。天下何其小哪，世事又何其巧？那女子，喂，不是别个，正是与秋离有过恩怨，又含着满腔幽意分别的“玉里刀”梅瑶萍！

秋离正在疑惑这会是怎么回事时，林外，另一阵强悍又汹涌的马蹄声亦已跟着来到！

后来的骑士们并没有纵马入林，他们就在林外各自勒住了坐骑，然后，人影连闪，飞掠而进！

五个人中的为首者，是个身材魁梧，面容铁青，形态异常威猛冷酷的中年人；他身边，一侧是位鹰钩鼻、秃顶削腮的阴沉老人，再过去，是一个牯牛般强壮的黑脸巨汉；另两个，便是相仿的个头——都矮矮胖胖的，只是一个脸圆，一个脸方。二人的容貌皆平板无奇，但若加以仔细看，才越发觉出那种平板木油的脸孔上所隐隐流露出来的疯狂及残暴韵味！

这五个不速之客，除了那两个矮胖人物之外，俱是一色的灰衣巾，那两位矮胖仁兄，则全是穿着羊羔袍子，圆脸的那个是褐色袍，方脸的那位却是黯紫袍……站在松林中间的梅瑶萍，骤见那五个人飞掠进来，神色间立刻涌起了一片惊恐，不过，她却宛似豁出去了，尽管惶悚忐忑，脚步并不移动，一个俏生生的身子也便那么倔强地挺立着了……于是——进入林中的五个人迅速站定了他们的位置——那是一种巧妙的，可攻可守，又扼卡住梅瑶萍进身退路的位置！

五个人的五双目光，全如寒刃般投注向梅瑶萍的身上，而梅瑶萍也毫不示弱，喘息着，她亦睁着那双凤眼仇恨地环视来人！就这么互相盯望，六个人的形态间全充满了敌意，溢满了生硬，流露尽了冷厉，尤其梅瑶萍的双瞳深处，更在惊悚中透出了无比的愤怒：半晌后。

那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启了声，字字有如钹鸣：“梅瑶萍，任你逃到天涯海角，又岂能逃过狼牙帮的手掌？千里迢迢，我们终究还是追到了你，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俏丽的脸蛋是苍白的，梅瑶萍的唇角也在微微抽搐，她深深吸了口气，强行压制心头的激动、嗓音有些颤抖——但却倔强地道：“二当家，你不觉得，狼牙帮是欺人太甚了吗？”

一声怪笑，那魁梧大汉道：“好贱人，你罪大滔天。尚不知仟悔自责。反而大胆责备起本帮的不是来了？梅瑶萍，就以此点。便是证明你早有叛心！”

梅瑶萍凤眼如火，全身颤抖，她愤怒地道：“屠昌义，你少在姑娘面前狐假虎威，拿着鸡毛当令箭，什么罪大滔天？什么仟悔自责？全是你们狼牙帮的上上下下欲加之罪，含血喷人！我梅瑶萍自从十七岁加入狼牙帮，六七年来，可以说兢兢业业，倾心尽力，无时无刻不在为狼牙帮卖命，无时无刻不在为狼牙帮奔劳，六七年来，我流了多少血，多少汗？而我这些用生命换来的功绩却全叫你们以‘莫须有’三个字的理由给一笔抹煞了，到头来竟还要另借事端定我的罪？你们一个个良心何在，道义何在？”那屠昌义冷冽地一哼，厉声道：“梅瑶萍，你不用白费口舌了，任你说得天花乱坠，舌上生莲，我也不会听信你这套胡说而稍加怜悯！”

尖声狂笑，梅瑶萍道：“怜悯？姓屠的，你把你自己看得，太象人了，把你们狼牙帮那群乌合之众，也捧得太神话了！我梅瑶萍虽是个备受迫害，几经糟蹋欺凌的女人，但却永不求人怜悯。更不会稀罕你们的怜悯！”

屠昌义气涌如山，暴吼道：“大胆贱人。你是欲求速死：“一摔头，梅瑶萍毫不畏缩地道：“就是我真个死了、变为厉鬼也要素你们的狗命！”

铁青的脸孔越发铁青得不带一点点人味了，屠昌义双目血红，鼻孔大张，他暴烈地叱道：“梅瑶萍，帮主有谕，你若束手就缚，便押回总坛受审。否则，授权于我就地正法！”

顿了顿，他又恶狠狠地道：“看这情形，你恐怕是要就地正法了！”

一咬牙，梅瑶萍嗔目道：“狼牙帮只是一群江湖草寇，绿林蠹贼。凭什么可以定我的罪？你们反正人多势众，可以凭着暴力强取人命，但要我受审受缚，却是痴心妄想！”

屠昌义阴沉沉地道：“很好，我早就知道你顽冥不化，刁泼难训，说不得我只好在这里将你铲除了！”

说着，他一侧首，道：“赖堂主，宣其罪状！”

这时，那个鹰目钩鼻，秃顶削腮的老人踏前一步，冷漠的一副绝情寡义嘴脸，开口道：“本帮前‘净荷堂’堂主梅瑶萍，行事不力，策划无方；处置失当，贻误重举。发交刑堂论罪之后，又蔑视帮规，抗拒渝令，竟然私行离帮潜逃。以此数端足证梅瑶萍早存叛帮之心，背弃手足之义，违盟誓，轻诺信。反宗门，数典忘祖，罪无可追！”

屠昌义火毒毒地一笑，道：“定何刑？”那赖堂主森严地道：“死刑！”

点点头。屠昌义道：梅瑶萍，刑堂帮规我随身带着了，你也全听见方才赖堂主的宣判，现在，你是自绝，或要我们代劳？”窈窕的身躯在抑止不住地簌簌哆嗦，梅瑶萍的一张粉面转成为惨白泛青，她目光惊休悲愤，咬牙切齿地道：“屠昌义……我不理你们那一套。你们要动手，一起上来好了，我决不甘心受制。任由你们宰割！”

屠昌义眼神如炬怒盯着梅瑶萍。半晌，他重重道：“梅瑶萍。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螳螂之臂，岂能拦阻大车？你是也太不知自量了！”

此刻，那赖堂主冷冷地道：“二当家，可要拿下？”唇角痉挛着，梅瑶萍凄凉又不屈地一笑，她道：“赖秀长，你刑堂把持的年岁久了，连心全变黑了！”

赖堂主——赖秀长，闻言之下生硬地撇撇嘴，冷酷地道：“本堂素来便是如此，梅瑶萍，你别看你是女人，长得象一朵花，本堂照样能摘下你的脑袋！”

凄厉地尖笑一声，梅瑶萍道：“姑娘我也并不含糊你这双手染血，善恶不分的刽子手，杀人狂！赖秀长，除了狼牙帮会收容你这种歹毒禽兽，世上哪个角落你也站不住脚！”赖秀长的鹰眼一寒额际青筋缓缓暴起，他阴森地道：“就凭你这几句污言秽语，梅瑶萍，本堂便会叫你多受点零碎罪！”

梅瑶萍猛一仰头，横了心叫：“你们来吧，姑娘我等着了！”

怒哼一声，屠昌义叱道：“赖刑堂，你还等什么？”狰狞地一笑，赖秀工侧首道：“窦蛟！”

那牛高马大的黑脸巨汉立即轰应：“在！”

赖秀长冷喝道：“拿下了！”

宏然答应一声，叫窦蛟的这个巨汉一步抢前，回手“呼”的一下，寒光眩目，他已将斜背的厚沉“九环刀”拔了出来！

微微后退，梅瑶萍也缓缓地，将她暗藏于腰侧一具锦囊中的布满细锐倒须勾的金鞭取出，同时，她的身躯已站成斜侧！

阴险地桌笑着。屠昌义瞅着梅瑶萍道：“贱人，你还真打算以你那两手对抗本帮刑堂的第一好汉么？”专神一致地注意着那窦蛟，梅瑶萍冷冷地道：“好汉是要拿本事来证实的！”

赖秀长大吼道：“窦蛟便证实给她看！”

暴叱如雷，窦蛟身形一闪，一个旋回便待仆前，就在这个紧张关头——林子的浓深处，一株古松树后面，已突然传来一个笑吟吟的口音：“慢来

慢来……”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不禁将在场的双方六个人。全惊得一愕，屠昌义第一个迅速回身，厉叫道：“谁？”大摇大摆地，秋离自他隐藏的那株松树后面行出，他满脸全堆着那种天官赐福般的笑容，连连抱拳道：“我，是我骤见秋离，梅瑶萍不由猛然呆了，此时此刻此地此情，她说不出心头是个什么样的滋味来，又是酸涩，又是凄苦，又是兴奋，又是窘迫，带着些儿莫名的激动，也泛着些儿隐隐的哀怨，生着些儿盈盈的喜悦，亦漾着些儿羞怯的甜蜜！

除了梅瑶萍之外，其他五个人不认识眼前的这位仁兄便是名震天下的“煞神鬼手”！

他们五个人深具戒心地监视着秋离吊儿郎当走近，在隔着他们六七步远，秋离便站定了。

屠昌义狠盯着对方狠厉地道：“小子，你是何方神圣？”哧哧一笑，秋离眨眨眼道：“老家伙，你又是哪里来的鬼头蛤蟆脸？”屠昌义闻言之下，不由怒火顿炽，他那原本铁青的脸色泛起一抹激愤的褚赤，大吼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小子，你可知道我们是谁？在干何事？竟敢不知天高地厚地横加插手？”秋离舔舔嘴唇，笑咪咪地道：“你们是谁？玉皇大帝？托塔天王？还是阎王爷座下的牛头马面？你们在干什么事？呢，说穿了不值一文，也不过只是在干一些以强凌弱，辣手摧花的下三烂窝囊事罢了……”咆哮一声，屠昌义叱道：“小子，象你这种血气方刚，幼稚简单的后生晚辈，我已是看得太多了。我奉劝你在伸手管闲事之前，最好掂一掂你自己的分量，看看够不够这块材料，否则，只怕你要呼爹喊娘，悔之已晚矣！”

口里“啧”了两声，秋离道：“你吓坏我了，老兄，这里我已经心惊肉跳了呢！但是，我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宁可叫人打死，也不肯叫人吓死，明明知道我不够分量，却也非得硬用这条命撑一撑不可，唉！谁叫我‘血气方刚’、‘幼稚简单’，又‘不知天高地厚’呢？我是太具正义感了，以至连自己是块什么材料也顾不得啦！”

几乎气得晕了过去，屠昌义切齿道：“这么说来，小子。

你是非要把这条命送上不可了？”

秋离懒洋洋地道：“应该这么说！我是非要管这件闲事不可了；当然，我是螳螂挡大车，不知自量，可是，便真个叫你们给摆平了，我也甘心。这总是为了救人，为了道义，而且，美人有知，恐怕也会大大地感恩于我吧？”说着，他斜瞅了怔在那里的梅瑶萍一眼，又似笑非笑地长吟：“救佳人今，拼老命；斗群丑今，扬豪情；打得赢今，我侥幸；吃了瘪今，该倒运；扮好汉今，硬头皮；装英雄今，靠胆气……”在强敌环视之下，秋离却毫不在意，任性地嬉笑怒骂，调侃讥消，根本就不把眼前紧张情势当作一回事。他这一吟一颂，梅瑶萍再也忍不住抿唇微笑，而屠昌义几个人却几乎连脸皮都要气炸了！

秋离一看梅瑶萍忍不住笑了，他拍手道：“笑了，笑了。美人一笑。烦国倾城，闭目羞骂？我情滔滔、我心晕晕。哈哈。得此一笑，虽死何憾？”这时——屠昌义发梢上指，握拳透掌。他霹雷般狂叫，道：“混帐王八，我们狼牙帮是给你作耍子来的？我叫你俏皮，叫你耍宝、马上我要你连哭都哭不出来！”

笑嘻嘻地，秋离道：“屠二当家，屠二爷。屠老前辈，请你暂息雷霆，乞你且收震怒。我这里已是哆咳得将三魂抖出二魂了……”猛一跺脚，屠昌

义暴烈地吼：“来人哪，给我先将这没开眼的小畜牲剥了！”那巨汉轰然轰喏一声。返身便转朝秋离逼去。此刻，赖秀长忽然一皱眉，挥手道：“且慢！”屠昌义怒道：“赖刑堂，你还有什么高见？”赖秀长走到屠昌义身边，低促地道：“二当家，此人年纪虽轻，却是神态轩昂，气宇不凡。举手投足之间，更流露出一股傲凌强悍的霸道韵味，而且，他早不来，迟不来，恰巧就在我们正在行事的时候出现，其中必然有蹊跷；本堂之意，切切不可贸然动武，还是搞清楚了这人的来龙去脉及真正意图才是上策！”

迟疑了一下，屠昌义十分勉强地道：“赖刑堂既然如此说，我也没什么意见……你去和他攀攀道吧！”

赖秀长微微躬身道：“二当家吩咐，本堂便有谱了。”

他往前走上一步，一双锐利的鹰眼炯亮寒森地，细细打量着秋离，半晌。这位狼牙帮的刑堂堂主阴沉沉地道：“阁下用不着再装疯卖狂，嬉笑胡闹了，看你年纪不大，却敢拔虎嘴之须：必然自有两下子，朋友，报个名儿听听？”秋离故作庄容，道：“这位想就是狼牙帮的刑堂堂主‘小勾魂’赖秀长！”

指了指屠昌义，秋离道：“那一位屠二当家的专号又是什么？莫不成叫‘太上皇’？”赖秀长怒道：“本帮二当家屠昌义，大号‘青鹏’！”

秋离又朝那两个矮胖人物努努嘴，笑道：“这二位呢？”双目倏寒，赖秀长道：“朋友，你问得这般清楚作甚？”耸耸肩，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很简单，等下若是打起来，我如果打不过你们被摆平了，至少也该叫我到阎王爷那里报到的时候，说得出送我终的人是谁吧？没得做了糊涂鬼才不上算呢？若是打不起来，呢，知道了各位的大名尊号之后，也可以交个朋友，日后拿着列位的招牌出去炫耀炫耀哪！”

冷森森地一哼，赖秀长道：“你站稳了，那二位乃本帮二当家的生平挚友，‘银虹’廖全，‘飞月’史宾！”

长长地“氦”了一声，秋离：“久仰久仰，这两位盛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了，一知道是他们两位，我就越发觉得今天自己的举止是做得鲁莽了……”一时弄不清对方的是真话抑是假话，赖秀长道：“不管你心中是否确为此意，朋友，本堂奉劝你还是拍手退出为妙，否则，只怕你再勇猛，得胜的希望亦是不大！”

秋离慎重地点点头，道：“我也想抽手退出了……”此言一出，梅瑶萍不禁全身一冷，顿时有如坠下万丈深渊，一种出奇的孤单与绝望的感觉侵袭着她，以至在刹那间连她的眼圈都红了！

赖秀长心中窃喜，得意洋洋地道：“朋友，这无疑是个有益的决定。本堂答应你，若是你知道悔悟，自愿抽手离开，刚才你那冒犯这罪，自可不再追究……”露齿一笑，秋离连忙拱手道：“多谢了。”

赖秀长微微颌首，形态间立即变得有些傲慢了：“以后，年轻朋友，行事之前务须多加斟酌，细微考虑，要不，恐怕你便没有今天这等好运了！”

秋离躬身道：“金玉良言，我自当谨记不忘，赖堂主，我们这就走了。”

赖秀长一听秋离的言词里提到“我们”两字，不禁怔了怔，他疑惑地道：“我们？哪个我们，莫不成你还有朋友隐伏左近么？”睁大了眼，秋离也装成愕然之状道：“你不是叫我们乖乖离开么？”不待对方回答，他又紧跟着道：“我当然就和这位姑娘一同离开呀！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走远，决不再与各位动手动脚……”赖秀长一下子把眼珠都气红了，他指着秋离，尖

厉地叫道：“你你你……你这不知死活的混帐小子……”一侧，屠昌义也暴跳如雷地吼：“妈的皮，可恶透顶，小畜牲，小王八蛋，你耍我们的活宝是这种要法的？把我们全当成木头啦？”忽然——一声冷凄凄的笑声响起，那圆脸的矮胖人物——“银虹”廖全第一次开了口，他盯着秋离道：“屠二哥，这小子从头到尾就是在耍活宝，吊胃口，他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想拍手退身的意思，屠二哥，他既想试一试，我们何不成全了他？看看这位后起之秀到底有个多么狠法？”方脸的“飞月”史宾也严厉地道：“便是他想走，我们也容不得他走了，屠二哥，我们全是干什么的？叫人家如此戏弄？”屠昌义用力颌首，宏烈地道：“二位贤弟说得有理，今天便把这不开眼的小子，与梅瑶萍那贱人一起做倒此地！”

秋离连忙大叫“苦也”，他冲着啼笑皆非的梅瑶萍道：“美娘子，看情形，我们得做一对同命鸳鸯了。”

长叹着，他又道：“在下自幼孤苦？半生飘零，从来未享人间温暖，那佳人柔情，红粉蜜怜的滋味就更隔得远了，今日何幸，今世何幸？在下虽与姑娘陌路相逢，素昧生平，却能以陪同共死，相偕驾云西赴，做一对再世的鸳鸯，这种机缘，实在多么美妙，多么神异？罢了，在下全心领受死了！”

赖秀长暴叱道：“混帐小子，你做的梦倒是美，同命鸳鸯？本堂要分你的尸，剥你的皮，割你的肉喂狗！”

秋离一指赖秀长：“你好狠的心哪……”就在这时——屠昌义蓦然大吼，“给我劈了！”“哗啦啦”的环节暴响声中，一片寒光又急又快地猛砍秋离的头顶，距着三尺，那刀刃一偏，又诡异地削向颈前！

秋离怪叫道：“皇天叻——”

叫尽管叫，他的身躯却毫不移闪，出手之下依是他的绝招：“攀月摘星手”！

硕大的圆弧形中，穿掠着无数流星飞芒似的掌影，而弧形便宛似囊括了整个天地，掌影便如充斥了整个空间，气流旋荡，锐风尖啸，人的眼中能看见的全是那魔鬼诅咒般的如刀刃利掌了……“吭”的一声闷哼，陡然间一条牯牛大的身体凌空翻滚出去，一把九环刀抛到三丈多高的天上，刀身还在打转，那人的躯体已重重跌落！这一上来便殒了命的攻击者，正是狼牙帮刑堂下的第一好手——窦蚊！

双方的接触开始得如此突然，但，结束得更加突然，几乎就在人们一眨眼的时间，竟就分了胜负，定了生死。方才还是那么虎虎有威的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居然便在这么瞬息前后即挺了尸，完了蛋！

一刹那间，狼牙帮这边的几个人全象看见天开了一样呆在当地，每一双眼却直愣愣瞪着，嘴巴也木生生地半张，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这会是真的？一个功力强悍的巨汉，就在一眨眼的时间内便栽了筋斗？而且栽得如此惨法——永世不能再站起来了！

秋离伸出右手食指，磨擦着前襟上雪亮的铜扣，他的面容上依旧含着那抹皮笑肉不动的藐视味道，露齿不语……好一阵子，狼牙帮这边的几位仁兄才算惊醒过来，屠昌义看着赖秀长，赖秀长瞪着廖全，廖全瞅着史宾，大家面面相觑，惴惴不安，屠昌义咬了咬牙，开口道：“你，你到底是谁？”秋离淡淡一笑道：“我？一个‘血气方刚’的末学后进而已！”

屠昌义忍住一口气，愤怒地道：“朋友，你可真人不露相，沉得住气，不过你也得顾着江湖规矩。我们狼牙帮在追拿叛逆，维护帮规，任是何人也

不该插手。如果你与本帮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无妨等到我们将这件家务事处理完了再行议论，若是你想藉此插手；横加干预，便违背道上传规，不够光棍了！”

扬扬眉，秋离道：“是么？”

屠昌义急道：“当然！”

微微一笑，秋离道：“我却不以为然！”

双目如火，发梢上指，屠昌义大声道：“为什么？”秋离笑吟吟地道：“不为什么，因为我不以为然了，就是不以为然了，这无须什么理由。”

屠昌义吼叫道：“你，你是硬要蛮横到底了？”“嗤”了一事，秋离道：“我只是主持公道到底罢了，我伸手管了这档子事，自然便不能虎头蛇尾，中途退出——”他突然声色俱厉地道：“不必再说废话，现在，你们通通给我夹着尾巴滚，至少你们还能留着吃饭的家伙，否则，你们一个个便只好二十年后，重为好汉！我把话说明白，就凭你们这几块料，根本就不在我眼里！”

被秋离的霸道震得一窒，屠昌义脸红脖子粗地叫：“你……你简直横不讲理，欺人太甚！”

暴笑一声，秋离道：“比起你们一群仗势凌辱一个孤身女子的狼牙帮狗腿子来，我自觉还清高得多，也堂皇得多！”屠昌义气得浑身直抖地大叫：“我们和你拼了！”

冷冷地，秋离道：“欢迎之至！”

此刻，“银虹”廖全忽然插嘴道：“朋友，雷带响，人有名，你的尊姓大名可否见告？”秋离重重地道：“你想知道吗？比起你阁下的声威来，我不知自谦地说，恐怕要强上那么一点！”廖全压制着满腔怒火道：“你何不抖露一下比较？”秋离冷冷地道：“你们是狼牙帮二当家屠昌义的好朋友，是么？”一侧，“飞月”史宾代答道：“不错，这又如何？”嘲弄地一笑，秋离道：“两位是屠昌义的好友，大约也该听过谁是狼牙帮帮主的好友了？”廖全脱口道：“有何不知？乃是‘赤骑八龙’！”

大笑一声，秋离道：“很好，我就是那个叫‘赤骑八龙’减成‘四龙’的人！”有如焦雷震响，五岳齐颓，狼牙帮这边的四个人全在刹那间惊得往后连退，张嘴巴不约而同地吐出了两个字：“秋离！”

拱拱手，秋离道：“冒犯了！”

接着，他淡淡地又道：“我想，狼牙帮帮主的生平好友‘赤骑八龙’只怕不比你们四位来得差劲吧？连他八龙我都能生拆一半，你们四位若欲和我动手，笃定的一个都活不回去，这是我奉劝各位的由衷之言，不信，你们大可一试！”

顿了顿，他再道：“只不过，你们必须明白，若要一试，也仅有一次的机会而已，人间美好，何不多行留恋留恋？”长长吸了口气，屠昌义道：“秋离，上一遭，我们的买卖也全叫你砸了，梅瑶萍便是为了此事而受到惩处，你何不抬抬手，让我们把梅瑶萍办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们只要将帮规正了，你的事，我们也便一笔勾销……”秋离冷森地道：“去你个毯，什么脸，什么皮？老子一概不管，你们拍拍屁股走路就对了，其他的事与你们毫无干系。”

要办梅瑶萍，可以，你们除非把我也一道‘办’了！”额际青筋浮起。唇角抽搐，屠昌义道：“秋离，你……你这是不给我们出路了……”冷哼一声。秋离道：“姓屠的，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给你们出路？你不妨出去

打听打听，我秋离不给人、出路的时候，会是这么个宽大轻松法？”屠昌义在这时不禁有些进退维谷了，若要打吧，他知道，莫说只凭他们眼前四个人不会是秋离的对手，便是再加四个也一样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假设就这么窝窝囊囊地退去，非仅一口怨气难以下咽，这面皮也丢他不起，而且，回去之后又怎么向当家的交待呢？”秋离挺立如山，寡绝地道：“用不着迟疑了，屠昌义，事情很简单，打，或是不打。我再告诉你们一次，若要动手，你们的希望很渺小，换句话说，只要一动上手，我断然不会再叫你们四个中的任何一个生还！”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栗，屠昌义退后几步，他将目光投在赖秀长脸上，赖秀长苦笑着没有表示什么——当然，此时此景，他又表示什么呢？气，固然难以下咽，不过，老命却还是得要的碍……猛一咬牙，屠昌义仇恨如海地道：“好，秋离，这一遭我们便认栽。容你得意猖狂，但我告诉你，今日此仇，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一定会报复回来的！”

淡淡一笑，秋离道：“铁血江湖十年有余，刀山剑林，龙潭虎穴，我经多了，强敌四布，大仇环伺，没有哪一个不想找我报复，这种话，我业已听得连耳朵全生了茧。姓屠的。我和回答任何一个仇家一样地回答你：欢迎你们找我报仇，但你们需要多少有点把握，否则，你们即是提着脑袋在耍儿戏了！”

屠昌义几乎要呛出血来般厉吼道：“你等着吧，姓秋的，我们断乎不会甘休！”

仰头看天，秋离道：“有志气，我恭候各位大驾了！”

于是，屠昌义头也不回地一挥手，大叫道：“走！”

他自己抢先掠向林外，赖秀长却过去肩抗起那蜈蚣的尸体，才和“银虹”廖全，“飞月”史宾两人一同沮丧无比地跟着离开。

一直等到蹄声扬起，逐渐远去了，秋离才转过身来面对着梅瑶萍，他笑了笑，温和而友善地道：“昔日一别，姑娘风姿依旧，芳韵不减，只是玉容却略显清瘦了，姑娘，近来可好？”梅瑶萍俏伶伶地站在那里，那张美色秀丽的脸蛋儿上，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她怔怔地凝视着秋离，好一阵子出不了声。

秋离一笑道：“有什么不对么，姑娘？”忽然愣一抖，梅瑶萍宛如自一场恶梦醒转，她马上眼圈儿就红了，哽塞着，她泫然欲涕地道：“为什么？秋离，为什么？”轮到秋离发楞了，他迷惘地道：“什么，为什么？”抽噎了一声，梅瑶萍双目含泪道：“为什么……你要救我？”秋离笑了，他低沉地道：“不该救么？”珍珠似的泪水簌簌，沿颊滚落，梅瑶萍激动地道：我一直在恨你……我一直想报复你……你毁了我太多……而这些……你全知道……但……你为什么还要救我？你要我欠你多少恩，多少惠才肯放过我：……你要我遭受多少良心的折磨才肯恕有我？”耸耸肩，秋离平静地道：“老实说，梅瑶萍，我并不理会你是否怨恨我，这在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怎么做——而这些你全可不用领情，这只是我单方面的行为而已！我做我喜欢做的，做我认为应该做的，如此罢了。我不需要人家的感激，梅瑶萍，正如你由衷地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怜悯一样！”

梅瑶萍啜泣起来，她悲切地道：“我恨你……我更恨我自己……”秋离和气地道：“现在该我问为什么了！”

咽泣着，梅瑶萍道：“我恨你毁了我的基业……前途……迫使我天涯浪

迹，备受辛酸……我更恨自己的无能……弱小……犹豫……以至到今天非但报复不了你……反而又一次地接受了你的恩惠……”深深地注视着有如梨花带雨般的梅瑶萍，秋离不由感叹地道：“梅姑娘，你唯一的错误，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条件，看得太偏激了。我之所以帮助你，目的并不在于向你示惠，可以说连一丁点这种念头也没有，只是单纯地要在你受到欺凌、遭到迫害而孤立无援的时候予你适当的支持。今天这个场合，如果不是你，便是换了一个人，我也会同样地协助他，所谓路不平，有人睬，仅是如此而已；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道义与公理的责任感也一样重要！”

润润唇，他又道：“何况，你之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也该担负部分责任。”

梅瑶萍咽声道：“我……我觉得我大过无用……处处比不上你刚强，处处比不上你卓越……更处处避不开你的怜悯……”秋离温和地道：“不要这样想，梅姑娘，在某一方面来说，男人是应该比诸女子刚强与卓越的，但在另一方面说，女子则往往又比男人高明得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笑了笑，秋离续道：“至于说到怜悯，你完全错了，我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乃是基于人类的互爱及互助心理，也是我辈江湖道人的最起码作为，哪里谈得上‘怜悯’二字？大凡是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任谁也不能永远孤傲自持，毫不接受他人善意的爱护，这不但是你，就算我吧，也是避免不了的了！”

拭着泪，梅瑶萍凄怨地道：“你真……是这样想吗？”点点头，秋离道：“当然，我举几个例子来说，譬如你病卧于途，有人将你救起送往求医，这算怜悯么？假如你溺之于水，有人奋勇泅泳前往将你拯起，这也是怜悯？你饱受欺压，有人为你做不平之鸣，也能说是怜悯么？不，这只是一种正义感，一种天生的侠义行为罢了！施者与受者，全乃基于人之博爱，没有其他一点什么杂参其中，我之对你，亦是这样了！”

长长吸了口‘气，梅瑶萍似已心头宽释，他微垂着脸，在泪痕未干中，带着些羞涩道：“秋离……谢谢你……”秋离一笑道：“不用客气，做了这件事，我十分欣悦！”

又伸出纤纤玉手拭着泪痕，梅瑶萍低细地道：“世间的事真是太凑巧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竟会在这个地方，这种情形之下，再遇到你……”秋离和气地道：“无巧不成书，呢？”咬咬唇，梅瑶萍脸蛋儿红艳艳地道：“这些日子，你可好？”笑了，秋离道：“托你福，好得很。”

幽幽叹息一声，梅瑶萍道：“我知道你的日子从来都是过得十分悒悒的……在这人世间，似乎没有使你困惑的事情。没有能令你心烦的问题……”秋离深沉地道：“那是你只看到我的表面罢了。梅姑娘。”

有的人包瞒不住她内在的烦恼，有的人却可以，我就属于后者了……”梅瑶萍睁着那双犹是微红的凤眼，低细地道：“你也会有烦恼？”淡淡一笑，秋离道：“人世是美丽的，但却不一定美满，是么？”轻垂螭首，梅瑶萍苦涩地一笑道：“太不美满了……”用鞋尖在地下随意划动着，秋离道：“这些日子来，你呢？好么？”唇角牵动了下，梅瑶萍伤感地道：“你看我会过得好吗？”秋离悄然道：“生活不好，或是心情不好？”梅瑶萍沉默了半晌。苦笑：“全不好。”

搓搓手，秋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还恨我不？”瘦伶伶的身子抖了抖，梅瑶萍怔怔地望着秋离。她那如水的目光澄澈极了，清莹极了。瞳眸深处有一股无可言喻的，令人颤栗的古怪意韵流露出来，是那么温柔，那么真

挚，那么坦诚，又那么火热，就象一把无形的，但足以熔得了精钢的火，当人们面对着，几乎就能在她的凝望下迷失了……秋离不可自禁地打了个寒粟。他也为自己的激动与刹那间的晕眩所惊异了，胸腔里的一颗心在急速地蹦跳着，血液往头上冲。浑身燥热，嘴巴苦涩、连呼吸也都显得局促了……这，这是为什么呢？老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秋离整个怔愣住了、有生以来。他未尝产生过此际的感觉，那是慌乱的，忐忑的，依恋的，热切的，慕求的，而且，更带着一丝儿甜蜜的，一丝丝儿振奋！两个人都象痴了一样站在那里，面对面地互相凝视着，宛如天地混沌，古今成空，一切俱已消失，一切俱已不存在了。

彼此看见的全是对方的眼睛——以及眼睛里火般的炽热，想着的，也只是那种强烈情感激荡下的奇异与美妙了……良久……良久……秋离首先如梦初觉，他机灵地一哆嗦，恍然醒转，刹那间，不由面容染赤，窘迫无已。他连忙咳一声，这一声于咳，也蓦然将梅瑶萍惊觉，悠悠神智立即回到了现实。于是，梅瑶萍的那张俏丽的脸蛋，就更嫣红欲滴了，她羞涩万状地深深垂下头去。慌躁不安地连一双玉手全没了个放处……连忙打了个哈哈，秋离掩饰地问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梅姑娘，还恨我么？”这句话一出口，秋离马上就暗里跺了脚，他暗骂自己的愚蠢。者天，这一问，不是又回到先前的窘境中去了？梅瑶萍的身体又是一震，但是，猛然间，她却宛如决定了什么，毅然抬起头来，她的面庞羞红朱酡，象似玉染朱砂颤抖着，她语如蚊纳般细微：“不……我不恨你……秋离，一点也不恨……还在你上一次治好我的伤，又释放了我之后，我已经不恨你了……”秋离硬生生，咽了口唾液，干巴巴地道：“很好……这样很好……”他忽然又发觉一向舌利唇锐的他，这时讲起话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如此呆滞木讷，毫无情趣，那两句话仿佛不象是他说的了。急急强笑一声，他又立刻有些失措地道：“我是说。我也希望你不会恨我，因为我在心底深处，向来便没有把你当做敌人看待……”梅瑶萍惊喜地道：“真的？”秋离忙道：“当然，但是我却记得——”焦盼着，梅瑶萍急问：“记得什么？”秋离低声道：“记得你说过，总有一天要报复我，刺杀我的，你还举出古时候，豫让击衣的故事来提醒我……”窘迫地笑了，梅瑶萍坦诚地道：“我……我那是言不由衷，全在赌一口气……其实我内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非但没有这个念头，而且……而且当时我已经完全对你消除了敌意，我更深切地……感佩你……”搓搓手，秋离道：“可是，你当时的表情与神态却怨气十足，象是恨不能剥我的皮呢……”摇摇头，梅瑶萍羞怯地一笑道：“你不了解女人的心理……秋离，他们往往表面的神情与心底的意念是相反的，我那时……正是这样……”“氨了一声，秋离喃喃地道：“原来如此……”一甩头，梅瑶萍勇敢地道：“还记得另一件事吗？”秋离迷惘地道：“哪件事？”梅瑶萍犹豫了一会，低下头道：“我说过——你赐给我的。我要报还？”恍然一笑，秋离道：“你当时说，我给你的两样东西——思与仇俱全了？”点点头、梅瑶萍道：“我本不想找你报仇，只想报恩，如今，我更须报恩了。你已给了我太多，给了我太多！”

秋离忙道：“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梅姑娘，你千万不要客气。助人最乐，我何尝又希望得到什么回报呢？”猛然抬头，梅瑶萍象是没有听到秋离的话，这瞬息间，她美艳的面庞光灿如花，娇丽欲滴，有一种湛然的异彩来自她的双瞳，炙热极了，明媚极了，也晶澈极了，她毫不保留地，赤裸裸地道：“我没有什麼可以回报你的恩赐，秋离；我只有这个身子，假如你不嫌

弃，我愿意奉献给你！”做梦也想不到梅瑶萍竟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秋离顿时只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脑子里乱嘈嘈的，耳朵里震嗡嗡的，他一下子呆住了！梅瑶萍匆忙说完了这些话，也不禁激动得全身哆嗦，脸如白纸，泪珠儿滚滚而落，她象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宣判一样，又是紧张，又是惶恐，又是羞涩，又是焦急地死死盯着秋离——而秋离在怔窒着，茫然地看着她——半晌，梅瑶萍凄怨已极地，颤声道：“你不愿意？”突然一哆嗦，秋离脸红如血，唇干舌燥，讷讷地道：我……我……”全身僵立在那里，任泪如泉涌，心往下沉，任有无尽的羞辱、悲恸、绝望感觉，任那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紧抓着她，梅瑶萍却仍旧哆嚏着问：“你……你说……秋离……说出来……假如你不要我，也……也……没有关系……因为……因为我原知配不上你！”猛一摔头，秋离长长吸了一口气，他的两只眼睛仿佛要穿透梅瑶萍的身体一样，深深地、锐利的、却又激动地凝视着对方，忽然，他果断地道：“我要你！”

于是一——

梅瑶萍的颤抖立即停止，双阵却相反地睁得大大的，泪水染在双颊上，而她的面容却在刹那间变得苍白如纸，在这永恒的瞬息里，梅瑶萍先前在心中兴起的那些羞辱、悲恸、绝望及自惭形秽的感觉一下子全消失了，全化为乌有了，但是。

她还是一时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喜悦，这么多的振奋，这么多的欣慰及甜蜜，猛然间，她只感到一阵晕眩一阵空白，一阵混沌及麻痹，蹬着秋离，她只能微弱地吐出两个字：“真……的？”用力点头，秋离肯定地道：“真的！”

“嚶吟”了一声，梅瑶萍觉得天旋地转，热血上冲，她摔掉金鞭，双臂急伸，却瘫痪了一样软软晕厥过去！

一个箭步枪上前去拦腰抱住了梅瑶萍，秋离焦切又急慌地叫：“梅姑娘，梅姑娘，你怎么了？怎么了？”整个娇软的身躯依倒在秋离怀中，梅瑶萍双目紧闭，脸色透着一片令人心疼的煞白，未干的泪痕在她白嫩的脸颊上闪着凄楚的莹光，而她小巧的鼻翅在轻轻地翕动，长卷的睫毛在微微颤抖，那神情怜人极了，也迷人极了，虽在此时此景，却另有一股幽幽的美……秋离连忙将她抱到松林深处，用力帮她推揉着，搓拿着，一边低促地叫：“醒醒，梅姑娘，醒醒……”好一阵子后、梅瑶萍才稍稍恢复了一点血色，同时，在一声低迷的呻吟中，那双星眸也缓缓睁开。

秋离不禁如释负重，他紧握着梅瑶萍一双细腻洁白的柔莫，关切地道：“你可吓得连我魂也出窍一半了。梅姑娘，好点了么？”怔怔地看着秋离，半晌，梅瑶萍才宛如将神智完全清醒过来，一霎间，她的脸庞上又涌起一阵奇异的红晕，呼吸再显急促，她哽塞地道：“秋离……你……你刚才说？”秋离忙道：“我刚才说，我要你，就是这样了！”

全身簌簌哆嗦，梅瑶萍哭了，在哭泣中，她又带着泪笑，抽噎地问：“我……我……我是在梦里吗？”摇晃着她的手，秋离诚恳地道：“不，不是梦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梅姑娘，就好象五岳一样坚实，大地一般的硬扎！”

自沼的晶幕中瞧向形影朦胧的秋离，梅瑶萍咽声道：原谅我的……失态……秋离、只因我太兴奋了……”微笑着，秋离忙道：“当然，我还不是相同！方才那一阵子，我几乎也变傻了！”

梅瑶萍温驯地任由秋离替她拭泪，仍带着一丝呛哑，她道：“秋离……谢谢你……”秋离一怔这后急问：“谢什么？”羞惭地微垂下头，梅瑶萍低弱地道：“谢谢你要我。”

轻轻笑了，秋离托起梅瑶萍的下颌，望着她道：“不要谢我，瑶萍，男女之间的相悦并不全连系在感恩上面，另外，还多少有点别的！”

睁大了那双水盈盈的凤眼，梅瑶萍有些意外地道：“你是说……秋离，你所以答允要我，除了怜悯与同情……还有其他的原因？”秋离深沉地一笑，道：“瑶萍，我知道怜悯及同情这些字眼出自你的口中乃是一件十分艰涩的事，不过，实际上我之所以要你，并没有一点牵涉到那上面去！”

惊异的，梅瑶萍道：“那……还有什么原因呢？”收回手，互相搓着，秋离窘迫地道：“老实说……我……呢，我是真有点喜欢你！”

梅瑶萍顿时为这过度的惊喜，震撼了，她眩惑地道：“你？喜欢我？你真会喜欢我？”秋离严肃地道：“不错，你就是那种女人——适合我的女人！”

迟疑了下，他又接着道：“这只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瑶萍，你叫我解释，我也一时解释不来……大约勉强可以用一个‘缘’字来说明吧。总之，打第一次遇见你，我便有这种感觉，虽然那只是潜在的，隐约的，但我确知我那时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就好象特别顺眼，特别窝心似的……梅瑶萍激动地道：“但是……但是你那时为什么不讲呢？”秋离哧哧一笑，道：“怎么讲法？那时我们正处敌对之势，你还正想要我老命呢，我又如何表达这内心深处的仰慕？”

叹息一声，梅瑶萍低低地道：“我告诉你，那时……我也早就欣赏你了……你是那么狂，那么傲……那么倔强。那么洒脱，但我咽不了一口气，也受不住他们的逼迫，只好故做冷漠，硬起心肠和你拼……”秋离悄声道：“幸亏我有两下子，否则，如果那几次被你摆平，我们两个隐藏在心底的一段情不就会付流水了？”歉疚地看着对方，梅瑶萍微颤道：“对不起，秋离……”

